

### 客家研究導論序

余少時，鄉居浙江海鹽縣之上水村，離縣城七里，聞父老言，吾鄉自洪楊一役後，人民稀少，田園荒蕪，時地價甚廉，畝值制錢三四千文，迨至十餘歲時，始有所謂客民者，由紹興而來，從事墾荒，土著之人，稱之曰客人，其後來者漸多，至於今綜海鹽一縣而論，蓋已有數千家云。由此觀之，每當大亂之後，土曠人稀之地，必有客民侵入，乃古今之通例；迨至平承日久，腹地人滿，則邊塞荒寒煙瘴之區亦不遠千里萬里，移殖開闢，如清初之四川，清季之滿蒙皆是，是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時移世易，則主客不分，如魚之相忘於江湖焉，廣東之客家則異是。

廣東之客家，不與其土著之民相齟齬，乃與其鄰近先來之客相齟齬，先來之客，忘其己之爲客，而自居於主，竟有字客家人曰獠，曰犵，且有謂客家非粵種，亦非漢種者，於是客家之優秀者，乃相率著書，以自明其爲漢族，然不過就言語或種族略爲疏證，未有將其歷史地理語言文教爲綜合之研究者。

余弟子興寧羅君香林，始爲客家研究導論一書，其第一章述廣東西路主客傾軋之往事，及研究客家之著述源流；第二章述客家之來源，於是客家遷徙由來之歷史以明；第三章述客家之分佈地域及環境，於是客家分佈之地理以明；第四章述客家之語言，可知客家與古代中原漢族之語言息息相通，於是客家爲漢族嫡派以明；第五六兩章述客家之文教，於是客家爲有文化之種族，而非獠犵等野蠻名詞所得加以明；此數章皆用科學之方法，爲客觀之敘述，爲此書最精審之作。末二章雖稍涉主觀，用以策勵客家，保其所長，不可妄自菲薄，亦作者苦心孤詣之所在，而非有自倣以藐視他族之心，可斷言也，今者西路主客之爭，已冰消雲釋，此後必無復有以賤族相欺凌者，此皆著書立說者之功，羅君集其大成，爲功之尤鉅者，其捍衛種族之心，深堪敬佩。

余讀此書，則別有所感觸，以爲客對主而言，客家未來之先，當時土著之民，究爲何族，攷客家分佈地域，亘今廣東東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其後分佈愈廣，若臺灣，若四川，若南洋，則皆後來遷徙，不必列入此範圍以內，而此三省交界之區，其舊時土著之民，據羅君所攷，則以畚蠻爲最多，畚又作羣，劉鐸江西通志

輿地略南安府風俗條云：

當五嶺最東，爲交廣襟喉，地多瘴，與輦人雜居。

則江西南部有畚族也。元史世祖本紀云：

至元十六年，詔諭漳泉汀邵武等處，暨八十四畚，若能舉衆來降，官吏例加遷賞，軍民安堵如故。

楊瀾臨汀彙考云：

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畚客，漳平縣有百家畚祠，踞龍巖安溪南靖龍溪漳平五縣之交，是閩地之蠻，皆稱畚也。

則福建西部有畚族也。屈大均廣東新語輦人條云：

澄海山中有輦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輦官者領其族。輦，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獠，獠所居止曰叵曰峒，亦曰輦。海豐之地，有曰羅輦，曰胡蘆輦，曰太溪輦，興寧有大信輦，歸善有窩輦是爲畚蠻之類。

張士璉海陽縣志兵事篇云：

潮州府民有山峯，曰獠獠，自言槃瓠之裔，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四，曰盤，曰藍，曰雷，曰鍾，依山而居，採獵而食，不冠不履，四姓自爲婚，籍隸縣治，歲納皮張，明朝設土官以治之，銜曰峯官，峯嘗作畚，實錄謂之畚蠻。

嚴如煜洋防輯要廣東海防畧云：

畚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生。

則廣東之畚族尤多焉，他若浙江南部近嶺等處，亦有畚民，近中央研究院史圖博李化民作浙江景寧敕木山畚民調查記，謂：

景寧宣平雲和龍泉遂昌松陽青田處州縉雲泰順平陽等處，皆有畚民。

則浙江南部亦有畚族也。總之畚蠻皆沿五嶺南北而居，惟廣東東部爲獨多，此畚族，皆爲客家未入之前土著之民無疑。

然此畚族，究爲古代何族，其字讀爲何音，則又言人人殊，羅君引胡曦興寧圖志考輦人條云：



輦本粵中俗字，興寧大信輦上下輦菜輦諸地，皆舊輦民所居也，或又書作畚字，土音並讀如斜。

而浙江景寧敕木山畚民調查記則云：教諭屠本仁謂：

畚應作畚，畚，式車切，燒榛種田也，蓋中國南部土人常以草燒成灰，作肥田之用。

青田令吳楚椿謂：

字典只有畚字，音餘，亦音奢，注曰，新田曰畚，但土人不以美名予之，因其自番而入，遂捏造一畚字。

雲和魏蘭謂：

畚音蛇，從番從入，番之爲畚，不知始自何時，亦不知何人創造，處州之人無人不知，字典說文韻會玉篇廣韻，均無畚字，或云作畚，係是音餘，又音奢，並非音蛇，與番客之番，毫無干涉，焉得引爲實據，既有畚字，必有所自，不得因字典未收，遂云捏造，因仍作畚。

余按廣東興寧，讀畚如斜，浙江雲和，讀畚如蛇，皆爲今韻麻部之字，廣韻則斜入

麻韵，蛇入歌韵，其音本近，說文，斜，從斗余聲，讀若茶，茶，廣韵入模部，今韵入虞部，廣韵今韵麻部又各有茶字，廣韵列茶字（俗作荼）於蛇字下，同音食遮切，則廣東興寧之讀畚如斜，浙江雲和之讀畚如蛇，蓋同爲一音之轉變，且畚字廣韵今韵同入魚部，而又同入麻部，麻部之畚字，音式車切，其同切之字有三，曰奢，曰賒，曰畚，畚字注曰，又音余，即指魚部之畚也。今字典謂畚音餘，亦音奢，本此，攷式車切之車字，廣韵今韵亦入魚部，而又同入麻部，說文，賒，從貝，余聲式車切，則亦有音余音奢二音，今俗作賒，唐以前無此字也，由此觀之，則畚本從余聲，應讀若余，爲魚韵字，音變爲奢，則爲麻韵字，唐以前之音，不過如此而已，至宋以後，則興寧讀畚若斜，雲和讀畚若蛇，則爲變之又變，然總不離其宗也，至字形之變爲畚爲畚，猶賒變爲賒，茶變爲茶，衡之六書，所謂無以下筆者也。

余考定畚之本音爲余，則畚蠻之在古代爲何族，乃可得而言。案畚爲蠻之苗裔，人皆知之，故曰畚蠻，楊瀾臨汀彙考，則謂本土之苗，今汀人呼曰畚客，苗即蠻之聲轉，非古代之三苗也；猶今瓊州黎人，亦係蠻族，漢魏稱黎曰里曰俚，後漢書南蠻傳云：

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

吳萬震南州異物志；

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王，依山險，不用城。（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五引南州異物志）

是黎亦非古代之九黎也。（屈大均廣東新語黎人條亦謂，黎，漢所謂俚也，亦曰里，此說甚是）古者以蠻爲蛇種，故字從虫，說文，虫，一名蝮，蠻，南蠻，蛇種，又閩，東南越，蛇種；而巴蜀亦屬蠻族，說文，巴，爲食象之蛇，蜀亦從虫；說文新附，蠻，南方夷也，從虫，或謂即漢之但族，淮南子說林訓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案此說非是，王念孫讀書雜誌言但爲祖誤，則此字形聲義皆與蠻字不相涉，惟宋陳師道後山談叢云：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蠻人，島上謂之黎人。

蠻，俗作蛋，亦從虫，爾雅釋地之六蠻，禮記王制之八蠻，蓋皆此類也，自漢應劭風俗通，始以蠻爲槃瓠之子孫，爲犬種，范曄後漢書南蠻傳因之，遂爲今日兩廣獠

人以及廣東江西福建浙江畚蠻公共之祖，此畚爲古代蠻之苗裔之證也。（蠻爲蛇種犬種之說，或由神話相傳而來，或由所祀祖先神祇而來，張士璉海陽縣志謂，潮州蠻人所奉神宮，皆爲蛇象，而獠畚所奉祖先爲槃瓠，此蓋古代圖騰社會之標幟，非必爲蛇種犬種也）。

秦漢稱蠻曰越，字或作粵，又作繇，史記司馬相如傳：

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是越爲四夷種族之名，非吳越之越之子孫明矣，史記南越列傳：

秦時已并天下，略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使和輯百越，毋爲南邊患害，又役屬閩越西甌駱。（史記趙世家，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索隱，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引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爲駱越）

史記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王閩中，越東海王搖，都東甌。（今浙江温州）

凡史記所稱百越南越東越閩越，漢書皆改爲粵，而稱百粵南粵東粵閩粵，史記東越

列傳，閩越王無諸孫繇君丑，封繇王，又有繇王居股，漢書江都易王傳，有繇王閩侯，繇亦越也，越粵閩皆種族之名，聲音相轉注，故不一其字，趙佗，無諸，搖，丑，居股，閩侯，皆爲漢人，而爲越族之君長，其地之土著，皆爲越族，且其種類甚多，故稱百越也。竊謂越變爲粵，又變爲繇，繇又變爲搖爲畬，皆所謂一聲之轉，屈大均廣東新語輦人條云：

潮州有山輦，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亦皆搖族，有莫搖，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搖；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搖，多居九峰司諸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而竄身搖中，規免旦夕，久之，性情相習，遂爲眞搖，相率破犯條要，恣行攻劫，爲地方之害，即善搖亦且畏之，搖，或作繇，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

案屈氏之說甚是，屈氏又云：

東粵有搖，而無獠，吾故詳言搖，而畧言獠。（廣東新語羅旁搖條）

又云：

越東多獠而無獠，獠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獠與民雜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獠，欄架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群畜，各欄房，亦曰商欄，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獠人，自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狼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性頗馴，畏法。（同上輦人條）

又云：

曲江獠，惟盤姓八十餘戶爲真獠，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僞獠。

鄭露赤雅云：

獠名輦客，古八蠻之種，有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

據此，獠多盤姓，蓋皆以槃瓠爲祖，而粵閩浙贛諸畬，亦多盤姓，（浙畬多盤姓，見史圖博等浙江景寧敕木山畬民調查記）其爲同種無疑，然則今廣東東部客家未遷入時之地主，蓋多爲畬族，亦即獠族，推而上之，亦即獠族粵族越族，秦漢總稱百越，而古代總稱曰蠻，即今廣州之漢族由秦漢晉代遷入者，推其以前之地主，蓋亦不外此族也。

或曰，畚即獠族，今廣東北部尚多獠，則稱獠足矣，何又別稱爲畚？余謂東南之百越，西南之百濮，（字當作棘）種類甚多，而皆爲蠻族，越粵繇三字，皆見於漢代，而音變爲畚爲獠，在唐以前，似未嘗見，廣韻宵部有獠獠，狗種。屈大均廣東新語輦人條所謂莫獠者，即是種也，是獠之名起於唐。其所以變爲畚者，以或其刀耕火耨，遂被以此名，而其聲仍與越粵繇等字相近也，唐書南蠻傳云：

五穀不以牛耕，但爲畚田，每歲易。

畚之名，或亦起於唐歟，屈大均廣東新語輦人條亦云：

其人耕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煖而蛇蟲死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畚蠻之類。

是繇變爲畚，雖爲音變，然猶以其事名之也，至繇變爲獠，蓋爲漢人所輕視，而故被以此名，此猶清季稱客家曰獠，道光時稱英人曰獠也，若正其名，獠當稱爲繇爲粵爲越，畚亦然，惟畚字尙無惡意，若改爲畚，則亦有輕侮之意矣。今日人類平等不當自尊而卑人，羅君之爲此書，所以正客家不當作獠，余謂東南四省交界之區，五嶺南北之地，本爲百越之所宅居，其向時土著之主人，今多偏處於山谷間者，當

仍其舊稱曰越曰粵曰繇，亦不當以猺番等字貶之，質之羅君，其或不以此言爲河漢乎！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海鹽朱希祖作於廣州東山寓廬



## 客家研究導論序

世之始爲人種學 Ethnology 者，輒以膚色類別，其說發於林訥氏 Linné，

十八世紀瑞典  
大植物學家

若歐洲之白，美洲之紅，亞洲之黃，非洲之黑；雖曰比事無譌，而列舉一端，隱括

規矩，粗簡之譏，其何能免？晚世人種誌 Ethnography 立，亦譯曰 民族學 乃爲分析之研究，

於各民族之體格身量，語言習俗，宗教信仰，居處職業等事，無不博采廣攬，爲精密之敘述，系統之說明。自是大地各民族之源流，逮其生活之現狀，紛見雜陳，銜華戴實，如六律爭勝而不失其度。此斯學分析探討之功也。中國漢族爲蒙古系之一支，敷布於禹域中原，文明教化，彪炳史策。逮五胡之亂，金元之禍，其一部子姓，遵海陸而南，止於八閩兩粵。語言風俗，猶守中州典型，如客家福老，逮廣府諸邑居民，則此遷族中之尤著者也。客家散居於嘉應五邑惠韶諸郡，逮其他各處，語言多存古音，習俗不違典禮，惟遷徙時代，先後不同，寒燠區分，盛衰有別。興寧羅君香林，綜攬故書，雅材好博，本民族方志之例，爲客家研究導論，凡客族世系源流，語言文化，輒爲叙其本末，沂其終始，其深造自得，足爲中國人種誌闢一新紀元。他日此類研究之循序前征，發揚恢曠，其筆路藍縷之功，必推羅君此書爲之

析義示例，可無疑也。羅君勤於蒐輯，斐然有作者之志，別有客家研究專書，凡五六類，云將次第刊布，則於中國人種志，世界民族史，必將有無窮之貢獻，輒述其意，爲博聞好學者告焉。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平遠吳康敬軒謹序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 自序

客家研究導論，是我預計中要做的客家研究叢書的一種。客家研究一專題，裡頭應有怎樣節目？自然各人有各人說法，沒有給牠勉強統一的必要。依個人這時私見，以為，牠裡頭，應有如下的節目：

- 一，就客家問題各個方面，作個統括敘述，使一般讀者於這專題能有相當概念；
- 二，就客家人士加以一種形體上的觀察和量度，綜合分析，求出指數，再與別的種族或其他漢人形體測驗的記錄，互相比較，看看到底有什麼異同，並研究所以異同的因，所被異同的果；
- 三，將客家及其他所欲比較的種族或民系，加以一種血型的檢驗，看看牠異同的所在，並以之與上述形體測驗的記錄，互相比較，看看牠有甚麼關聯；
- 四，製定一種所以測驗民族或民系智力的儀器，將客家人及其他所欲比較的種族或民系，加以測驗，求出指數，看牠到底有什麼異同，並究其影響的所屆；
- 五，將客家住地，劃成若干區域，加以一種科家的普遍的調查，舉凡他們地理環境，社會組織，四民行業，生產方式，分配狀況，消費狀況，教育狀況，人口分佈，生育常率，死亡常率，婚娶常律，特殊文化，特殊工具，民情風俗，群衆心理，團體情緒，歷史傳說，新舊著作，皆當一一考察訪問，調查清楚，凡可收集以資參證或依據的材料，皆當盡量搜尋，調查完後，即當整理分析，寫定報告；
- 六，將客家各區域方言，加以一種精密考察，舉凡詞彙釋義，說誦音讀，語句組織，韻部聲紐，聲調呼等

，俗語俗字，歌謠曲謔，皆須分別調查，嚴密登錄，充分研究，以報告世人；

七，將客家活動經過，廣搜材料，嚴加批<sup>評</sup>，提要鉤玄，著為專史，或整理史料，嚴密讎校，彙為專刊；

八，將客人新舊著作，各加校考，嚴予詮次，分別提要，彙錄成篇，並分別時地，及著作性質，綜合統計，明其變遷軌迹，暴其增減傾向；

九，將客家住地的自然環境，如氣候雨量，山嶺河流，動植物產，地質土壤，鑛藏鑛質，地形地勢，及其與客家種種活動的影響，都該分析研究，著為專編；

十，將客家特殊文化或習俗，排比事類，細加分析，著為專編，闡其影響；

十一，將客家人的優異學藝，分別源委，品其真值，究其影響，著為專編；

十二，將客家海外僑民的活動經過，經濟狀況，教育狀況，及其與祖國政治經濟上的關係，廣搜材料，整理分析，嚴密研究，著為專編。

這冊導論，就是這些節目的首項。往後各項，如果環境允許，我自自然，希望牠能一一實現；不過我很憂慮，以今日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家國，這樣的世界，而我又是這樣的渺小，這樣的無能，這樣的荒落，要想一一實現，連自己也覺得這未免太做夢化了；然而，我到底也只能醒着眼兒在做夢吧，反正人世間事，除了做夢，還有什麼不空虛的？不做夢，便又有甚歸宿！

做夢也吧，反正，做夢做到痛快時候，自然也會爬起床來，表演幾套也許不無可觀的戲劇的，看官們也許有多少會毅然地加入舞臺帮着表演的，完一幕是一幕，成一項是一項，死了呢，這夢自然牠會醒的，倒也不算

什麼可憐的事！

做夢自然很糊塗的，不過到底牠有一種不可厚非的態度，這就是離開了現實而固執的自身，構成了另一客觀的人格；夢中儘管做戲去吧，然而現實而主觀的身心，却在深催眠的狀態攔着，登臺後所有的動作，總算是另一人格的動作，現實而自私的身心，決不會牽涉到所正表演的戲劇，是非美惡一些兒假借不得，現實的人有所畏懼或蒙蔽而不敢說的，客觀的人都直說了，你說多痛快呢！這不是就是純粹科學的態度嗎？我想看官們一定會諒解的。至於舞臺上表演的方法，那是看了戲劇後，大家自然就會明白的，唱戲的人，大概用不着早忙忙地以此叫囂。

這冊導論因為還是統括的敘述，所以有許多比較專門的問題，都還沒提出討論，就是已經提出來的，也只是暫行作個平淺的論述而已；幾年來，收集到的關於客家問題的材料，及去歲在廣州測驗所得的關於客人形體的記錄，以及在廣東東北部客家區域調查所得的實際材料及記錄，十之八九，都還沒有放進這一冊去；這一半是因為多數材料還沒整理就緒，一半則因為那些材料實際亦非這冊範圍所應包舉；將來有機會，自然還要分別檢討，將結果報告世人，就正有道，——不但如此，而且還希望凡熱心這類問題研究的人，都肯賜予助力，使他得排除一切憂慮，圓此好夢！

這冊導論，雖是今年暑假間趕寫成的，然而腹稿却是早就打好了的。我研究客家問題，最先頗受先父及先兄玉林的影響，最近數年則甚受新舊師友及諸父執的啓迪和贊助，這是我個人很感幸的。我寫這書，一方面紀念先父先兄，而另一方面則更感激新舊師友及諸父執的盛意。暑假間，這書初告脫稿，我曾錄一題詞，想放在

書的前面，但幾位畏友，都不謂然，現在轉錄於此，表示敬意，並致謝忱：

「此書之成，吾師陳寅恪，朱邊先，顧頡剛，范捷雲諸先生實啓迪之；吾師洪煊蓮先生，及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海濱先生，文學院長吳敬軒先生，實贊助之；而友人曾紀桐，邵心恒，王士畧，陳漢標諸先生，實爲之解除撰述時諸困難；雖所成浮薄不足觀，而其中有賴諸先生扶掖也如此！余誠感謝諸先生盛意於無竟，而益自愧末學淺識前路遙遙爲可悚也；雖然，亦惟勉力登程以期寡過而已！」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羅香林序於廣東通志館。

## PRÉFACE

Le peuple chinois représente une grande nation en Asie Orientale. Malgré l'uniformité durable de sa civilisation entière, ce peuple ne se compose pourtant pas d'une seule race. En Chine proprement dite, il y a des races aifférentes dont la plus puissante est le peuple Han qui constitue la base de la nation chinoise. Les Hakkas (Immigrants), dont le sujet est traité en détail dans ce livre, forment une branche principale des Han. Ils se nomment ainsi (Hakkas signifient Immigrants), parce qu'ils sont venus des provinces du Nord et se sont établis, depuis une dizaine de siècles, dans les régions de Kouang-tong, Kiang-si, et d'autres provinces du Sud. Ils constituent une branche la plus pure du peuple Han.

Mr. Hsiang-lin Lo vient de composer ce livre intitulé: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akkas, in its Ethn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Ce petit volume, écrit en Chinois moderne, est un travail consciencieux qui saurait nous aider à mieux comprendre l'origine, le développement et la vie actuelle des Hakkas, et nous donner ainsi un intérêt particulier à l'étude de ce peuple. J'ai bon espoir que ce manuel aura un accueil enthousiaste aux milieux savants d'études ethniques chinoises.

KANG WOO

Canton, Université Sun Yatsen

Le 20 novembre 1933.

## FOREWORD

The Hakkas, or the migratory tribe of Chinese from Central China to the South, give us a highly unique migratory history and a study of immense interest in the light of adaptation and survival. Writing on the character of these people, Professor Ellsworth Huntington of Yale University has given us a summary account in his "The Character of Races" (pp. 158—204), and goes as far as comparing them to the Puritans, who went from England to America.

The rise of the modern Hakkas, after settling down in the South, dates back as far as the Tai-ping Northern Campaign in 1850—later called the Taiping Rebellion, which was subdued in 1864. Since then this hardy, aggressive tribe of Southern China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attention to a number of scholars, until today the world's increasing interests in this particular section of Chinese, who inhabit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China, have been noticeably widened after the successful Cantonese Northern Expedition which unified the country in 1928 and the most recent military valor which 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 displayed in the defe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Shanghai in 1932.

The Hakkas originally inhabi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now known as Honan, and some parts of Shansi and Anhwei. They were compelled to move southwar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outhward invasions of the Hu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so they drifted southward, following the Yu and Hwai Rivers and crossing the Yangtse, first to the parts now known as the provinces of Anhwei and Kiangsi, then later further south to the parts now known as Fukien, Kuangtung, and Kuangsi. During the last sixteen centuries the Hakkas have gone



through five migratory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311 A.D.—873 A.D., the Hakkas moved along the Yu River and the Hwai River southward to Anhwei and Kiangsi. The Second Period, 874—1275, they again moved along the Kan River, Kiangsi, southward to the southern part of Kiangsi and Fukien. The Third Period, 1276—1681, they again moved from the southern parts of Kiangsi and Fukien to the various parts of Kuangtung. The Fourth Period, 1682—1866, again the Hakkas migrated to the other parts of South China, mainly to the southwestern and middle parts of Kuangtung and partly to Szechuen, and Formosa. The Fifth Period, since 1867 again they moved to other parts of Kuangtung, the Hai-nan Island, and Kuangsi.

The population of Hakkas today is roughly 16,548,000, which is 3.75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Owing to the difficulty of securing statistics and the vastness of territory which the Hakkas cover, the figure is inevitably rough. However, basing on the figures of H.G.W. Woodhead, Ta Chen, and the recent Provincial Population Report of Kuangtung, sufficient basis for estimation has been found to prove that the number of Hakkas today has already attained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Hakkas at present covers most of the province of Kuangtung, many districts of Kuangsi, Fukien, Kiangsi, Hunan, and Szechuen, and they also occupy an important proportion in the population of Formosa.

I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have something to do in the shaping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e shall find that Hakkas live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parts of South China, which belong to the temperate and sub-tropical zones. The kind of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 is worthy of our careful observation. The mountainous but fertile

and communicable parts of South China help greatly in giving their inhabitants the kind of qualities which pave the way for their survival, their expansion and prominence. Besides, these mountainous parts have navigable rivers which flow southward, emptying into the China Sea, giving the inhabitants convenient access to seaports, ever-ready avenues for moving outward, and also ample chance for going abroad. The valleys of these mountainous regions are fertile; they yield rich rewards in return for the toil and industry of the people. In shor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Hakkas now inhabit makes them the kind of hardy, industrious, aggressive farming population which is becoming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hinese nation.

Not only are they prominent in politics, military, and enterprise, the Hakkas, like the Puritans, are gifted in literature. Among the celebrated poets and well-known men of letters we may easily name Wei Hsi (魏禧), Sung Siang (宋湘), I Ping Shou (伊秉綏), Huang Tsun Hsien (黃遵憲), Chiu Hung Cha (丘逢甲), ....., etc., who belong to the Tsing Dynasty. Those who are prominen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are filling the list of the Who's Who, prominent either as scholars, men of letters, novelists, artists, statesmen, or generals. They are vitally important in building and shaping the Modern China.

The study of this particular section of Chinese in its various aspects has seen four periods, viz., 1850-1904, particularly denoted by the Tai-ping Rebellion; 1905-1919, chiefly known for its scholarly debat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1920-1929, especially noted for the interests in the study of the Hakkas which was provoked by the careless "World Geography" of R. D. Wolcott; and lastly, since 1930 the period was most noted for the military valor of the Nineteenth Route Army at Shanghai. However obscure the Hakkas may be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e thing is now fairly clear that

Hakkas are expanding and coming up rapidly to the lamp-light of the world. Today when we examine the roll-call of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country we shall find that a great number of them are Hakkas. Their military, governmental, and enterprising ability is fast attracting the notice of the world. How they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kind of environment they live, how they survive and then prosper, more and more will be known to the world as time goes on.

In studying the Hakkas many handicaps have been felt by former scholars. A great deal of time was lost owing to their crude methods and unsystematic researches. To meet these handicaps the writer had taken immense pain in equipping himself with most of the methods of research while he was matriculating in Tsing Hua University, Peiping.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work, which is conducted with the help of Phonetics, Physical Measurement, Statistics, and extensive travels, may throw some lights in the study of the Hakkas.

October, 1933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ton

The Author

# 客家研究導論目次

序

朱邊先先生序

吳敬軒先生序

自序

第一章

客家研究的發端

第二章

客家的源流

第三章

客家的分佈及其自然環境

第四章

客家的語言

目次

一一五

九三

三七

一

---

第五章	
客家的文教上	一五七
第六章	
客家的文教下	一八九
第七章	
客家的特性	二四〇
第八章	
客家與近代中國	二四八
第九章	
客家一般趨勢的觀察	二七七—二九二

## CONTENTS.

Chap.	Page
Preface	
I. Origin of the Study.....	1
II.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	37
III. Distribu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93
IV. The Language.....	125
V.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157
VI.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Continued. ....	189
VII. Character of the Hakkas.....	240
VIII. Hakkas and the Modern China .....	248
IX. The Future.....	273—292

# 客家研究導論

## 第一章 客家問題的發端

南部中國，有一種富有新興氣象，特殊精神，極其活躍有為的民系，(註一)，一般人稱他爲「客家」(Hakkas)，他們自己也稱爲「客家」。他們是漢族裡頭一個系統分明的支派，也是中西諸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文化學家，極爲注意的一個漢族裡的支派。近百年來，中國一般局勢的變遷，一般歷史的進展，差不多都和他們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中西學者關於他們種種事實或問題的論著與記錄，也就一天多起來了；到了現在，「客家研究」，差不多已成爲一種新興的縛學；三年前，我在北平，遇着一位辦報的朋友，他便主張將「客家研究」這門學問，逕以「客家學」名之，(註二)；但我總以爲我們對於凡百學問，都須有一個適當的態度，研究時儘宜絕對的狂熱，說話時亦宜絕對的冷靜；有意要爲某一問題或某一學問，東拉西扯，張大其詞，到底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我們應得避牠！

「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顧名思義，當知其非中國南部固有的民系。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遷到中國南部去的？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衆？他們過去和現在的光景究竟怎樣？將來究竟會有怎樣的進展？這些都是一般人所急欲知曉而實際又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答清楚的問題。此刻我們所要提前說明的乃是這些問題所以發生的緣由，和前人對於這些問題研究的過程和結果；緣由不明，則不知前人研究的所以，結果不明，則

不知今後應該努力的所在。

中國前代的學者，原不喜歡考察各民族系實在的情形，對於華南各民族或民系，更是只知鄙視而不知檢驗考察爲何物。他們雖然有時也要提到華南各族各系的情況，然而所喜出口的亦不過「南蠻缺舌」一類成語罷了；至問其以那些族系源流變革，及其在人群上佔何地位的問題，那就不知怎樣回答好了。不幸得很，他們從前對於「客家」，也是抱了這樣的態度；自從明末清初，客家人士，隨着同住閩粵的其他漢人，競向海外各地從事商業的經營以後，因經濟勢力的澎漲，中西人士始漸有注意到客家民系來的。而粵省廣惠二屬的客家，又以人口日增，勢力日擴，語言習俗不與其他隣居的民系相同，致引起其隣居民系的惡感，漸有鬥案發生，且以惡言相詈。二三較有見地的學者，恐其交惡不休，致傷和氣，乃漸有一些關於客家源流變革及語言習俗的講述。嘉慶十三年（西元一八〇八），和平徐旭曾掌教惠州豐湖書院，以東莞博羅，土客械鬥，乃召集門人，告以客人來源，及其語言習俗所以不與粵內其他漢人相同的緣故，博羅韓生，爲之筆記，（註三），雖文僅一千餘言，然頗簡明得要，且爲最先描述客家源流問題的作品，更足令人敬仰！不久而鎮平（今蕉嶺縣）黃釗，著石窟一微，卽特闢二卷，敘錄客家語言，（註四）。

迨至道光末年，（西元一八五〇），客家民系跳出個洪（秀全）楊（秀清），借上帝教和除妖的口號，（當時稱滿清曰妖賊），結集徒黨，起而反清，不數年間，佔有中國土地的大半，建立太平天國。其間協謀建策，及馳驅戰鬥的將卒，雖說分子複雜，然而主要的脚色，還是兩粵客家的子弟，（註五）。天王所封一等的王，除洪大全外，其餘都是客家中人。後來雖因內部不能團結，及所探政策不能調和中國固有的民性和文化，曾未幾時，卽



爲曾李諸人所平滅，然其所表現的民族特性和魄力，則已爲中外人士所稱道，當時中西文的記錄，雖還沒有特闢專篇以論述客家問題的，然而，於陳述洪楊發難的事實時，多半都能注意客家民系的發展了。

太平天國奠都南京以後，不數年而廣東西路的客家又復與本地的廣府系，發生劇烈鬥案，交相凌辱，多年不解，因而引起中外人士漸知致力於客家問題的研究。先是道咸之交，廣東恩平，開平，增城，新寧，及廣西武宣貴縣等地的客家，因與土民積不相能，迭相攻擊，兩粵大吏不敢過問，（註六）。至咸豐四年，恩平，開平，鶴山，新寧（即今台山），高要等縣的城池，屢爲土匪攻擾，地方官無力捍禦，乃募客勇防守，屢勝土匪，斬獲頗衆；兩廣總督葉名琛，復令鶴山知縣沈造舟，統率客勇，搜剿餘匪，是時，各地匪首及附匪的無賴，多屬本地系人，一聞要剿，便生驚懼，乃散布謠言，謂客人狹官剝土；土衆惑之，因遂『仇客分聲』，乘勢殺掠客民，客民起而報復，尋釁焚燒，遂成形械鬥的局勢。初起於鶴山，繼及於開平，恩平，高明，高要，陽春，新會，終至於新寧，而相鬥亦以新寧爲最烈。（註七），其鬥案始於咸豐六年（西元一八五六），終於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相持卅二年，雙方死傷散亡的人數，合計約五六十萬，（註八），即官兵因彈壓而致死傷的，數亦數千，（註九）。至同治六年，廣東巡撫蔣益澧，始議令土客聯和，將所有田畝，劃分疆界，彼此互易，並奏請劃新寧屬潮居都的赤溪，磅礪，曹冲，銅鼓四堡，及深腰灣，古金頭等處，建峒都的田頭一堡，及充金，長沙，大麻，小麻等地，析赤溪廳，安插留餘未散的客民，（註十），而一場鬥案，始告結束。這次鬥案，據同治四年六月總督（兩廣）瑞麟巡撫（廣東）郭嵩燾會奏查辦土客案疏，謂『論事之緣起，爲匪者土民，助官攻匪者客民，客民順，而土民逆；論事之終竟，爲匪者亂民，與土紳無與，客民因以土匪爲仇而助官，其蓄意已深；因剿匪

而戕及士紳，柯蔓無已，其鬪殺尤慘；迨至竄踞廣海寨城，至於抗官犯順，是土民順而客民又逆，」(註一一)。這可說是持平之論，乃本地系諸人的記錄，則竟稱該次參與械鬥的客民爲客賊，(註一二)新會縣志更稱他們爲猪賊，吳大猷等修四會縣志以中文無才旁客字，乃以「或曰客乃乞之訛」，釋之。此等輕薄無稽的惡語，自然不能不惹起學術言論界的反動；於是客家源流問題的討論，便自是如春朝怒長阻遏不住了。

自廣東西路土客鬥案發生以後，西人在華南者，越發注意客家問題，西元一八六八年，即鬥案結束後一年，梅依爾斯氏(W. F. Meyers 舊時譯爲梅輝拉)，即爲文以記載廣東西路土客傾軋的經過，(註一三)。後二年(西元一八七〇)，有哀德爾氏(E. J. Eitel)，復於中日記錄及訪問(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發表所著客家人種誌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Hakka Chinese)，及客家歷史綱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等文，(註一四)。迨至西元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三年)西人彌頓查里斯(Ch. Petou)又於中國評論報(China Review)發表所著客家源流與歷史(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Hakkas)一文，(註一五)。同時哀德爾亦於該報發表其所著其他關於客家問題的論著；不久西人在滬出版的教務雜誌(China Recorder)，亦常有關於客家問題的論文發表，就中尤以肯比爾氏(George Campbell)的客家源流與遷移(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一文爲可寶貴，(註一六)。而派耳克爾(F. H. Parker)及拜爾德耳(Dyer Bell)諸人，則獨究心於客家的語言，(註一七)。德耳拜爾著客語易通(Hakka made Easy)及客語淺句(Easy Sentences in the Hakka Dialect)等書，惜皆無甚學術價值！其他西方學者在此時期並曾爲文論述客家的歷史語言或其他風土人情者，尙不能一一數計。其以客語著爲辭典者，亦有數家，惟集其大成者爲賴查里斯(Ch. Rey)的客法辭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kka

Precede de Quelques Notions et exercices sur les tons. Par ch. Rey. Missionnaire Apostolique du Kouangtong. Hong-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1901) 及麥棲威爾 (D. Maciver) 的客家辭典 (An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vernacular of The Hakka People in The Canton Provinc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5), (註一八), 其書均在一千頁以上。中文方面則豐順丁日昌先於同治五六年間致書巡撫蔣益澧, 詳論客家來源及西路鬥案應妥為處理, 不應有所偏袒諸問題, (註一九); 不久, 大埔林達泉亦作客說一篇, 根據客家語言, 及東漢以後, 中原喪亂事蹟, 力稱客家為唐虞三代的遺裔, 遠非苗蠻土著可比, 並力詆當西路土客鬥案鬧得正烈的時候, 粵吏幫助土民驅迫客民的不合。(註二十) 而梅人溫仲和亦於所修嘉應州志, 特闢方言一編, 以敘錄客家方言和牠的流變, (註二一)。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 復有梅人鍾用蘇, 以觀詛客作犮的四會縣志, 頗為感憤, 乃作土客源流考一文, 密登香港某報, 以期四會人的更正, 但實際未生若何效果, (註二二)。翌年而黃遵憲序張焜南刻梅水詩傳, 亦嘗畧論客家及客語的源流。黃氏尙有書林太僕客說後一篇, 大約亦作於此時, (註二三)。其後二年, 龍門劉士驥, 亦於其稟辦汕頭同文學堂風潮案內, 夾載客家福老所由糾紛的問題, (註二四)。總計自洪楊起義及西路鬥案二事件發生以後, 至光緒三十年, (西元一九〇四), 其間中外人士之曾討論客家的歷史語言或記述其他事件而亦曾論及客家問題者, 前後已有三十餘人。這是客家問題哄動學界的第一時期。

迨至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 順德人黃節, 於上海國學保存會出版所著廣東鄉土歷史, 其第二課誤據上海徐家滙教堂所編中國地輿志, 謂「廣東種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 非粵種, 亦非漢種」, (註二五)。客家人

士，接閱此書，太為不滿，乃出而聯絡南，韶，連，惠，潮，嘉，各屬客人，設客家源流研究會一團體；嘉應勸學所復發起組織客族源流調查會，各發傳單，遍告各地客人，根據聞見，著為論說，以暴露客家的源流。當時主持其事的有丘逢甲，黃遵憲，鍾用蘇諸人，（註二六）而汕頭嶺東日報主筆溫廷敬，更能根據客家史實，與黃氏鄉土史相駁詰，溫所著有客族非漢種駁辯，及與國學保存會論種族問題書等文，均見光緒三十二年間嶺東日報。而廣東提學使式枚，亦於其更正鄉土歷史教科書牌示內，曾略論客家的源流，（註二七）。嘉應人楊恭桓，受溫仲和與黃遵憲諸人的影響，作客話本字一書，（註二八）。興寧人胡曦，作廣東民族考一篇，亦頗述客家問題，（註二九），大埔鄒海濱（魯）先生，亦嘗於是時收集與客家問題有關係的材料，與張煊合著漢族客福考一篇，丘逢甲特為作序問世，（註三十）。餘杭章炳麟復取嘉應州志方言篇，及楊氏客話本字，稍加疏剪，為嶺外三州語一篇，附在所著新方言後面。西人研究客家歷史語言的，亦迄未間斷。民國九年美國紐約再版的最新國際百科全書第十卷頁五百七十八（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vol. X (sec. edition, New York 1919, p.578 Hakkas））曾條錄客家語言和歷史，雖說過於簡略，然於前人研究客家問題的西人著作，頗有簡明的敘目，可供治客家問題的人作一種有效的參考，（註三一）。日人方面，則因光緒二十二年間（西元一八九五—一八九六），有客人劉永福林大北等先後在台灣，反抗日軍，籌謀獨立，至是亦漸知中國南部有一種至為活躍而叫做客家的民系，不能不把他稍為考究一番，（註三二）。民國初年，潮汕方面，福老人士與客家發生齟齬，硬說那位新自台灣歸國提倡革命的客僑林激真為台灣生番酋長，當時民報特為發表正汕頭台灣生番酋長說一篇，條駁對方的謬論。（註三三），鍾用蘇復取舊作土客源流考，稍加修改，刊於彼所著卷密精虛故言。（註三四）。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上海中

華書局新編中國地理教本，誤書客家爲非漢族，鍾氏又補充舊著，成客族考源一篇，發表於汕頭公言日報及廣州七十二行商報，（註三四），一般人對於客家的真相，比較從前，明瞭多了。故自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至民國四五年（西元一九一五—一六），可說是客家問題哄動學界的第二時期。

客家問題雖已會二度的哄動，然而充耳不聞，迄不知客家爲何種民系的，實則仍是有大有人在。民國九年（西元一九二〇），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西人烏耳葛德（R. D. Wolcott）編的英文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於廣東條下，謂「其山地多野蠻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便是」（In the mountains are many wild tribes and backward people, such as Hakkas and Kias.）（註三六）。客家人士，不甘外人的菲薄，至是又有客系大同會的組織，主其事者，爲饒芙蓉，姚雨平，周輝甫，黃鍊百諸人，及客家在滬留學的人士，（註三七）。廣州支部，且特爲發行刊物；不久而汕頭一埠，遂有專以宣揚客家文化爲目標的大同日報出現，（註三八）。而滬上客屬同鄉，亦於十年一月，在華僑聯合會開客家大會，討論對付烏耳葛德及商務印書館的辦法，並推舉代表向商務印書館嚴重交涉，結果由該書館，聲明錯誤，並通函各地學校，立予更正，未賣清的餘書，即停止發行，一場風潮，始告平息，（註三九）。留滬嘉應學生會復將該案經過，寫爲報告，並另撰各種關於客家歷史語言的文章，發表於所編嘉應雜誌，（註四十），而留日客籍學生會，則以爲客人因此而組織特殊團體，取異於人，未免「示人不廣」，「時代錯誤」，謂「當此國步多難，強隣環伺，內政外交，措施正難，建設改造，需才孔殷，即羣策羣力，尙虞不足，奈何互相排斥，而自取衰頹？」「基此觀點，所以他們主張自動取消客系大同會一團體，而代以學術研究會，將大同會募得款項，移辦公益事業，（註四一）；然其所發表的宣言，亦頗曾考述客家源流。

自是以後，中國學子之言華南各民系者，對於客家始盡變其昔日空論，而多能致力於客家實際問題的探發與著述。民國十三年香港崇正公會，（註四二），賴際熙，李佐夫，郭燭彤，劉友梅等，乃有崇正同人系譜的纂輯。崇正會為香港客家僑民的組織，所謂崇正系譜，實際即客家系譜，其書凡十五卷，一源流，二氏族，三語言，四禮俗，五選舉，六至十三人物，十四藝文，十五叢談，實是融會傳志譜牒而成的專書。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出版於香港。惜其書印刷無多，外地學者，不易看見，所以牠的影響，並不很大；惟西人則自民九地理案發生以後，越發注意於客家問題，近著如韓廷敦（Elsworth Huntington）的種性（Character of Races）布克斯頓（Buxton）的亞細亞的人（The People of Asia）史祿國（S. M. Shirokogoroff）的中國東部及廣東的人種（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tung Province），均曾論列客家的源流。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李濟之教授著華民組成論（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亦嘗提述關於客家的問題。白州人王力著兩粵音說一編，（發表於清華學報第五卷第一期）亦頗述客語的聲紐與韻部。其後北平燕大學生謝廷玉復著客家的源流與遷移（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一篇，（註四三），優生學家潘光旦，復將韓廷敦種性一書，所述中華民族的部份，譯為中文，其所論客家源流及特性，因此，更為一般華人所知曉，（註四四）。同時海豐人彭阿木復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所出版支那研究二十一號至二十三號發表日文『客家的研究』長篇論文一篇，（註四五），雖頗病『駁雜無序』，然頗足引起日人對於客家問題的重視，算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故自民國九年至民國十八九年（西元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可說是客家問題哄動學界的第三時期。

此外尚有另一所以策動學者研究客家問題的原素，我們不能輕易忘却。構成第三哄動時期的引端，雖說

由於英文世界地理的案件，然此只是浮面的動機而已；實際上所以策動中外學者努力於客家問題的研究者，尙不僅如此。客家民系，最富革命性質，及種族思想，自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殘餘的徒黨，多逃匿南洋群島或隱身粵內各鄉市，從事工商業的經營，而暗以排滿思想，灌注一般青年，革命鉅子孫公中山（文），其少時即頗受此種思想的陶冶；孫公本人，是否即爲客家，且待將來再考，（註四六）；而其他客人之起而追隨孫公，於清末民國初爲種種革命運動者，已指不勝屈；其最著者，如鄭弼臣，陳敬嶽，溫生財，廖仲凱，鄧鏗，姚雨平，及海濱（魯）諸人；其他甘爲革命運動犧牲性命的無名烈士，更是不知凡幾。迨至中國國民黨改組及清黨，客人之起而從事革命運動者，更是指不勝屈，其軍人亦最勇敢善戰，如所謂鐵軍的張發奎一軍，主要的將校與士卒，皆爲客人，故亦最爲中外人士所稱道；此外如陳銘樞陳濟棠，等等客籍軍官；其舉動更足以影響國家的大局。此爲客家民系活躍能力的一種表現，亦爲無形中所以策動中西人士對於客家問題特別感覺重要的另一因素。我們要考察客家問題所以發生的緣由，同時也得注意及此！

在這第三期中，還有一種極可注意的事件，就是內地的青年學子，對於客家歌謠傳說一類民俗材料的採錄，這是受着國內一般所謂新文學運動的潮流而產生的一種現象；自從胡適諸人，提倡白話文學，語體文學以後，接着又有所謂平民文學，民間文藝，一類的口號，一時從事民間歌謠傳說的採錄者，真如雨後春筍；又以歌謠傳說，本爲民俗學重要的材料，於是，平民文學的提錄者，又復與文化人類學家互相携手，慢慢的度到民俗研究的範圍上去，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的民俗學會及其所出版的各種刊物，便是這樣來的。客家的青年學子，受着這種潮流的影響，以是關於客家歌謠和傳說的小書，也就一天一天多了起來，（註四七）。

說也奇怪，第三期剛哄動了不久的時候，忽然又來了一個更強烈的激刺，開展了第四期的局面。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七月，廣東省府建設廳所編輯的建設週報第三十七期，不知怎的發表了一篇關於客家風俗的短文，謂「吾粵客人，各屬皆有，……分大種小種二類：大種語言啾啾，不甚開化；小種則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語無根據，一時客家人士，其服務於廣州學政軍政各界者，接讀大譁。大埔饒靖中，上書粵府主席，請為嚴禁。週報編者任大任，亦於三十八期，登一啓事，謂「本報三十七期……登載客人風俗一則，……頃有人因此發生誤會，殊深抱歉，吾人深願中國全民族憑新建設之力，日臻文明境域，泯除歷史上之鄙野習慣，則本報除本省建設消息外，當為更有價值之記載也」。字裡行間，似認上期所載，足備採風問俗者的考鏡，客家人士，至是益憤，乃召開全體大會，推舉代表，與建設廳當局，進行交涉；（註四八）。而各地客人團體，亦群起而電檄交馳，相與詰責。直至八月二十七日，始由省府陳銘樞主席，宴集雙方負責人等，於東山退思園，商議解決的方法，幾經調處，始以降調週報編者，並切實更正，鄭重道歉，為息事條件；（註四九）。這一激刺，於客家問題的研究，影響殊鉅。其年冬梅人古層冰（直）先生遂出版所著客人對，雖全書不過二萬餘字，然於客家的源流和文化，均有簡明的敘述，其「排比事類，自成擊逸」，頗為興化李詳所嘆服；（註五〇）。同時古氏復計劃編印客人叢書，是年，即出客人三先生詩選三卷；（註五一）。客人駢文選三卷；（註五二）。又復替興寧羅瀉其（翹雲）先生籌印彙所著客方言十二卷；（註五三）。羅書雖脫稿已久，然不經建設週報案的激刺，不經古氏的籌劃，到底不見得能這麼容易便與世人相見；按羅書雖不能盡如章炳麟序文所贊「蓋自是而客語大明」，然其取材的豐富，已遠非溫氏嘉應州志黃氏石窟一徵等書方言篇，及楊氏客話本字可比了。西人方面，亦適於一九



三〇年（民國十九年），有米爾細爾氏（Bernard Mercer）者，出版其所著漢課客語（Hakka - Chinese Lessons, London, Sheldon Press 1930），頗為學界所稱道，（註五四）。日本山口縣造亦於東洋協會所發行東洋雜誌上發表所著「客家與中國革命」一文，但沒若何發現，只是把客家問題稍為一提而已，（註五五）。此外廣州香港汕頭的報紙，及南洋群島諸華僑所辦的報紙，亦嘗有關於客家問題的文字發表，不過，大都膚淺不堪，能有新發現的，畢竟少數。此外尚有一事，值得我們順便一提，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近數年來，亦殊熱心提倡「客家研究」。民國十九年冬，該所顧頡剛洪煨蓮二先生，特商我編輯客家史料叢刊，（註五六），民國二十一年，他們復叫我特地與史蒂芬生博士（Dr. P. H. Stevenson）同到廣東測驗人種，並調查客家的文化，（註五七）。他們對於客家，本來無所愛惡，如此熱心提倡，亦只是以為客家問題值得學者努力研究吧了；亦只是以為要徹底解決客家在學術上的問題非舉行實地的調查非廣為蒐集關於他們的史料必不能有所成功，不出來提倡一下，於內心實有不快吧了。

現在國內人士正努力於研究客家問題的，除上述古先生外，北平羅常培，聞頗注意於客家音素的研究，李濟之教授則頗致力於客家人種的測驗（註五八）；范捷雲（錡）師嘗為我言：「潘君光旦，近亦努力於客家問題的研『究』；而族兄梓材，則云：『前年，在日本，遇蔡君嗣炳，博聞強記，好學深思，於客家語言，習俗，源流，均極有研究』；可惜這些人的專著，都還沒有發表出來，無從引證！自民國十九年到現在，可以說是客家問題，洪勳學界第四時期的開始。」

以上是說客家問題所以發生的背景，及其紛擾的經過，與其建白的情形。我們從牠的背景，和那些曾經參

與討論這個問題的人士觀察，約畧可知前此一般人所謂客家問題的性質；概括言之，約有五點：第一因客家賦性的殊異，與勢力的澎漲，活動的擴展，及其與其他隣居民系的傾軋，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而成爲一個種族學上，社會學上，語言學上，或歷史上的重要問題；第二，因客家被系外人士有意或無意的加上了不好的名詞或記述，引起客家人士的憤激，而不能不爲一番的辯論，聯帶的又引起一般學者的注意與研究；第三，有些學者，因研究某種問題，走向客家問題一疇範圍內找擇材料，結果，覺得客家問題意義尤大，因而轉移其研究的對像，或逕以收集或採錄關於客家問題的一部分材料爲其工作的對象；第四，前此諸人之所謂客家問題者，大體都是屬於「客家研究」一範圍內一部分的問題；第五，前此加入討論客家問題的人，其態度至不一致，各視其所站地位的如何而分主觀的辯護，論述，詆毀，攻擊，和客觀的探討，考覈，論證，批評，二種，前者以客家人士及隣彼而居的其他民系諸人士爲多，後者以西洋的教士及中外專門的學者爲多，就是客家中人也有一點。

前此諸人所謂客家問題的發端，和性質，已畧如上述，現在進一步討論他們所已得到的結果。這自然也是一樁不易清算的舊賬，然而若不把牠先行弄個總結，對於今後客家問題的研究，似乎也不易下手。現在姑依管見所及，畧論前此諸賢對於客家問題的成績和缺點如下。

第一，前此討論客家族派系屬及來源問題的人，大概可分四類：其一謂客家爲苗蠻的別支，四會縣志謂「客爲玆」，本淺薄不經，不足置論，而香港子褒學校陳子褒所編七級字課第二種人類篇，亦謂客家卽爲玆人，（註五九），民四中華書局新編中國地理教本，及民九商務印書館英文世界地理，民十九廣州建設週報第三十七

期，亦不知因何緣故也作類似的記述。這派論說，根本無其證據，善讀書者決不會信仰其說，前此論述客家問題的人，亦已駁斥其非，爲節省篇幅起見，不復具論；其二謂客家爲古代越族的苗裔，黃節根據的中國地輿志，據說曾謂客家爲甌越的子孫。白月恒最新民國地誌種族篇，及洪懋熙最新中華形勢一覽圖廣東圖附說，雖均謂客家爲漢族的一支，但同時又說他是越王句踐的子孫，(註六〇)。鍾川蘇粵省民族考源，亦謂廣東北江的先客，有一部分爲越族的苗裔，(註六一)。考越族本因國號而得名，其執政領袖，雖據傳說謂是「夏禹之後」，然其人民則不與古代的中國人同其族屬，(註六二)。自周顯王三十五年(西元前三三四年)，越國爲楚人所滅，族衆四散，濱居江海，或自爲君，或自爲長，(註六三)。自相分化，以是乃有百越之稱，(註六四)。其民族曾有一部分入棲於今日廣東省地，自爲歷史上不可否認的事實，(註六五)；然謂其卽爲今日客家的先民，則未免失於考據；蓋越族原有其固有的語言和習俗，一切屬性均不與稍後所謂漢族者可以相混，(註六六)。而今日客家的語俗則適與漢魏中原一帶的語俗顯有其淵源上的關係，(註六七)。謂客家爲越族的苗裔，無論如何，說不過去，(註六八)。其三一派，則不斷定客家實在的系屬，而但謂其不與漢族同種。西人哀德爾氏嘗抱此種見解，謂客家於紀年曾三世時，棲息於今日的山東等地，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始逐漸向西南移動，其後歷經晉唐亂事，乃遷入閩贛，兩宋以後，始抵粵省，其人種不與漢族相同云云。所言客家先民向南遷徙的程序，雖與史實頗有合者，然謂客家爲不與漢族同種的民系，則未免失於考證。關於這層，輞頓查理斯已於其所著客家源流與歷史一文，有相當的糾正。蓋謂其已不能證明客家爲屬於那一異族的人羣，又不能否認客家的語言習俗之與漢族的語言習俗有其演化上的關係，立言已無根據，則其所謂客家不與漢族同種的見解，自亦不能成立；其四一派，則謂客

家爲純粹的漢族，遠者如彌頓查理斯，肯比爾，拜爾德耳，近者如布克斯頓，韓廷敦諸人，大率皆主張此說。西洋人之言中國一般地理歷史者，大體亦承認此說，著作繁多，不及盡引。他們所根據以建立這種主張的，多以客家的語言習俗及歷史以及客家先民向南遷徙的事蹟爲中心，就中尤以韓廷敦一人持論尤烈，且於客家的優性，亦似乎有揚揄太過的地方。（註六九）中國方面，除上述少數誤謂客家爲苗蠻的別支或甌越的苗裔者外，大體亦贊同此說，或者並曾爲文以證實客家爲漢族裡頭的一個支派，賴際熙所纂崇正同人系譜其卷二氏族篇，於客家各姓的來源，大體皆有敘述，雖微嫌過於籠統，然其用意，却極可敬佩，若能再加詳覈，爲之歸納，必能有所發現。

客家爲漢族裡頭的一個支派，已是一般學者公認的事實，在吾人尙未得到其他也許可以推翻此案的材料以前，原可承認此種公認事實的威權，同時亦可說這種威權就是前人所得的一種成績，及其貢獻於人群的鴻物。吾人服其餘蔭，自當知所尊仰。但是尙有一層爲吾人所不可不知者，前此謂客家爲純粹漢族的人，大體皆僅於原則上證明了客家爲漢族的分支，至於客家遷移運動的實況，則多半僅有籠統的陳述，而不能有詳確曉暢的考覈或說明。韓廷敦肯比爾諸人，雖於客家南遷的步驟，頗有敘述，然於每次遷移的確實動機和途徑，亦不能完全說明，其他粗心一點的學者，則往往僅據客家南遷運動的一段，便發其議論，謂客家如何如何，不知客家的南徙，乃是漸進的運動，所歷途程，段落不一，各有其背景與動機，而且各有聯帶的關係，僅取任何一段，不能說明客家遷移運動的光景。西人之論列客家問題者，多數僅以普通的訪問爲已足，偶遇語言隔閡，或所訪者不明其問題的用意，故意隱飭誇張，或捏造事實，以亂訪者的耳目，訪者或不諳漢文，不能取史籍以資參驗

，往往以訛傳訛，故落筆時雖如何審慎，而其成績，亦必不能如所預期。客家學子之論客家源流者，又往往僅憑一時的記憶或直覺，發其空論，而不能博採群書，及各種有關係的材料，用科學方法，客觀態度，以相考覈，故於客家南徙的實際景況和途徑，亦不能有深刻的認識；其尤可怪者，則往往立言矛盾，已謂客家先民自永嘉亂後，即渡江南下，其居地不在江北，又謂宋高南渡，客家見金人禍迫，挈家渡江（註七〇）。凡此皆是失於分析的結果，今後不可蹈此覆轍。總之，前此中外研究客家問題的人，一方面已經證明了客家為漢族的分支，一方面却又未能盡明客家南遷的翔實光景。此其一。

第二，前此中外討論客家問題的人，雖其中亦多專門致力於客語的研究者，然其所注意的問題亦是各有所偏，未能將整個的客語，給牠一個有系統的探述；西人言客家語言的，其普通目的每僅在使一部分教士能通曉客語俾便入客地積極傳教為已滿足，故其探討所及，亦僅限於客語的詞類，音讀，對話而止；麥棲威爾的客家辭典，凡一千二百餘頁，所收詞類不為不廣，然亦僅錄詞類及其命義而止，至於各詞與其他漢語的交涉，則未能稍加說明；其他純粹以語言學家的態度以治客方言者，普通亦僅及客語與其他語言少數聲紐的比較或稍為說明其所包含的中國若干古音而已，至於客語與其他華南土族語言有無交涉及其韻部所以分合的問題，亦多未能有確切的說明。東方學家如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鋼和泰 (Avon Staël-Holstein)，馬連多夫 (P. Gyon Möllendorff)，雖亦嘗提及客語保存古音的問題，然皆無深刻的研究。中國方面言客語的源流者，雖有黃劍溫仲和楊恭植章炳麟賴熙諸人，然皆為時代所限，未能驟將客語的聲紐韻部詞義為一有系統的校述。王力兩粵音說於客語的聲紐韻部，較會論列，然其所引，僅為廣西客語，而廣西客語，則多少已與本地廣府

系語，曾經混化作用，不能盡取爲客語的代表。典寧羅蕙其先生客方言，雖說篇幅最多，材料最富，然其於客語的系統亦未能有所說明，且觀其解釋古今聲音的演變，似於陰陽對轉旁轉的原理，亦未能有明澈的認識，如釋言二，頁七，「謂多曰祇，祇卽多之轉語」，釋言二，頁十八，「謂穿過曰透過，透過乃通過之音變」，凡此皆僅泛言其轉，泛言其變，至於如何會轉會變，則未能稍加說明；不知「通」「透」爲陰陽對轉，「祇」「多」爲陰聲旁轉；按「通」字在東韻，依孔廣森詩聲類居陽聲第五位，「透」字在幽韻，居陰聲第六位，陰陽位次相近，故易對轉；「祇」字在支部，居陰聲第二位，「多」字在歌部，居陰聲第一位，同爲陰聲，位次相接，故易旁轉；羅氏昧於音理，故於所訓古今聲音的轉變，每失於空疏浮薄。且羅氏亦似乎過於欲爲客語求合於古，故於訓釋詞類，間或失於穿鑿附會，如釋詞一，頁二，「釋不，……今俗語謂不以吾字作閉口促鼻音，無以下筆，然審其部居，確爲虞模二部之音，蓋卽讀夫古音，未經變遷者也」。按客語稱「不」曰「ㄉ」，而「夫」，古讀如「ㄉㄨ」(註七二)，今客語稱丈夫尙曰「ㄉㄨㄚ」(註七三)，無論如何，不能認爲同音；客語的「ㄉ」，其來源今姑不論，然謂「卽讀夫古音」，則未免失於考據。又羅書亦多「以訛傳訛」的毛病，如羅氏自序，謂「陳蘭甫曰：客音多合周德清中原音韻」，按此語與羅氏客語「尤多周秦以後，隋唐以前之古音」一前提衝突。周氏音韻爲元泰定間(西元一三二四——二七)作品，本以當時方音爲標準，其分部及韻目，俱與前代韻書有異，與客語尤多相違之處，最顯明者，如客語有入聲，周書則已省去；客語耕青韻下諸字，往往讀入真諄臻諸韻內，庚陽二韻亦不甚分，而周書則真文與庚青，庚韻與陽韻，分別甚嚴，並不相通，可知其相距之遠；且已認客語多隋唐以前古音，又謂客語與周書相合，是無異自己毀其所設立的前提，繩以邏輯定律亦殊未合。

羅書於中國語言學界固有珍貴的貢獻，然必如章炳麟所序，謂「蓋自是而客語大明」，則吾人殊不敢遽作此語！要之，前此諸人對於客語的研究，謂其已開有道路，奠有基石，可以任後人依着前進則可，若謂其已登峯造極，而無庸後人爲妄贊一詞，則亦未見其妥。此其二。

第三，前此研究客家問題的人，對於客家的界說，亦多不能十分清楚。他們雖說已經證明了客家爲漢族裡的一個支派，然而對於客家民系自整個漢族分化成形的年代，及其分佈的地域，則多半還不能有明確的認識。他們也許以爲「客家研究」，其重要的目的無非須考究客家的遷移源流，語言習俗，及其文明教化等方面的真象而已；如果這些方面的問題，真的都能給他弄個清楚，那末「客家研究」，也就算成功了；至於界說或不界說，倒可不必管牠。其實這些都不是十分健全的見解。「事象界說」的考定，爲各種學術專題研究的開端工作，要想澈底解決某一問題，或建立某一學說，第一步的工作就要先給那些自己所要討論的事象以個確切無訛的界說，界說已經考定，而後才能着手排比材料，論證命題；如果界說都沒考校清楚，便貿然出而論證，則一切材料皆將失其確當位次，所得的結論亦必籠統模糊，這是治學的通則，我們沒法違背的。前此諸人，對於客家研究不爲不勤，然而所得結果，皆不能如所預期，這無他，以客家的界說，沒有先給他一個嚴密的校者是已！關於客家界說的問題，三年前我曾覆信與友人羅君軼青，論述一切（註七三），記其大意有云：

「……來書謂當確立客家界說，以爲研究範圍，尊見甚是！鄙意客家先民，其南徙雖肇自東晉，然而成形特殊之系統，則在趙宋以後。宋明人著作，頗言汀，虔，（即今贛縣），南，韶居民語言之近於漢音，而與南方其他華族及土人不相符合，如周去非嶺外代答，陳一新贛學田碑，及王世懋閩部疏等是其例

也。可知是時華南諸漢族，各自演化，而客家方言，亦已漸成獨立之系統。自元人入主中國，華北漢語，變化尤鉅，四聲之入，以及合口之韻，卽於是時消失，而閩北，閩東，贛北，贛西，粵南，（指廣肇諸屬），粵東，（指潮屬福老居地），諸地漢族，亦以自唐，宋，元以來與土著發生混化作用，既漸漸改其語言，雖其韻部或聲紐與唐音或尙無絕大隔異，然其語句氣息，已不能與唐聲同日而語矣。客家一系，因僻處山地，外緣較少，雖其間亦曾稍受土著之影響，然其語言變化，尙不若華北諸漢族之劇烈，故近日中外言隋唐古音之研究者，多於潮語廣語福州語浙東語外，而更注意於客家語言。鄙意欲定客家界說，自時間言之，當以趙宋一代爲起點。客家居地，雖至今尙無普遍之調查，然自大體言之，其操同一客語而與其隣居不能相混者，則以閩之汀州八屬，贛之定南，龍南，虔南，南康，安遠，尋鄔，上猶，粵之南韶嘉應三州及惠，潮，諸州之一部分……等等皆客家之基本住地。此就空間言之者也。鄙意此等客家基本住地，自趙宋以來之文物，或活動，除極少數例外不能並計外，大體皆可認爲客家之基本文物或活動。吾人研究客家問題，固當上溯源流，下瞻演變，然其基本對象，當不能離此地域此時間一般操客語之人羣及其活動之迹象。弟亦知此種相對界說，實際尙多舛謬或掛漏之處，然而不如此立定範圍，則所謂「客家研究」，究亦無由下手！……」

這是就客家方言的成形及分佈以建立的客家界說，此外從客家住地各方志所載其地戶口宋時主客分列一史實觀察，亦可推知客家先民的遷移運動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種極其顯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於是時。是時，客家居地雖說尙雜有無數的主戶，然而新種一入，舊種日衰，主戶的言語日爲客語所排驅，主戶的苗裔



亦漸漸爲客家所同化，而失却其特殊的屬性。觀此種種，可知客家的成形年代，確在趙宋初年，至其分佈的地域，則與時代的變遷而逐漸擴展，寢至今日，而擴展的速率，仍增加不已，較之上述基本住地，又不知推展了多少了。前此研究客家問題的人，大率皆不知客家一詞的緣起，惟鍾用蘇粵省民族考源畧有幾句統括的說話，他說：「故謂客家之稱始於宋，因被諸同語之先民，恰與福老之稱始於唐，被諸閩越之先民同，亦自持之有故」，（註七四）。自餘諸人，則鮮所提及。此其三。

第四，客家爲富有民族意識的一個民系，其所以能繁衍至於今日者，正因其有此特性。此種特性的構成，雖說與客家的血統，語言，及其自然環境，至有關係，然其直接受制於其固有文教（註七五）的影響者，亦自不可忽視。前此西洋討論客家問題的人，雖亦間有注意於客家的文教者，然其眼光所及，亦僅限於客家的歷史，傳說，及商業，工藝等事而已，其他屬於文教疇範中的倫理，學術，文藝，建築，技術，器用以及社會組織等等，均未能有所論列。國人著述，如古先生客人對，論者謂其最注意於客家文物的開發，然今觀其所舉，亦不過少數文人，如韶州張九齡劉軻，（此二人，依上述客家界說，僅可以述客家源流時，兼爲敘錄，述客家人物時，則似不宜再舉，）余靖，廖燕；嘉應李獻平，宋湘，吳蘭修，楊懋建，李光昭，張其翽，溫仲和，黃遵憲；河源古成之；博羅韓日纘；歸善鄧承修；長樂溫訓；欽州馮敏昌；鎮平黃釗；忠逸如程鄉（後改嘉應）蔡蒙吉，張珩，鎮平林際亨；英傑如花縣洪秀全，鎮平丘逢甲，欽州馮子材；烈士如嘉應陳敬嶽，溫生才，興寧鍾明光，及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其中諸客籍烈士，以及入民國後廖仲凱，鄧鏗與夫北伐有功的客籍諸軍人而已。其所述選舉學校，亦僅及梅縣（即嘉應）一邑及學海堂諸客籍學子而已。不知所謂文物，其對象決不僅限於人物

選舉及學校三端，而足以代表整個客家精神的人物，亦決不僅如古先生所述的幾位。按客家人文的中心，每隨時代的變遷而異其地域，趙宋一代，當以汀州八屬及韶州各屬爲其代表，知名人物如長汀鄒應龍（註七六），楊方（註七七），寧化雷觀（註七八），等等，皆足以代表客人一部分的精神。朱明一代，則以惠汀各屬，及贛南各客家住地，以及潮州的大埔爲人文的中心；卽就晚明各忠逸文人而論，如寧化李世熊（註七九），雷羽上（註八〇），上杭劉坊（註八一），寧都易堂三魏（註八二），永安鍾丁先（註八三），大埔楊開（註八四），王興（註八五），郭輔畿（註八六），皆足以表現客家固有的種族思想。降及清代，客家的文物中心，漸由汀韶惠各州，而移於嘉應及大埔二地；惟其他各地的客人，亦多翹然特出的英傑，其學問事功皆足代表客家一部分的精神，如長汀伊秉綬（註八七），豐順丁昌日（註八八），義寧陳寶箴（註八九），便是其例。按論述文物，本非一定須羅列各人物的名姓，惟古書既已側重於此，則其撰述之先，自當廣爲蒐訪，不宜僅以廣東客人爲限；又比較各地獲舉的人數，亦當以其地人口的多少爲百分比例；有清一代，廣東客家的科甲，雖以嘉應本州及大埔爲最盛，然若以人口的多寡例之，則似以鎮平連平二縣爲首位（註九〇）。惜古書未曾注意及此，故於客家應舉的景況，亦未能有精微的說明。此後，吾人如不欲探究那種所以推盪客家民系向前進展的人爲環境勢力則已，不然，則於客家的文教當細爲分析（註九一），妥爲校考，究其構成的所由，闡其影響的所屆，此其四。

第五，前此西方學子之言客家問題者，於客家的風土人情，雖亦多有相當的探索，然大率皆零零星星，不能將客家風俗爲一有系統的載述，所根據的材料，已嫌不足，故所發揮的理論，亦不能十分可靠。客家學子，則往往有意爲己系粉飾，每謂客家風俗如何合於古道，如何「冠冕文明」（註九二），結果，反將一部分所以寄託

其民族意識的風俗，弄得糊混不清。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所出關於客家歌謠傳說一類的專書或短文，雖比較西人零星的記載，稍爲翔實一點，然亦仍是紛雜無序，非得再加一番排比，必不能將客俗的面目，全部暴露。梅縣各書局所出版各種關於客家風俗的小書，則往往失於校考，欲爲取用，更須小心；惟楊沅所著梅謠彙箋一書，校考精詳，於一部分客家諺語的源流及命意，均有相當說明，在晚近所出各類關於客家謠諺的著作中，算是最有精彩一種，惜乎篇幅無多，未能將整個的客家諺語皆連類敘錄。此外如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客音情歌集（鍾敬文編），嶺東情歌集（陳穆如編），及光華書局所出版嶺東戀歌（李金髮編），亦病其編幅過少，所錄客音情歌實際未及百分之一。至於其他屬於迷信（如神鬼，災祥，禁忌，祭祀，法術，祈禳，星相，堪輿等等），儀式（如嫁娶，生育，祝壽，喪葬等等），生活（如衣飾，飲食，居住，行走，性愛等等），好尚（如蹈舞，演戲，娛樂，嗜好，賭博，吸煙，種花，清談，古玩等等），歲時（如新年，令節，紀念日，齋戒日等等）諸方面的禮俗，則至今尙鮮人爲作普遍週詳的記錄。總之前人對於客俗的研究，僅曾開發其端，未曾積極檢討。此其五。

以上五端爲前此研究客家問題的人，所得的總合成績及其遺憾。吾人一方當思前人獲此成績的艱苦，而不可過事苛求，一方則當視其遺憾的所在，努力補充，使這種工作能有相當完成的一天。

抑民族或民系的研究，尙不止於界說，源流，居地，語言，文教，風俗，等等方面。吾人研究客家問題的使命，不僅在於探索客家民系的屬性，（詳九三），而尤在於找出了他的屬性後，再進而考覈由此屬性所產生的勢力和影響。前此中西人士之言客家問題者，均因有別的關係，未能注意及此。現在略就他們所未曾述，或述焉而未得適當的解決者，稍爲論次如下：

第一，人類活動的進展，常受自然和人為二種環境勢力所支配，（註九四），任何民族或民系不能離其環境影響而言生活，亦不能離其環境勢力而言史線（註九五）的進展。前此研究客家問題的人，於客家所佔地域上一切可相接觸的物質，支配他們的也罷，受他們支配的也罷，通通都沒提到。至於對於客家社會環境的勢力，則更未能有所注意。韓廷敦氏喜以自然淘汰與選擇的學說解釋中國的民性，對於客家民系特性成形的解釋，確有一種過人的見解，然其所述亦僅限於客家在其自北南徙尚未達到安適保和的狀態以前的遭際及作用而止，至於已達安適保和（即韓廷敦氏所謂脫離環境的壓迫無須再事遷徙的意思）狀態以後的遭際及作用，到底還是不甚明瞭。韓廷敦說：

「客家人要是不因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壓迫，大概也不會離開北方的老家的，在這層上，我們確有相當書面的證據。我們從此可以看出，怎樣生活的困苦和戰爭的殺戮，在這些地方不無汰弱留強的能力。我們也看見，在客家人方面，這種淘汰作用，竟發生了三次之多。最後，這些客家人，尤其是在梅州一帶的客家人，一脫離環境的壓迫，一旦無須再事遷徙，無須再受淘汰，他們也能够不和別族相混，因而保全他們血統上的純潔。（註九六）」

自然淘汰的作用，在於去弱留強，自然選擇的作用，在於適者生存，和不適者的消滅。客家先民，經過了這樣的作用，而能繁殖其子裔，必其身體自世代的傳替上留得有能够應付環境的優質。韓廷敦的解釋，對於這種優質的來源，再對不過；不過這種能够應付環境的優質，乃是客家民系所以活動的體，而非所由活動的用，更非所經活動的象。人們活動能力的大小及率效，一方面要看他們體質遺傳的優劣，一方面還要看其所值自

然環境的勢力及其所擁有的屬於人文方面的社會遺業價值的如何，自然淘汰與選擇的學說，只能解釋體質優劣的問題，而不能解釋自然環境的勢力及社會遺業的效用等方面的問題。韓廷敦的解釋到底還是片面的，非整個的。

第二，任何人群，要圖生存，便有種種的需要，而此所需要的事物，又視其時間空間的變化，而不能老是一樣；故一時有一時特殊的需要，一地亦有一地特殊的需要，時機未至，則需要不起，時過境遷，則需要立異，（註九七）。研究民族民系的問題，有一種不可忽視的責任，就是要明瞭他目前所最迫切的需要；可是前此討論客家問題的人，都沒注意及此。

第三，民族活動的進展，是有一種不可抗驅的趨勢的。這種趨勢的成形，一方面受制於自然的，人爲的，二種環境勢力的推盪，一方面受制於該民族各時代的需要所生勢能的折衝，（註九八）。吾人研究民族民系，第一要明瞭他的環境，和各時代的需要；第二要探究由此環境與需要二種勢力所支配而起的一種不可抗驅的趨勢。前此討論客家問題的人，也沒注意及此。

第四，客家的源流變革，已給中西人士討論得總算有點樣子了，可是客家民系的形體規準 (Physical Criteria)，則直到現在，尚沒有專篇的論著出來。史祿國中國東部及廣東的人種一書，雖說亦嘗提到客家的問題，但被其檢驗過的粵人，不敢斷定究有幾個屬於客家。聽說李濟之教授，亦已檢驗得不少的客人，可是直到現在，也還沒有什麼報告或論著出來。去年史蒂芬生博士和我在廣州測驗人種，雖說也曾測驗得客家籍士兵是一百名，可是因種種關係，直到現在，也還是沒有把所得的材料，整理就緒，而且僅一百名的材料，排比起來，統計

起來，恐怕還是不容易得到一個確切的指數；不過就這材料而論，客家人的鼻子比廣府系人的鼻子幾乎平均要長出一個生的密達，就是身材比廣府人也高一點，這可知二種民系化分的所由來了。關於客家人種的量度與檢驗，可說直到了現在，還是一點成績沒有。我們不欲說明客家整個的屬性則已；不然，則於客家人種的檢度，自須積極地進行，以補前賢的未備！

「客家研究」是一個極其繁重的工作，任是何人都沒法一手包辦。以後這門學問能否「發揚光大」純視一般研究客家問題的人的能否「分工合作」，這編導論只是報告一點關於個人研究客家問題的短短的經過而已，其中不能解決的問題，還不知究有多少，這是因為研究日短，材料不備，雖欲論列，窮其究竟，亦為事勢所不許的緣故，這只好待日後材料與學養都漸次備具以後再來詳究了。除此導論以外，個人已編好的尚有客家調查報告書及客家史料叢刊第一集等二書；此外另有1.客家文化分析，2.客家著作敘目，3.客家風俗，及4.客家人等書，亦擬着手選述，究能一一完成與否，純視今後個人環境的如何；如環境允許，總須竭力赴之！

## 附註

（註一）「民系」一詞，是我個人新造出來用以解釋民族裡頭種種支派的。關於民系的含義和界說，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一文言之頗

詳，該文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註二）民國十九年，我著客家概述，脫稿時適友人鍾君一帆任英文新民日報編輯，觀我手稿，躍然曰：「此即Hakkalogy也，吾

將爲子書易名行世，並使世人咸知研究客家問題之須有嚴密方法與系統也！後一軌以海瘞死，而 *Hakkabury* 一名，迄爲明輩所矢稱。

(註三) 徐旭曾所講客家源流及語言習俗，博雜韓生，嘗爲之記，文見和平徐氏講所載旭曾豐湖雜記頁二十五至二十六。旭曾字曉初，嘉慶己未進士，嘗掌教廣州越秀書院惠州豐湖書院，生平著述頗多，已刊者，有梅花閣吟及小羅浮集。其豐湖雜記所述客家源流等事，我已爲編入客家史料叢刊第一集。

(註四) 石簷一徵爲黃著鎮平志稿，網羅舊聞，甄綜人物，事覈詞雅，第七八二卷，方言，尤翔實可喜，治客家方言者，皆奉此爲前驅；溫仲和嘉應州志方言，亦以此爲粉本。黃名釗，字穀生，號香鐵，達於經史，詩才尤高，所著除石簷一徵九卷外，有白華草堂詩集若干卷，史陶二卷；盛大士嘗將其詩錄入粵東七子詩內，已刊行。

(註五) 參見 *Lindsay Biene* 所著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及清人某(闕名)所編洪楊葉集史略卷一逆首 臨天王洪秀全傳，爲正軍師 東王楊秀清傳，及凌善清編太平天國野史首章諸王傳等篇；洪楊葉集史略無刊本，我曾於清華大學圖書館及朱邊先師家見鈔本。

(註六) 見史澄等修廣州府志卷八十二前事略八，及林國貨等纂新寧縣志事紀畧下。

(註七) 見民國九年賴際熙等纂亦溪縣志卷八亦溪開縣事紀頁六土客械鬥起源及其蔓延。按亦溪開縣事紀於當日械鬥經過，頗有翔確敘述，我已把牠錄入客家史料叢刊第一集。

(註八) 據亦溪開縣事紀謂當日雙方死傷合計約在百萬，此數未免太大，疑其不確。今按同治四年總督瑞麟巡撫郭嵩瀾會奏查辦土客案疏謂「土客交相擄殺，至數十萬人」；而開縣事紀另於別處謂木械鬥前各家五十餘萬，事後僅剩十餘萬，可知當日各家傷亡散失的人數，確在三十萬以上，本地系散失較少，然死傷亦在二十萬度，合計雙方損失至少約五十萬衆；這雖約數，然大概

還不致差得很遠。

(註九) 參見史澄修廣州府志前事畧八，及赤溪縣志卷八赤溪開縣事紀。

(註十) 參見赤溪開縣事紀及清河王氏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金武祥撰赤溪雜志。

(註一一) 瑞麟郭嵩濬疏，見赤溪縣志卷八轉載。

(註一二) 史澄修廣州府志前事畧，林國寶纂新靈縣志事紀畧下，均稱械鬥客民爲客賊或客匪；而宋澤元懺花盒文存卷二所載代蔣益澧所作各關於土客鬥案之奏疏，其題目亦悉稱客匪；蓋蔣氏初到粵時，以受本地系人多方欺騙，故最初亦誤認客家爲匪也。此外如四會縣志則更以疍字代客家之客，新會縣志及新會鄉土志則書客作窩。

(註一三) 梅依爾斯氏原文，我沒見過，但China Review, vol. II, No. 3 (1873) 所載 E. J. Eitel 的 An Outline History of Hakkas，曾爲節錄，我所據者，即此。

(註一四) 見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1 (1867)。

(註一五) 見 China Review vol. II, No. 4, (1873)。

(註一六) 原文見 China Recorder XVIII (Shanghai) 民國十二年梅人鍾魯齋譯之爲漢文，載嘉應第一卷第三期。又美人 Huntington 所著 Character of Races 亦嘗引用 Campbell 原文。

(註一七) 參考 Dyer Ball 所著 Hakka made Easy 的 Introduction 及 Maciver 所著 Hakka Dictionary 的 Introduction。

(註一八) Maciver 所著 Hakka Dictionary 其 Preface 頗述其所根據的材料，謂：「The book is based on a MSS. dictionary, partly in Chinese-English and partly in Chinese-German, prepared by missionaries belonging to the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This valuable MSS. was, in the first instance, prepared by Rev. Th. Hamberg and Rev. R. Lechler. Mr. Hamberg commenced this work shortly after his arrival in China in 1817 and work at it till his death in 1851. The work was then taken



up by the venerable Mr. Lechter, who came to China with Mr. Hamberg in 1847, and is still spared to us in his green old age.] 據此則西人已於一八四七年即有注意客家語言之紀錄矣。西人研究中國語言者，實繁有徒，專致力於客家語言者，亦頗不少。觀於北大國學研究所歌謠週刊第八十九號林語堂所錄關於中國方言的洋文論著目錄，即可知其一般概況矣。

(註一九) 丁氏致蔣益澧書，客家人士每矢稱之，惟我則尙未見及。據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溫丹銘(延敬)先生給我的短信，則謂詢及其(指丁氏)文孫蓮舫，亦云無存，惟梅縣楊問樞大令處有之，「容當設法鈔讀」。又楊恭恒客語本字客語源流多本中原音韻考有「丁兩生中丞黃公度京卿，亦著說可攷」諸語，據此則丁氏當日並曾另爲專著，論客家源流與語言，但今更無可考信矣。

(註二十) 林氏客說見溫丹銘先生所輯柔陽三家文鈔卷四。林名達泉，字海巖，咸豐十一年舉人。丁日昌爲江蘇巡撫，以達泉留心經濟，延至幕中，每論古今輿圖武備及外洋各國形勢，歷歷如指掌。

(註二一) 溫氏所纂嘉應州志，成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歲)，卷七爲方言，即溫氏所覆輯，後附案語一篇，於客語源流，尤有總括的敘述，言客方言者，每稱道不釋口，然其掛漏訛謬，亦間或不免。仲和字慕柳，一字柳介，梅縣人。光緒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雖未經師，然頗通世變，與丘逢甲等倡新學，於汕頭創同文學堂。所著求在我齋集七卷。

(註二二) 見鍾用蘇粵省民族考源附識，(卷密精虛石印本)。鍾字獨佛。

(註二三) 梅水詩傳凡十卷，梅縣張芝田編訂，張煜南出資輯刊。黃氏序作於光緒二十七年，謂「嘉應一州，占籍者十之九爲客人，此客人者來自河洛，由閩入粵，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至黃氏書客說後一篇，文殊簡短，於客家源流實無多大發明，以文未書年號，故不敢決其作於何時。

(註二四) 見光緒三十一年陳模編劉徵君查學案要。劉字鳴博，清末以通學務名於兩粵。

(註二五) 黃先生者鄉土史時，當不至存有若何不長目的，然以其書爲普通教科所用，故深爲當時客家人士所不滿，今則大家已「釋

然矣」。

(註二六) 見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歲五月汕頭嶺東日報，及羅則桓與羅君香林論哥奇郎官秀五等制一信，此信經載入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四期。

(註二七) 更正土鄉歷史教科書牌示見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汕頭嶺東日報，惟該報未載及當時提學使者的名姓，據民國十九年廣州建設週報事件發生後旅港崇正總會的提案看來，則爲式枚，確否待考。

(註二八) 楊氏客話本字成於光緒三十三年，所列客語本字，凡一千四百餘字。章炳麟謂其書較溫氏嘉應州志方言篇爲涼駁。楊字釋吾。

(註二九) 胡曦廣東民族考作於光緒三十三年，作成後，丘逢甲謂其不能與黃氏鄉土史中錄相對，故未刊行，其繕正手稿今存與寧張花谷(贊鏞)先生家，其草稿則存吾家守先閣，近經繕正錄入客家史料叢刊，中大文史研究所月刊第四期，亦曾附載。胡曦字曉岑，號壺園，興寧人。長於詩，每有所作，輒爲黃人境所敬佩。生平述作甚富，總計達五十餘種，惜今日已散佚不全。民族考一編爲胡氏絕筆，脫稿後，不旬日，即病逝。

(註三十) 漢族客編考一篇，光緒末，南洋華僑某君，集贊代印，因冊數無多，海內鮮傳，氏九英文世界地理案起，客入於汕頭辦大同日報，復索出重登，外間仍鮮流傳。前歲梅人古君仁珊以昔年客遷羅，曾於日報，剪存一份，遠道寄余。余以此文與羅上歷史案頗有關係，經即錄入客家史料叢刊，並囑書手另繕一份，寄還原作者鄒先生。去年春，中大出版部張遜之先生，復取之重刊於西南研究第二期，以是而一般學子始漸能獲讀是文。

(註三一) 計該書所列關於客家的著作，約有下列諸種：

E. J. Eichel: "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s Chinese," in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1. (Hong-

Kong, 1867 and reprinted in the *China Review* vol XXI London 1894—95);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in *China Review* vol II, p. 160—164, and in the same volume,

Petou: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 (London 1873—74),

Lechler: “the Hakka Chinese” in *China Recorder* (Shanghai 1878);

Dyer Ball: “Easy Sentences in the Hakka,” (2d ed.) and “Hakka made Easy” (Hongkong 1896); “Things Chinese”

(4th ed. New York 1904); “First Lesson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Hakka Colloquial (Basel, 1869);

Schanb: “Proverbs in daily use among the Hakkas” in *China Review*, vol XXI (London, 1894—95); .....

Vömel: “der Hakka dialekt (Foung Pai Leiden 1913);

Mauvier: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vernacular of the Hakka People (Shanghai, 1905).

(註三一) 見日人竹越與三郎所著臺灣統治志，第四章過去の臺灣。

(註三三) 民報原文，余尙未見，此據民國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出東方雜誌，及民國二十年四月七日陳君吉資給我的短信。

(註三四) 見鍾用蘇粵省民族考源附識。

(註三五) 亦見鍾著考源附識。

(註三六) 見 Wolcott 的 *Geography of the world*，第一百三十二頁。Wolcott 曾爲蘇州桃塢中學教員，其所述客家一事，據謂實根

據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利查氏中國地理 (Richards: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Chinese Empire*)，並非有意譏蔑云。

(註三七) 見客系大同會所發表客家聯合大會記錄，及嘉應雜誌第二期所載旅滬客家與商務書館交涉記。今二文皆已錄入客家史料叢

列。

(註三八) 汕頭大同日報創始於民國十年，然不及過年，以即歇繼停辦，當時主持其事的，爲梅人周君雍甫。

(註三九) 見嘉應雜誌第二期旅滬客家與商務書館交涉記。

(註四十) 當時嘉應雜誌尙沒有會友客家語是中原古音考，及饒美裳演說各族源流詞，及鍾魯齋譯各族之來源等文。

(註四一) 見留日客籍學生會所發表反客家大同會宣言。按此宣言，其稿爲范捷雲(師所擬，今已錄入客家史料叢刊)。

(註四二) 香港崇正公會即旅港客家同人會，他們因不欲自異於人，故不稱客家，而稱崇正，會址在香港跑馬地。

(註四三) 謝君的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 原爲他在燕京大學的畢業論文，被審查後，即發表於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 vol. XIII No.2。

(註四四) 潘氏嘗於民國十八年將 Hunington 的 Character of Races 一書所載關於中華民族性的文章，譯爲中文，名曰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在舊月發表，後在新月書店印單行本發售。其書除翻譯文字外，尙附有新註十五條，雖間有可以闡發原書之處，然亦不無誤註之處，如註五謂「讀者可參閱田汝成之炎微紀聞，以明究竟。」按田爲明人，其紀聞與客家沒一點關係，便是其例。

(註四五) 彭氏客家之研究，大禮取材於 Hunington 的 Character of Races，及 Maclver 的 Hakka Dictionary，而稍加補充。其所列客語與日語音韻相似諸例，頗可參考。惟其所錄海豐彭氏族譜記載，以句讀多誤，錯字甚多，讀之幾令人發笑。

(註四六) 按孫公中山的先代確爲客人，惟其母已爲廣府系人，關於這層，余已在試評古著客人對一文稍爲提及，文見民國二十年春北農評論。

(註四七) 關於客家歌謠傳說一類的小書在中大民俗學會出版的，有：張清水海龍王的女兒，張乾呂梅縣童歌，丘峻情歌唱答，等類；梅縣各書局出版的，有：客家平民文藝，梅水歌謠新集，鷺鶯塚，嶺東情歌，此外其他書局所出版關於客家歌謠傳說一類的

書，總計起來亦在十種以上。

(註四八) 見十九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廣州廣州日報，及客家旅省各團體臨時代表爲最近建設週報評議客屬民衆案告客屬同仁書，及各屬民衆總會對建設週報評議案交涉經過報告書。

(註四九) 見客家民衆總會對建設週報評議案交涉經過報告書。

(註五十) 客人對前，饒化李審言(詳)題詞一篇，謂「余與公愚，同爲汪容甫之學，余有容甫文箋，公愚足成之。公愚近著客人對，亦猶容甫之張廣陵，其排比事類，自成零逸，余無是製也。」

(註五一) 古輯客人三先生詩選，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三先生者，李鱣平繡子，宋湘芷灣，黃運憲公度是也。李善易刊誤二卷，未見，毛詩補義二十四卷，見皇清經解，文選異義二卷，未見，讀杜韓筆記二卷，賦二卷，俱未見，又著花庵集八卷，吳門集八卷，南歸集四卷，續集四卷，皆古今體詩，有二刊本。李氏又嘗編校程江樂職編二卷，亦有刊本。宋著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及紅杏山房詩鈔五卷(內燕臺騰藩一卷，南行草一卷，演蹄集二卷，又試詩一卷。)黃著日本國志四十卷，日本雜事詩二卷，入境廬詩草十一卷。

(註五二) 客人駢文選，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所錄作家：一曲江張九齡，二嘉應李鱣平，三嘉應吳蘭修，四嘉應張其勳，五嘉應溫仲和，六豐順丁惠康，七嘉應鍾勳，八嘉應謝貞盤。

(註五三) 羅先生客方言十二卷，首有餘杭章炳麟民國十一年序，可知其書屬稿已久，凡十二篇，一釋詞，二釋言，三釋親屬，四釋形體，五釋宮室，六釋飲食，七釋服用，八釋天，九釋地，十釋草木，十一釋蟲魚，十二釋鳥獸。

(註五四) Mercat原書，余尙未見，此據倫敦學院東方學校集刊第六卷第一本(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 1930, vol VI, Part I) 帕盾氏(Bernard Paton)的介紹文而言。帕盾文云：「The book is Commendable

for many reasons. Difficult and rather abstruse points are explained in simple, lucid, easily-remembered terms. Idiomatic Phrases in daily use are set forth clearly and fully. Each lesson is of very manageable length and finished with exercises for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and Hakka, to which there is very useful key at the end of the book. Moreover, the arrangement throughout in paragraphs is most convenient, both for reference and revision purposes.

He who does this will soon discover that it is as the writer himself says in his introduction, "this language is worthy of serious study and as one progresses become more and more fascinating."<sup>1</sup>

(註五五) 山口縣造的「客家與中國革命」一文，雖說無多大發現，然其謂各家有一種自信和自傲的剛愎氣質，使他們能自北方胡人鐵蹄之下遷到南方，再受外洋交通環境的影響，結果便養成一種島國人民的熱血與精神，這一點是很和日本人相似。則確有其不可輕視的見地。客家人的堅耐，剛愎，負氣，任死，的確有點和日本人相似。

(註五六) 自燕大國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於民國十九年冬通過叫我「編纂客家史料叢刊」的議案後，我即寫定編輯客家史料叢刊計劃書一篇，又徵集史料啓事一篇，印刷分發。蒙各地客家人士願以各種材料相賜，而新舊師友又復時加指導，至民國二十年五月，即得稿十五萬字，成第一集，本擬即分別繫以校記，彙錄付印，以遵家不造，先父垂養，倉卒奔喪，百業隨廢；迨除服返平，而燕大國學研究所洪煥蓮先生，又復命我南下調查；二十一年秋，復應廣州中山大學聘為廣東通志館纂修，兼文史研究所編輯，人事倥傯，迄未能將第一集史料整理出版；而遠近交誼，以余有意於客家專題研究，又復時時以關於客家問題之材料相寄，因是而第二集之史料，亦約略就備，原擬抽空排比，而先母又忽見背；頓遭大喪，意緒消索，對茲二集尙待整理之史料，不禁暗然而神傷也！

(註五七) 史蒂芬生博士，美人，北平協和大學解剖學教授，於中國人種研究有年，此次受吾國中央研究院之委託，到華南各地測驗人種；燕大洪煥蓮先生，以客家人種及文化，亦亟須為實地之檢探，乃命余與史氏同時出發，以時局關係，行旅多艱，到廣州時，已二月杪矣。即與史氏每日同到燕塘軍官學校及教導師第一團團部，測驗諸士兵。第一團團長羅策群為余族兄，諸事較易說話，故進行測驗甚便利也。

(註五八) 余曩在清華大學，以欲著客家概述一論文，曾往訪李濟之教授，詢取資料，李云：「近亦頗測驗客家人種，惟 Data 尚不足，不能寫為專書」，言已復取人種量度器，量度余頭，蓋謂余為客家籍人，一望而知其 Physical Criteria 之不與華北人相同也。

(註五九) 陳子褒書，余尙未見，此據民國十九年秋香港崇正公會為建設週報評議案第二次提案所述而言。

(註六〇) 白氏地誌種族篇云：「客家之祖先為越王句踐之子孫，避楚而徙居者，為漢族之一派，……此種族多散居各地，非團體的部落。」又洪懋熙形勢圖廣東圖附說云：「次之為客家約四五百萬，相傳為越王句踐子孫，避楚南徙，展轉蔓延於本省。」

(註六一) 鍾著粵省民族考源下篇有「北江先客原為越族」之語。

(註六二) 見拙著古代越族考上篇，文載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第三期。

(註六三) 見司馬遷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註六四) 見同上越王句踐世家，及拙著古代越族考上篇。

(註六五) 見拙著古代越族考上篇，及拙著廣東民族概論，載中大民俗週刊第六十三期。

(註六六) 同上。

(註六七) 見羅謫其先生客方言自序，及溫仲和嘉應州志卷八禮俗。

(註六八) 見拙著古代越族考上篇。

(註六九) 見韓廷敦 Character of Races, Chapter XI, North versus South in China. chapter XIII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nese。

(註七十) 見民國十年客系大同會所發行中華客語之源總會章程大會記錄饒美袋先生演說詞。

(註七一) 客語稱「不」曰「\nɔŋ」,\nɔŋ」依國際音標書寫，ɔ 爲鼻音韻母，說見第四章。

(註七二) 古讀「不」如「夫」，「夫」古讀如「\nɔŋ」以古無輕唇，故讀「不」如「\nɔŋ」也。

(註七三) 民國二十年五月初聞畏友羅君靑，嘗賜書於余，謂治客家問題，須先立定界說，擇定團體，不當泛泛談話，故余答書有關於客家界說之建立。

(註七四) 見鍾著粵省民族考源下篇。

(註七五) 文教即文明與教化或文化的合語，其含義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第一節，文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註七六) 見光緒劉國光重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人物名臣鄒應龍傳。鄒字仲恭，爲宋末名臣，經濟勳名，一時無兩。

(註七七) 見同上理學楊方傳。楊字子宜，能守朱子理學。

(註七八) 見康熙李世熊寧化縣志卷四雷觀傳。

(註七九) 寧化李世熊字元仲，號寒支，以文學節義著於八閩，明亡，抗不住清，與上杭劉坊謀舉義，卒爲時機所阻，志不得伸。所著錢神志七卷，寧化縣志七卷，史感一卷，物感一卷，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四卷，狗馬史記若干卷。

(註八〇) 雷羽上，字扶九，明亡，屢欲舉義抗清，事蹟見李世熊寧化縣志卷四。

(註八一) 劉坊，字籟石，明末雲南永昌通判。明亡出遊四方，與蜀都劉棿，衡陽王夫之，江右丘維屏，彭任，寧化李世熊，南海陶葉，諸明季遺老遊，尤與明州萬季野稱莫逆。詩文有奇氣，所著天潮閣集六卷，上杭丘荷公復先生，嘗爲作年譜一篇，聚刊



於天潮閣集，可以窺見劉文行節氣。

(註八二) 寧都說客話，余初亦未知，去歲在北江調查客家文化，於南雄均平墟（即舊沙水驛又稱珠璣巷）遇寧都羅民張某（惜忘其名），云：「寧都人十之七八皆客人，」張某亦操客語，始知寧都實有不少客家，後考和平徐旭曾豐湖雜記（據徐氏族譜所載）第二十五頁亦謂「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所住為客家，而五華客家魏氏族譜（據五華李伯裁先生所鈔寄）謂其先代原住江西石城，其後始遷居寧都及今廣東惠嘉應各地。據此推考，則寧都魏氏，實為客家人。寧都三魏，謂魏禧，魏際瑞，魏祖三人也，明亡後，與彭士望，林時益，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等，同隱寧都翠微峯易堂，時稱易堂九子。九子中，最能文者魏禧，最饒武畧者彭士望，其餘諸人，文章節義，亦皆為海內所嘆服。

(註八三) 鍾丁先字後覺，永安人。明末任監軍道廣東按察使司副使，嘗與清兵抗戰於閩粵二省，後削髮為僧，號懺雲。所著有四書明徵若干卷，未刻今佚，後同邑許梅邨茂才集其遺文硃卷各數篇，付梓行世，稱鍾義士集，溫訓登雲山房古文有傳，可參考。

(註八四) 見溫丹銘（延敬）先生著明季潮州忠逸傳卷一楊開傳。

(註八五) 見同上王興傳。

(註八六) 見同上郭輔畿傳。

(註八七) 汀州伊秉校字墨卿，為嘉慶名進士，書翰尤為世所珍愛。嘗為惠州知府，延宋芷灣（湘）主講豐湖書院，惠州文風，頗受伊宋影響。

(註八八) 丁日昌字雨生，為同光間名臣，尤喜藏書，宋元版名籍，著羅頗富，（即持靜齋書目所載各書），惜今多已散佚。

(註八九) 陳寶箴，字右銘，其上世為汀州客人，後遷義甯，列懷遠籍，所以別於土戶也。寶箴初以舉人，從席寶田治軍，叙保知府，王文韶巡撫湖南，甚倚重之，一切奏章，皆出其手。尋遷河北道，擢浙江按察使，以開封獄事，牽連罷官，及再出為湖北按

察使。光緒二十一年，東方用兵，劉坤一視師遼陽，符寶箴轉補，升直隸布政使。是年鴻藻再入軍機，以寶箴久屈司道，未竟其用，即擢湖南巡撫。開南學會，設製造公司，立保衛局，鐵路電報輪船報館，以次創興；時黃遵憲任湖南管轄道，乃介紹新會梁啟超於寶箴，寶箴重梁才辭，令予講學。戊戌政變，寶箴為言者所劾，遂罷官。其子三立，字伯嚴，號敦原。光緒進士，官吏部主事，為人淡於榮利，通籍後，累十年不就職，但以詩歌古文詞自娛，當時言古文能繼方姚者，推桐城吳汝綸及三立。三立交遊最廣，與黃遵憲，江標，熊希齡等；其詩尤為海內所推尊。

(註九〇) 見與寶箴星書屋所鈔國朝舉人進士錄。

(註九一) 文教的含義，不僅指人物，選舉，及學校，其重要的內容略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第一節。

(註九二) 見中華客語考源總會章程大會記錄饒英裳等演說詞。

(註九三) 所謂民系的屬性，是指所以構成民系的種種因素或條件，此與民族的屬性有連帶的或比證的關係，關於這層，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已略言之。

(註九四) 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

(註九五) 所謂史線，是指歷史發展的軌迹，關於這層，容當另為文述之。

(註九六) 見韓廷敦種作 Chapter XIII,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nese. 惟此譯文則引自潘譯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頁十二〇。

(註九七) 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

(註九八) 全上。

## 第二章 客家的源流

在沒有討論到客家的源流和組成以前，須得把漢族本身組成的景況和漢代中國境內各族系分佈的情景，及晉末中原漢族南徙的事蹟，先說幾句；因為這是客家源流和組成二問題的先決問題，不把牠先行弄個清楚，下文實在不好說話。

現在一般人都承認客家是漢族裡頭一個支派；然而到底漢族又是怎樣一個民族？那就很少人能注意了。依我個人見解，以為：漢族乃是混合了無數民族民系的血統而成形的一個住在東亞的民族，牠的成形的年代，約始於春秋戰國的紛爭，而完成於秦漢的統一，（註一）。春秋以前，住在中國內地的民族，複雜至極，就是掌握政權的商周二代，也不是同屬一族的人們（註二），其他被此一家統治下的異族，那就更難計數了，（註三）。自周平王東遷洛邑，因中央政府，威力陵替，不足防止隣境各族交相侵寇和國內各系交相攻奪，（註四），以是而一場極其顯著的民族混化運動，便因是發其端緒。古代的戰爭，實際上即各族各系互相混化的引子；因為有了戰爭就得有克服和構和的事態，被克服的民族，即克服者的奴隸；構和的結局，即二國或二族二系的通婚。奴屬和通婚，都是促成各族各系互相混化的媒介，（註五）。我們打開歷史來看，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各個民族，各個民系，其間攻奪的頻繁，兼併的劇烈，混化的亢進，真是打破了歷來的記錄（註六）。他們不但互相攻奪，而且有時也會互相利用，互相拉扯；聯婚的政策，不但盛行於國內諸侯與諸侯之間，而且盛行於各諸侯與蠻夷

戎狄之間，「周襄以狄女爲后，晉獻以驪女爲姬，戎王之女遺秦，趙襄之姊適代」，（註七）。這是貴族與貴族間的通婚，至於一般的民衆，那就更不用說了。因爲各族各系間的接觸和混化，一天強似一天，結果也就漸漸的有統一的語言和習俗；而政治組織，也就漸漸由割疆分土的，部落的，封建的，而傾向着政令相同的，統一的，郡縣的，一個路子上去；秦始皇，順着了這個趨勢，撻伐了十幾年，終以把這個包羅萬有的混血人群，着實的給他統一組合，書同文，車同軌，民同俗，政同君，好容易造成了一個大家利害相同能够發生群體情操和意識的人們集團，（註八）。雖說，過了不久，嬴秦的江山，又破碎了；然而這種破碎，並不是這一群人們團體意識的破碎，乃是大家對於現實政府起了惡感，不能不出來發難造反；而且發難造反的結果，更足使國內各人們互相易住，促進了國內各分子間的聯絡，（註九）。後來，沛人劉邦，利用着自然的時勢，展轉攻戰，不久復統一了中國；而這一大群人們，也就受着人爲環境勢力的推盪，成形一個比較龐大的民族。他們住的地方，即今山東，直隸，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安徽，江蘇，湖北等地；因爲當時國名爲漢，所以也就叫做「漢族」；又因爲牠裡頭包含了許多古代在中華掌握政權諸種族的血統，所以又有人叫牠爲「華族」。這是我個人對於漢族的解釋，（註十）。

漢時中國，雖說以漢族爲國家主體，然而這亦不過就其大概情形說說而已，究之實際，中國境內或與中國接壤諸地，到底還是不少還沒混化於漢的異族，在一塊兒同住。現在且將當時各個有關係民族，及其分佈所在，略爲敘述如下。但有一點，須得預爲聲明，中國古代史上的民族問題，複雜至極，決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這裡所述，不過略就前人較有系統的陳說，稍爲轉述，藉以表明當時一般大勢而已，其實尙未解決的問題，還

是很多，這層却不可誤會（註十一）：

（一）東胡族：此族根據地在今日東三省及熱河河北一小部分。春秋時稱爲山戎，後又稱爲東胡。西漢末年，其族分爲烏桓鮮卑二系，慢慢的徙到中國內部居住，就中尤以鮮卑一系爲甚，（註十二）。

（二）匈奴族：此族根據地在今日內外蒙古及青海一部分。周時的獯豸，春秋時的赤狄白狄，都是這族的系裔。戰國末，稱爲匈奴，後復建立汗國，與秦漢抗驅，其後歷經兩漢的經營和攻伐，一部分降入中國，一部分留殖舊地，一部分徙入中亞與歐洲，（註十三）。

（三）氐羌族：此族根據地在今日新疆，及青海，西藏，甘肅一部分。春秋時稱爲西戎，後爲嬴秦所敗。迨至東漢，漸漸侵擾甘肅漢族，（註十四）。

（四）南蠻族：此族根據地在今日湖南，廣西，貴州，及廣東，江西，福建一小部分。今日苗蠻與畬民，大概都是他的遺裔，（註十五）。

（五）緬族：此族根據地在今日雲南，以及四川，廣西，廣東一小部分。今日雲南的擺夷，廣西的獠族，以及暹羅緬甸等地的掸族（Shan），都是屬於緬族的民系，就是廣東的蛋家，據我看，也是這族裡一個支派。此族與馬來人種至爲接近，（註十六）。

（六）黎族：此族根據地在今廣東瓊崖等地，凡今日五指山中的黎人，皆其遺裔，漢時稱爲俚戶，（註十七）。

（七）百越族：此族根據地在今日浙江福建，及江西廣東的一部分，本爲春秋時越國民族，自楚人滅越

以後，越裔散居東南各地，與南方固有的蠻族，發生混化，至漢初便成爲中國東南部重要的民族，（註一八）。此族與緬族亦甚接近。

以上七族爲漢時同在中國政府支配下，或不受中國政府支配而實際與漢民族關係極深的異族。就中東胡，匈奴，氐羌三者爲北部民族，曾於晉末，相繼寇掠中國，促成了漢族南徙的運動，（註一九）。百越，南蠻，黎，緬諸族爲南部民族，因他們所有的文化和武力都不及漢人，不能遏阻漢人的南下，結果，遂使所有的居地漸爲漢族所佔據，（註二〇），而南下漢族，亦因曾與他們雜居混化，無論血統上，民性上，都受有他們相當的影響，（註二一）。現在再進言晉末漢民族大遷移的光景。

東漢以後，北部東胡，匈奴，氐羌諸族，因一方有中國君主的招致，（註二二）；一方又有其他族系如高車，白蘭，挹婁等自背驅迫，（註二三），引起彼輩向中國內地遷徙的運動，寢至晉初，內徙益急，匈奴一族「東至太原上黨，西至北地隴西」；東胡一族，則「涉歸（慕容氏）興甲於遼東，禿髮跳梁於涼土」；氐羌一族，則或雜「居仇池巴西」或且雜「居南安隴右」，（註二四）。這些民族的文教，雖說遠遜於漢族，然其尙武的精神，則非當時漢人所能企及。雜居中國內地以後，「識邊塞之盈虛，明山川之險易，而中邦富庶，尤足生其窺伺之心；戎氣已驕，夷風遂播」，（註二五）。而漢民族又富於自尊思想，藐視異族，以爲不足有爲；「加以守邊官吏，逞貪索之私，得勢而驕，侵淫倍至；外族習俗已異，言語不通，積時已久，怨憤以生」，（註二六）。恰巧，不久又碰了晉室八王之亂，中央政府失其維繫地方的能力；以是而匈奴，東胡，氐羌諸族，便相繼侵寇中國，擄殺漢人；漢人無奈之何，便相率向南遷徙，（註二七）。這是中國民族大變化的關鍵，亦是客家民系成形的先機。

晉懷帝永嘉五年（西元三二一年），匈奴族劉曜，會同族石勒，出兵攻陷洛陽，不數年，石勒盡取幽并諸州，又西破劉曜，南取豫州，徙都鄴城，控制淮北，（註二八）。而東胡族鮮卑慕容氏，亦相繼入寇中國，於石勒衰落後，盡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諸州（註二九）。氏羌族符氏，又乘着慕容氏滅石的時候，佔據關，隴，東向寇掠，旋復戰勝慕容，西取涼州，南臨淮水，（註三〇）。前此漢族居於陝西，山西，直隸，山東，河南，安徽等省的，至是亦慘遭外族的蹂躪，流離顛頓，轉徙南下；仕宦的人家，多避難大江南北，（註三一），當時號曰「渡江」，又曰「衣冠避難」，而一般平民則多成群奔竄，號曰「流人」，（註三二）。就中如秦雍（即今陝西山西一帶地）等州的難民，多走向荊州（即今湖北一帶）南徙，（註三三），沿漢水流域，逐漸徙入今日湖南的洞庭湖流域，遠者且入於今日廣西的東部，是為南徙漢族的第一支派。而并，司，豫諸州的流人，則多南集於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蘇一部分地方，其後又沿鄱陽湖流域及贛江而至今日贛南及閩邊諸地，是為南徙漢族第二支派，（註三四）。此外青徐諸州的流人，則多集於今日江蘇南部，旋復沿太湖流域，徙於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是為南徙漢族第三支派，（註三五）。

晉代漢民族大遷移的景况，已畧如上述；現在進言客家先民的源流和組成。按客家人士，最重視譜牒；雖其上代亦以迭遭兵燹，文籍蕩然，不易稽考；然其人能靠歷代口頭的傳述，其子若孫，於前代源流世次，不致完全忘却；宋明以來，修譜之風，尤為興盛，雖其所錄，亦多掛漏或錯亂之處，然而對於上世遷徙的源流和背景，多少還可推證出來，（註三六），如興寧劉氏族譜所錄劉氏族源流云，（註三七）：

「……自五胡亂華，永嘉淪覆，晉祚播遷，衣冠南徙，永公（劉永劉備次子）之裔，亦遷居於江南。……」

……唐僖宗乾符間，黃巢叛亂，海內騷然，居民流離轉徙，於時有……天錫公，棄官，奉父祥公避居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之石壁洞，後世遂以祥公爲寧化始遷之祖，……」

又興寧廖氏族譜（註三八）云：

「……五世誠希公，（原籍汝南）因五胡雲擾，太元九年，復遷江南，……」

又興寧張氏族譜（註三八）云：

「十五世驥公，晉散騎常侍，隨元帝南徙，寓居江左，生一子軒。」

又興寧溫氏族譜（註三九）云：

「我溫族發源於山西，河南，子孫蕃衍。……遼東晉五胡亂華，懷愍帝爲劉淵所擄，……我嶠公，時爲劉嶠記室。晉元帝渡江，……嶠公奉嶠命，上表勸進。（據崇正系譜溫氏條：「後嶠出鎮洪都，子孫因家焉。」）

又崇正同人系譜卷二氏族（註四〇）卓氏條云：

「……晉五胡之亂，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粵有卓裨者，爲建安刺史，後因家焉。……」

又同書賴氏條云：

「今賴氏郡望亦稱松陽。遇（鍾遇）子匡，顯於義熙時，後見晉室凌夷，遂告歸，其子頌，字仲方，晉末，丁世變，避居南康。……」

又鍾氏條云：



「……其族皆處中州。東晉末，有鍾簡者世居潁州，生三子，長曰善，次曰聖，三曰賢，元熙二年，避寇南遷，……賢則徙居江西贛州。……」

又羅氏條云：

「……歷代相承，繁殖中土，自東晉南渡，羅之族人，遂有南來，而奠居於江浙之間者。據羅氏族譜稱，唐末有鐵史公之子景新，因避黃巢之亂，與父分散於虔州，乃遷於豫章，之閩省汀州寧化縣石壁洞葛藤村紫源里家焉。……」

此種紀載，雖說零碎不全，然亦足藉以推知客家先民的南徙，實以東晉南渡為始機。又客家各姓譜乘，並往往謂其祖先原日嘗居河間（即晉代司豫二州交界地），及安徽東南，江西西北等地，（註四一）。而此等地域，即東晉第二支南徙漢人的居地；據此推考，則客家先民的南徙，是屬第二支派。今且更舉正史所述，以為對證，晉書卷十四地理志豫州條云：

「永嘉之際，豫州淪於石氏。元帝渡江，於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於湖口。又於當陽縣流人渡江，僑立為縣，并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

又同書揚州條云：

「……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

爲四縣，寄居蕪湖。」

又司州條云：

「後以弘農人流寓於尋陽者，僑立爲弘農郡。」

此種僑立州郡，皆所以安插當時逃難流民的，因安插而至僑立州郡，可知逃難流民的多丁。又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卷十一江州表尋陽郡下亦云：

「孝武因新蔡流人，于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新蔡郡。」

又彭澤縣下云：

「東晉僑置松滋安豐二郡。」

又劉鐸修江西通志輿地略風俗廣信條云：

「信，自永嘉東遷，衣冠避地，風氣漸開。」

又吉安府條引通典云：

「衣冠所萃，文藝儒術爲盛，閭閻力役，吟咏不輟。」

按東晉所立僑襄城，（卽襄陵）僑繁昌，僑豫州，僑淮南，僑上黨，皆在今安徽省沿長江南岸諸地，其僑弘農，僑新蔡，僑松滋，僑安豐等地，則在今江西北部長江南岸，尋陽卽今九江，信卽今日上饒縣。當時流民的足跡，東起今日安徽當塗，西達今日江西九江，南達贛南吉安，以至南康，從其分佈地域的廣漠，亦可像當時流民人數的衆多。但此還是比較倖運的流人，其實迫於外患，同出司井而不及驟然南渡，仍流離狼狽於穎

，淮，汝，三水之間的，還不知究有多少。(註四二)；他們雖說也是同爲東晉遭難的流民，然其渡江的年代，則已遲在唐末，(註四三)。

要之東晉永嘉以後，中原第二支逃難的漢族，向南播遷，遠者已達贛省中部，其近者則仍淹迹潁，淮，汝，三水之間，寢至隋唐，休養生息，勞困漸蘇，慢慢的乃得度其比較安適的生活，故自東晉至隋唐，可說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時期。

然而，不久而這種比較安適的局面，又給天災人禍破滅盡了，客家先民，只好又從事第二次的遷移運動了。這次遷移的動機可說由於唐末黃巢的造反，舊唐書卷二百下，黃巢傳云：

『黃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販鹽爲事。乾符中(當西元八七四年至八七九年)仍歲凶荒，人饑爲盜，河南(道)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尙君長，聚盜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君長弟讓，以兄奉使(奉仙芝命詣闕請罪)見誅，率部衆入嶧呀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鐸。又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衆十餘萬，尙讓乃與群盜推黃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

這是黃巢攘亂的緣起；自是黃巢復收仙芝殘部，驅河南(道)山南(道)百姓十餘萬，進掠淮南(道)，爲官軍所阻，(註四四)，乃轉寇浙東，旋收衆踰江西，破吉(吉安)，虔(贛州)，饒(鄱陽)等州；刊山伐木，開道七百里，東掠西閩建州(建甌縣)；又修巉路，於乾符六年(西元八七九)攻陷福州；旋復退回江西，出湖湘，至桂管(廣西桂林一帶)，進寇廣州，會大疫，不得已引衆北還；自桂編桴，沿湘，下衡水，破潭鄂諸州，復趨宣州

(今安徽貴池)進迫廣陵。所過，居民逃散，官兵望風而降。廣明元年(西元八八〇年)，九月，北渡淮水，十一月，攻陷洛陽，旋復進據長安，稱齊帝，(註四五)。總計黃巢，自發難至稱帝，中間曾經其屠殺的，以今日省分計之，前後殆達十省，就中尤以今日河南(非唐河南道)西南部，湖北東南部，湖南東北東南二部，廣西東南部，廣東中部西北部，江西中部北部，福建西北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南部，變禍最烈，(註四六)。而第一次逃難後客家先民的居地，乃適當黃巢展轉寇亂的要衝，爲着救死求生，以是他們只好再向別的地方奔避去了。當時全國擾攘，民無寧居，惟江西東南部，(卽上饒以南，贛水以東)，福建西南部(卽舊日汀州八屬)，及廣東東部東北部，(卽清南，韶，連，惠，潮，嘉各屬)僥倖未受巢害，比較堪稱樂土。其東晉第二支逃難漢族之棲息於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運地得遷於上述的樂土居住，(註四七)。

自黃巢亂後，朱全忠尋於天祐元年(西元九〇四年)弑唐昭宗，越二年遂受禪爲皇帝，改號曰梁，以是遂開五代割據紛爭的新局，(註四七)。而壽州人王緒，則先於中和元年(西元八八四年)，盜據本州，旋攻陷光州，被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緒乃以固始縣佐王潮爲軍正；其後爲宗權所擊，乃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入贛，掠九江南昌贛州諸地，於光啓元年(西元八八五)陷汀漳二州；旋潮復擒殺王緒，自領其軍，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朝廷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後王潮死，其弟審知，代行潮事，至梁開平三年(西元九〇九)，遂被命爲閩王，(註四九)，而潁淮汝三水間留餘未徙的東晉移民，至是亦渡江南下，至汀漳，依王潮兄弟。這種移民，亦可說是一部分的客家先民，(註五〇)。

以上是就正史推證出來的第二次遷移的事實，現在再就客人家譜直接的記錄，拿來比覈一下。嘉應劉氏族譜（註五一）首冊劉氏世系行實傳頁十九云：

「二百二十一世祖諱祥公，妣張氏。唐末僖宗乾符間，黃巢作亂，携子及孫，避居福建汀州府寧化縣石壁洞。……祥公原籍，自永公家居洛陽，後徙江南，兄弟三人，惟祥公避居寧化縣，其二人不能悉記」。

始興平陽堂饒氏重修族譜（註五二）云：

「始祖諱元亮，……世爲饒之鄱陽人，……仕唐德宗，晚寓南城，（廣信府）……生五子，……後遭兵燹，遷徙無常，不能悉數。……」

興寧廖氏族譜（註五三）云：

「……唐時我祖由江西零都，避亂，遷汀州寧化石壁寨，後子孫因亂，又遷順昌，廖氏居於閩者遂衆，……」

始興范陽盧氏五修譜（註五四）云：

「……越六朝而至於有唐，有諱富公者，南京分脈，而遷江右虔州虔化縣。富生廣，……廣生卓，卓生光稠公，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黃巢，操謀不軌，擄掠州郡，遠近震駭，公獨以虔詔二州，請命京師，願通道輸貢，……稠公生三子，長希一，次延昌，三孟堅，……益公（延昌八世孫）與縣尹公（孟堅八世孫）筮出閩省，令莆田，考滿次永定屬上杭大塘埕瓦子鄉而居。」

又江西羅氏大成譜(註五五)云：

「迨下唐僖宗之末，黃巢作亂，我祖儀貞公，致仕隱吉，因家吉豐，長子景新，徙贛州府寧都州，歷數十年，又遷閩省汀州府，寧化縣石壁村，成家立業。……」

又松口鍾氏族譜(註五六)云：

「响公爲江陽(疑有誤)太守，時因軍亂大變，自潁川逃難，在江西雲都縣竹子壩穿窬鄉住。後流在福建寧化縣白虎村，安家樂業。……」

又崇正同人系譜卷二氏族薛氏條云：

「而南方薛族，則由唐末黃巢之亂，其族有避亂而南徙於福建寧化縣石壁鄉者，及元代薛信，由寧化轉徙粵之平遠。……」

又同書李氏條云：

「……而南來之祖，則溯始於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黃巢之亂，由長安遷於汴梁，繼遷福建甯化石壁鄉。……」

又同書吳氏條云：

「……世居渤海，散處中州，其後有隨王潮入閩，而入於粵之潮嘉等處。……」

又同書沈氏條云：

「……五代時，其族有從王潮入居福建汀州。……」

又同書溫氏條云：

『至九郎公（原住江西南昌）因避黃巢之亂，轉徙閩汀之上杭……』

又蔡氏條云：

『蔡氏本周姬姓之後，文王子叔度封於蔡，今河陽，汝陽，上蔡，新蔡諸縣……唐末避黃巢之亂，遷于閩南。……』

又蕭氏條云：

『……至三十世孫蕭覺，仕唐，值世亂，舉族出逃，分居湖廣及江西泰和廬陵等縣。……』

又古氏條云：

『……五代至古蕃（原住洪州），生于唐乾符四年，曾任贛州都監，有子六人，當五季之世，中原擾攘，遂南遷嶺表。長曰全交，居古雲，次全規，居江下，三全則，居白沙，四全望，居增城，五全讓，居惠州，六全賞，居高州。……』

又胡曦宋鄉賢羅學士遺事考畧引興國州羅氏家譜云，（註五七）：

『……昌儒（世居豫章）唐昭宗朝進士，官循州刺史，因黃巢亂，道路梗塞，流寓不歸。』

凡此皆是曾明白指示其祖先遷移曾直接受影響於黃巢造反，五季亂離，或王潮據閩的；此外尚有但述曾於唐末自東晉第二支難民所居地域而遷至閩贛等今日客家居地者，與寧何氏族譜（註五八）云：

『……生照字思恩，妣王氏，生二子：繼源，捷源（往江西）。繼源字清煌，妣廣氏，生一子堅文，……妣

朱氏，生四子：大一郎，（爲遷閩祖），大二郎，大三郎，（俱留江南）大四郎（遷南京）。……大一郎名且，原南京直隸廬江郡人，生于唐昭宗景福元年。……朱友瑄龍德二年，壬午，選授寧化縣尹，……任滿解組，次歲往梅，復由梅至潮，蒞巖前，時南巖爲龍泉縣，……後易汀州，爲閩屬，而龍泉改號武平，開基置產，遂卜居焉。」

又興寧吳氏族譜，（註五九），引其上世文福公實錄云：

『吾祖宣公，隨父任，居蜀閩州，……吾祖夫婦有深遠之慮，挈眷回籍，於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丙申，時吾年四歲，吾祖年六十有三，偕祖母與父綸公，叔經公，紹公，合家渡江，徙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之石井，留二叔經公居此，又與父綸公，三叔紹公易居江西建昌府南豐縣，……時後漢乾祐元年戊申歲，九月。』

上述各姓，雖不及客家氏族百一，然舉一反三，就此逆推，亦可知黃巢造反確曾促成客家先民第二次的遷移運動了。這次遷移，其遠者已達浙，惠，韶，等地，（註六〇），其近者則達福建寧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則在贛東贛南各地。其後宋太祖統一中國，結束了五季分爭割據的局面，而陸續南下的漢族，始得稍爲安適。

然而，不久又遇着宋高的南渡，元人的南侵，客家先民，迫於外患，不得不又從事第三次的遷移；蓋宋自建炎元年（西元一一二七）高宗南渡，卽位南京遷都臨安以後，國勢日弱，朝政日非；而人主又復信任韓（侂胄）賈（似道）諸臣，上昏下佞，只知偷安，不思禦侮，始則見辱於遼金，終則見滅於元主。恭帝德祐二年（西元一



二七六年二月，臨安陷落，恭帝「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詔諭郡縣，使降大元」(註六二)。五月，「陳宜中等立吳(益王)於福州，」(註六二)。九月，元兵從明州江西，兩路進迫。招討也的迷失會東省兵於福州，元帥呂師夔張榮實，將兵入梅嶺。景炎二年(西年一二七七年)，正月，元兵破汀關，是時宋臣文天祥，張世傑，陳宜中，陸秀夫諸人，猶力謀抵抗，而閩粵贛義民，起而勤王抗敵的，亦前覆後繼，曾不少衰，(註六三)，於是而閩贛粵交界地，遂成爲雙方展轉攻守的場所(註六四)。向日居處此土的客民，或則展轉逃竄，流入廣東東部北部，或則憤起勤王，隨從帝駕，戰死於礪州或崖門，(註六五)；而其結果，則成爲客家第三次的遷移運動。

以上是客家第三次遷移運動的歷史背景；現在進言客人各種譜牒的記述。五華魏氏族譜(註六六)云：

三十九(世)淑玉公(原住江西石城縣)……生四子曰：元，亨，利，貞。時值宋末，天下混亂，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扶宋主，在贛州，霸截水道。元主起兵二十餘萬，從建昌而來，殺戮人民，在此經過，是誰敢當？我祖兄弟，驚恐流涕，商議只得移別處逃生，……以是兄弟四人，行經寧化，不得已號泣分袂，移居三郡。元公至惠州長樂(今五華)爲一世開基祖。……」

「亨公字國通，遷福建汀州上杭後遷惠州龍川縣。……」

興寧黃陂曾氏族譜(註六七)云：

……惇，官封魯國公。宋政和壬辰年，由南豐徙福建寧化縣石壁下居焉。生子仲輝，輝子楨孫佑孫，因宋元兵擾，不能安居，由寧化徙廣東長樂縣家焉。現居興寧，梅縣，平遠，鎮平，五華，龍川，惠州，河源，和平，廣州，新寧等縣之曾姓，皆爲此祖之後。……」

和平徐氏族譜(註六八)云：

「吾祖德隆，實積之六世孫。王父曰暄，爲宋寧宗時都統，扼於權奸，去位，卜居於豫章之吉水，孫男二：道隆德隆，均先後爲度宗時提刑。解組未幾，元兵南下，道隆起兵勤王，力戰而父子俱歿；德隆則隨宋帝度嶺而南。迨宋祚已絕，義不臣元，遂擇龍川烏龍鎮，居之。(按烏龍鎮卽今和平縣)。」

又崇正同人系譜卷二氏族徐氏條述徐氏別派的遷徙經過云：

「宋末有徐一郎者，自江西寧都遷福建上杭，其弟二郎，遷連城，傳五世，曰真人，遷居長樂(今五華)……」

又同書謝氏條云：

「宋景炎年間，有江西贛州之寧都謝新，隨文信國勤王，收復梅州，任爲梅州令尉，時景炎二年三月也。新長子天祐，……遂家於梅州之洪福鄉，……」

又同書饒氏條云：

「宋末其族人有世居永豐之名四郎者，父爲福建汀州推官，丁世變，因家於汀之八角樓，及四郎復遷於潮之神泉鄉，卽今大埔境。……」

又劉士驥梅州邱氏創兆堂記(註六九)，所述鎮平(今蕉嶺)邱氏源流云：

「謹按梅州邱氏，始遷祖諱文興，宋徵士，文信國參軍也。先世由中州遷閩，……少與鄉人謝翊善，信國勤王師起，與翊同杖策入幕府，信國旣北行，復與翊同歸閩，道梅州北，令鎮平縣之文福鄉，喜其

山水，因卜居焉。……」

又始興華氏族鈔（註七〇）云：

「……閩之有華，始於京一郎公，……宋紹興間，宦遊沙縣，因家於連城，以帝王世紀考我祖之生，當與原泉同時，而出自何派，書闕有間；蓋是時南北擾攘，民皆蕩析移居，雖有流傳譜牒，大都為兵燹所傷；然自京公以迄於今，傳世念七，……而敝廬猶在，墳墓俱存，……」

「湖文受華公，宅居江右龍南……實由閩汀杭邑而來，迨雲初昌熾，國器金山公伯仲，復遷粵東始興青化鄉。……」

又南雄南陽堂鄧氏聯修族譜（註七一）云：

「……響……生一子曰壽成，景定間，遊學金陵，因載籍為金陵人。生五子，道清……清之子曰鄧念，……生三子，其二仍居金陵珠璣巷，其一鄧向遊學粵東，立籍雄州，遂家焉。……據此則向公之來雄，在宋末元初之間也。……」

名世之孫升，南宋建炎四年，以升為散騎郎。……越三世坤鐘，避宋季亂，徙居南雄象湖。……」

興寧劉氏族譜（註七二）云：

「迨宋寧宗嘉定間，河南宣撫使龍公之第七子開七公，官於廣潮，因王事歿，墓興寧北脬岡背，子孫遂家於興邑，七公子瑞金令廣傳，生子十有四人，孫八十有三……蕃殖之廣，幾遍天下。……」

而嘉應劉氏族譜第一冊頁二十三亦云：

「按舊譜自宋季至元代，名字多稱法稱郎，及十百千萬數目者，兄弟亦多不按照次第；……兼之天下混亂，民無樂土，父子兄弟分投避亂，隨處散居，不但叔姪兄弟誤用同名同字，且迭遭世亂，譜牒亦多已蕩然。……」

以上十姓，上列譜牒，皆曾明載其遷移年代，此外尚有未嘗明載年代，但從其所列各祖世次亦得推知其遷移年代亦確在宋末元初而其遷入地又皆在今日廣東省內者，尙有巫氏（註七三），何氏（註七四），張氏（註七五），溫氏（註七六），吳氏（註七七），羅氏（註七八），黃氏（註七九），廖氏（註八〇），且皆出於福建寧化長汀上杭等地，而尤以自寧化石壁鄉來者爲多，（註八一）。當時，客家移民，亦有至是始自汝潁間南來者，崇正同人系譜卷二氏族陳氏條云：

「故陳氏郡望稱潁川。宋末，中原士族，紛紛南隨帝室播遷，有陳魁者率其族衆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寧化上杭，其曾孫有孟二郎孟三郎，由閩遷粵之程鄉（今梅縣），遂漸散布於大埔興寧長樂（五華）龍川等處。至其先九十三人所出之後裔，亦已蕃庶蔓延於全閩，其族復相率轉徙而入粵，且當日南來之人，自此九十三人之外，更有或爲之先，或爲之後，抑或爲之同時，故陳氏族屬蕃庶，實冠全粵焉！」

現在且將上列各姓那次遷移的出發地和棲止地及其經過的途徑列表如次：

南宋客家各氏遷移表

說明：

1. 關於遷移途徑的考證見附註。  
 2. 諸姓，派別甚多，表中所述，特就所會見及的譜籍言之，實則未能概括各派。  
 3. 表中各姓，不及客家姓氏的十一。

氏別	起程地點	棲止地域	遷移途徑	遷徙年代	根據譜籍備考
魏氏	江西石城	1. 廣東龍川； 2. 廣東五華。	經過福建寧化，長汀，上杭，至廣東平遠，興寧，達五華，龍川。(註八二)。	宋末	五華魏氏族譜
曾氏	江西南豐	1. 初徙福建寧化石壁村； 2. 後徙廣東五華縣。	經過江西廣昌，石城，至福建寧化，長汀，上杭，廣東平遠，興寧，而達五華。(註八三)。	1. 政和二年 2. 宋末	興寧黃陂曾氏族譜
徐氏	1. 江西吉水 2. 江西寧都	1. 廣東和平縣； 2. 廣東五華縣。	1. 隨宋帝由福建入廣東； 2. 經石城至寧化，長汀，上杭，達連城，至平遠，五華，(註八四)。	1. 元初 2. 宋末	1. 和平徐氏族譜 2. 崇正同人系譜
謝氏	江西寧都	廣東梅縣。	隨文信國起師勤王，收復梅州，遂家其地。(註八五)。	景炎二年	崇正同人系譜
饒氏	江西永豐	1. 初止於福建長汀八角樓； 2. 繼遷於廣東大埔縣。	1. 因仕汀州推官，丁變留寓； 2. 經上杭永定，達廣東大埔(註八六)。	宋末	崇正同人系譜
邱氏	福建寧化	廣東蕉嶺，梅縣，河源。	由寧化石壁村經長汀，至上杭運勝里，入廣東蕉嶺，梅縣，興寧，五華，龍川，河源。(註八七)。	宋末	1. 南雄河南堂邱氏三修譜 2. 崇正系譜 3. 劉徽君佚稿輯存

吳氏	溫氏	張氏	何氏	巫氏	劉氏	鄧氏	華氏
寧 福 化 建	寧 福 化 建	寧 福 化 建	武 福 平 建	寧 福 化 建	寧 福 化 建	2. 江 寧 寧 蘇	連 福 城 建
廣東大埔，豐順，河源，梅縣，平遠，龍川，興寧，五華。	1. 廣東梅縣，大埔； 2. 廣東興寧，河源。	廣東，梅縣，蕉嶺，興寧。	廣東海豐，河源，翁源，大埔，梅縣，揭陽，惠陽，龍川，興寧，蕉嶺。	廣東梅縣，興寧，曲江……等縣。	廣東興寧，梅縣，五華，紫金，龍川，河源，惠陽，大埔，平遠，蕉嶺。	1. 廣東南雄縣； 2. 廣東梅縣。	廣東始興縣。
由寧化經長汀至上杭，分二支： 1. 入廣東蕉嶺，至梅縣，大埔； 2. 入廣東興寧至河源，（註九四）。 由寧化經長汀，上杭，至永定，入廣東大埔，豐順，梅縣，平遠，興寧，五華，龍川，（註九五）。	由寧化經長汀至上杭，分二支： 1. 入廣東蕉嶺，至梅縣，大埔； 2. 入廣東興寧至河源，（註九四）。 由寧化經長汀，上杭，至永定，入廣東大埔，豐順，梅縣，平遠，興寧，五華，龍川，（註九五）。	由寧化石壁村，至長汀，上杭，入廣東蕉嶺，梅縣，興寧，（註九三）。	1. 由武平經江西尋鄔，定南，龍南，至廣東翁源； 2. 由武平入廣東蕉嶺，大埔，梅縣……再分佈各縣，（註九二）。	由寧化經長汀，上杭，入廣東平遠，蕉嶺，達梅縣，興寧……等縣（註九一）。	由寧化石壁鄉，經長汀，上杭，至廣東平遠，興寧，更散居各縣（註九〇）。	1. 由江寧溯長江至湖口，湖贛江至贛縣，由南康大庾至粵南雄； 2. 經長汀上杭至廣東蕉嶺，梅縣，（註八九）。	經長汀，上杭，武平，至江西，尋鄔，安遠，定南，龍南，終達廣東始興縣（註八八）。
宋末	宋末	宋末	宋末 元初	宋末	宋末 定後	宋末 2. 慶元 二年	宋末
1. 興寧吳氏族譜 2. 梅縣吳氏族譜	1. 興寧溫氏族譜 2. 崇正同人系譜	興寧張氏族譜	興寧何氏族譜	巫氏聯修譜	梅縣劉氏族譜 興寧劉氏族譜	1. 南雄鄧氏聯修譜 2. 興寧鄧氏族譜	始興華氏族譜

羅氏	黃氏	廖氏	陳氏
福建 寧化	福建 建寧	江西 江都	安徽 安陽
廣東興寧，五華，梅縣。	廣東南雄，始興，大埔等等。	廣東梅縣，大埔，興寧，五華。	廣東梅縣，興寧，大埔，五華，龍川。
經長汀，上杭，入廣東平遠，至興寧，五華，再至梅縣，(註九六)。	由建寧，至寧化，長汀，上杭，分二支：一支經江西尋鄔，安遠，龍南，至廣東南雄，始興；一支入廣東大埔，(註九七)。	經石城入福建寧化長汀上杭至永定，入廣東大埔梅縣興寧五華，(註九八)。	由穎川渡長江至江西湖口，湖贛江，折東至寧都石城，入福建寧化，經長汀上杭至廣東梅縣，大埔，興寧，五華，龍川，(註九九)。
宋末	宋末	宋末	宋末
1. 江西羅氏大成譜 2. 興寧大坪羅氏譜 3. 崇正同人系譜	始興黃氏五修族譜	興寧廖氏族譜	1. 崇正同人系譜
			按除崇正系譜外其他陳譜多未載及南宋末年陳魁自穎川遷閩事

客家先民最先移居廣東東部北部的，雖說有遠在五代以前者，然那時人數無多，比之其他先居其地諸系外人群，衆寡懸殊，不能保持個己特殊的屬性，而成爲一種新興的民系；就是宋朝初年，移住那些地方的客民，也還是數目無多；南宋以後，客民向南遷徙的，始一天多似一天。這種遷移運動，直至明朝中葉，始稍休歇。關於南宋客民大遷移的問題，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七方言案語，曾稍爲論列。他說：

『……南宋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一書，其所引圖經，今已無傳。其於梅州引圖經有云：郡，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思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由今言之，嘉應之爲州，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故多買於四方，與圖經之言正相反，安有不思無田之事哉；然由其說可以知南宋以前

，土著之少，而汀贛客民僑寓之多，（其實所謂多，是對着「無」說的，由寰宇記所記觀之，實際尙比主戶差得很很），故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則是宋初至元豐，不及百年而客戶頓增數倍，而較之於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

此種元豐以前的梅州移民，其時亦還不甚安穩，多復散之四方；這是，因趙宋末葉，潮梅一帶，每爲閩贛鹽寇所擾害（註一百）。元史地理志載梅州戶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五，較之元豐九域志所載，已不及十分之二。這可知，當日梅州客民多數初移未久而又他散了。

至於南韶二州，宋高南渡以前，客戶也還不多。道光戴錫綸修南雄州志卷九戶口，引太平寰宇記，宋初，戶，主七千七百三十八，客六百二十五。又引元豐九域志，嘉定間，戶，主一萬八千六百八十六，客一千六百五十三。又同治單興詩纂韶州府志卷十一戶口引太平寰宇記，韶州戶，主九千八百二，客九百五十四；英德戶，主四千三百八十七，客五百九十二；又引元豐九域志，韶州戶，主五萬三千五百一，客三千九百三十七；英州戶，主六千六百九十，客一千三百二十九。可知元豐以前，客之與主，差得很遠；其後宋高南渡，元人進迫，於是而客家民系，始不能不大規模地向比較安全的地方走了；到了元末，廣東東部北部，諸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無法將主客戶分別立冊了。所謂「其後屢經喪亂，主愈弱，客愈強，至元初大祇無慮皆客，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註百零一）。這可知廣東的客家，大半實自宋末到明初，纔盛起來的。



客家第四步的遷移，則以內部人口的膨漲爲主因；蓋客家大部分於宋末至明初，徙至廣東內部以後，經過朱明至清初的生息，系裔日繁，資力日充；而所佔地域，山多田少，耕植所獲，不足供用，以是，乃思向外移動；恰好當時有四川一省，因爲，曾經張獻忠多年屠殺，戶口凋零，田園荒落，清廷不得已，下諭各地農民，入川開墾（註百零二），客家農民，得此機會，便跟着兩湖農民，走上川去。楊芳燦修四川通志卷六十四食貨志戶口條云：

『五十一年（康熙）以湖廣人民往川開墾者甚多，嗣後該撫查明年貌姓名籍貫，造冊移送四川查核，有自四川回湖廣者，四川巡撫亦照此造冊，移送湖廣查對。』

可知當日四川當局對於移民的注意了；這雖沒有提到粵贛客家農民，然亦可推知客家入川的背景。今日四川東自涪陵，重慶，經榮昌，隆昌，瀘縣，內江，資中，西至成都，新都，廣漢，其間居民，大牽皆康熙末年（西元一七一——二一）自廣東惠州嘉應州及江西贛南等縣搬去的客家。就中如新都的陳氏駱氏，涪陵羅氏，則皆自輿甯遷去。四川桂湖新都陳氏族譜（註百零三）云：

『第十一世祖俊元（原住輿寧），字子進。……子進帶家眷，於康熙六十年辛丑歲，正月二十六日，在老余窩屋，起程移居，上川住。……羅氏（俊元配）生佐臣，佑臣，於雍正丙午歲，（雍正四年）三月十六日，一齊同移上川住。』

『第十一世祖俊巍，字子鐸，……於康熙六十年辛丑歲正月十八日，在榕樹屋起程，帶家眷，移居上川。……』

懷煥公一人，其餘則皆他徙，聞住廣漢者頗多，以無宗祠之故，末由相聚。……

懷煥元公實爲遷蜀之始祖，譜載公有子四人，其三人皆已失傳，獨信臣公生子六人，而住新都者，又只這可知當時自興甯遷川的陳氏，實住於成都北境的新都及廣漢二縣；又據興甯曾坑陳氏族譜（註一零四）的記載，康乾時，其族人遷居四川的，實達八九十丁，計十一世有紹堯及俊元等十一丁，十二世有衛臣天錫等三十一丁，十三世有國興德林等三十六丁，十四世有振緒庚裕等十一丁，其各丁隨行的子女妻妾，尙不在內。僅此曾坑陳氏，已有這許多的移民，則當時移川的客家，其衆多不難想像而知了。又五華李氏族譜（註百零五）亦略載其族遷川的世次，謂「十二世祖君茂公，妣嚴安人，生四子，秀榮，秀華，秀清，秀錦，三房裔孫移居西蜀；」又云：「十三世祖秀錦公，妣謝安人，生二子：先聞，先蘭，二房子孫，移居西蜀。」而魏氏族譜（註百零六）亦云：「十二世庭槐公，十三世昆端公，遷四川成都西門街，生子八人，本處葬銀牌。」興甯東門羅氏族譜（註百零七）亦有類似的記載，如宗支譜左一房昱公系二十一世貞三十橋壽下云：「橋壽，移居四川涪州石家沱，後裔繁盛。」又福壽下云：「福壽移居四川涪州石家沱。」又家傳譜頁三十七二十二世經學公傳云：「經學公字敏齋……高祖拔元公商於蜀，以道阻難歸，遷家於瀘，三傳生公，（經學於光緒初成進士入館詞）……」。又職業譜頁九，兩湖四川經商條云：「四川重慶，瀘州，資州，內江等處，亦多遠商該地，發跡落籍，錯藉有聲。」觀此可知興甯羅氏遷居四川人數的非少了；此雖不由於前往墾殖，然其始於康熙一朝，則與曾坑陳氏相仿，按涪州卽今涪陵縣，瀘州今瀘縣，資州卽今資中縣，據此益知當日遷川客家分佈的廣漠。抑當日遷居四川的客民尙不僅限於惠州及嘉應州等地，卽南韶二州的客家，同時亦頗移殖其地，南雄濛江胡氏續修族譜（註一〇八）謂

其族「二十三世仁簡，字逢清，徙四川」，「二十五世隆教，徙四川」，考其遷移的年代，亦在康熙末葉，這便是顯著的例證。

降至雍正時代，惠，韶，嘉及江西贛州等屬的客民，又復盛向粵省廣肇諸屬遷移，凡今日花縣，番禺，增城，東莞，寶安，四會，新興，開平，恩平，台山，鶴山等縣，當時均漸有客人雜居，（註一零九）；而廣西武宣，馬平，桂平，平南，陸川，貴縣，籛縣，等地，此時亦漸有嘉屬客人移入，（註一一〇）；據哀德爾氏客家歷史綱要，謂康熙時，廣東大吏，曾僱用客家丁壯，耕種軍田；迨至乾隆時代，又曾招募客家子弟使居廣州，隸蒙古旗爲國軍（註一一一）。這亦是促成客家遷移運動一小部分的因子；不久而嘉屬客家，亦有踰嶺而移居湖南汝城郴州及瀏陽平江等地的（註一二二），而贛省西部如龍泉（今遂川）萬載，萍鄉，義甯（今修水）等地，同時亦有汀贛嘉等地客家移居其地（註一二三）。蓋至是而客家民系的居地，更是一天廣似一天了。

同時而台灣一島，亦因初爲清廷克服，舊日鄭氏部衆，多半逃亡南洋群島，因致全台空虛，人烟寥落；嘉應各屬客家，得此良好機會，又復盛向台灣經營，廣東文海卷六十二載葉鈞作台灣從軍義民紀畧，述乾隆五十一年台灣客家助官兵抵禦林爽文事蹟，謂當時台灣鳳山，彰化，諸羅等地，頗住客家僑民，而且極有勢力。他說：

「客人者，嘉，平，鎮三州邑僑寓之人也。先是台灣，明亡，鄭氏據有其地；康熙初，始入版圖，內地流入僑寓者，閩人謂之挖佬（按此是葉氏之誤，閩人稱爲福佬，福讀如鶴，故稱鶴佬，非挖佬也），粵人謂之客人；而客人占籍北路者，在諸羅彰化等處，其占籍南路者，在鳳山之方寮，瀨濃，等處，戶口殷

盛，邑屋相望。自康熙六十年朱一貴，雍正十年吳福生之亂，李植三，侯觀德，侯心富等，前後佐軍，平賊有功，朝廷嘉之，詔官吏卹其庄（日粵庄）立忠義亭，故大田（林爽文的黨羽）等懼之。……

當時留台客家，雖數目並不很多，然因台生活較易，客人受經濟引誘，其後，愈來愈衆，愈殖愈繁，直到光緒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客家僑民因起而籌謀抗日獨立，屢爲日人虐殺，其人口始日漸減少（註一一四）。當時另有若干惠州客家，於乾隆中葉南徙海南島安定縣沙帽嶺附近，（註一一五）；不過人數不多。要之，自康熙中葉，至乾嘉之際，（約當西元一七〇〇至一八〇〇）可說是客家遷移運動的第四時期。

乾嘉以後，客家在台山，開平，四會一帶者，因人口激增，勢力擴展，始則租賃土人的田地，以耕以殖，繼則漸次設法收買，成形成與土人相對競爭的局勢；迨至咸豐六年，其地諸本地系人，以「仇客分聲」，借端攻殺，客人起與抗鬥，（註一一六）直至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廣東巡撫蔣益澧，議令土客聯和，另劃赤溪一廳，互易田地，一場風潮，始告解決；而客家第五期的遷移運動，亦遂開始。先是是聯和議成，劃赤溪廳爲善後區域，本地系人已無異議，惟官廳以赤溪地小，且甚澆瘠，不足容納多量客民，以是乃由粵地方款內，解現銀二十萬兩，並飭台山等縣，各籌若干，分給志願往各地墾殖謀生的客家農民，成年者每人八兩，未成年者，每人四兩，各發執照，使往他處墾殖，（註一一七）當時離去新興恩平及台山鶴山等縣的，大抵多南入高，雷，欽，廉諸州，而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聞爲最衆（註一一八），其遠者且渡海至海南島崖縣及定安等地，與乾隆時自惠州搬至沙帽嶺的客家，比廬而居，但不爲老客所喜（註一一九）。欽廉等地，本早已有客民移居，太平寰宇記載廉州「俗有四民，一曰客戶，解漢音，居城郭，業商賈」；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亦有類似的記載，其後歷經

元明至清初，各地客家，諒亦間有移居是地求發展的，（註二〇）；不過人數無多，非至同治六年，大批移殖，到底不能如今日繁榮滋盛。晚近數十年來，惠陽興寧五華等地的客家，因經營農工商業及服務廣東軍政學各界的關係，漸次徙居廣州市區，就中如河南克家井及小北門附近，其住民，多為興寧布業中人；而五華石業中人，則多移居九龍香港等地；梅縣大埔諸縣客民，則多向汕頭附近移殖，三十年前，汕頭市，不易聽見客語，今則無論大小商號，其商人，即不親操客語，亦大概能聽客語；就是廣州，近十年來，亦已漸漸多人操習客語。這都是客家人們盛向平原都市發展的結果。故自同治六年以至現在，可說是客家遷移運動的第五時期。

上述客家遷移運動五時期內，據溫丹銘（廷敬）先生的考究，謂其間尙可別析一期『為隋唐之戊卒，即陳政陳元光父子三十六將之所轄，與東晉一期以前，秦漢戊卒與越人雜居，皆為中原故族之入閩粵者，』（註二二）。今按粵省各客人家譜，從無記其上代遷移源流與陳政陳元光等率兵南戍有若何關係者。吾意該項戊卒，其苗裔或不能留存至今，即能，亦已經混入福老系內，且數目亦不會很多；至於秦漢戊卒，亦與客家無直接關係，客家先民的南徙，始於東晉五胡之亂，東晉以前，入粵的漢人，雖不能說，與客家全沒一點交涉，然此交涉決非民系源流上的交涉。

根據上述，可知客家先民東晉以前的居地，實北起并州上黨，西屆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換言之，即汝水以東，潁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皆為客家先民的居地。上黨在今山西長治縣境，弘農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壽縣境內，新蔡即今河南新蔡縣，安豐在今河南潢川（唐以後又稱光州，民國改今名）固始等縣附近；客家先民雖未必盡出於這些地方，然此實為他們基

本住地，欲考証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客家先民第一次遷移運動的途徑，遠者自今日山西長治起程，渡黃河，依潁水，順流南下，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或者由今日河南靈寶等地，依洛水，踰少室山，至臨汝，亦經汝潁平原達長江南北岸。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遷移，大抵皆循潁，汝，淮諸水流域，向南行動，這是可從該地自然地理推証出來的，（詳百三二）。至於第二期的遷移，則遠者多由今日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壽縣，阜陽等地，渡江入贛，更徙閩南，其近者則逕自贛北或贛中，徙於贛南或閩南，或粵北邊地；第三期的遷移，則多自贛南閩南徙於粵東粵北；第四期的遷移，則多自粵東粵北而徙於粵省中部，及四川東部中部，以及廣西蒼梧柳江所屬各縣，台灣彰化，諸羅，鳳山諸縣，或自贛南閩南而徙於贛西；第五期的運動，則多自粵省中部東部，徙於高雷，欽廉各地，或更渡海至海南島。這是客家向南遷徙所曾經過的大概途程，與客家民系所以成形，頗有關係；除此以外，自然，還有其他例外的途徑，然而，到底，例外的總屬少數，不能與上述途程同口而語。茲將各期遷徙運動的途程，繪圖（圖一）表示如下：

現在進言客家先民遷徙期間的景况，梅縣松口鐘氏族譜云：

「予祖三房鍾公三十郎，諱甌，遂移長樂（五華）鐵爐壩，越數代更移程鄉雁洋者，即予祖鍾念八郎，號開梅公也。背父遷益公骸，葬大坪南福村田子裡，識者謂能擇里矣！」

這種「背父骸」，與家人一同遷移的事態，是客人特有的風俗。客家人士，最重視祖先骸骨，若遇着不得已而須搬家遠徙的遭際，則往往掘其上幾代祖先墳墓，取出骨骸，抹去泥穢（但不用水），盛以瓦罌，（罌高尺許，稱曰「金罌」），以布袋裹之，背負出門，其多者則分担隨行，故客家移民所到地方，則客人祖先骸骨亦往往隨而俱至，（至則置罌於屋旁林下，擇吉地而後再葬）；即或，有其他關係，祖先骸骨，無法與家人同徙，亦必於所遷地域，築墳，招魂遙葬，或以祖先所遺衣物，葬於壩內；若並衣物無之，則製一銀牌，書祖先名諱及生卒年月，埋葬壩內。此類墳墓，即所謂「衣冠塚」也。興寧東門羅氏始祖妣衣冠塚，是其顯例，（註百二十三）。客人家譜曾明示背負祖骸遷徙的，雖不可多見，然從其所載祖先世次，往往以初遷開基祖以前一二代祖為始祖一事例推之，則上述特殊風俗之所以構成，自亦不難知曉。

客人重視譜牒，遷徙之際，仍不能忘懷於此。五華魏氏族譜云：

「……徵公之孫，小淑玉歲進土，妣鄭氏李氏，生四子：曰元，曰亨，曰利，曰貞；淑煌生四子：曰星，曰辰，曰高，曰照；萬一生三子：文彬，文廣，文隆，叔姪人材濟濟，全祠共樂，遇熊天瑞，張天師，陳友定，命將帥二十萬兵，進於建昌；吾祖言曰：此地不穀，難于處也，草寇害人，不能安業；即夜明燈立譜，各執一本，因各逃難，日後子孫以序明哉！」

可知客家先民遷居時對於譜牒的重視了。

客家遷移的動機，或由於外患，或由於飢荒，或由於匪盜，或由於兵災，或由於政府獎掖召募或安插，或由於外地經濟的引誘，因其所由以出發遷移的原因每不相同，故其各期就道以後所受的苦痛，亦各不同，大抵基於外患或匪盜為遷移運動的動機者，其途間所受苦痛亦最多最切，而所以促其發生自然淘汰與選擇的作用者，亦最鉅。客人有一種葛藤抗與黃巢，及中秋月餅與元鞞子的傳說，頗可逆証客家先民與黃巢變亂及元人南下的關係。其黃巢造反傳說（註百二四）云：

「在昔，黃巢造反，隔山搖劍，動輒殺人；時有賢婦，挈男孩二人，出外逃難，路遇黃巢。巢怪其負年長者於背，而反携幼者以並行，因叩其故；婦人不知所遇即黃巢也，對曰：聞黃巢造反，到處殺人，且夕且至；長者先兄遺孤，父母雙亡，懼為賊人所獲，至斷血食，故負於背；幼者固吾生子，不敢置姪而負之，故攜行也。巢嘉其德，因慰之曰：毋恐！巢等邪亂，懼葛藤，速歸家，取葛藤懸門首，巢兵至，不斲殺矣。婦人歸，急於所居山坑逕口，盛掛葛藤，巢兵過，皆以巢會命勿殺懸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女，因得不死。後人遂稱其地曰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居民。」

這一傳說，雖外表似極無稽，然骨子裡實包含二義：其一，黃巢造反，確曾引起客家先民的遷徙；其二，客家第二次遷移時候，其人口實死耗甚多，其能留存至今日的，皆幾經自然淘汰與選擇諸作用之「強者」「適者」「優勝者」耳。月餅與元鞞子的傳說（註百二五）則云：

「昔時，元鞞子侵寇中國，屠殺漢人，竟做了中國皇帝；他生怕漢人不肯臣服，或要出來造反；乃定了



一個辦法，叫他們各個韃子，分住漢人家中，一切飲食費用，都由漢人供給。這樣，一來可以監視漢人，不得造反，二來可以減輕皇家開支。那些住在漢人家裡的韃子，只是奸淫婦女，殺害賢良，漢人不敢說他一句；後來氣得真是再忍不住了，才有幾個好漢，決定了要在八月十五日，各家一齊下手，盡殺韃子。預先已將這種暗號，寫在無數厚紙片上，叫餅舖於製中秋月餅時，每個餅心，放一張紙片，傳論起義。後來到了中秋賞月，大家看了餅心暗號，各人馬上把住在家裡的韃子即刻殺掉，韃子沒法逃避，這纔把他們殺逐退了。」

這傳說亦包含二義：其一，元人南下，確與客家遷移有關；其二，客家第三次的遷移，其人口亦死耗甚多。此外尚有一種極其有趣的事例，在這裡可附帶一說。客家社會，每稱身體矮小者為末朝人，而矮小者流，亦常常自己說道：天下快要亂了，我這該衰末朝人，等死的呢！（註百二六）。這事顯面看去，似極平淡，然骨子裡，却含絕大的意義。亂離至極的時代，弱者流，當然保留不了；因矮小而連想末朝，因末朝而連想大亂，復連想至於該衰，等死，可知其當上世遷移轉徙的時候，確曾受絕大的自然淘汰的作用；不然，何以竟自矮小者為末朝人呢？

關於客家遷移的分期，途徑，光景，已畧如上述；現在進言客家民系成形的年代與其血緣如何的問題。按民系成形，實基於外緣天截內演三種重要作用，（註百二七），所謂外緣，是指各個比隣而居的民族相互間的接觸和影響，這種接觸與影響，有時可使那些有關係的民族，各於內部化分為若干新起的系派；普通龐大極了的民族，往往，以佔地廣漠，四圍相隣，不止一族，各部分所受外來的影響，不能通體一致，終以各個局部的

人們會成爲族內各個支派；次復，任何民族，均不能永久避免與外族相競爭或衝突，若以競爭衝突而判結勝負，則其民族的形態，必起種種變化，或則將居地的一部分讓給外族同居，聽其與本族一部分人們發生混化，或則四散遷徙，以避敵鋒，使族內人們分爲若干小群，棲止於環境不同的地域，結果都可使該民族成爲若干不同的民系。（註百二八）。所謂天截，是指各種民族因受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使其族衆分化爲若干不同的民系而言。如地層陷落，分割其族的居地爲二部，或氣候變遷將其族居地化分若干性質不同的地帶，又或雨量減少不足以滋長所以給養人類的生物，或洪流暴發，民不安居，凡此皆足以引起各種移民運動，而各種遷移的人們又每易接受新起環境的影響，結果也可成爲若干不同的民系，（註百二九）。所謂內演，是指民族內部的演化。任何民族，苟非有外力的壓迫或強制，則其族內比較活躍的分子，往往會因感覺目前生活狀況的不能滿足而欲積極向外發展，而族外可供發展的地方，實際不限一途，各途的環境亦每不一致，久而久之，亦會成爲若干不同的民系，（註百三〇）。這便是民系成形的通則，客家民系的成形，及其血緣如何的問題，自然也要拿這通則來解釋。但在沒有解釋本題以前，須得聲明幾句：第一，民族或民系的優秀與不優秀與其民族或民系成形年代的先後，並無若何直接關係。民族或民系的優秀或不優秀，純視該人們團體所表現文教的高低或歷階的多少，及其人們活動能力的大小以爲斷；文教高的，歷階多的，活動能力大的，便謂爲優秀，反之，便不優秀；這與其人們進化的先後，及居地的適宜與否，至有關係；至於民系或民族，則純是人群屬性的區別或組合，凡在已經備具某種屬性一條件下的人們團體，都能很自然地成爲某種民族或民系，（當其未成形爲此族或此系以前，亦自有其原本的系屬，）故民族民系的成形，實可說不受年代遲早的限制，古時有無數的民族民系，近今亦有無數的民

族民系；文教高的，歷階多的，活力大的，在相當條件下，固可成爲民族或民系，而文教不高，歷階不多，活力不大的人們團體，在相當條件下，亦可成爲民族或民系；成形較早的，未必優秀，亦未必不優秀，成形較晚的，未必不優秀，亦未必優秀，故欲論某種民族或民系的優秀與否，只能就其文教的高低，歷階的多少，活力的大小，衡之，無庸牽涉其年代；欲論某種民族民系成形的年代，只須就其人們團體屬性的賦予或變化諸事實，或迹象，求之，而無庸論其文教的高低，歷階的多少，或活力的大小。第二，民族或民系成形年代的先後，非即其人們進化遲速或先後的代表，成形晚的，不能謂其進化較遲，或進化較早，成形早的，不能謂其進化較早，或進化較緩。第三，民族或民系血緣的純粹與複雜，與其民族或民系的特性至有關係，而文明或教化的增進，則以創立及傳播爲原則，苟諸種民族民系，日趨混化，使其血緣日就複雜，則此種複雜，雖無預於文教的直接創立，然亦可增進其間傳播的效率；故民族民系其血緣的複雜，依吾人客觀的態度言之，其本身，實無可疵議；與其說血緣純粹的民族或民系爲足以誇耀，毋寧說血緣複雜的民族或民系爲足以激盪其族其系文明的增進；但是，同時亦得注意相反的事例，任何民族或民系，與其習染其他墮落民族或民系的血緣與惡俗，則毋寧保持自己固有的優性，而使其能爲另一方面的發展；所以，血緣與民族民系的文野問題，雖說極有關係，然亦不能遽指牠爲區別民族民系「孰文孰野」的標識。這是我們應該牢記着的，（註頁三一）。

東晉五胡亂華以後，中原漢族，一部分留居舊地，一部分向南遷徙；而此向南遷徙的漢族，又分三線或三支，就中第一支多入於湖北南部及湖南北部，第二支多入於安徽河南的南部及江西北部，第三支則入於江蘇及浙江；到了唐朝，遂成爲洞庭，鄱陽，太湖三系的移民，李濟之教授華民組成論（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 第五章，曾說及這三線的移動，文云：

「其在E一時期，(E Period 618-959 A. D.)，湖南，江西，浙江，均有澎漲的現象，這是順着洞庭鄱陽太湖的自然形勢而遷徙的；但他們的外擴，却有多少的分別，太湖一支很少曾散在浙江以外，鄱陽一支，此時亦僅流布江西一省，洞庭一支，則經過湖南全省，橫跨廣西東北部，至珠江口岸而止。有唐一代，分向廣東廣西開始移殖的，依地理上的理論言之，與其說是鄱陽一支，毋寧說是洞庭一支也。」

李氏雖未曾確實地說出當時漢人所以遷移的緣由及其棲止的實在境域（所謂僅在某省或至某省，實有未盡然者），然其所述依自然形勢而遷徙的三個路線，則甚有見地；蓋此為漢族以內各民系區別和化分的重要關鍵。由五胡亂華，至南北朝對峙，這一時期的漢族，雖說亦已逐漸分化，然其分化亦只是有所謂南人和北人的區別而已；當時所謂北人，是指五胡入寇時未及南徙的漢人，所謂南人是指避難南下的漢人。前者多為被治或被制於人的下層民衆，後者多為治人或制人的上級氏族；前者的治者為匈奴，鮮卑，氐羌，所謂北部諸族的軍政階級，後者的被治者為百越，南蠻，緬，黎，所謂南部諸族的一般民衆；前者易於被控制而混化於外族，後者則較可借門閥以自高，而那些被治於彼的南部諸族，亦因之而節節退縮；因被迫而與外族混化者，語言習俗，易於變遷；門閥自高者，舊音古俗，較易持保，故南北朝時代，南方漢人，其血緣實較北方漢人為純粹，二者相形，漢族遂有南人和北人的區別。北人因與外族會發生強烈混化，律於民系成形的通則，不能不自漢族裡頭化分爲一種新興的民系，將漢族固有「文明溫厚」的精神以與北都諸族「果敢尙武」的精神互相融會，成形另一色彩的民性，李唐的帝室，便是這北系混血漢人的代表；（註百三二）；後來到了唐末五代，這北系漢人，更和外族混化

得厲害（註百三三），而南系漢人，亦以分途遷徙，已受不同自然環境的影響，又以南部諸異族，至是已或保棲於山，或瀕居大海，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南系漢人，不能不分別和他們發生強烈交涉；交涉日多，特性日長，以是而南系漢人，又復化分爲若干不同的民系，（註百三四）。其最顯著者，一爲越海系，即今日江浙系，（註百三五），二爲湘贛系，（註百三六），三爲南漢系，即今日兩廣本地系，（註百三七），四爲閩海系，即今日閩粵福老系，（註百三八），五爲閩贛系，即今日閩贛粵客家系。越海系醞釀時期，雖較其他四系爲早，然其特性的成形則或與五代時吳越南唐的建國不無相當關係，（註百三九）；此外如湘贛系的成形，則與五代時楚王馬殷的建國有相當關係，（註百四〇）。南漢系的成形，則與劉巖建國南漢有相當關係，（註百四一）。閩海，閩贛二系的成形，則與王審知稱王入閩有相當關係，（註百四二）。福老，客家，本地（又稱廣府）諸名稱的起源，雖不在同一時代，然其民系特性的長成，則大體皆在唐末至宋初（五代在內）；福老，客家，本地，諸系的分子，雖亦極多在南宋或元明清以至近代始自外地或外系攙入其內的，然此實無礙其系特性的傳演，亦無庸以此遂懷疑其民系成形的年代；蓋民系的成形，純基於自然和人爲二環境大部分的變化，已經一次大部分變化，成爲一種特殊民系以後，則此民系的活力及其社會遺業，（註百四三），又可發生一種相當的勢力以維繫其民系形式上的存在，與夫固有特性的傳演，這是可以從各民族民系演化的歷史推證出來的。

各民系的成形或化分，是互爲條件的，是比照而始現形的，是多數並立的，不是單一孤生的，（單一的，便無所謂系了）。南系漢族，自經唐末五季的遷移分居以後，因分居各分子已能互爲條件，比照並立，以是而各個民系，便亦因是成形，此種化分的經過，醞釀於隋唐，而完成於宋初。吾人根據此種史實，亦得斷定

客家民系的成形，始於宋代；這是就歷史論據推證出來的事例，除此推證以外，我們亦可從客家的語言文化，以求佐證。關於這層擬俟將來討論客家的語言和文化時，再為詳究，這裡限於篇幅，只好把牠略了。

現在再討論客家的血緣問題。美人韓廷敦嘗引述歐美人士對於客家的考語，謂「他們（指客家）是今日中華民族裡的精華，」（註四四），又說：「客家人是十分純粹的華人，他們可以說完全沒有和外族的血統發生過混合；除非很古的時候，在中國北方和很早的一派蒙古人發生過關係。（The Hakka, as we have seen, are Purely Chinese race, practically unmixed with other elements, unless it be with an early Mongolic element long ago in northern China.）」（註四五）。其實「精華」「純粹」，却不能「相提並論」，「精華」的未必「純粹」，「純粹」的未必「精華」。據肯比爾的研究：「客家人確是中華民族裡最顯著最堅強有力的一派。他們的由來遷徙，種種經歷，確替他們養成了一種愛種愛家的心理，同仇敵愾的精神。對於前途中華民族的奮發和進步，客籍人的貢獻，將見一天大似一天，這是可以斷言的」。依此立論，當然可說客家「是今日中華民族裡的精華」，（註四六）；但因此便謂「他們是很純粹的華人」，則亦殊可不必；蓋從史實觀察，所謂華人，根本上就沒有「純粹」的血統可言，唐宋以前，所謂北系的漢人，很受匈奴，鮮卑，氐羌諸族的混化，寢假而及於五代，這種混化的事例，仍是有加無減；趙宋以後，如遼，如金，如元，如滿清，那些北部異族，接二連三侵寇中國，深進了漢族腹地，甚者且曾君臨中國，或百年，或數百年，始則挾其武力，強迫漢人為臣屬，繼則陶醉於漢族的文化，有意無意不知不覺間將其族裔的血統，逐漸混入漢族以內；而漢族亦樂得以其同化的潛力，消弭異族殘暴的舉動，一方面擴大了漢族的範圍，一方面混雜了漢族固有的血統，所以名義上，他們雖說仍是中國北部或中部的

漢族，然而實際上却老早已是一種混血的民系了（註百四七）；所謂南系漢族呢，李唐以後，越海一系，多與古代吳人越人的苗裔相混，（註百四八），閩海一系，多與濱居江海的古越遺民相混，（註百四九），南漢一系，多與南越南蠻的遺民及緬族相混，（註百五〇），湘贛一系，亦多與南蠻一族相混；雖說混化的程度，有深有淺，或不如北系漢人厲害，（註百五一），然其非純粹的漢族，那是毫無疑問的；至於客家，雖與外族比較少點混化，然此亦只是少點而已，到底與「純粹」有別。

然則，客家究與何種異族發生相當的混化呢？欲解答這個問題，須考究與客家同時或先於客家住於閩贛粵三省交界地的人們到底是怎麼樣的民族或民系。劉鐸修江西通志卷四十八輿地略風俗南安府條云：

「當五嶺最東，爲交廣襟喉，地多瘴，與蠻（同畬）人雜居，頗受其害」。

楊瀾臨汀彙考卷三云：

「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畬客，……明史地理志畬中字僅見於漳平縣有百家畬祠，踞龍巖，安溪，南靖，龍溪，漳平五縣之交。是閩地之蠻，皆稱畬也。」

又元史卷十世祖本紀七云：

「十六年（至元）……夏四月，……詔諭漳，泉，汀，邵武等處，暨八十四畬，官吏軍民，若能舉衆來降，官吏例加遷賞，軍民安堵如故。……」

又嚴如煜洋防輯要卷十五廣東海防畧下云：

「畬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生，衣服言論，漸同齊民；然性甚狡黠，每田熟報稅，與里胥

爲奸。……凡田墾礦場有利者，皆糾合爲匿，以欺官府，其害慘於甲兵。廣，惠，雷，廉，罹其毒而事不發者，里胥庇之也。……

又胡曦與寧圖志考列傳（胡考列傳未刻，茲據胡手稿）附載（同畬）人猿人云：

『曦案：查本粵中俗字，與寧大信輩，上下並，菜雀語地，皆舊輩民所居也。或又書作畬字，土音並讀近斜，皆六書之所未有也。』

又鍾用蘇粵省民族考源下篇云：

『其（指梅州）土著號曰輩人（輩音畬，今畬抗卽依音改字者），或卽原始土著，抑爲越族先民，未敢武斷，要非客族所自祖，……又土戶輩人，則於元至正間，嘯聚梅塘，爲寇，招討使陳梅盡滅之，故主戶亦無殘餘。明初潮州尙設輩官程鄉則無，是其明証。』

其他各縣方志，亦多關於畬民的記載，（註百五二），卽近人亦頗有關於畬民調查記錄，（註百五三），這可知閩贛粵交界地，昔時畬民的非少了。畬的巨姓，有雷，藍，茅，賴，盤等等，（與漢族的賴雷藍各姓有別）（註百五四），從前客人，稱他們爲「五姓賊人」，（註百五五）。客家初到閩贛粵的時候，不能不與畬民互相接觸，接觸已多，就想不與他們互相混化，亦事勢所不許。

客家是自北南遷的民系，當其展轉奔投的時候，自然免不了要受種種自然淘汰與選擇諸作用的規範，衰老的，弱小的，不容易達到安全的境地，就是身體不很結實的女人，也不容易與男子一同奔避，結果能夠到達目的地的，十之八九，都是精力較優的丁壯，就中其有原日妻室能同時履止的，自然不必遽與土著通婚，但其



他沒有原日妻室同時履止的，那就只好降格以娶土著婦女了。客家先民，所以不能不與畬民混血的，大概就是這個緣故。

當時閩贛粵的畬民，雖其文化遠不及客家民系，然因其為那些地方的土著，習知地方險易，得憑借自然勢力以要挾客家，所以很易為客家先民所厭惡，興寧鄧氏請神文式第一篇請天神文，所述事頗與畬民有關，文云：

「……一來……，二來斬磧春瘟夏瘟，秋瘟冬瘟，時瘟瘴氣，遠隔千里，上來隔山，下來隔海；斬磧五姓賊人，番刀自斫，番火自燒，商量不聽，計較不同，是非口舌，隨口消滅！……」

又同書設墳通用語云：

「……一來檢磧，二來斬磧；檢磧以吉，斬磧以週。斬磧歪心之人，商量不聽，計較不同，番刀自斫，番火自燒！……」

所謂「五姓賊人」，當指畬民中雷，藍，茅，賴，盤五姓，觀其詛咒五姓，舉之與瘟疫瘴癘相比，可知其平日厭恨之深；觀其所述「商量不聽，計較不同，是非口舌，隨口消滅」，可知其平日與畬民糾紛極多。據胡曦粉榆碎事卷二竹枝雜詠，則當時興寧客人的婚娶，尙須納錢畬民，竹枝「冰上人尋月裡娥」一首註云：

「邑娶婦，媒氏最重，昔有盧（即雷）茅二大姓，攔路索新人錢。今無此風，錢歸媒，仍曰盧茅錢。……」

這可知當時客家和畬民接觸的繁多了；惟其接觸繁多，所以免不了要發生混化的作用，而那些畬民亦因須與客家盛營貿易的緣故，漸漸習染客人的語言和文化，久而久之，遂把他們固有的語言都消失了。今日浙江括蒼

一帶的畬民，據說是從廣東福建搬了去的，（註百五六），他們的語言，幾乎十之七八都和客語相同，這可知他們所受客家民系的影響了。

閩贛粵三省邊境上的畬民，雖說也極強悍，然而文化不如客家，智力遜於客家，到底也給客家平定着了，遠徙的遠徙，漢化的漢化，到了今日，三省交界的山地，住着的，只見滿是客家，很少畬民影兒了。

畬民是「刀耕火種」，最勤操作的一種南蠻裡的民系，客家昔時，與之相處，一方吸受了他們一部分的血統，一方感受了他們活動所生的影響，覺得男男女女，皆非全體動員，勤苦操作，必不能與之相競；又以他們每邊險以要挾客家，客人無奈之何，只能於工作之暇，兼習技擊，以資防患，（註百五七），昔時與寧客人，有所謂「朱家教」「羅家教」「鍾家教」「猴打」等等武行名目，其他各縣客人，亦有類似的武藝，這可知客人對於畬民防患的篤切了。客家特性的由來，雖說大部分建基於他們遷移轉徙的經歷，與其固有的社會遺業，以及新的自然環境諸種因子的上面，然而，於所受畬民活動的影響，亦不能說牠全沒一點關係，這正與兩廣本地系人曾受百越南蠻和緬族的影響者相仿。

## 附註

（註一）中國古無所謂漢族，漢族一名是劉邦統一中國建國號曰漢以後，始成立的。秦漢以前，住在中國內部的，本不止一族，其後互相混化，至秦漢時遂成爲一個龐大的新興民族。關於這層，我擬另撰「漢族源流考」一篇，從詳論述，這裡因爲篇幅有限，不便多說。

(註二) 殷人初居於商，故以商名國。商在何地？頗有異說，或謂在陝西商州，或謂在河南商丘，似乎都沒堅強的證據；然按商湯以後，其郡皆在今日河南，則商丘之說，實較可信。據此則殷人實為中原民族；至周，則初居於邠，邠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是周實西北民族。此就地望不同，足證商周非同出一族者也。再就二代文化及習俗言之，亦在在多相違異，其非同出一族，更為顯然。關於這層亦擬於撰『漢族源流考』一文時述之。

(註三) 殷虛卜辭，每有伐某「方」的記錄，「方」有或族的意邦義，即是當時不與殷同的民族或民系，如「土方」「井方」「孟方」「嚴方」「鬼方」等等不一而足，周時則有萊夷，島夷，鳩夷，淮夷，徐夷，葷粥，獫狁，大戎，荆，舒，等等無數的外族。當時中國人，自稱曰「諸夏」，「夏」而口諸，可知其內部複雜不純。關於這層，亦擬於撰『漢族源流考』時，妥為校述。又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三章夏殷之形勢及西周與異族之關係，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五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卷六十六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均頗述此類事例，可參考。

(註四) 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末紀：「平王立，東遷於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疆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可知當時國內紛亂的概況了。」

(註五) 搆和通婚與民族或民系混化的關係，擬另寫「民族與民系」一文以闡發之。關於這類事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一文，亦已稍為提到，文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註六) 國語，左傳，戰國策等書對於春秋戰國各諸侯各民族或民系互相攻奪的事例，頗有記述，容當於撰『漢族源流考』時，排比考究，此刻未暇舉例。

(註七) 見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五章戰國時異族之盛衰頁二十。

(註八) 團體情操和意識的涵義見拙作「民族與民族的研究」。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六十六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亦曾論及民族意識

之發現與確立，可供參考。秦始皇統一中國，事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又許慎說文叙亦嘗論及春秋戰國各國語言習俗之不同，及秦併六國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諸事例。

(註九) 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起義，楚項羽與劉邦，共起爭天下，兵役所過，四民隨而遷徙，江東子弟散居四方，迨劉邦統一中國，豐沛人民更多徙居常京。關於此類事例，可參考史記項羽高祖二本紀。

(註十) 「華族」的含義，擬於撰「漢族源流考」時，再為詳究。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關於「華族」亦微有解釋，可參考。

(註十一) 漢時與中國比隣諸異族，派別繁多，真象極不易明，擬於將來撰「漢族源流考」時，再加披覈，這節所述，用意在於表白東晉漢族南徙的發端，於那些異族本身的統系，容有未盡然者。

(註十二) 見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八章東漢之興及異族之侵入，及王桐齡中國民族史第二章漢族蛻化時代，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五「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

(註十三) 全上。

(註十四) 全上。

(註十五) 全上。

(註十六) 見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及拙著蜚家，文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週刊第七十六期蜚戶專號。

(註十七) 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民俗週刊第六十三期拙著廣東民族概論第三節。

(註十八) 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二，三期，拙作古代越族考上篇。

(註十九) 見晉書卷四十五地理志司州，豫州，兖州，揚州，徐州，雍州，秦州，荊州各條及卷四，五，六，懷帝紀愍帝紀元帝紀。

(註二十) 見拙著廣東民族概論。

(註二一) 同上。

(註二二) 見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八章東漢之興及異族之侵入。

(註二三) 同上。

(註二四) 見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九章五胡侵入時代。

(註二五) 同上。

(註二六) 同上。

(註二七) 同上，及晉書卷四，五，六，懷帝，愍帝，元帝各紀。

(註二八) 參考湯球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十一以下後趙錄，及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五章五胡侵入時代。

(註二九) 見同上中國民族志第五章。

(註三〇) 同上。

(註三一) 參考晉書元帝紀。

(註三二) 參考晉書地理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輿地考，亦每言衣冠避難事，如卷三百十八云：「閩越遐阻，避在一隅，永嘉之後，帝室

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是其例也。

(註三三) 見晉書地理志秦州雍州荊州諸條。

(註三四) 見晉書地理志并州司州豫州各條。

(註三五) 見晉書地理志青州徐州各條。

## 第二章 客家的源流

- (註三六) 各家最重視族譜，而譜之爲體，必溯其上世遷徙源流，故欲論客家遷移的歷史，不能不聚其譜乘以資歸納；世人每以族譜侈譚華胄，攀援高門，以爲內容所述，全不足信，引以證史，必受其欺，不知此乃淺人不善鑒別之所致，非謂譜牒果無參考與研討的必要也。關於這層，燕大史學年報第四期譯其魏君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頗有論述，翻閱一過，實獲我心，其言曰：「或曰：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厥爲譜牒，今予以譜牒爲依據，而作內地移民史，安能得史實之真象耶？對曰：譜牒之不可靠者，官階也，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內地移民史所需求於譜牒者，則並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時自何地轉徙而來。時與地既不能損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榮譽，故譜牒不可靠，然惟此種材料，則爲可靠也。今請即就湖南範圍以內，舉數例爲證：安化田頭蕭氏，「蕭氏之先，出於宋大夫蕭叔大心，以采邑爲氏，至漢文終，侯何，以功第一，封於蕭，……其居吾邑之田頭，蓋昭明太子之後，有諱儉者，觀察湖南，遂家焉。後因馬氏之亂，遷於江西。宋神宗時開梅山，置安化縣。其孫國清乃由泰和轉徙於此。……今觀其譜牒，斷以始遷之國清爲祖，蓋以傳信也。……」田頭蕭氏之是否爲蕭叔蕭何昭明太子之後，是不可知。然其爲蕭國清之後，宋神宗時遷自江西泰和，則吾儕殊無理由以否認其爲真確。蓋蕭國清既非名人，江西泰和亦非蕭氏郡望所著之地，使茲譜而存心作僞，則昭明太子之後湖南觀察使蕭儉，既已家湖南矣，又何必言宋神宗時後自江西遷，以自亂其系統乎？」我現在聚錄各人家譜，以推證各家的源流，意亦如此。
- (註三七) 興寧劉氏舊譜余尙未見，此節所引，據劉益吾先生所纂新譜宗支譜第一篇族姓源流。劉氏新譜尙未刊行，此篇係劉先生鈔寄，經錄入各家史料叢刊。
- (註三八) 興寧張氏族譜，刊本，余尙未見，此據友人張偉奇君所藏鈔縮本。
- (註三九) 興寧溫氏族譜，重修於民國十七年，此節見該譜所載溫承龍新序。
- (註四〇) 崇正同人系譜成於民國十三年，總纂賴際熙。其卷二氏族篇，係根據系內各地客家的函告，而各發函人則多根據固有的族譜

，惜其引徵太過簡略；不然，真是一種推證客家源流的絕好資料。

(註四二) 客家各氏族譜，多謂其祖先上世曾住於洛陽，廬江，汝南，光州，固始，下而至於江右等地，如興寧何氏族譜，謂其祖先「原南京直隸廬江郡人」，興寧劉氏族譜謂其祖先曾「東遷洛陽，遂家焉」，惠陽六柱堂方氏家譜，謂「厥初食邑河南，爲光州固始人」，始興平陽堂饒氏重修族譜謂其祖先「世爲饒之鄱陽人」，是其例也。

(註四三) 同上所引各譜，據其記載，則李唐中葉以前，其祖先大抵皆仍在江北，而其他各譜亦間有類似的記錄。

(註四四) 同上所引諸譜，五代以後，其祖先鮮有仍在江北者，可知他們渡江南徙，當在唐末。

(註四五) 參考新舊唐書黃巢傳。

(註四六) 同上。

(註四七) 黃巢造反以後，所在盜賊蜂起，惟贛南閩南等地尚無大亂，客家先民以前此已分處大江南北，易入鄱陽湖平原，溯贛江至贛南，更折東，至閩南，路途雖遠，然交通尚非十分困難，故能逐漸到達。

(註四八) 見舊唐書卷二十一下哀帝本紀天祐四年條。

(註四九) 王潮王潮等渡江入汀，實挾老小以俱行，頗有移民的意味。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下：「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二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未幾緒爲潮所擒」。當時王緒以欲攻取泉州，道險糧少，故令勿以老弱自隨，據此一語，亦足反證當時渡江的軍士皆是挾帶家中老小走的。

(註五〇) 見崇正同人系譜族英氏沈氏各條，又溫丹銘（延敬）先生給我的信亦說：「及王潮入閩，其所率者亦爲光州人，今之客家多出」

江的軍士皆是挾帶家中老小走的。

第二章 客家的源流

于此。信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註五一) 嘉應劉氏族譜，民國九年，大埔劉國翔等修。

(註五二) 始興平陽堂饒氏族譜八卷，民國十七年饒顯修等修，此節所引見該譜所載先正等述水口晏緣公源流序。

(註五三) 興寧廖氏族譜，刻本，余尙未見，此據廖鳴歐團長所寄節鈔本，廖氏源流紀畧。

(註五四) 始興范陽盧氏五修族譜十二冊，民國十七年盧煌等修，此節所引見該譜所載輯熙筆重訂源流序。

(註五五) 江西羅氏大成譜，刻本，余尙未見，此據興寧希山書藏所度節鈔本，內羅明高主修大成譜序。

(註五六) 松口鍾氏族譜，刻本，余亦未見，此據友人鍾一帆君所寄譜鈔，內鍾鑰作譜序。

(註五七) 羅學士即羅孟郊，興寧人，昌儒裔孫。宣和進士，紹興中入翰林，力詆和議，忤檜，謫興國軍，旋死謫地。

(註五八) 興寧何氏族譜民國十二年何雲翔等修，此節所引見該譜卷一總世系圖頁一至十二。

(註五九) 興寧吳氏族譜民國二十年吳保中等修，刻本余尙未見。此據吳約民(即保中)先生自該譜所摘吳氏源流紀畧。

(註六〇) 興寧舊屬循州，上述羅昌儒，五代時寓居於此。增城舊屬惠州，上述古全學，五代時居此；至五代時遷居韶州一帶的客人，亦頗不少，如余襄公(靖)一家，便是其例。歐陽修六一居士文集卷二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云：「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

(註六一) 見宋史卷四十七瀛國公附二王本紀德祐二年條，及欽廉通志卷定四十宋紀。

(註六二) 同上。

(註六三) 同上。

(註六四) 當時元兵從福建江西兩路入粵，客家居地最蒙其害，宋史瀛國公本紀極可參考。



(註六五) 應國公本顯言粵國廣義氏起兵勤王事，光緒劉國光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人物忠節獨立中傳，南宋初，鄭已募民兵數千與金人抗，收復光，蔡，等州；又王顯欽傳，王於宋末，殉帝昀，沉崖山；民十廣州各系大同會議美裳演說詞：「元初，兵由廣州趨潮，梅縣及大埔，應文信國之募，起而勤王，與元兵鏖戰，不利，奉駕南行，梅口鎮（今松口）卓姓全族八百餘人，竟隨至崖門，至帝昀沉海，仍無一降元者。」按潘光旦譯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頁一一七，譯卓爲祝，未安，應更正。

(註六六) 五華魏氏族譜，刻本余尙未見，此據李伯戡先生所寄魏氏族譜鈔。

(註六七) 興寧曾氏族譜，刻本余亦未見，此據友人曾君問吾，所寄該譜節鈔。

(註六八) 和平徐氏五修族譜，刻本不易見，此據徐傳霖先生所寄徐譜錄要，內徐鑄京徐氏源流序。

(註六九) 見陳煥等輯印劉徵君佚稿輯存。

(註七〇) 始興華氏譜鈔，無刻本，余於始興華受三君家見鈔本。此節所引，見該譜鈔所載華時中校定華氏源流紀畧。

(註七一) 南雄南陽堂鄧氏聯修族譜六冊，民國二十年鄧功偉等修。此節所引，見該譜卷一震公傳下世系考及鄧功偉按語。

(註七二) 此據劉益吾先生所寄新譜族性源流。

(註七三) 巫氏舊譜，不易獲見，新譜由興寧巫字衡先生主編，現未出版。此據巫先生所寄廣東巫氏遷徙源流考略，實參考巫氏舊譜及其有關文籍而成。

其有關文籍而成。

(註七四) 此據興寧何氏族譜而言。

(註七五) 此據興寧張氏族譜而言。

(註七六) 此據崇正同人系譜卷二氏族溫氏條，及興寧溫氏族譜而言。

(註七七) 此據南洋巴達維亞華僑吳青誤君所寄梅縣吳氏譜鈔，及興寧吳約氏先生所寄吳氏源流紀略而言。

(註七八) 此據江西羅氏大成譜節鈔，梅人羅君訪堯所寄與寧大坪羅氏族譜節要，及崇正同人系譜氏族羅氏降而言。

(註七九) 此據始興黃氏五修族譜而言。

(註八〇) 此據與寧廖鳴歐團長，所寄廖氏源流紀略而言。

(註八一) 如上述劉氏，羅氏，張氏，黃氏……皆云遷自寧化石壁鄉。

(註八二) 李伯裁所寄魏氏譜鈔，謂宋末魏元兄弟四人，自石城各移別處逃生，行經寧化，號泣分袂，後元卒達於五華，是石城魏氏之入粵，實曾先經閩南。按閩南入粵東北部，有二孔道：其一，由上杭至永定入大埔；其二由武平入平遠至興寧。當時自閩至五華的魏氏，依地理形勢推之，與其說是從永定至大埔，毋寧說是從武平至平遠。

(註八三) 與前註同。

(註八四) 徐氏譜鈔有隨宋帝入廣東之說，按宋末益王昀，立於福州，旋奔潮州，復趨惠州，徐氏祖先的移粵當亦如此。

(註八五) 當時贛南勤王諸師，多先至閩，謝新子孫的移家梅州，當亦如此。

(註八六) 饒氏初徙長汀，後徙大埔，此可知其實自武平入粵。

(註八七) 從其初徙上杭，後遷梅縣蕉嶺，知其曾經過永定。

(註八八) 由上杭至始興，當以取道江西的三南為最直捷，依常理推測，民族遷移，必舍艱阻者而就輕便者，故知華氏入始興，或曾經三南也。

(註八九) 由江寧至南雄，必溯長江，至鄱陽，更溯贛江至贛縣，再南下至南雄，此是地理上必然的事實，故知一部分鄒氏的入粵，實曾取道贛江。

(註九〇) 同註八十二。

(註九一) 同上。

(註九二) 同註八十七，及八十八。

(註九三) 同註八十七。

(註九四) 同上。

(註九五) 從其先至大埔豐順，知其實經上杭永定，而後入。

(註九六) 同註八十二。

(註九七) 同註八十八，及九十五。

(註九八) 同註八十六。

(註九九) 此依普通自贛北入閩南的路線而言。其實由南昌至臨川，至南城，達南豐，亦可直趨寧化。贛川陳氏的自贛入閩遷粵，其所經路線，不能十分確考。

(註一百) 見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三十一寇變。

(註一〇一) 見同上卷七方言案語。

(註一〇二) 見譚其駟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緒論及其他：他說：「康熙十年，已有定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川之詔。」

(註一〇三) 桂湖新都陳氏族譜，新舊譜均無刻本，新譜為民國十九年友人陳君曉鐘及其尊人碧成所修。舊譜為道光陳萬才所修，此節所引，實據舊譜鈔本，及新譜序文。

(註一〇四) 興寧會坑陳氏，舊譜刻本，余實未見，新譜由陳駐仙先生主修，現未出版。此據陳先生自舊譜所載陳氏源流，及其遷居四川之世次一文而言。

(註一〇五) 五條李氏族譜，刻本不易見，此據李伯裁先生所寄李譜簡鈔。

(註一〇六) 據李伯裁先生所寄魏氏譜鈔。

(註一〇七) 興寧東門羅氏族譜二十五冊，民國十六年先嚴與宗人雅達先生所合修。

(註一〇八) 羅江胡氏續修譜，乾隆十七年胡定等修，道光乙巳，增補重訂，無刻本，此據南雄胡志宇先生家藏精鈔本，內圖引竹五公房。

(註一〇九) 花縣各家多是康熙間自贛，嘉，惠，各屬遷去的。民國十三年利璋等纂花縣志卷七人物志袁劍傳云：「袁劍字燕北，其先贛人。康熙中割南番西北環置花縣，募民開墾，其高祖才，應募，至，遂家於邑之藍坑鄉。」又卷四經政志戶口云：「我邑由南番兩縣分割以來，兩隅不過九千餘家，今則土客共三十萬人。」

番禺的客家，亦是康熙以後，才自嘉惠等地搬去的。去年三月我曾和史蒂芬生博士 (Dr. P. H. Stevenson) 同到廣州測驗人種，我個人曾在沙河等地調查客家狀況，該市保生堂楊熾生君曾對我說：「番禺一邑，以舊幕德里司及鹿步司二地為多，客人雜居，其地在廣州東北，各有客家三四萬人，昔年稱東北六社。二司客人多自嘉應州及惠韶二州所遷入，出廣州小北門，迤北至沙河，瘦狗嶺，龍眼洞，柯木里，其間除少數本地系人外，大部分居民，皆為客家，就中以徐，楊，張，范，陳，周，王，李，劉，等姓丁口最多。徐姓多來自蕉嶺，張姓則有來自惠州及江西二派，楊姓則自興寧。各姓遷移的年代，大概皆在雍乾二朝，迄今多已傳世八九代。」

又崇正同人系譜卷一源流云：「此外則廣州屬之增城，東莞，新安，番禺，花縣，龍門，從化，香山，三水等縣，又西江之肇陽羅，沿海之高雷與廉等州縣，廣西全省各州縣，湖南粵連廣東各州縣，在在皆有吾系，大抵皆在清初康，雍，乾各朝代，由梅州及循州之人，或以墾殖而開基，或以經商而寄寓，此蓋為最後移殖者。」

又 China Review vol. II. No. 3 (1873) 所載 E. J. Eitel 作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一文，關於客家遷居廣

肇各屬的事蹟，亦有翔實的記載，欲述客家源流，尤宜取而參考。

(註一一〇) 同上註引洪正同人系譜條。

(註一一一)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 1, (1867)] 有一段記載：『Since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Kang-hi (A. D. 1662 - 1723) the native authorities in the Canton province began to employ Hakkas whenever they could not trust Punis or Hoklos, and Hakkas were now largely engaged to cultivate the fields belonging to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In the time of Kien-Lung (A. D. 1736 - 1796) large numbers of Hakkas were enlisted even under the focourite "eight banners" as Tatar division, in which the Hakkas have ever since been retained in considerable [atars.] 今日花縣軍田村，居民皆客家籍，意即昔年招募客民墾田的遺迹。

(註一二二) 柳縣汝城的客家，係據註百零九引崇正同人系譜條。瀏陽，平江的客家，則據瀏陽徐文先生（清華大學體育教授）所講述。瀏陽客家約在四萬以上，以劉涂二姓為最多，乃是百餘年前因避亂自廣東嘉應州遷去的。

(註一二三) 此據吾師陳寅恪先生講述，及王禮錫江西山歌與劍書山（見文學週報三零六期），及中大學生李君中純所講述推知的。關於這層擬下章述客家的分佈時再為詳述。

(註一二四) 參考彭子明台灣近世史。

(註一二五) 見 Henry 著 Ling Nam, Chapter XIX P. 368。

(註一二六) 見賴際熙纂亦溪縣志卷八開縣事紀，及 E. J. Eitel 作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註一二七) 關於實遺廣東西路客民的事，E. J. Eitel 的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有一段記載，極可寶貴，其文字：『..... and in september 1866 a body of 8,000 troops was dispatched to the western districts under the super intendence

of the Grain Intendant of Canton, for the purpose of compelling the Hakka to give up their arms and to disperse, with which end in view a sum of 200,000 taels, was set aside to be distributed in the proportion of Taels 8 to each adult and taels 4 to children and youths, with passes and protection enable them to reach Kwangsi, Haina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where waste lands exist on which it is hoped that will settle. 此蓋根據 W. F. Mayers 氏，一八六八年所書原文，而 Mayers 氏又聞之當時廣東高級官吏云。

(註一八) 見鍾用蘇粵省民族考源下篇。

(註一九) 友人李君薦假，任教崖縣，嘗寄書與我，謂：「崖縣三亞港附近，離三亞街東北六七十里，有一客家村。其人由梅縣或台山附近，遷來海南，先住陵水縣，後徙崖縣藤橋，其後復遷三亞街附近，僅三四十家，約百餘人。其移居崖縣，僅及三代，故老者尚操正確客家話。」按此客民亦是自新寧，因土客鬥案始遷去落居的。又 Henry 著 *Ling Nam* 第五章，亦有關於客人移居定安縣的記載。

(註二〇) 道光張始春纂廉州府志卷四輿地風俗云：「廉州方言大概與省會相仿，……都中間以福建潮州土音，其音稍重，而節畧促，謂之海話，如謂我爲哎，俗謂之哎子，與興寧長樂人音同。」按此與興寧長樂相同之客語，實即客家話也。可知其地道光以前已有客家寄居矣。

(註二一) 見民國十九年溫先生給我的長信，信經發表於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註二二) 民族遷移有一普通原則：非有特別的或臨時的事變或阻力，大概都遵照交通大道，或順着河流，或依着平原而行。自山西南部，或河南北部，向南遷徙，渡黃河後，其最便捷的途徑，即爲依着潁汝淮諸水而行動；蓋三水皆自西北而東南，順流而下，至爲便利，故也。

(註一二三) 與寧東門羅氏始祖墳，在興寧保障關外。據先父講述：「該墳固無骸骨，始祖實未嘗與始祖及二世祖兄弟來寧也。最先葬始祖墳遺衣，其後翻葬，改用銀牌。」按此說不見於文籍記錄，想是根據昔時父老的傳說。

(註一二四) 黃巢造反的傳說，在客家地方極為普遍，西人亦頗有記述此類傳說者。此節所引則據先父錫麟昔年的講述。

(註一二五) 此一傳說，亦據昔年先伯父所述。

(註一二六) 此據中山大學學生羅君杞榮所述。

(註一二七) 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

(註一二八) 同上。

(註一二九) 同上。

(註一三〇) 同上。

(註一三一) 關於這層，擬於將來，再寫一篇「民族與民系」，詳為闡述。

(註一三二) 見平北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劉盼遂李唐為蕃姓考。

(註一三三) 見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十三章五代異族之侵入。

(註一三四) 見拙著廣東民族概論。

(註一三六) 越海系這一名詞是我杜撰的，江浙入的語言習俗，都有其特殊的色彩，以民系構成的通則繩之，可以說是漢族裡的一個民系。關於這層，擬於將來作「漢族源流考」時為之好好闡述。

(註一三六) 湘贛系一名詞，亦是我杜撰的，依個人的見解，凡今日湘贛二省，除去那些說客話的客家人外，大抵都可併在這一系列內；因其語言習俗，實皆可以自成一系也。據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籍的研究，今日湘人，其先十之八九皆來自江西南昌府屬

縣，其遷移歷史，上起五代，下迄元明：這可知湘贛系一詞，非無相當根據了。關於這層，亦擬於將來寫『漢族源流考』時，再為詳究。又湘贛系的人民，不獨已分佈於湘贛二省而止，即今日四川一省，亦大部分為此系所分殖。楊芳燦等修四川通志卷六十四食貨戶口附李先復疏云：

……蜀省……經明季流寇居後，於是民無孑遺，……復遭英逆煽亂，流毒六載，……而土廣人稀，招徠為急，……伏念巴蜀，界連秦楚，地既遼濶，兩省失業之民，就近入贛墾田，墾實地方，漸增賦稅，國計民生，豈不兩有利賴，乃近有楚省寶慶武崗均在湖南者，以罪逃，或以欠糧懼比，託名開墾，攜家入蜀者，不下數十萬，其間果以開墾為業者，固不乏人，而奸徒匪類，擾害地方，……這可知蜀人入川者的衆多了。

又湘潭陳鵬年（康熙時人）道榮堂文集卷四高唐李氏族譜序云：『余比年出官吳中，家固日遠，時聆隣壤之民，挈家入蜀，巴蜀之民罷焉，風俗流失，無踰此者。』觀此更知四川湘化之深了。此與第三章述客家的環境，微有關係，故先順述於此。

（註一三七）本地系的界說見拙著廣東民族概論，即今操廣州白話的人皆是此系分子，客家人稱他們曰廣府人；惟南漢系一詞，則亦出個人杜撰，關於這層，亦擬於將來撰『漢族源流考』時，再為詳述。

（註一三八）廣東潮汕一帶的福老，其語言習俗，均與福建漳廈一帶相似，而海南島大部分的漢人，又與福老相似；福州一帶的語言，雖與漳廈不全符合，然與其他各語相較，則相去更遠，故今姑且給他與福老系列為一組，而立閩海系一詞以概之；這詞純出杜撰，將來亦擬於撰『漢族源流考』時，詳為論述。

（註一三九）此亦擬俟將來撰『漢族源流考』時再論。

（註一四〇）同上。

（註一四一）同上。吳蘭修南漢紀卷一烈宗紀云：『隱劉嚴父父子，起封州，這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滿死南方者在右子孫，或當時什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



表，王定保，倪濬，劉濬，李慶衡，周傑，楊洞濬，趙光奇之徒，隱皆招禮之。」這是南漢容納中原士族的史實；此類事  
例，若能細加勾提，當亦不在少數。

(註一四二) 同註一百三十九。

(註一四三) 社會遺業一詞，為近世文化學派社會學家的所常用的術語，尤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烏格朋 W. F. Ogburn 氏社會的變遷 Social Change 一書，言之最夥。所謂社會遺業，是指人類社會不斷努力的產物，這種產物，不傳授于特別的個人，而傳授于各個生于該社會或團體的各分子，如建築物，工藝品，社會組織，言語，藝術，哲學，科學，宗教，道德，及風俗等等。此與我常常說的人為環境極相似。

(註一四四) 見 Huntington 著 Character of Races, Chapter XI North versus South in China.

(註一四五) 全上。

(註一四六) 見全上 Chapter XIII,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nese.

(註一四七) 據梅人梁伯強醫學上中國民族(漢族)之研究的結論，中國越南方的漢人，則其血液越為純粹，廣東人 A 質多於 B 質，血液黏集指數約為 1.26，在全國各漢人中為最高點，換言之則中國越是北方的漢人越是和北部異族混血得厲害。梁文見民國十七年科學雜誌。

(註一四八) 東方古音學家 T. Diethrichson，於今夏到廣東調查古音，持夏延斌君介紹函訪朱邊先(希祖)師及余於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據云：蘇州一帶的方言實保存不少古代吳人(春秋時吳國)的舊音。Diethrichson 氏嘗親至其地調查，其言當屬可信。又今日浙江紹興一帶，其語言亦至特別，從歷史上觀察，必保存若干越音。按紹興即古代越族所聚居的會稽，唐時那些地方仍有所謂山越民族，(即古越溪遺民)，屢為地方之害，可知其地漢越的關係了。關於這層亦擬於將來撰「漢族源流考」時，再為抽論。

(註一四九) 同註百三十九。

(註一五〇) 見拙著廣東民族概論。

(註一五一) 同註百四十七。

(註一五二) 如溫氏嘉應州志及顧寧入天下郡國利病書所引廣東各志均多言及畬民者。

(註一五三) 沈作乾有新著畬民調查記，文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一卷第四、五期。近日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史圖博 (H. Sinhal) 李化民二君且有德文本浙江景甯畬木山畬民調查記 (Die Hsia-min von Tse-nun-Schan, Nanking 1932) 1 鉅著。最近東方雜誌第三十卷十三號有何子星君畬民問題一文，亦可參考。

(註一五四) 此據興寧一帶的傳說，並參考史圖博李化民二君調查記。

(註一五五) 見興寧鄧氏請神文式。

(註一五六) 見沈作乾新著畬民調查記；而史李二君調查記所引畬民的文籍，亦謂其先原住廣東鳳凰山。今日廣東饒平縣鳳凰山，據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汕頭嶺東日報所載潮州畬民，亦謂鳳凰山至今仍有殘餘畬民在那裡居住。

(註一五七) 見和平徐氏族譜所載徐旭曾豐湖雜記。

### 第三章 客家的分佈及其自然環境

自來研究客家問題的人，對於客家住址和人口，都沒詳細的說明，到底他們所分佈的地域已有多大？他們的人口已有多少？大家沒好好研究過一回，至於他們屬於自然方面的環境，那就更是沒人注意了。現在且分三段來說：

第一爲居地：要想探悉客家分佈地域的廣狹，本來須從實地調查入手，沒有實地調查，到底總是有掛誤的；但是，現今中國，地方多亂，政府無能，經濟恐慌，主持文化事業的機關或團體，又無意於這種學術的提倡與探發，要想舉行大規模的調查，無論如何，不行；二三特別開明的大學當局，雖洞悉民族或人種調查的重要，然而亦因環境阻梗，經濟束縛，要想舉行普遍的調查，亦是徒嘆「力不從心」；私人呢，更是無此財力，亦沒有方法得以深入多亂的地方。去年我受北平燕大國學研究所的派遣，到華南調查民族，本想將閩贛粵各客家居地周行一遭，結果都因種種不可幸免的束縛，不能依計進行，只到了廣東東北二部。今茲論述客家居址問題，只能根據各地志書及譜牒，以及個人親向客家人士訪問所得的消息，與夫其他零星記載，以爲排比的資料，而且爲節省篇幅起見，這些資料，皆僅於附註引之，至於正文，則但述一二已經考得的事實而已；這是最粗略的說法，將來，如有機會，自然要設法使牠能臻精密的境地。

客家是自北南徙的民系，他的居址，多半與其他民系或民族相錯雜；現在姑以現行的縣區爲單位，視各縣

居民是否全數為客，抑或若干為客，或少數為客，而將各省屬縣，分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為敘錄程序。

(一) 江西省：江西一省，計有純客住縣：

- 尋鄔
- 安遠
- 定南
- 龍南
- 虔南
- 信豐
- 南康
- 大庾
- 崇義
- 上猶

等十縣，(註一)。尋鄔舊名長寧，大庾舊名南安。其所住的客人，有的是唐宋時即占籍其地的，有的是明清後，才自閩粵搬去的，(註二)。其非純客住縣，已知的，則有：

- 贛縣
- 興國
- 雲都
- 會昌
- 寧都
- 石城
- 瑞金
- 廣昌
- 萬安
- 遂川
- 吉安
- 萬載
- 萍鄉
- 修水
- 吉水
- 泰和

等十七縣(註三)。修水即舊義寧縣，吉安即舊廬陵縣。其客人，與湘贛系人們，雜錯居住，交涉繁夥，但他們的語言習俗，直到現在，還是相混不了，(註四)。

(二) 福建省：福建一省，純客住縣，僅：

- 寧化
- 長汀
- 上杭
- 武平
- 永定

等五縣(註五)。長汀即舊汀州府首縣。其客人，大概都是唐宋以前搬去的。(註六)。其非純客住縣則有：

- 清流
- 連城
- 龍巖
- 歸化

等四縣，（註七）。這些地方的客人，數目不多，與閩海系人們錯雜居住，（註八）；惟龍巖一縣，則尚有若干住在山裡的畬民，還沒給漢人完全同化，（註九）。

（三）廣東省：廣東的純客住縣，計有：

梅縣	興寧	五華	平遠	蕉嶺
大埔	豐順	和平	龍川	紫金
河源	連平	始興	英德	翁源
仁化	赤溪			
南雄	曲江	樂昌	乳源	連縣
連山	陽山	惠陽	海豐	陸豐
博羅	增城	龍門	寶安	東莞
花縣	清遠	佛岡	開平	中山
番禺	從化	揭陽	饒平	信宜

等十七縣，（註一〇）。梅縣即舊日嘉應州本州，五華即長樂縣，蕉嶺即鎮平縣，紫金即永安縣，連平即連平州，赤溪即赤溪廳。其客人，除赤溪一縣外，大率皆是五代至明初的移民，（註一一），元明以前，那些地方，雖尚有其他土著民人相與雜居，然而「新種入，舊種衰」，淘汰的淘汰，同化的同化，到而今，已為純客住地了。至其非純客住縣則有：

徐聞	陽春	三水	防城	合浦
臨高	陵水	欽縣	廣寧	惠來
儋縣	定安	崖縣	化縣	澄邁
萬寧	潮陽	新豐	羅定	

等四十四縣，(註二)。南雄即舊南雄直隸州，曲江即舊韶州府首縣，連縣即舊連州直隸州，寶安即舊新安縣，佛岡即舊佛岡廳，中山即舊香山縣，合浦即舊廉州府首縣，欽縣即舊欽州本州，化縣即舊化州，萬寧即舊萬縣，新豐即舊長寧縣。這些地方的客人，除南雄，曲江，樂昌，乳源，連縣等等，多五代至明初的移民外，其餘皆是明末清初或清末及晚近移去的，(註三)。至其相與雜錯居住的其他民系或民族，則曲江，樂昌，乳源，連山，陽山，連縣，廣寧，羅定等八縣，還有若干住在山裡的猛民；(註四)。潮陽，惠來，揭陽，海豐，陸豐，定安，崖縣，萬寧，臨高，儋縣，陵水，澄邁，等十二縣，則有衆多的福佬，(註五)。定安，崖縣，臨高，儋縣，陵水，澄邁，萬寧等地，則並有若干黎民，(註六)。此外如番禺，東莞，寶安，博羅，增城，龍門，花縣，清遠，三水，佛岡，開平，陽春，中山，從化，信宜，化縣，徐聞，防城，合浦，欽縣，廣寧，新豐，惠陽，羅定等二十三縣，則多本地系人，(註七)。就中如番禺，東莞，三水，中山，清遠，及曲江等縣，並有若干棲止水上的蛋民，(註八)。又南雄城內則頗雜湘贛系人，(註九)。但數目無多；饒平一縣，則並雜殘餘畬民，(註二〇)，惟人數更少了。

(四) 廣西省：廣西一省，沒有純客住縣，其非純客住縣，則有：

武宣	馬平	柳城	藤縣	桂平
平南	貴縣	博白	鬱林	陸川
北流	賀縣	象縣		

等十三縣，(註二二)。大率皆與本地系人及湘贛系人雜居，(註二三)，惟平南，桂平，象縣，武宣等地，則除本地系外，更有若干獠民，(註二四)；桂平，武宣，貴縣等地，則有若干獠民，(註二四)。這些地方的客人，大體皆是滿清初年，自廣東搬去的。

(五) 湖南省：湖南一省，亦無純客住縣，其非純客住縣則有：

汝城	郴縣	瀏陽	平江
----	----	----	----

等四縣，(註二五)。郴縣即舊郴州。這些地方的客人，大率亦是清初自廣東或江西搬去的，與湘贛系人雜錯居住。

(六) 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沒有純客住縣，惟非純客住縣則較湖南為多，計有：

涪陵	巴縣	榮昌	隆昌	瀘縣
內江	資中	新都	廣漢	成都

等十縣，(註二六)。巴縣即舊重慶府首縣，涪陵即舊涪州本州，瀘縣即舊瀘州本州，資中即舊資州本州。這些地方的客人，都是清初自粵贛二省遷去的，亦與湘贛系人雜居。

(七) 臺灣島：臺灣無純客住縣，其非純客住縣則有：

彰化	諸羅	鳳山
----	----	----

等三縣，註二七，那些客人都是清初自廣東遷去的，初與福老及臺灣土人雜居，註二八，光緒甲午（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以後，臺歸日有，其地客家更與日人雜處。

此外如英荷屬南洋羣島，法屬安南，以及暹羅，緬甸，南北美洲，與夫大小呂宋等地，也有不少的客家寄居其間；註二九，不過很少是已經打定主意在那裡落籍的，所以不把牠列入客家居址的分佈裡去。

茲為便於觀覽起見，且將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列表表示如下：

省名	純客住縣	非純客住縣	備考
廣東	十七	四十四	上列非純客住縣或有未週，容當考補。
江西	十	十七	此據未被共產黨擾害以前的江西而言。
福建	五	四	此據未被共產黨擾害以前的福建而言。
廣西	無	十三	廣西非純客住縣諒尚有遺漏，容當查明補上。
四川	無	十	
湖南	無	四	
臺灣	無	三	
合計	三十二	九十五	純客與非純客凡一百二十七縣。

現在再就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繪一客家分佈地圖（圖二）如次：



第二爲人口：客家的人口，到底共有若干？這也是從前研究客家問題的人老弄不清的一點。何仲英中國方言概論，謂客家人口約七百餘萬，<sup>註三〇</sup>，白月恒最新民國地誌種族篇謂用客語者廣東一省，達四百萬之多<sup>註三一</sup>，洪懋熙最新中華形勢一覽圖廣東幅謂廣東「客家約四五百萬」，而民國十九年秋客屬旅省各團體致建設廳長公函<sup>註三二</sup>則謂粵東九十餘縣中，其全數爲客人者道三十餘縣，多數爲客人者，亦三十餘縣，其餘各縣均莫不有客人占籍，計其人口，約佔全粵人口泰半，若合廣西及南方各省計之，總數當在四千萬以上云云；西人方面亦是人各一說，有謂其僅四五百萬者，有謂其有七八百萬者，韓廷敦種性謂：「客家人口，總數在一千萬以上，」<sup>註三二</sup>，肯比爾氏根據布龍荷魯(Bromhall)中華帝國(The China Empire)謂能操客語的人口，已達一千五百萬，<sup>註三三</sup>，其實這都是極其主觀的估計，他們根本沒把客家居址先弄清楚，範圍已沒一定，所以所得的結論，也就極難置信了。現在即以上列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爲計算對象，依西人烏德黑德(H. G. W. Woodhead)等編一九二二中國年書(The China Year Book 1921—2)所載中國各省縣人口調查報告，<sup>註三四</sup>及本年二月廣東省政府所公布廣東各縣人口報告，<sup>註三五</sup>，以及陳達博士中國之移民(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第三章所載台灣客家數目，<sup>註三六</sup>，分別列表計算如下。

表一 (純客住縣的人口)

縣名	所根據文籍	人口	總人口
尋鄔	一九二二中華年書	一八四・〇五五・	

梅	永	武	上	長	寧	上	崇	大	南	信	虔	龍	定	安	
縣	定	平	杭	汀	化	猶	義	庾	康	豐	南	南	南	遠	
廣東省政府公佈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五一九·八五四·	一四八·九二三·	一一六·五一·	一二一·一二六·	二二三·三五·	一八五·七五二·	一〇二·八三六·	一七四·六九四·	五七·九一七·	一·一六八·六三五·	一〇三·〇〇九·	一二一·九一〇·	一二三·六四二·	九三·六五一·	一八九·一三一·

仁	翁	英	始	連	河	紫	龍	和	豐	大	蕉	平	五	興
化	源	德	興	平	源	金	川	平	順	埔	嶺	遠	華	寧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四一·八六二·	一五六·七二〇·	二六六·八六五·	一一三·四四六·	一一〇·六七三·	二七〇·四〇二·	一八六·二六九·	三〇四·一三九·	一七六·四九〇·	二一四·五〇〇·	三〇四·五九五·	九三·五〇〇·	一〇二·八三〇·	三五六·六三八·	四五六·六〇三·

赤

溪

民國九年赤溪縣志卷四經政略戶口，(註三七)

八〇·六六九·

六·八七〇·二二八·

以上是純客住縣的客家人口，凡六百八十七萬零二百二十八人；至於非純客住縣的客家人口則比較難以估計，茲於無法中想一辦法，將那些縣目分為三級，第一級假定佔全縣人口百分的八十，第二級佔百分的三十，第三級佔百分的十。其有曾經個人親身調查，或聞之南方師友，確知其所雜客家，數目極少，或數目極大幾乎與純客住縣相埒者，則列第三級或第一級，其餘，則一概列第二級，如此截多益少，多少折合，或可得一約數，較之信口開河，尙覺稍為可信。

表二 (非純客住縣的客家人口)

省名	縣級及各級住縣客家人總數			說明	各級合計
	一級住縣人數	二級住縣人數	三級住縣人數		
廣東	南雄，曲江，樂昌，惠陽，乳源，連縣，新豐。	連山，陽山，寶安，增城，博羅，揭陽，花縣，防城，合浦，欽縣，龍門，佛岡，清遠。	海豐，陸豐，惠來，潮陽，潮陽，東莞，番禺，中山，開平，陽春，信宜，徐聞，三水，羅定，廣寧，臨高，肇慶，澄邁，定安，儋縣，萬寧，化縣，從化。	廣東非純客住縣的分級，是根據個人調查及問而判斷的；這是相對的估計，非精密統計，(註三八)。	三·三三七·二五五·

湖南	福建	四川	廣西	江西
		隆昌， 榮昌。		
		五九·六七		
郴州，汝城。	清流，連城， 龍巖，歸化。	涪陵，巴縣， 資中，新都， 廣漢，成都。	象縣， 北流，賀縣， 鬱林，陸川， 貴縣，博白， 桂平，平南， 柳城，籛縣， 武宣，馬平，	贛縣，興國， 雲都，會昌， 石城，寧都， 瑞金，廣昌， 永豐，吉安， 遂川，萬安， 萬載，萍鄉， 修水，吉水， 泰和。
二四三·九七	一三九·二六七	一五五·八五	一〇二·六一九	一九五·二四三
瀏陽，平江。				
一四八·五六				
			據李運華先生 通訊，廣西客 家佔全省人口 五分之一，其 居地不僅如上 述幾縣，若然 ，則上述人數 未免太少。 (註三九)	江西非純客 住縣，現在 還沒有確切 調查，故權 且列之，第 且，截多補 級，大不 少，致不 錯而已！
三九一·五三	一三九·二六七	二〇六·四九	一〇二·六一九	一九五·二四三

總數	臺灣	彰化， 諸羅， 鳳山，	500,000.						三縣人口總數，現尙未明，此據陳達中國之移民所統計第一級，非依百分的八十一例推算。	500,000.
十二										
二,二四一,五六.										
五十七										
六,三九二,二.										
二十六										
一,〇九七,一五.										
九六七,八四.										

按上表估計，凡得九百六十七萬七千八百四十六人，總計純客住縣與非純客住縣，則共一千六百五十四萬八千零七十四人。現在且將此數與中國全人口及其他各國人口以及全世界人口，稍爲比較如次：

名別客	家中	國英	國德	國法	國意	大利土	耳其日	本全	世全
人口	一六五四〇七四	四六〇九四九五	四四三,四七〇	六二,五六八,七五三	三六,七九七,五四〇	四〇三,三〇〇,〇〇〇	二,七四一,六四三	五,九〇〇,〇〇〇	一,七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備考	見新亞書局全上，屬地 民國年鑑人口，不在 土地人口。此內。	全上。	全上，屬地 人口，不在 此內。	全上，屬地 人口，不在 此內。	全上，屬地 人口，不在 此內。	全上。	引陳恭祿 日本全史 結論。	據新 國年鑑	民

據此則客家人口，實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三，又小數七九，佔世界全人百分之小數九四，（幾達百分之一），比之土耳其且多四百七十餘萬；但此乃初步粗略的估計，究之實際，客家人口或不止此數，然無論如何當未

超過二千萬以上，這是從其分佈地域的景况可斷知的。觀此，則前人所述數目，當以肯比爾氏所根據布龍荷魯氏的估計，爲最近似，自餘諸人，非失之太少，則失之太多；但有一層，須得聲明，上述閩贛二省的客家人口，是指其地未被共產黨擾害以前說的，繼以閩贛現勢，其人口或已發生多少變化。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廣州民國日報有一段關於贛南一帶發生奇重飢荒的消息，極可注意：

昨晤某贛商，據其對記者云：此次發生荒災之區域，凡贛南十七縣，大部均有牽入，災民達五百餘萬，大概從前曾淪爲匪（指共產黨）區者，現在悉爲災區。此種災區，大部係兩年前經過共匪數次慘酷之焚燒屠殺，到處是頽垣敗瓦，蓬蒿沒脛，荒涼滿目，一種肅殺氣象，令人驚悸！各縣田基多爲共匪剷去，壯丁爲共匪拉去，農田無人耕種，任其荒蕪，此爲荒災之要因。貧苦農人，微明卽四出覓食，漫山遍野，爭取木葉草根充飢，崇義等地覓得細泥製餅，謂較能耐飽，視爲奇寶，災區內除食糧缺之外，藥材更形缺乏，有醫無藥品，亦不能治病，有病者惟臥以待斃。……

據此，則贛省客家人的人口，一定要減少了，或者又要引起一種更強烈的移民運動了。閩省西南也是如此。

第三爲自然環境：客家的自然環境，可分五項來說。

其一地勢。客家居地，已達一百二十餘縣，就中除三十餘縣爲純客住地外，其餘都雜有其他各族各系的住民，彼此沒明確界域，要想詳細細細細細的道里方位及面積廣狹，一時還是沒有辦法；不過，從統括的界說來講，大體在東亞大陸南部及其濱海小島下自北緯十八度的崖縣（在海南島）三亞街起，上至北緯三十一度的廣漢縣（在四川省）止，橫自東經一〇三度廣漢縣起，東至一二一度彰化縣（在臺灣島）止，聯結崖縣彰化廣漢三地

點，適成一大三角形，其間所包含的地方，有臺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等地，就中除貴州一省外，其餘皆有客家在那裡居住，這可說是客家居地的相對方位；至於其中所包含的純客住縣，則純在閩贛粵三省交界地方；這些地方雖說離海面還不算遠，然而論其地勢，在華南可算已極高阻；這是因牠恰當着南嶺山脉要衝的緣故；蓋南嶺山脉自貴州向南奔亘，下至湘贛粵交界處，構成了五嶺山脉與九連山脉，東北入閩贛邊界，復構成大杉嶺山脉；高山（相對的）大嶺，觸處皆是，連縣的西北為萌渚嶺分支，郴縣南部為有名的騎田嶺，南雄北境，則有號稱「嶺外第一關」的梅嶺（又稱大庾嶺），和平北境九連山，則綿亘更濶，東連龍川，河源，南連博羅，增城，龍門，從化，西連翁源，乳源，北連江西龍南，峯巒巍峻，地勢高阻；尋鄔東部有蕭帝巖，西南入興寧為大望山，東北出福建永定，為博平嶺，折西經長汀至連城為虎忙嶺，都是群山重疊，極少平地（註三八）。這些山嶺，雖說普通都不過高約一千餘尺，至高者亦不到二千尺，然而連續不斷，中間很少寬至一百方里的平谷，與其稱牠為平原或盆地，毋寧稱牠為山地，比較來得恰合。

山脉綿亘的結果，使客家地方發生二種極其明顯的特性：其一為耕地的缺乏，糧食的不足；其二為交通的艱阻不便，外力的難以久侵。前者可以驅迫客家不斷的向外發展，後者比較能够保存他們固有的語言和習慣；客家一般精壯的男子多數都出外經營工商各業，或從事軍政學各界的活動與服務，向外擴展的精神為國內任何民系所不及，而其家內一切瑣事及農作，則十九委之一的婦女；這是因為他們居住地域，山嶺太多，出產太少，要想維持一家大小的生存和溫飽，只好努力地向外發展以求改善經濟地位的緣故；婦女們呢，已然難得男子們成年地在家主持，又因為要維持日常的生計，不能拋棄農務，於是只好舉耕織烹飪都一身任之了，日子



久些，成爲慣性，社會輿論遂以爲婦女們是應該耕田作地的，不會耕作的女人是可耻的；客家婦女除少數新式女學生不計外，其餘難得幾個不兼事耕種，就是擁資十萬以上的人家，其婦女大體都還不能放棄農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別的優點；客家的語言習俗，一般人都說牠比較富保守意味，這亦是純由他們的居地山嶺過多的所致；因爲，山嶺繁多，則可依照天然形勢使之成爲無數聚族而居的村落，各依其固有風俗，度其生活，系外人們，極不易向其地發展各種業務，即能發展亦不願久居其地，因此外系的勢力或潮流，昔時亦不能向其地作長期連續不斷的鼓盪或進攻，只能由他們自身的提吸與仿效；不過贛南閩南的客地，現在却突然變了，已經化爲那含有國際性的共產黨的巢穴去了；這種突變的事例，另外有其構成的原因，不能說就是系外勢力入侵的成功。關於這層當於下文述客家的文化及一般趨勢的觀察時，提出討論，這裡暫不多說，要之客家居地的山多田少，是支配客家一部分活動的勢力，這是很顯明的。

其二河流。因爲客家居地群山盤亘，所以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河流都在其地發源，如直破江西的贛江，其東源曰贛水，發源長汀新樂山，經會昌入江西中部；其西源發崇義岳都山，向東北，入贛縣，水勢湍急，俗有「十八灘頭，捱唔得過」一諺語；十八灘者，贛縣佔其九，萬安亦佔其九，而其地皆爲客人所居；又如福建九龍江，其西源出龍巖楊梅嶺，而其地亦多客家雜居；又如廣東的韓江，其汀江源，出長汀苦竹山，經上杭峯市入大埔，梅江源，出粵贛交界的渡田河，合汀江乃成韓江；又如號稱南華大水的珠江，其東江源，出定南尋鄔，經河源惠陽至番禺，北江源，出南雄東北境梅嶺，經始興，曲江，至清遠，番禺。這可見客家地方河流的不少了（註三九）。但是，此類河流，實際皆爲各主水的上源，河身狹小，急淺多灘，水路往來，昔時悉用「七蓬船」，

行駛遲緩；二十年來，如韓江東江北江，雖亦漸有電船（俗稱火煙仔）行駛，然大體皆僅以渡客，用以備貨，尙多未便；因此而客地貨物，便以運費昂貴，市價騰高。又客地山嶺，宋元前，多爲畬民所居，畬人，俗尙火種，各類森林，從不存保；客家入居其地，又不及早植造，牛山濯濯，莫知救補；春洪暴發，石墮沙飛，淤阻河道，遂成水災；沒田園，冲房宅，人們因之，每不得安。民國二十年廣東省政府建設廳農林局所發表韓江水源林調查報告書，關於韓江客地的水旱災情形，頗有論述，文云：

「……森林荒廢，不足以涵養水源，河床填高，無法以收容水量，故一旦暴雨，則洪水汎濫，一瀉千里，潰決堤防，淹沒田舍，爲害至鉅；但數日不雨，則又以山無泉源，河水乾涸，高坡田地，輒有旱魃之虞，潮梅水旱災之慘爲各江冠，而興寧梅縣大埔三縣，災情尤甚。每年於夏秋之間，連日降雨，必發生水災，每年二三次，而至四五次不等。旱災亦然，小旱每年必一二次，大旱每隔一二年間必發生一次。不惟五穀減其收成，而航業亦因而停滯，甚至因年歲之凶歉，遂影響于地方之安寧，推原其故，皆由森林荒廢。……」

又本年六月八日廣州民國日報載東江客家居地的水患云：

「惠屬東江上游，老隆河源等處，旬日以來，造降大雨，河水增漲三丈有奇，沿江河源市內低窪處，水深及膝，交通用小艇往來，市外村落，逼成澤國，所有禾田什糧，將屆收成，均遭淹沒無遺，農人俱皆叫苦。……」

這可知客家居地山嶺的崩廢，河身的淤阻了。這種河流，與客家向外擴殖的運動，至有關係；蓋客家人士，

目視所居地域，不敷耕殖，而又旱澇常臨，豐歉多，爲謀子孫萬年安全之計，不能不別求出路；而其居域的地形，又適于沿江移徙，於是因利乘便，順流而行，逐漸遷居廣府（本地）福老三系所宅處的平原腹地，以所賦艱苦耐勞的精神，與其他民系統爭生存，（註四〇），而廣府福老等久居平原沃壤的民系，則以逆流關係，不易向客家居地擴展。客家第四次的遷移，雖其原因，純基於族內人口的過賸，及外地經濟的誘惑，然其遷移的引線及其方式與步驟，則與此等特殊河流至有關係。

其二氣候。客家居地，雖極多山，但其氣候尙稱寒暖適宜，又因其離海面仍不甚遠，炎夏時，季候風自東南海面頻頻吹來，足以減少熱度，至熱時（六七月）溫度高至華氏寒暑表九十五六度，冬季較廣州爲寒，常降至華氏三十四五度左右（十二月一月）贛南諸客地，有時且降至三十二度以下。廣東各客地，除南雄一帶頗常降雪外，其餘極鮮見雪。結霜季節，始於舊曆霜降前後，而終於大寒立春中間。至於雨量，則每年平均約一千五百耗左右，廢曆正月，頗有春雨，足爲農田布種撒秧的需用；二三四月雨量平常，惟韓江上游，則於四五月反多旱患，至六月，又嫌雨量過多，每致釀成水災，且氣溫變幻甚劇，易使人感暑或招涼；八九月雨量復少，亦易構造旱災；十月天氣常好，適爲晚稻收割時期；十一月十二月，天氣較寒，但廣東諸客地，則可將其稻田移爲種菜之用。論客家居地，實際並非不適于農家種植，特以山嶺多崩，森林稀少，河道淤阻，漲落失宜，故數日不雨輒患旱，數日連雨又患浸，這是我們談客家自然環境時應該注意的一點。（註四一）。

客家腹地，不似廣州的卑濕，但比之中國內部各地，則仍覺不很乾爽，故於古器古籍，每苦不易保存，無論何種器物（金屬除外）或書籍，往往畧經數十寒暑，水氣侵淫，木魚蝕鑽，輒不知毀敗到怎樣樣子。四五六七

月，天氣尤濕，易生鼠疫，少不謹慎，輒被傳染，蔓延的速易，有類上海廣州等地的虎列拉流行病；但比之其他寒荒酷暑的惡地，尙稱適於住處。

客家居地的氣候，大體說來，尙在溫帶，四季分明，有相當變化，春冬二季，每多北風，秋季則多西風；唯其氣候有適宜變化，故人民富未雨綢繆的習性；又以其出入必盤山越嶺，習苦耐勞，故身體尙稱健美，極鮮類似北京上海一帶面帶懶容的女人。其出外經營工商的男人，亦能出其智慮以對付異鄉氣候，或其他屬於自然環境的勢力。

其四物產。客家居地，雖說山嶺甚多，但其間所藏野獸的數量，却已沒有多少，（這是因爲昔年曾經禽民蒐獵殆盡的緣故），故客家社會沒有專以行獵或販運獸類皮毛骨角爲業的人。今日客家地方可資食用的動物，大概皆爲家畜，以牛豬鴨鷄爲大宗，普通人家均畜牛豬各一二頭；但牛僅以耕田，非至老殆，不以售宰；豬亦僅供客地自食，無餘剩輸出；鷄鴨以贛南及河源和平龍川等地爲著名，頗多輸至廣州等地發售者。魚類較濱海地方爲缺乏，普通皆用人工掘池畜養（註四）。

客家地方，可資食用的動物，殊不充足，惟植物尙有數種極可注意，卽煙葉，竹料，靛青等是。煙葉可製造條絲或煙捲，每年輸出數目，佔客家土產首位。竹料則可製紙，及各種傢具，舊日最負盛名的連史紙，卽產於福建客地，今日華南各地通常用的土紙，大體亦取之客家住地。靛青爲一種藍類，其葉可製造土靛（顏料），中國土布之欲染成藍色者，從前均用土靛，客家靛青，銷流至廣；但自洋靛入華以後，客家土靛已一蹶不振，

（註四三）。

贛南客地，產茶葉，棉花，竹料，煙葉，桐油，樟腦，花生，靛青，苧麻，芝麻，藥材等物，閩南客地，亦產煙葉，竹料，茶葉，等物，湖南客地，亦有苧麻出產，四川客地產麻尤盛，更產棉花，藥材，茶葉，煙葉，蠶絲等品，廣西客地亦產藥材，如茴香八角田七諸類，廣東客地產茶，煙，苧，藍，諸品，昔時嘉屬各地，且盛產絲棉，絲可製綢，棉可製布，（昔有程鄉土繭綢，興寧家機布之稱），自洋紗洋棉入華以後，土產絲棉，遂式微不振。註四四。臺灣客地，盛產煙葉及蔗糖，但為日本政府所拊制，產額雖豐，獲利實寡！

客地氣候，原尚適於種稻，故所產米穀，質分甚佳，可惜為山嶺所限，產額殊少，除贛南客地，豐年微有盈餘外，其餘各地，有時且須依靠洋米接濟。因為主要食品，供不應求，故客家地方，昔時每遇荒月，貧苦人家，往往有向同系富家「打飢荒」的舉動，所謂「打飢荒」，就是：荒年歉歲，每由若干貧苦男女，鳴鑼擊鼓，叫集一般鄉井飢民，成群結黨，或數十人，或數百人，走向富家或豪俠好義之家，請其分賜米食，若不給食，則群擠其門，抵賴不走，或竟開其穀倉，自動分穀，美其名曰「平穀」，如此展轉「平穀」，必俟荒期度過而後已。註四五。此種迫不得已而「打飢荒」的良民，一有機會，當然是最願意向外墾殖的。近百年來，因為環境的變遷，可供客人發展的途徑，較前增加，其丁壯出外經營的亦日多一日，一方改進了經濟的來源，一方減省了糧食的消耗，就是荒年到來，貧民亦無需「打飢荒」了。

其五鑛藏。鑛物為今日所以維持和發展各大工業不可或缺的要品，工業革命未起以前，世界各民族或國族，所勾心鬥角以謀兼併的為農業或商業的場所，其競爭的對策，在如何以防守或攻取農業或商業的重要場所；工業革命以後，因各物生產的方式改變，而鑛藏豐絀的問題遂為決定各該國或族繁榮與否的條件，國與國

，族與族，其間所日夜競爭的，亦移於鑛產區域的擴取與經營；因此而各地鑛藏的性質或分量，遂成爲一種支配人們一部分活動的潛力。客家居地，雖不若其他平原沃土便於農商，然亦正因山嶺磅礴，鑛藏反較平原畧有可觀，苟能設法利用，在今日尙未達於國家資本集中生產事業純由國家經營時代的中國，亦未始非自然環境賜予客家人們一小部分的幸福。茲將其地主要鑛藏畧述如下：

A. 煤鑛：客家居地的煤鑛，在廣東的可分四區，最豐富的爲北江煤田，如樂昌，曲江，乳源，連縣，陽山等所藏煙煤與無煙煤，皆屬於此；其次爲梅江煤田，如梅縣，蕉嶺，平遠，興寧，大埔諸地的無煙煤，皆屬於此；又次爲中部煤田，如花縣，增城，東莞，寶安，清遠，英德等地的煤藏，皆屬於此；再次爲欽廉煤田，如欽縣，合浦，防城等地的煤藏屬之。其在江西，則自南部的龍南，上至吉安，西至萍鄉，皆頗產煤鑛。又福建龍巖，亦頗產煤。此類煤藏，雖較之北部中國的煤區，或世界重要的煤區，尙覺如滄海一粟，然在長江以南諸地而論，已是首屈一指了。

B. 鐵鑛：在廣東的，首爲東江鐵帶，如蕉嶺，平遠，興寧，紫金，惠陽，寶安，赤溪，等地均有鐵鑛；次爲北江鐵帶，如翁源，英德，從化，下至東莞，皆屬於此。廣西武宣，福建長汀，江西虔南，亦皆頗藏鐵鑛，（註四七）。

C. 錫鑛：南嶺山脉，本爲中國絕好的錫帶，客家居地位於這山脉末端，故錫藏亦極豐富，據翁文灝教授中國鑛產區域論的記述，自廣西省東北的賀縣起，至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花崗岩顯露極廣，綿延不絕，侵入古生代地層之中，湖南南部，殆無縣無錫。湖南錫鑛產額之最多者，爲郴縣之安源，有花崗巖侵入於石灰

紀之石灰巖，錫石即產其中，有毒砂瑩石等伴生，有時並有鉛鑛。廣東的錫鑛，則多在五華，紫金，惠陽等地，（註四八）。

D. 鉛鑛：客家居地的鉛鑛，聚於陽山，英德，曲江，始興，連平，興寧，梅縣，豐順，蕉嶺等地，惟廣西桂平，武宣，亦頗產鉛鑛，（註四九）。

E. 銅鑛：客家居地，銅鑛較少，然亦非絕對無可記述，江西瑞金，萬載，贛縣，廣東興寧，蕉嶺，連山，廣西桂平，武宣，據近人的研究，皆藏銅鑛，（註五〇）。

F. 錫鑛：客家居地，錫鑛之多，為國內各地之冠。廣東錫鑛可分三區，最盛者為南韶錫區，如樂昌，南雄，仁化，翁源，等縣屬之；其次為嘉惠錫區，如梅縣，興寧，五華，龍川，紫金，河源，惠陽等縣屬之，而惠陽所產尤盛；又次為潯海錫區，如惠來，陸豐，寶安，東莞，亦溪等縣屬之。其在贛南，則以大庾，上猶，崇義，南康，信豐，定南，安遠，等縣為盛，歐戰時，贛省輸出之錫，年達五千餘噸，現在已漸衰歇，然藏量實仍甚豐，又湖南汝城耒縣，亦頗產錫鑛，（註五一）。

G. 鉍鑛：鉍鑛常與錫鑛伴生，以廣東連山，始興，翁源，五華，惠陽為最盛，（註五二）。

H. 鎳鑛：兩廣客地，亦頗藏鎳鑛，其最盛者在梅縣，蕉嶺，惠陽，寶安，欽縣，防城，馬平，桂平，陸川，平南，武宣等地，（註五三）。

I. 銻鑛：廣東乳源，樂昌，曲江，梅縣等地，及廣西馬平，又頗產銻鑛，亦為特殊鑛物之一，（註五四）。

J. 鈹鑛：此外如廣東曲江，始興，翁源，以及韓江各客地，亦頗產鈹鑛，（註五五）。

上述礦物皆爲工業上至要的寶物，只要經營得好，開發的當，在在皆可富國利民。客家中人昔年亦頗有從事鑛業經營的，歐戰正殷時，粵贛各地小資產或中資產的客人，盛於其地發掘錫鑛，每年由潮汕輸出西洋的錫價，總額在一千萬上，惜自歐戰終後，錫價日落，往日僱工開錫的中產客人，或則轉營他業，或則傾資歇業，直至近頃，尙無復興機兆。其他各鑛，亦復如此。

客家居地狹小，農產缺乏，故其人每至失業，然若能利用其地自然的鑛藏環境，不但可減少失業痛苦，而且可促進地方的繁榮，民生的福利；這事看去似極平常，而實際却爲改變生活的樞機。今日客家大患，不在於居地貧瘠不毛，而在於一般人不能利用其地各種自然環境；將來客家民系能否去貧爲富，據我看其關鍵即在於此！

## 附註

(註一) 這是根據先父民國十六年在家鄉修譜時的講述，並參考友人與國 姚名達先生親對我說及的面斷定的。先父曾在圍桂，住過不少時候，又雜好清道，續表名區，經行殆遍，故於客家居地，尙稱熟悉。

(註二) 贛南各縣的客家，多唐宋移民，那是根據上章客家的源流一文推證出來的；但據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我在南雄調查珠璣巷放賊時，於泥子嶺 瓦店，遇一自與國逃共來雄的書生（姓名忘記了），他對我述贛南各邑客家狀況，謂有於明清二代始自閩粵遷去的；又同鄉朱君聖果，亦嘗語我，有清一代，與寧 客人，多遷居贛南各地，即其族人，亦遷去不少云。



(註三) 此亦是大半根據先父講述及姚名達先生說話而判斷的，泰和一縣，據朱君聖果的談話，亦有客人雜居；遂川萬安二縣之有客家雜居，則是根據民國十七年文學週報三零六期王禮錫君江西山歌與劍青山一文推證出來的，他說：『這種風俗（劍青山）大約流行在遂川萬安的客籍中間』，『實在在遂川萬安等客籍民族以外的江西，是找不着的』；萬載之有客家，則是根據民國十年廣州所開客系大同會到會的代表名錄推知的，當時萬載代表，是謝子春君；修水之有客家，則是根據吾師陳寅恪先生的講述推知的，師說：『江西義寧，即今修水，其客家皆自廣東嘉應，及福建汀州遷來；本地考試，初不許客家與考，後乃特設『懷遠』籍額，並別有懷遠書院以與本地人分別。懷遠籍人不經足，故從前只能就本處客家通婚，而不能與本地人通婚。予家係自福建汀州府上杭縣遷義寧，予之祖母家為黃氏，亦由嘉應遷至義寧者』。又據廣州中大學生李君中純的譯話，則萍鄉亦有客家。石城寧都二縣的客家，則是根據五華魏氏族譜推知的。

(註四) 此亦根據先父民國十六年的講述，他說：『贛人普通都操藍青官話，惟那裡的客人，所說的，仍是嘉應州一帶的口音。

(註五) 這亦根據先父的講述。去年十二月，遇中山大學理學院助教上杭袁文奎君，所述與此同。

(註六) 參見上章客家的源流。

(註七) 根據先父的講述及民國十年，客系大同會各縣代表名錄。

(註八) 此亦根據先父的講述；又從上章客家的源流一文推測，亦可知其究竟。

(註九) 見楊瀾臨汀彙考卷三，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一集第二期董作賓福建畚民考畧。先父嘗於民國七八年，出寧遠城，那邊情形，他頗熟悉，據說龍巖一縣，的確還有多少畚民在山裡住着。

(註一〇) 這十七縣為純客住縣，乃是廣東人滿知的事實，考之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七方言篇，楊恭和文語本字客語源流多本中原音韻考，章炳麟新方言附錄外三州語，賴際熙正音同人系譜卷一源流篇，亦均有或詳或簡的記述；昔年先父亦如此講述。

(註一一) 見陸源熙纂本溪縣志卷八風俗事紀漢民遷居之始，及其案語。

(註一二) 廣東非連客住縣的統計，大體根據正同人系譜卷一源流，及 E. J. Eitel 的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 以及民十客系大同會各縣代表名錄與天昔年先父的講述；惟此外尚有種種證佐，茲分別述之：

南雄，曲江，二縣，我曾親往調查，二地各鄉全爲客家，惟南雄城內頗雜湘贛系人，語言不與客家相似，亦不與廣東本地系相似；曲江水面則多蛋民，其固有語言，非普通客人或本地系人所能懂，但那些蛋民，大體都能兼操客語，或本地系白話；曲江市內，五方雜處，惟大部分的住民，均似與蛋民血統有關。據曲江各鄉客人傳說，該種住民原即水上蛋戶，後以時局變遷，相率登陸，漸次把持各衙門吏役，至今征收田賦的小吏，還是蛋人居多。他們登陸後，因與本地系客家系接觸，日用語言，逐漸變化，遂至近代，遂成立一種特別的方言，只通行曲江市面，與客語，本地語，水上語，均不相同；可是普通曲江市住民，大抵都能兼操湘贛系藍青官話，以及客語本地語等等，他們說話的本領真比任何地方的人都好。曲江的西北，尚有少數的僑民雜處，其地（橋山）與樂昌乳源二縣相連，僑人居地，南北約一百餘里，東西稱之。曲江一六號的桂頭，樂昌的楊溪，乳源的烏坑，均爲入橋山的要道。這些僑民的狀況，龐新民君有廣東北江橋山雜記一篇，敘述頗詳，文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

樂昌的僑民，已畧如上條所述，惟其客民的衆多，則須取廣東通志宣統元年九月樂昌徵訪卷語言類證之。徵訪卷云：緣邑聲音各區不同，二四六區，多操各語，一三五七八等區，方音特別，茲將天下太平四字，按照各區聲音，詳加審察，用中國南音以譯之：一，五區，天，音替平聲，下，音後平聲，太，音他，平，音廳，三區，天，音譚，下，如廣州自話好字，作南音平聲讀，太，音拖，平，音懸上聲，七，八區，天，音鐵，平聲，太，音塔，平，音懸上聲；二，四，六區，天，音添，下，音夾切音哈，太，音胎，平，音品，去聲。按南海尉趙佐築邊城二，一在仁化之城口，以禦南安之橫浦，一

在樂昌之滷河，以壯桂陽之篁溪，樂昌仁化俱爲南粵地，當日軍民，四方彙集，以致南腔北調，混合一方，言語不同，勉強牽合，年久月深，遂成數種特別之語；至客家語，是後世僑民相傳而至，非吾邑古語也。」按此所述，雖多未盡然者，然其謂客家爲後世僑民及其語言分佈二、四、六區，則確可信。

連縣居民分各家本地僑民三種，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連縣徵訪卷謄譯案語云：「連縣語言複雜，而以客音，廣音（即廣州白話）爲最通行。」同卷所錄方言，則純屬客話，可知連縣客人之多。至於那些僑民的狀況，則可參看李來章八排風土記，（有單行本，與清河王氏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本），及近日連陽化僑局林國棠君所編僑民風俗及僑排地方概況。

據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化縣探訪卷，化縣語言所述，則化縣亦有客家。其言曰：「化縣語言，大約分爲三種，自南北宋遷來者，多說白話（本地系語），其西北一帶，多說咬話，咬者揆也，謂與正音接近。」按咬話，即客話，客音讀我如咬，故其鄰居諸人，常以講咬話者稱之，「接近正音」乃後起之義，非其朔也。

據廣東通志館民國二十年澄邁徵訪卷語言類所述，則澄邁亦有少數客家，牠說：「惟餘客家人數百戶，俗稱新客，清同光間始遷來，至於黎人在本縣已絕迹矣；」瓊崖各地通常惟操福老話，但其自己則稱客話，所謂客話，與各家的方言無涉，不能相混，其人們的特性，亦與客家不同。

據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新豐徵訪卷語言類所述，則新豐亦幾爲純客住縣，其文云：「新豐居民分土語（本地白話）客話兩種，現在附城人尙有少數土音，其他多屬客話。諺云：打扁客話成官話，爲音之相近也。」

廣寧亦有客家，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廣寧徵訪卷語言類云：「本邑語言，與省市聲音稍別，與四會大畧相同，與省話亦相差不遠，若彼此相處，亦無不通省語之苦；縣之東北扶溪地方，縣之西南石狗尾地方，多客籍，講惠州話居多，然講客籍話者，無不曉講本土話。」

合浦亦有客家，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合浦徵訪卷戶口門云：「本邑人民俱屬漢族，別有各戶，潯洲客籍人，前清定取庠生名額，……與潯洲相對者，有蛇洲，……寓客五六千人，皆入天主教，其舉交籍秀才者，邗咤奉爲鄉望，……二區靖海潯洲七萬七千七百一十九丁口」。

羅定亦有客家，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羅定徵訪卷語言類云：「羅定語言，錯雜不齊，一區附城，與三區羅鏡墟中，音同廣州，六區金鷄墟一帶，亦近似，此外三區及四區，多半同惠州音；若五區之羅平，婁龍，及六區圍底，盡是能古及地古，稱我日能，或日能地，聲帶均重濁而亢戾」。按此所謂惠州音，即客家音；惠州方言有二種：一本地白話，與廣州話同，二客話，操本地話者在惠陽城區，人數無多，操客話者多在各鄉，區域較濶，普通粵人稱惠州話者，實指客話而言。

增城一縣，則客人更多，增城縣志卷一輿地客民條云：「客民者來增佃耕之民也，明季兵荒登見，民多棄田不耕，入販圖後，山寇仍不時竊發，墾復維艱，康熙初，伏莽漸消，爰謀生聚，時有英德長寧（今新豐縣）人來佃於增，其村落殘破者居之，未幾永安（今紫金縣）龍川等縣人，亦稍稍至。清丈時，山稅之估業疑廣，益引嘉應州屬縣人，雜耕其間，所居成聚，而楊梅絞福金牛三鄧尤夥」。

欽縣亦有客家，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欽縣徵訪卷語言類云：「查欽縣人民，雖鉅家大族，其祖先多由外邑遷流而至，所以語言聲音，每各不相類，有清濁高下之殊，最爲雜雜。居住附城者，其音清晰，惟稍直硬，頗與吾國國音相近似，名曰欽州正音；居於龍門島者，其音雄重而下急，兼得欽廉正音之半，蓋其島與廉洋毗連，亦地勢使之然也，謂之龍門話；其他散處於四鄉者，其名猶繁，……有名粘米客話者，其音濶俗而高狂；有名欽話者，其音壯穢而鄙厲，……。粘米客話謂燈日等，子日枝，火日呼，禾日胡，手日收，哥日嫂日果日驢，瓜日菜日寡日才，行日降，降日平日聲，食日吃，吃日享日擊日切；欽語謂我日礙，老日羅，婆日破，水日誰，錢日僭，地日體，去日史，行日卷，……」。按此所注語音，多不準確，所謂粘米客話，

實與惠州的客話相近似，較之嘉應州客話，似乎稍硬。

惠州各屬，除河源，龍川，紫金，連平，和平爲純客住縣外，其餘各縣，亦多客人雜居，去年三月十二日我曾訪惠陽客人方太支（光）先生，據云：「惠陽除城內商賈多不說客話，及淡水等地多說福老話外，其餘各地皆操粘米性客話，與嘉應客話，大同小異。惠州所屬十縣，（即惠陽，博羅，增城，紫金，和平，河源，龍山，新豐，海豐，陸豐，）無一無客人聚居，惟陸豐海豐，數目較少，（海豐最少）。其間客人，有自南雄遷去的，有自嘉應各屬遷去的，亦有自福建遷去的。」

潮陽惠來亦有客家，據友人潮陽羅牧先生（福老系）云：「潮陽屬客家有下列四處：（1）林招鄉李姓，（2）銜窩鄉鍾姓，（3）古溪鄉李姓，（4）牛角坵水美鄉李姓；惠來屬客家，亦有下列四處：（1）鴉地鄉彭姓，（2）藤竹埔鄉陳姓，（3）東洋鄉陳姓，（4）林者四鄉李姓。」

又據汪文炳纂香山縣志續編卷三輿地氏族篇的記載，則中山（原名香山）亦多客人雜居，氏族篇頁三十四云：「大環（在四字都）江族，十五世祖永康，由嘉應州遷來，現歷十八代，丁口十餘人。」頁三十七云：「沾涌（在谷鎮）陳族，始祖崇雲，住嘉應州興寧縣，至九世祖秀譚，遷居增城，生四子長應略，應略子分六大房，長次三由雍正初年移居香山沾涌，又分居神灣古宥，沙崗仔，定鈞環，現二十一代，丁口約二千人。」頁三十八云：「神灣劉姓，始祖進，原籍興寧，乾隆二年，祖尙德遷居香山神灣，現歷六代，丁口二十餘人。」頁四十云：「旗嶺下村毛族，始祖元鳳，雍正三年，由長樂縣遷居邑之下茶部神前村，迨乾隆三十九年，十三世祖運昌由神涌前村，轉徙旗嶺下村，生四子除分居馬溪神灣沾涌田心，及復徙神前等村，計丁口千餘人，此外尙存旗嶺下者，丁口約二百餘人。」又頁四十四云：「沙埔洋（在黃梁鎮）羅族，始祖德錦，由惠州龍川縣遷來，現丁口約四十餘人。」又頁五十二云：「大崗（在黃旗都）周族，始祖佐成，原籍本省河源縣乾隆辛丑年，來邑貿易，遂家焉。現歷六代，共分六房，丁口約七十餘人。」據此可知中山一縣，客家移民的不少了。

海南一島，亦頗有客人的雜居，除上述澄邁一縣外，尚有陵水，儋縣，崖縣，萬寧，臨高等五非純客住縣。陳銘樞纂海南島志第三章人民第二節語言頁七五云：「客語即東西北三江之客籍人民移家來居者，散布於澄邁之火雲，儋縣之落居海頭，那大，臨高之蘭洋和舍，崖縣之三亞，陵水萬寧交界牛嶺等處。」又據 Henry 所著嶺南 (Ling Nam) 第十九章頁三百六十八的記載 (Chapter XIX P. 368)，則海南定安縣沙帽嶺附近亦有若干客家，按沙帽嶺在定安縣南百五十里，(據瓊州府志卷四山川)，Henry 曾親到其地調查，其說可信。

信宜與徐聞的客家則多是同治年間自廣東西路遷去的，鍾用蘇粵省民族考源下篇云：「海南一部分之客，又由咸同間因西江土客相鬥而徙往者，並安插於高州之信宜，雷州之徐聞，瓊崖之陵水焉。」

番禺客家，見第二章註一〇九。又據友人羅倬雄君云：下番禺新造附近，亦有客人村落，惟人數不多。」

陽春亦有客家，道光劉彬華編陽春縣志卷首與地風俗云：「聲音，邑中大約有四：附城四五十里，其音與廣州略同，自二甲至八甲，與嘉應州略同，自岡尾至黃蘗，與陽江近似，自高岡至大鑑灣，與新興近，按此與嘉應州略同」的方音，即客語的一種，而其人即客家移民。

又佛岡亦有客家，道光龔映光纂佛岡縣志卷三土俗云：「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時立籍者為土著，……國初自惠韶嘉及閩之上杭來占籍者，為客家。……其音各近所隣之廣，惠，韶，大同而小異焉。」

(註一三) 南雄，曲江，樂昌，乳源，連縣，因接近贛南，故在五代以前，已漸有客家先民入棲其地，其後愈遷愈眾，到了宋末元初，差不多「無主非客」了。至於其他各縣，根據前一條附註，及第二章所述，知其相與雜居的客家，強半是在明末清初才自別處搬去的。

(註一四) 同註十二。

(註一五) 海南島各縣的漢人，十之七八，皆爲福老，他們的來源與潮汕一帶的福老相同，都是自福建，泉，漳，廈等地遷去的。關於這層疑於將來撰『漢族源流考』時，再爲詳究。

(註一六) 見陳銘樞纂南海島志第三章人民。

(註一七) 根據先父民國十六年的講述，並參考本章註十二所引各書。

(註一八) 番禺和曲江的蛋家，我個人曾親去調查過一回，清遠三水蛋民的衆多，是我在海珠水上警察分局測驗人種時，那些蛋民告訴我的。其餘見拙著蛋家，文見中山大學民俗週刊第七十六期。

(註一九) 這是根據去年我在廣東北江調查所得的結果而說的。

(註二〇) 見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汕頭嶺東日報所載詔潮州畚民。

(註二一) 見清華大學教授李運華先生民國二十年三月五日給我的短信，信已發表於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四期。該信云：  
『廣西客家，到處都有，尤以鬱林五屬，潯州四屬，及柳州各屬爲最。推測人數，約占廣西全數五分之一。』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歌謠週刊第八十一號，劉范奇廣西語言概論，亦有關於廣西客家的記述，他說『麻介話，(按即客話)則散布於各縣的鄉村，但爲數甚少；惟馬平武宣和柳城等縣，所屬鄉村的人民，說麻介話的幾居大半。』又說『說麻介話的，多是由廣東嘉應潮梅等處遷來，專以墾植爲業。』(按劉說實多漏畧，嘉應即古梅州，其言實病重複)。又先父昔年亦嘗講述廣西各縣客家的分佈，上列十三個非純客住縣頗以其言爲折充。

(註二二) 據上述劉氏廣西方言概論謂由桂平沿象江而上，經象縣馬平(柳州)，……以至宜山宜北等處，……可劃爲官話區域，按此說官話的人民多自湘省遷入，故亦可列於湘贛系內。

(註二三) 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四十六，七期合刊孫山調查專號任國榮孫山兩月觀察記。

(註二四) 見同上週刊第三十五，六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專號石兆棠僑民調查。

(註二五) 見第二章。

(註二六) 全上。

(註二七) 全上。

(註二八) 彰化，諸羅，鳳山，等縣，初爲臺灣生番所居，清初福建漳泉人及廣東嘉應州一帶的客人，逐漸前往墾殖，構成客福番雜處的局勢。鍾用蘇粵省民族考源下篇，頗曾述及此事，又丁曰健輯治臺必告錄亦可參考。

(註二九) 見張相時華僑中心之南洋卷上第三章馬來之人口，又李運華先生給我的信，亦可參考，(信見中大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信云：「美州華僑，自以四邑爲最多，然屬客籍者，亦不少，凡大邑中如紐約，三藩市等埠，皆有多數客籍僑民，經營飯館之業，客家所在，皆有團結，名曰人和會館。……彼等團結力甚強，故不至爲他籍欺侮。檀香山，古巴，墨西哥，巴拿馬等處，皆有多數客籍僑居，其組織頗類美國客籍也。」又賴際熙纂赤溪縣志卷八開縣事紀亦有關於客家出國僑居之記載。其他各家關於南洋華僑一類問題的著作，大抵亦曾提及客籍的海外僑民。

(註三〇) 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二號二十週年紀念號下頁七五五。

(註三一) 見客家人衆總會民國十九年九月所發表對建設週刊案交涉經過報告書。

(註三二) 見韓廷敦種性第十一章 North Versus South in China，潘譯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頁四十八。

(註三三) 見 China Review XVIII (Shanghai) 所載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

(註三四) 見 The China Year Book 19 21-2 第一章頁四以下所載 Post Office Estimate of Population of Each Hsien administrative area in China.



(註三五) 見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廣州民國日報。

(註三六) 據陳述 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ur Condition 第三章 Chinese in Formosa 頁四三所記載，

在臺灣從事農業的客家僑民，統計達五十萬人。

(註三七) 廣東省政府今春所公布的廣東各縣人口統計，係根據各縣政府造報編成的，其中每有少報或虛報的弊病，赤溪一縣，謂僅有一七四九一人，其爲偽報或誤記，無可諱言，故另取赤溪縣志卷四所載民國六年人口統計實之。

(註三八) 參考白月恒最新民國地誌，及兩廣地質調查所年報第一卷及第二卷下冊，以及廣東建設廳農林局所發表韓江東江等水

源林調查報告書。

(註三九) 參考同上水源林調查報告書及最新民國地誌。

(註四〇) 見韓廷敦種性第十一章，又潘譯頁四十九。

(註四一) 參考上述水源林調查報告書及德人芬次爾所著廣東雨量季節之分佈與森林類別及造林可能之關係，又民國十八年廣州中山大學農學院所刊廣東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續編上卷，亦頗有關於客家居地氣候的記錄，微可參考。

(註四二) 參考上述水源林調查報告書，廣東農業調查報告書續編上卷，及最新民國地誌。

(註四三) 同上。

(註四四) 同上。

(註四五) 見齊昌節景山歌唱本。

(註四六) 見丘際著開發兩廣鑛業計劃(民國十八年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印行)第一篇，及兩廣地質調查所年報第一卷，以及上述最新民國

地誌。

---

各家研究導論

(註四七)至(註五五)，均同上註，並參考文瀾中國礦產區域論。

## 第四章 客家的語言

研究方言，有兩個必須顧到的對象：其一為各該方言詞類，音讀，及語法的調查，與分析；其二為各該方言源流變革的辨証，與考釋。僅知致力前者，而不問後者，其失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僅知斷斷摸索後者，而不問前者，其失也，標準不立，系統不明。從前中國論述各種方言的人，大體僅知致力楊雄方言一類常言熟語的彙集或訓釋，或章炳麟新方言一類語源詞源的參證與追探。他們用的方法，以及由那方法探發出的事例，自然，極多不可磨滅的價值；不過我們，若再從嚴格標準來說，從前一般論述方言的學者，大體事前都沒給各該方言做過實地檢驗，材料本來就不充足，界說也沒一定，所以，說來說去，還是找不着各該方言真正統系的所在；至於那些方言，與其他語言，交互影響的所由所屆，那就更是鈎稽不了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方言學界一樁憾事！

我很想將客語給他做一番實地檢驗，將其詞彙，音讀，以及語句構造，用語言學方法記錄出來，再用中國音韻學固有法例，分析牠聲紐，韻部，呼等，以及四聲等等，以與中土各期各地諸音韻，參合比較，推求其間遞演嬗變的痕迹所在，一以表白客語實際與本體，一以推證客家與其他族系的交互關係，可惜這種工作繁重至極，非有學術機關相當贊助，及個人長期不斷的努力，無論如何，不敢希望能有成功的一天；而今後社會環境，能許個人這樣地進行與否？又是一個絕大疑問；所以，客語研究，在我只可說是一種預計着的工作，不能說是一種已在攻習着的課程。

然而，有了問題，又不能老是擱着不講，為謀一般關心客家語言的學子，能約略知道客語大概情況起見

，現在只能先就個人家鄉所在的興寧，將其縣治一帶語言，略加敘錄，並將前賢或時賢對於客語研究所已得到的結果，拿來比照印證，做個引子而已；至於整個客語的統系或內容，以及客語與其他別語影響所屆，那就須待將來有機會得舉行實地檢驗時，再分別詳述了。這是此刻論述客語應先聲明的一點。

復次，興寧本來是個純客住縣，牠四圍各縣，住的也是客人，他和客家以外的民系，除宋元以前一部分畚民外，很少曾發生劇烈媒觸作用，興寧人所操語言，大概還算純正客語，把牠敘錄出來，藉以表白客家語言的輪廓，大概還不算一種荒謬勾當，（下文論列興寧語韻紐時，所以，便逕行稱為客語韻紐，不更冠以興寧二字。羅藹其先生客方言也是十九以興寧語為骨幹的）；不過我們若是再從嚴格標準來說，各縣方言，本來就沒純正不純正的界說可言，要想論述某一流行百數十縣而能自成統系的方言，使讀者於該方言得認取一種統括無訛的概念，只有就該方言所分佈地帶各單位區域調查所得的報告，歸納綜合，排比同點，說明大概統系一法而已；單就任何一縣或任何一部分材料，以謀表白該方言一般輪廓，這是最不得已的辦法，理論上到底覺得還是未妥未安；興寧人所操語言，雖說不能說他，不是道地客語，然而究之實際，牠和其他各縣客語，其間不同地方，實在還是沒法幸免，舉例說吧：興寧語平入二聲，能分清濁，合清濁不分的上去，共得六聲，而五華語，獨無去聲，合平入清濁，僅可五聲；興寧語稱「我等」曰「a:ŋi:du」，「ŋi:ai」入皆韻，而大埔，謂「我等」曰「ɛn-du」，「ɛn」入元韻；興寧語讀「燒」如「-ŋau」，入肴韻，而梅縣松口讀「燒」如「-ŋou」，入幽韻，興寧語稱「幹事」的「幹」曰「jnen」，而梅人代「jnen」以「mɛp」，以興寧的「jnen」為俗。這可知其間差異的所在了。我們必不得已而須先舉客家任何一縣的語言，以表白客語大概的輪廓，自然，一方面是假定牠與其他各

縣客語有不可蔑視的『共相』的；然而另一方面，着實也不敢忘記『共相中原有異相』那一事例！這是我們應先聲明的二點。

又次，論述古今音韻及各地方言，須有統一的標音符號，中國古代『從某某聲』或『音某』讀某』讀若』的方  
法，大家已知牠不是準確的標音法了；中古以後，有所謂『反切』法的，比之古代，進步多了，然而，可議之處，仍是不免，而且辨別維艱，容易流入參差訛失的境地。茲為免除文字上方音隔閡，及求個人便於覆檢參驗起見，將客語韻紐詞類，概以國際音標寬式(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註一)為標音準的。這法較反切精密，惟亦，間有過於繁瑣不便排印的地方，不能不給牠稍為變通一下；如聲調寫法，國際語音符號，其表示輕聲的符號與入聲相彷彿，又半上符號，與陽平亦易淆混，茲為適以表達客語聲調，及易於排印起見，特為更改如下：

1. 陰平， $\square$ ，如稱『雄鷄』曰『-gai-gu<sup>5</sup>』(鷄公)；
2. 陽平， $\square$ ，如稱『母牛』曰『nu<sup>5</sup>/m<sup>5</sup>』(牛媽)；
3. 上聲， $\square$ ，如稱『縛束禾稈』曰『bo<sup>5</sup>gon』(縛稈)；
4. 去聲， $\square$ ，如稱『叫做某名』曰『\Vo \zo 某名』(話做)；
5. 陽入， $\square$ ，如稱『死亡淨盡』曰『o<sup>5</sup>et me<sup>5</sup>』(滅絕)；
6. 陰入， $\square$ ，如稱『餓粥』曰『foit t<sup>5</sup>uk』；
7. 輕聲， $\square$ ，如稱『是不是』曰『he<sup>5</sup>/pe<sup>5</sup>』，其『e<sup>5</sup>』即為輕聲。

這較原來的，似乎稍為方便一點。這是我們應先聲明的三點。

復次，語言最大的功用，在於表達人們情感與意志，或動作，故一語有一語相當的音態，一句有一句相當的式值，而語態或語句所以構成，則與語音聲調與呼法的配置問題有絕大關係；語音字音的所以構成，又與聲紐韻類的配置問題有絕大關係；故欲論述某一方言真正景况，第一須探求構成那一語言的聲紐韻部，第二須分析那一語言的聲調呼等，第三須考求那一語言詞句如何配置及種種運用的法則，第四須考求那一語言詞類句類所代表的種種意義或作用，四者備具，而後於該方言，始能知其真象，不為世俗謬說所欺。我們論述客語，雖說以材料不備，許多應說事例，都只好暫不管牠，然而於客語韻紐，呼調，語法，詞類，及其與中國古語遞演嬗變的關係，大概，總不能意存敷衍，不為敘述，這是我們應先聲明的四點。現在即分五節來說：

第一為韻紐。溫仲和嘉應州志方言案語，楊恭桓客語本字客語源流多本中原音韻攷，羅翹雲客方言自序，雖說都曾論述客語聲紐韻類，然而，鑒於時代，少人給他商討，總其所述，亦不過三數韻部及聲紐而已；王力兩粵音說（註二），雖說已經明列客語紐表韻表，然而他的方法，實僅以前人韻書所列為綱，今日客語音讀為比，以之解釋前代韻紐在今日方音的孰分孰合，誠然是篇絕好論著，然若用之以解釋客語本身韻部聲紐的組織問題，則到底還是不夠。現在權就興寧縣語，並參考麥棲威爾(D. Maciver)客語辭典及王氏音說所述，將客語韻部聲紐及其他有關係事例，分別表錄如下：

先言韻部。客語韻部，據我審察結果，實有：a, o, e, e, i, u, ɔ, ai, ui, au, oi, ou, aɔ, oɔ, uɔ, am, an, on, en, in, im, iɔ, ie, iau, iu, iəɔ, iɔɔ, iuɔ, iam, ien, uɔ, no, nai, uəɔ, ŋon, uan, uen, 等三十七部，其性質及位次，約如下表：

根據上表，可知客語韻類計有單韻母七，複韻母十四，結合韻母十六；若依各部收音的性質言之，則陰聲韻母十八，陽聲韻母十九。就中最特別的爲ɔ，oɔ，on，oi，等四部：ɔ部的音，與聲母疑紐相似，客語ɔ韻屬字，其音不離本母的陰平陽平及上去等聲，且都在廣韻疑紐，吾疑此即古時疑紐屬字脫去韻母演化而成的方音，但現在未得客觀充分的證據，不敢遽作定論；按普通各聲紐，非與韻母結合，不能獨自成音，惟疑紐本爲帶音聲母，故其屬字，雖失落所結合的韻，亦能獨立成音，有如韻類。oɔ部的音，在舌的後部，半升，與舌前降韻ɔ̃，頗有差異，與後韻ɔ部，雖位次相近，然亦不能混之爲一；廣韻陽唐二部屬字，近人多假定，其收音如ɔ̃或ɔ̃，（註四），此與客語讀庚耕二部強半作ɔ̃的，大致相同；然此不能遂謂客語庚陽，絕對相通，蓋客語於廣韻陽唐江等部，根本上已改讀如oɔ或ioɔ（齊齒）與ioɔ（合口），不與ɔ̃混，所以，羅氏客方言自序所謂客語庚陽不分一事例，是不能無條件地便承認的，（我在本文第一章批評羅書時曾說客語庚陽不甚分，那是就羅氏後說，以破羅氏前說的，非謂庚陽不分一說，可完全信賴）。on部的音，其位次介於ən中間，故易與ən相混，客語收音於on的字類，即自廣韻寒桓刪山先仙等部分出。至於o部，則因，他的位次，與ee相近，故其屬字亦易與ee相混。

其次，須稍加討論的，爲客語各韻入聲配合的問題。按廣韻入聲各韻，皆配於陽聲下面，凡陽聲收音於ɔ̃的，入聲韻收ɔ̃，收音於ɔ̃的入聲韻收ɔ̃，系統分明；客語入聲各韻，與此略同，但不限陽聲各韻，即陰聲各韻亦有同樣收法，且所配各韻，適可與所謂陽聲的入聲各韻相通轉，如ee部入聲爲「ap」，而又部入聲也爲「ap」，便是其例。按此即前人所稱陰陽同入的關係，原不足異；惟陽聲韻，讀入入聲以後，已經失去

陽聲ㄅ, ㄆ, ㄇ等音尾, 而ㄨ, ㄩ等附益的促音, 又為陰聲的入聲韻所同有, 則此由陽聲讀入入聲與陰聲入韻相同的韻類, 與其仍稱牠為陽聲, 誠不如逕目牠為陰聲, 比較乾脆。上表所列韻目四聲, 僅於陰聲各韻配上入聲, 陽聲各韻則僅列平上去三聲, 其用意, 即在此。此與陰陽對轉的問題, 關係極大, 凡能同入的陰陽聲, 即往往以偶然失去陽聲輔音的緣故, 容易轉為陰聲。現在再就客語韻部將其陰陽同入的, 列表如次:

客語韻部		陰陽聲同入表 第二	
陽聲	陰聲	客語韻字	類陰陽聲同入類舉例
am	α	鴨	.ap
oɔ	o	惡	.ə k
en	ε	乞	.K ε t
in	e	特	.tɪt
uɔ	u	鹿	.luk
an	ai	末	.mait
on	oi	遏	.oit
ucn	ui	吻	.uit
iam	iα	葉	.iap
iεn	iε	血	.fiεt
iuɔ	iu	欲	.iuk
uaɔ	uα	劃	.uak
uan	uai	豁	.uait
ioɔ	iau	躍	.iə k
uoɔ	uo	握	.uok
aɔ			陽聲與陰聲同入
ɔ			於k, 收音
iaɔ			入聲韻部
im			此三部與陰聲有無對轉同入, 尙未考定。

觀此, 知客語韻部, 其陰陽同入或對轉, 完全繫於陽聲音尾ㄅ, ㄆ, ㄇ等附聲有無消失為斷; 但其所以會失, 所以會與陰聲成同入或對轉的局勢, 其間亦有其客觀原理, 而不能視為「偶然紛雜」的現象。大體, 入



聲的性質，較平上去等聲，爲急促劇烈，故遇阻礙而閉塞後，氣流輒衝破而出，構成收音於塞聲的局勢，故原先收音於ㄅ的，輒變爲ㄆ，收音於ㄇ的，變爲ㄏ；至於孰爲同入或對轉的相值韻部，據我看則可用下列條件驗之：1. 陰陽部均同呼或呼的等位相近；2. 陰陽部唇的圓否相同或狀態相近；3. 陰陽部舌部的前後相同或位次相近；4. 陰陽部舌的升降相同或程度相近。其與此原則不符合的，殆沒法得同入或對轉。

復次，客語韻部所以構成，亦與各聲的旁轉問題，有相當關係。如 aei 部，漸混於 et（指興寧語），on 部自 en 部析出，o 部自 i 部析出，……凡此皆因各母位次相近，性質相仿，故致發生或分或合的變異；按此亦即前賢論古音的所謂陰陽旁轉的關係，其間所以會轉的條件，大體亦與陰陽對轉一原則相仿，但其相與轉變的對象，僅爲陰與陰，陽與陽，而不及其他耳。至於牠們位次的分佈，大祇如本章第一表所列，茲不另表。

又客語韻類三十七部，比之廣韻韻類除去四聲仍六十一部的，實少二十四部，其分合異同，亦頗有比較的必要，茲依本章第一表所列客語各個韻部的內容，並參考王力兩粵音說所列客話韻表，另作廣韻韻部客語分合表如下：

廣韻韻部客語分合表第三

聲 陽		聲 陰	
韻部	部配所客 居的分語	韻部	部配所客 居的分語
東	uɿ,	支	i, e, ai, u, ui,
冬	uɿ,	脂	i, e, (u), (ui),
鍾	uɿ, iuɿ,	之	i, e, ε, (u), (ui),
江	uɿ,	微	i, e, (u),
真	in,	魚	i, e, u, ɿ, ɔ.
諄	in, ε n, uen,	虞	i, e, u, (ə),
臻	in,	模	u, ɿ, ɔ.
文	uen,	齊	i, e, (ui), ε,
欣	uen,	佳	ai, ɔ,
元	ε n, (an), i ε n,	皆	ai,
魂	uen,	灰	ui, oi,
痕	ε n, (ə n), i ε n,	咍	ui, oi,
寒	on, an,	蕭	au, iau,
桓	on, an,	宵	au, iau,
刪	on, an,	肴	au, iau,
山	on, an,	豪	au, iau, (ə),
先	i ε n, ε, i ε, ε n, (v n), (ian),	歌	o, ɔ, (ə),
仙	i ε n, ε, i ε, ε n, (v n), (ian),	戈	o, ɔ, (ə),
陽	oɿ, ioɿ, (iaɿ),	麻	ɔ, i ɔ, (e),
唐	oɿ, uoɿ,	尤	ou, iu,
庚	aɿ, in, (uɿ),	侯	ou, iu, (ə u),
耕	aɿ, in,	幽	ou, iu,
清	in,	祭	i, e, (oi), (ui),
青	in, oɿ,	泰	ai,
蒸	in,	夬	ai, ε, ɔ,
登	ε n,	廢	ui, ai,
侵	im,		
覃	am, aɿ,		
談	am, aɿ,		
鹽	am, iam, aɿ,		
添	am, iam, aɿ,		
咸	am, aɿ,		
銜	am, aɿ,		
嚴	am, aɿ, iam,		
凡	am, aɿ,		

表內有括弧的爲王表所獨有的韻讀，足補本章第一表所列的不足，王表於豪歌戈三部，收音於 $\circ$ ，此與梅縣客語，比較相近，至興寧，則豪部收音 $\circ$ ，歌戈二部收音 $\circ$ ，並不相混。按 $\circ$ 二部，雖發音一在舌的中部，一在舌的後部，然同爲半升韻，位次至近，故易變轉。

現在，進言客語聲紐。據個人審察結果，客語凡二十六母，茲爲列表比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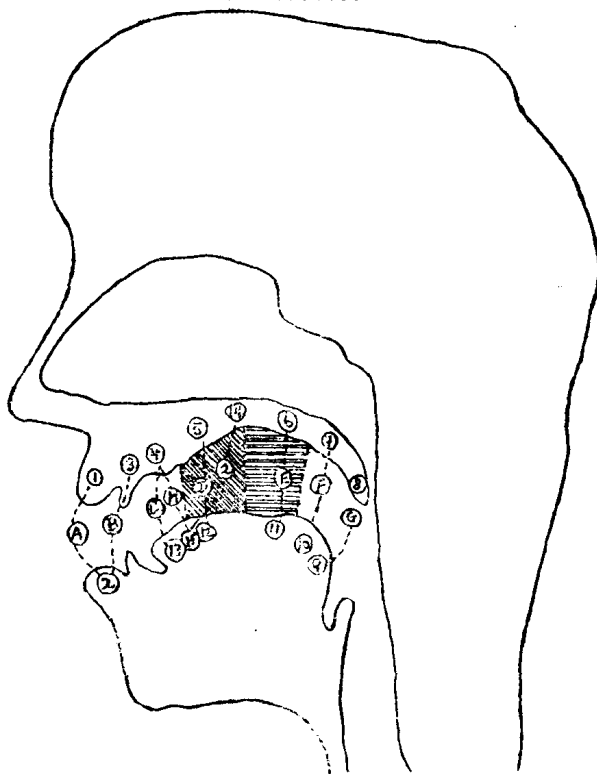
上表所列，大抵皆沒什麼問題，惟  $\text{ɿ}$   $\text{ɿ}$  二紐，及  $\text{ɿ}$   $\text{ɿ}$   $\text{ɿ}$   $\text{ɿ}$  四紐，則有討論必要。按今日國內至通行的官話或國音，其聲類有  $\text{ɿ}$   $\text{ɿ}$  二紐，性質與等韻學家所列見溪（濁聲群在內）二紐的音值相似（等韻見溪屬字，國音極多入  $\text{ɿ}$   $\text{ɿ}$  等紐，但與現在所論的問題無涉），惟客語則於等韻學家所列二紐屬字除一小部分分入他紐外，所餘，大多數實可析為四類，第一第二兩類，與國音  $\text{ɿ}$   $\text{ɿ}$  音值相當，第三第四兩類，則不似  $\text{ɿ}$   $\text{ɿ}$ ，發音部位不在軟腭與舌後，而在軟腭硬腭中間與舌後舌前中間，已不能當牠為舌後聲而混於  $\text{ɿ}$   $\text{ɿ}$  紐內，又不能說牠為舌前聲，而與舌後完全脫離，所以，上表必不得已乃立  $\text{ɿ}$   $\text{ɿ}$  二紐，以為該類音值特別標識，此與近日研究切韻的學者，分析廣韻見溪二紐的切頭而定隋唐聲除群疑（亦分二類）各紐外實有古居苦去四紐者，極其近似。

至  $\text{ɿ}$   $\text{ɿ}$   $\text{ɿ}$   $\text{ɿ}$  四紐，雖與今日通行國音的  $\text{ɿ}$   $\text{ɿ}$   $\text{ɿ}$   $\text{ɿ}$  相似，然其屬字，至為特別，大抵皆自  $\text{ɿ}$   $\text{ɿ}$ （照） $\text{ɿ}$ （穿牀） $\text{ɿ}$ （審禪）及  $\text{ɿ}$ （精） $\text{ɿ}$ （清從） $\text{ɿ}$ （心邪）及  $\text{ɿ}$ （疑）各紐移來，與國音  $\text{ɿ}$   $\text{ɿ}$  諸紐屬字悉自等韻學家所列見溪群各紐移實者系統不同。吾意， $\text{ɿ}$   $\text{ɿ}$  的音值，即隋唐知徹澄孃的音值，今日廣府本地系語，凡等韻學家所列知徹澄各母屬字，除一小部分讀入別母外，其餘皆仍屬  $\text{ɿ}$   $\text{ɿ}$  二紐，（參考王氏音說），這大概即隋唐音讀的遺留罷！客語  $\text{ɿ}$   $\text{ɿ}$  屬字，雖皆自別紐移入，而非自隋唐知徹澄原紐所遺存，然其音值已同，自亦不能仍謂客語無知徹澄一類的聲紐。至於客語  $\text{ɿ}$  紐屬字之自  $\text{ɿ}$ （心邪）紐移入， $\text{ɿ}$  紐屬字之自  $\text{ɿ}$ （疑） $\text{ɿ}$ （日），客語無  $\text{ɿ}$  移入，乃因  $\text{ɿ}$ ，與  $\text{ɿ}$   $\text{ɿ}$  等紐性質之本極接近，易成交錯易位的局勢，並非有別的原因。

又客語  $\text{ɿ}$   $\text{ɿ}$  屬字，每易與  $\text{ɿ}$   $\text{ɿ}$  及  $\text{ɿ}$   $\text{ɿ}$  屬字相易位， $\text{ɿ}$   $\text{ɿ}$  屬字，亦每易與  $\text{ɿ}$   $\text{ɿ}$  屬字相易位，此皆由於各部的發聲位次非常接近本易移轉的關係，非有別的原因。茲為明示  $\text{ɿ}$   $\text{ɿ}$  及  $\text{ɿ}$   $\text{ɿ}$  各紐的位次

及其他各紐發聲的狀態起見，特為繪一客語聲類發音略圖如次：

客語聲類發音狀態略圖



音內特別聲		
E, 前 間聲	D, 前 間聲	聲的 名稱
①	②	音內 所示
g', k'	cj, cɕ, ɲ, ç,	所發 各符 號

發 聲 說 明									
14. 硬 腭	4. 齒 齦	8. 小 舌	7. 軟 腭	6. 軟 腭 間 與	5. 硬 腭 間 與	4. 齒 齦 間 與	3. 上 齒	1. 上 脣	發聲 上部
13. 舌 尖	15. 舌 葉	9. 舌 後 部	10. 舌 後	11. 舌 後 間 與	12. 舌 前 間 與	13. 舌 尖	2. 下 脣	2. 下 脣	發聲 下部
1. 尖 翹 舌 聲	H. 舌 葉 聲	C. 小 舌 聲	F. 舌 根 聲	E. 前 後 間 聲	D. 前 葉 間 聲	C. 舌 尖 聲	B. 脣 齒 聲	A. 兩 脣 聲	所成 的聲
tʃ, tʃ', tʃ'', tʃ'''	tz, ts, s	x, ɣ	g, k, ɣ	g, k'	cj, cɕ, ɲ, ç	d, t, n, l	f, v	b, p, m	所成 各聲 的符 號

以上二十六紐，凡複聲母六，單聲母二十；依其發聲性質言之，則清聲母九，濁聲母七，清濁兼具母十；清濁並算，共三十六母；與釋守溫三十六母，雖數目相同，但音值則有出入，守溫母有，客語無者，如影喻非日四紐，客語有，守溫母無者如  $\text{ʃ}$ 、 $\text{ʒ}$ 、 $\text{ʒ}$  三紐。按守溫影喻二母屬字，在客語多為直接由元音或結合元音所表現的字類，（註五），儘可附於韻類論述，無庸列為聲紐；日母屬字，在客語除一部分歸孃母外，餘字亦為元音或結合元音的字類，立為專紐，亦殊未安，至非紐，亦已分屬  $\text{h}$ 、 $\text{p}$  二紐，無立紐必要。

近日研究廣韻的學者，多謂從廣韻所列各韻反切首字的分配觀察，知廣韻系統，凡聲類四十有七（註六），於守溫三十六母外，復可增母十一，其析增情況，即曉母分呼休（一稱許）二類，見母分格紀（又稱古居）二類，溪母分客起（又稱苦去）二類，疑母分吾玉（又稱五魚）二類，照母分莊占（又稱側之）二類，穿母分初昌二類，牀母分柴船（又稱士食）二類，審母分沙書（又稱所式）二類，喻母分云夷（又稱以于）二類，影母分安央（又稱烏於）二類，來母分盧林（一稱力）二類。就中除影喻二母，與客語不相值，見溪二母已於上文述其梗概，來母所析與客語無多大交涉外，其餘皆與客語聲紐分合，關係極鉅。客語於廣韻曉母屬字，除一部分仍讀如  $\text{h}$ ，其餘所析出呼類多入  $\text{h}$ （敷奉）母，休類多入  $\text{h}$ （審禪）母；疑母所析魚類（除魚危二字不計）入  $\text{h}$ （孃）母，五類無變易；照母所析側類入  $\text{h}$ （知） $\text{h}$ （精）二母，之類無變易；穿母所析初類入  $\text{h}$ （清從） $\text{h}$ （徹澄）二母，昌類無變易；牀母所析士類入  $\text{h}$ （心邪） $\text{h}$ （徹澄）二母，食類入  $\text{h}$ （審禪）母；審母所析所類，概入  $\text{h}$ （心邪）母，式類除「始」「歸」（穿牀），「釋」「歸」外，大抵仍無變易。此類事例的所以構成，與中國音韻沿革，關係頗重，將來須再考究。

客語韻部及聲紐，已畧如上述；現在為求便於觀覽檢考起見，更為列一音素（又稱音值）簡表如下：

客語音素表 第五

韻				聲												
降元音	半降元音	半升元音	升元音	舌的升降 韻的部別	側聲 帶音	聲 帶音	擦 無音	聲塞擦		鼻聲 帶音	聲塞		發音狀態	發音處		
								音	無		音	無		前唇	下唇	上部
								流氣	流音		流氣	流音				
		(o)	[(U)] (u)	圓唇韻						m	p	b	兩唇聲	下唇	上唇	
						v	f						唇齒聲	下唇	上齒	
						l				n	t	d	舌尖聲	舌尖	齒齦	
							ʃ	tʃ	tʃ				翹舌尖聲	舌尖	硬腭	
							s	ts	tʒ				舌葉聲	舌葉	齒齦	
							ɕ	cɕ	cj	ɲ			前葉間聲	舌前舌葉間	硬腭齒齦間	
	ɛ	e	[i]	中韻							k'	g'	前後間聲	舌前與 舌後間	軟腭硬腭間	
[a]		(ə)		前韻										舌	軟	
[a]				後韻						ɸ	k	g	舌後聲	舌後	腭	
		o	[u]			ɸ	x						舌後聲	舌後後部	小舌	

第二爲呼調。所謂呼調是指語音呼等與四聲。呼等所以構成，由於發音器官，其外部動作，有開合舒聚各種狀態的變化，所成語音，有開齊合撮的分別。昔人論呼，初分開合二類，各列四等，其後覺其不密，乃於開口，析出齊齒，合口析出撮口，共得四呼，復以開口呼三四等屬齊，合口呼三四等屬撮，而開齊合撮，各爲二等。律於今日萬國語音符號，凡各聲母，與 $\alpha$ ， $\circ$ ， $\omega$ ， $\epsilon$ ，等元音韻部或以 $\alpha$ ， $\circ$ ， $\omega$ ， $\epsilon$ 爲首音的複式韻部或結合韻部相拼合的爲開口，其與元音韻部 $\alpha$ ，或以 $\alpha$ 爲首音的複式韻部結合韻部相拼合的爲齊齒，依理與 $\alpha$ 相拼合的爲合口，與 $\omega$ 相拼合的爲撮口，開合二呼有洪大次大的分別，故各爲二等，齊撮二呼則有纖細更纖細的分別，故各呼亦有二等；但此乃理論上可能的呼等罷了，究之實際，一等與二等，三等與四等，其間分野，判別甚難，說話時更易淆混，今日國內各地方言，大率皆同此情勢；至於客語，則根本沒有撮口，其他開合二呼，則一等無異二等，齊齒一呼，則三等無異四等。普通等韻學家所列撮口各字，客語分屬開齊合三呼，大抵廣韻文元等部，其撮口客語入合，入聲諸韻的撮口，則入齊齒，（註七）。

語音呼等的構成，固然決於該音所以拼合的韻部，與聲母無涉，不過各個韻部與各個聲紐的結合，依發音器官的性質言之，其間尙有便與不便或慣與不慣的分別，苟該聲不便或不慣與任何一韻呼相結，則該母所屬字類，往往適成缺等偏等的局勢，釋守溫三十六母，據近人研究，其各母屬字多缺等現象，其能兼具一二三四各等的，僅見溪疑邦滂並明曉影來等十母，其餘，有僅屬一四兩等的，如端透定泥精清從心等八母，有僅屬二三兩等的，如徹澄孃照穿牀審等七母，有僅屬三四兩等的，如羣喻二母，有僅屬三等的，如非敷奉微禪日等六母，有專屬四等的，如邪母，有僅缺三等的，如匣母（註八）；客語，則除 $\alpha$ ， $\omega$ 二母僅屬開合二呼， $\epsilon$ 母僅屬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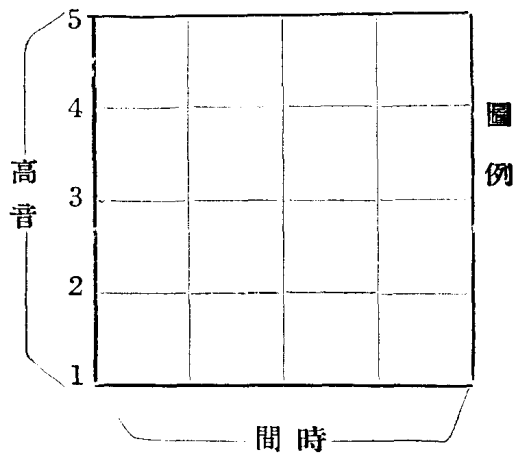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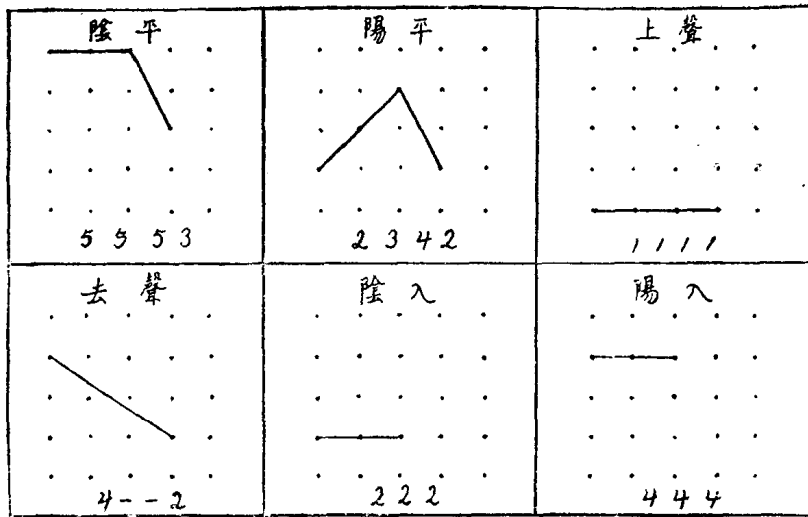
呼外，其餘各紐皆兼屬開齊合三呼。

次言四聲。四聲的所以構成，由於語音高低滑轉的變化，普通以平上去入爲各調代表，據近人實驗，平聲最平實無折，上聲發音最高，去聲，音最曲折，入聲，音最短促<sup>(註九)</sup>；而每調復可以清濁析之，成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等八聲；但此僅是音理上的普通標準，究之實際，國內各方言，每有「混淆減少」，或「華乳增益」的局勢；北平音系無入聲，平聲可分陽陰，上去則陰陽無別，合計僅可四調；廣府本地系語，則每字可析入聲或九聲十聲不等，除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外，陰入可析緩急二調，陽入亦常可析爲二調；聞福老音系，更可析入聲爲十三聲，這大概是國內各地方言，聲調最繁的一種了；至於客語聲調，則似介在北平音系與廣府音系中間，平入二聲，可分陰陽，惟上去則陰陽不分，有時讀入陰位，有時讀入陽位，（本章前述五華客語的沒有去聲，可說是例外現象）；其各聲高低，亦頗與普通音調畧異，大抵陰平最高，上聲最低，入聲最短。王力兩粵音說，嘗以五線圖格，表示客語字調音高與時間函數的關係，其法以橫線代表時間，縱線代表音高；但所謂時間係指相對時秒而言，大約一格合六份一秒，而音高亦只分相對音高爲五等，（各以數目字表之），不論全部絕對的音高，亦不論五等絕對音程的大小，此雖微嫌粗畧，不及用儀器實驗的可期準確，然而於字調的大概情形，亦已畧可表現出來，一音中，其高低長短的變化，皆可以數目字表現而得，現在且將其圖節繪如下：



客語上聲所以不分陰陽，實因古代濁音上聲各字多被讀入別調的緣故。王力兩粵音說嘗根據集韻濁音上聲至常用字如近拒件等一百二十九字，考究兩粵音調的變易，結果，其在客語，入陰平的凡四十九字，入去聲

客語四聲音程圖



的凡五十六字，其仍讀上聲的僅二十五字；若復分其聲紐，則其中凡屬廣韻群泥日來明等紐的，客語悉變陰平，其屬匣澄床禪定邪並奉等紐的，則變去聲，其屬喻疑微等紐的，似乎尙沒變化；但其何以會如此轉變，王氏原文，未曾爲進一步解釋；至於客語去聲所以不能分辨陰陽，現在亦未能有相當解釋。凡此皆是急待研究的問題。

第三爲語法：所謂語法，是指語詞構造或變化的規律。客語本漢語的一種，大體規則，自與一般漢語無殊；惟以地域漸殊的關係，外緣作用，不能從同，語法的或有微異，自爲，事勢不可避免的。現在且將個人所知的客語詞法，就其構造或表現與一般客家以外的漢語稍爲殊異的，略爲條錄如次。

(1) 名詞之屬：凡屬中性(即陰陽無分或不欲究其陰陽的)的品物普通名詞，通常必加「*di*」(書祇)或「*e*」(書已)等類接尾字於該名詞原字下面，(屬於陽性或陰性的名詞，亦有以此類接尾字加之者，但事例較少)，如「刀」*di*，「李」*di*，「青思」*di*(鳥名)，「枇杷」*di*，「李」*e*，「攪」*e*等等是也。這與北平語「子」(*zi*)，「兒」(*er*)等名詞音尾，性質略同；「子」與「祇」，一舌葉音，一舌尖音，位次相近，故易轉變；「兒」與「*e*」，一半升音中韻，一半降音前韻，位次相接，亦有轉通可能。又客家各鄉里每以「*you*」(書古)，「*zu*」(書子)，「*ye*」(書已)，「*zai*」(書仔)，「*di*」等接尾字加於人們小名的下面，如：「佛」*you*，「康祿」*you*，「皇」*zu*，「海招」*zu*，「阿六」*ye*，「珠」*zai*，「秦海」*di*等等是也。此外亦有冠「*l*」字於小名上面的，此與一般漢語略同，茲不贅。

(2) 代名詞之屬：客語代名詞，約而言之，有三異點：a，人稱代名詞所有格的音讀與主格賓格均不相

同，主格賓格第一人稱曰「ŋ」，第二人稱曰「h」，第三人稱曰「ŋ」，而所有格第一人稱曰「ŋ」，第二人稱曰「h」，或「h」，第三人稱曰「ŋ」，俗書作「嘅」，與一般漢語的「字」，意義相仿；惟普通漢語人稱代名詞，所有格與主格賓格，其音讀皆無分別。（惟第一人稱，國音亦間有分別）；b，指示代名詞音讀的殊異，如此處曰「hi」，或「ai」，或「hi」，彼處曰「gai」，（按此亦可歸入副詞之屬），這個曰「hi」，或「he」，那個曰「gai」，或「gai」，問話代名詞音讀的殊異，如何物何事的何曰「map」，何人的何曰「ban」，而稱何處則曰「lai」，稱如何則曰「oŋ」，或「ioŋ」，或「poŋ」，這都是很特別的。

(3) 動詞之屬：客語動詞，雖其音讀與一般漢語動詞，或有多少差異，然其構造或變化的法則，則到底還沒多大分別，惟其中亦有數個動詞，適用方面，較之任何漢語，均覺不若牠們廣漠的，如稱幹事的幹曰「ŋau」，曰「ŋuen」，曰「mep」，幾於一切動作（除去屬於耳目鼻的動作不算外），皆可以此類動詞代之，或以足成牠的語氣，就中尤以「ŋau」為普遍廣泛，無論善意的，惡意的，猥褻的，莊嚴的，都可引用，（國音亦有稱亂幹為「ŋau」的，但不像客語的普遍）。在一般漢語中，極難有此類詞例。將來有機會，真要寫篇「釋」ŋau」，特地抽論。

(4) 形容詞之屬：客語形容詞，其形容各名詞形聲色味及意義的情態或程度，每分四級運用，第一級曰「Xe」，如「Xe」，「Xe」，「Xe」，「Xe」，是也；第二級曰「ŋin」，如「ŋin」，「ŋin」，「ŋin」，「ŋin」，是也；第三級曰「ŋin」，如「ŋin」，「ŋin」，「ŋin」，「ŋin」，是也；第四級曰「ŋin」，如「ŋin」，「ŋin」，「ŋin」，「ŋin」，是也。

「十分長」，「十分諫」……是也；第四級曰「死（或曰卽肆）（書ㄉㄨㄣˊ）」，如「死大」，「死亮」，「死鳥」，「死臭」，「死儉」，是也。此外有附聲聲字的形容詞。如「香漬漬」（音如「soŋ / puen / puen」），「烏滴滴」（u·dit·dit）等等，則與一般漢語相同；不過客語特別豐富，幾乎任何形色味義，都有聲聲字的附加，畢竟有點兒怪。

(5) 副詞之屬：客語有一副詞，音如「tʰeŋ / ɕɛ / tʰi」，本字尙未考出，普通用以形容屬於急速的動作，雖不算怎樣的殊異，然以用途廣漠，亦有稍加敘錄的必要，如稱「速卽」曰「sɛp tʰeŋ / ɕɛ / tʰi」，「速起」「速返」曰「kuan tʰeŋ / ɕɛ / tʰi」，「忤愕心驚」曰「nɛp —」（以直線代表接上所述的音，以後仿此），「門速關閉」曰「baŋ —」，「巨聲忽響」曰「/ baŋ —」，「忽作怪呼」曰「/ ɣuɛ —」，「器物墮地卽碎」曰「tʰait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方以其他漢語，似無此類副詞。

(6) 前置詞之屬：客語前置詞，雖與一般漢語大致相仿，然其中有「tʰok」（書覈），「tʰi」（書實）二詞，則似爲外地所不見，二詞涵義，與一般漢語「在」「於」等字畧同，但音讀相差甚遠。

(7) 聯接詞之屬：客語聯接詞有「lau」（書撈陰平），「dap」（書搭陰入）二詞，與一般漢語「與」，「和」，「及」，「同」，等字的意義及作用（雖爲聯接詞，但亦可爲動詞）大致相仿，但音讀全不相類。又客語屬於前提提用的聯接詞，其音讀及語勢亦與一般漢語稍異，凡北平稱「那末」，或古語稱「然則」的，客語皆稱「/ ɣɛ / tʰe」，或曰「/ ɣɛ / ɕ / piɛ」，或曰「/ ɣɛ / ɛ / ɛ」，這亦是有趣的事例。又北平語聯接詞的「的」，客語皆以「嘅」（音 / ɣ'ɛ）代之。

(8) 複音字之屬：客語尙有若干複音字類，如上述稱「怎麼樣」或「安」曰「/ ɔŋ tʰan」（書邛般），似卽



敘錄前一辭類，亦僅能畧舉若干例子，即每例亦僅可畧錄今字今音，及其所本字音，如是而已，其他考釋文字，一概沒法夾載！

(a) 人事之屬：

謂少子曰滿子』(man<sup>1</sup>ju<sup>2</sup>)，本字『末子』，或『蔑子』。

子之妻曰『心舅』(Gim<sup>1</sup>kin<sup>2</sup>)，本字『息姬』，或云本字『薪白』。

曾孫曰『塞子』(set<sup>1</sup>ju<sup>2</sup>)，本字『息子』。

婦人統稱曰『哺娘』(bu<sup>1</sup>no<sup>2</sup>go<sup>2</sup>)，本字『婦女』，或『婦人』。

婦人謂其所私曰『契哥』(ke<sup>1</sup>ego<sup>2</sup>)，轉音爲『叩古』(kin<sup>1</sup>ju<sup>2</sup>)，本字『嫖嫗』，嫖，正義，居虬切。(以上

據羅氏客方言卷三釋親屬)。

頭曰『頭那』(tiu<sup>1</sup>na<sup>2</sup>)，本字『頭腦』，或曰本字『頭顱』(註十)。

赤子陰曰『鮫』(zoi<sup>1</sup>)，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鮫作』，即此所本。

婦孕謂之『有身』，詩：『大任有身』，即此所本。『分娩』曰『輕身』，從『有身』引伸而出。(以上據客方言卷

四釋形體)。

品貌好曰『嬾』(zan<sup>1</sup>)，說文：『嬾，白好也』，則肝切，即此所本。客語復申此義，凡美善事物皆稱曰『zan<sup>1</sup>』。

娶妻謂之『討親』(tau<sup>1</sup>o<sup>2</sup>im<sup>2</sup>)，本字『討妻』，或曰『導親』。

婦人與人私通曰『甲人』(sap<sup>1</sup>jin<sup>2</sup>)，釋名：『甲，闔也，與肩脊相會闔也』，即此所本；又曰『同人』(tu<sup>1</sup>o<sup>2</sup>in<sup>2</sup>)。







隨行曰「騰」(ten)，本字「騰」。

謂蹲踞曰「姑倒」(su'jav)，「姑」，本字「居」。

同夥營生曰「甲本」(gap'puen)，「甲」，本字「欲」，說文：欲，合會也。

伺視曰「琢」(dok)，本字「督」。

如廁以紙去穢曰「擗屎」(puen'ji)，本字「霰矢」。

無牲而祭曰「養」(sai)，本字「祀」。(以上據客方言卷二釋言)。

(e)形物之屬：

虹曰「天弓」(ten'jim)，白虎通：天弓，虹也。卽此所本。(據客方言卷八釋天)。

河堤謂之「河博」(ho'bok)，本字「河防」。

小穴曰「窳祗」(fui'di)，「窳」，本字「窟」，(客音謂苦如腐，同理，窟轉爲窳)。

田畝之濶大者曰「大丘麻」(tai'ju'el)，「麻」，本字「畝」，「畝」，韻書列有部，收音 $\text{ㄨ}$ ，漢時本收音 $\text{ㄨ}$ 。

(以上據客方言卷九釋地)。

牡荊曰「布驚已」(bu'gian'jie)，說文：楚，一名荊。荊有二種，一名牡荊，牡轉爲「布」。(據客方言

卷十釋草木)。

臭蟲曰「干毗」(gon'pi)，「毗」，本字爲「蜚」。

蚯蚓曰「蟪」(jien)，廣韻：蟪，蚯蚓也。蚯蚓卽「蟪」複音。(據客方言卷十一釋蟲魚)。

小鷄曰「鷄亂」(—*sai* / *lon*)，「亂」本字「健」。(據客方言卷十二釋鳥獸)(註十三)。

第五爲客語與中國前此各期語音的比較：以上已將客語韻部，聲紐，呼等，四聲，詞法，辭類，稍爲說了一點，現在進言客語與中國前此各期語音大概的異同。

接近日國內研究音韻沿革的學者，皆分中國古音爲六個時期：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戰國嬴秦爲第一時期，自西漢至東漢爲第二時期，自三國至南北朝爲第三時期，自隋唐至五代爲第四時期，兩宋爲第五時期，元明清爲第六時期。此六時期的分割，雖說，其間非必卽有絕對鴻溝，嚴格標準，然而，就其所表現種種微點觀察，亦似乎不難找到所以區分的相對根據，爲求方便比較起見，現在只好依牠。

第一時期的音韻，所能根據以探索的，只有詩經，老子，易象傳，楚辭，以及一部分的子書及吉金文字等類材料而已；這類材料所代表地域，在今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山東，河北等地，(最重要的還是河南)；這期的音韻，經前賢及時賢的研究，大部分已有相當表白，舉之以較客語，則其相似或有關係的微點可如下述：

第一爲歌戈麻同部的問題。王念孫列古韻爲二十一部，(註十三)，第十部歌，合廣韻歌戈麻(包括上去，以下仿此)爲一部，汪榮寶謂唐宋以上，歌戈二部皆讀。音，與麻部同(註十四)，這說已成定讞；客語於廣韻歌戈屬字，大部分已收音於○(或○)，然其中尙有保存收音的痕迹，如本章第一表所述，廣韻歌部娶，怒，搓，蹉，娑，摹，紗，醪，阿，等字，戈部伽，茄，枷，迦，等字，哥部(歌部上聲)爹，樞等字，箇部(歌部去聲)邏字，客語皆總收於 $\lambda$ ，便是其證。



此外有收音於 $\text{ㄨ}$ 的，如衙等字，有僅讀如 $\text{ㄨ}$ 的，如魚吳等字，虞部與此相仿，惟無收音於 $\text{ㄨ}$ 而有收音於 $\text{ㄛ}$ ，模部則除一小部分收音於 $\text{ㄨ}$ 或僅讀如 $\text{ㄨ}$ 外，大體皆收音於 $\text{ㄛ}$ ，故自三部大祇收音於 $\text{ㄛ}$ 一點而言，則可合為一部，自其兼有收音於 $\text{ㄨ}$ 或 $\text{ㄛ}$ 者而言，又似乎可為汪錢二家所說得些旁証。

第六為入聲遺存配於陰聲韻的問題。王念孫古韻二十一部，凡入聲韻皆配於陰聲韻下，（按倡此說者為顧亭林氏，而江有誥音學十書古韻二十一部總目亦同），所見甚是。今日國內各地除閩粵二省外，其餘各地，鮮純正入聲。客語，入聲的韻，尙極明晰，其收音分 $\text{ㄨ}$  $\text{ㄛ}$  $\text{ㄜ}$ 三類，與古韻合。

第七為知徹澄諸紐的演生問題。錢大昕云：「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之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註二十），其言甚審，已成定讞。客語有 $\text{ㄐ}$ ， $\text{ㄑ}$ ，二紐，性質似與唐代的知及徹相仿，然其屬字，皆自別紐移來，而廣韻知徹澄屬字，客語則大部分屬 $\text{ㄐ}$ （端）， $\text{ㄑ}$ （透）， $\text{ㄒ}$ （照） $\text{ㄓ}$ （精）， $\text{ㄔ}$ （穿）各紐，此雖不能即謂客語無知徹澄紐，然其聲母系統，不似隋唐，而與第一期合，則可反證而得。

第八為輕重唇音的分合問題，錢大昕云：「古無輕唇音，凡輕唇之音，古讀皆為重唇」（註二一），此語甚確，世無異議。客語雖有 $\text{ㄆ}$ ， $\text{ㄆ}$ ，二紐，然其屬字大體多自別紐移來，廣韻非敷奉微各紐屬字，大祇仍屬 $\text{ㄆ}$ （幫）， $\text{ㄆ}$ （滂）並， $\text{ㄇ}$ （明）諸紐，這亦足證客語與第一期音韻較合。

第九為日孃二紐的演生問題。章炳麟云：「古音有舌頭泥紐，其後別支，則舌上有孃紐，半舌半齒有日紐，於古皆泥紐也」，（註二二），其說與鄒漢說相冥合，亦不判定語。客語無日紐，其 $\text{ㄇ}$ （孃）紐屬字，大體皆自 $\text{ㄐ}$ （疑）紐轉入，而廣韻孃紐屬字，則大體仍歸 $\text{ㄇ}$ （泥）紐，故其系統仍與第一期較近。

第二時期的音韻，可根據的材料，較第一期多，辭賦樂府，那不用說，就是專門論述文字形聲義的書籍，也有說文釋名二書，此外還有楊雄的方言，及其他經生以方言注釋古經的專著，所代表地域，也較從前放大多了；可惜前此研究中國音韻沿革的人，都不注意這一時期的問題，就是利用這一時期的材料做出來的東西，也說牠就是先秦音韻，對於這一時期，僅有「周代韻嚴，兩漢韻寬」一個空泛的概念而已。據我個人淺薄的推測，這一期的音韻，其特點或與客語合者更多，將來還要廣集例證，再為考核，現在因為「前無所因」，「私說未立」，暫不妄加比較。

第三期的音韻，現在亦還鮮人研究，友人王君士略（越）獨有志三國六朝韻譜的撰述，然全書尙未完成，已發表的僅支脂之三部及中東二部演變總說一篇。（註三三），據其研究的結果，「自漢末曹魏，齊皆灰哈四韻，漸與支脂之三部分道揚鑣，至晉而大顯，三國時支脂之三部，彼此有同叶者」，但大防尙在，降及宋齊梁陳，遂成支獨用，脂之合用的局勢，而東冬鍾江諸部，齊梁以後，亦脫去先秦形式，成東獨用，冬鍾同用，江獨用的局勢。王君所根據的材料為三國六朝無數的詞章，實用歸納方法，綜合而得，故結論最確鑿可信。客語東冬鍾屬字及江一部分屬字，自始總收音 $\epsilon$ ，其間並沒什麼界別可尋，意者，客語所受南北朝的影響比較少些吧；但客語皆部已與佳部同收於 $\epsilon$ ，灰哈則同收於 $\epsilon$ ，及 $\epsilon$ ，與支脂之，不相混合，這又與王說極合，意者，客語在第三時期受魏晉音韻的影響較多，受南北朝的影響較少。

第四時期的音韻，已有陸法言切韻，長孫納言箋注切韻，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孫愐唐韻，李舟切韻，宋修廣韻·集韻，（廣韻，集韻雖成於宋代，但所根據的材料多在切韻唐韻），徐鍇說文解字篆韻譜及改定篆韻譜，

以及慧琳一切經音義，釋守溫三十六字母，及所謂神拱的五方聲論等類純粹的音韻材料做我們研究的根據了，至於文人詩詞歌賦，以及佛曲佛偈等等，那更不用說了。這一時期的韻書經過前賢及時賢努力的研究，大體上，總算已稍明了。現在試抽出二點和客語比較一下。

其一爲聲紐分合的多寡。這期聲紐，據近人比較折中的研究，實較守溫三十六母多十一母，卽照穿審牀見溪疑影喻曉來，各分二母是也。這雖不敢說牠，已成定讞，然而從大體觀察，總似已成「有增無減」的局勢。客語本無日非二母，影喻二母屬字，則併入元音字類，其知澈澄孃及敷奉微等紐，雖已成立，然與守溫系統不同；至那些自照穿審牀溪疑曉各紐所析出諸母，客語皆併於他母，不獨立成紐；惟見溪所分二紐，適與客語相合。

其二爲韻部分合的多寡。隋唐人撰述韻書，多以最小公倍數的方法爲分類標準，故韻部特多，此雖屬學者們的「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註二四)，參合方音舊韻的辦法，而非當時普通活用的音韻，然依羅常培所考定切韻魚虞二部分立，在當時太湖一帶魚虞確有分別，可爲法言根據，一例觀之，則其他各部第一二三期所不分，至法言始分立的，自亦必有客觀事實，爲彼根據。今卽，據廣韻(廣韻多以李舟切韻爲根據)所列韻部以與客語相較，則其間多寡分合，一望而知其所受影響程度的深淺，關於這層，本章第三表已分別言之，茲不贅。

第五時期的音韻，可說是過渡時期的音韻，一方面仍欲保存隋唐形式，而另一方面，實際上，却已漸漸趨於元明形式。當時所刊韻書，雖多數仍與隋唐韻書相仿，然有些學者，却已知該類韻書不切實用，結果乃有王文郁(金人)者，將廣韻二百零六部，去其不可復分的部類，省爲一百零七部，稱平水韻畧(四聲並算)；可惜現在

尙少人專門從事兩宋音韻的研究，許多重要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所以還不能拿來與客語相較。

第六時期的音韻，有周德清中原音韻，樂韶鳳洪武正韻，蘭廷秀韻畧易通，畢拱辰韻略匯通，樊騰鳳五方元音等書可參考，就中尤以周氏音韻，足以代表時代及地域的轉變，蓋周書純以所謂官話區的大都（今北平）音讀為主，分韻十九部，各附陰陽平及上去等四聲，至今國內大部分的官話區域，皆與周書系統，不相出入，（惟明清以來，所謂官話區域，並已失去侵談等合口韻矣），茲舉其特色與客語不相同的，分錄如下：

1. 周書雖與客語同合江陽爲一部，然二者收音不同，客語收 $\text{ɔ}$ ，而自周書以至現在的國音（指國語音統一會所審定的音讀而言），皆收音 $\text{ɔ}$ 。

2. 周書及今日國音有支（ $\text{ɪ}$ ）思（ $\text{ɪ}$ ）一部，而客語並無此韻。

3. 周書及今日國音列真文爲一部，收音於 $\text{ɛ}$ ，而客語則真與清同收音於 $\text{ɛ}$ ，而文收 $\text{uən}$ 。

4. 周書及今日國音與客語雖亦合庚青爲一部，但二者收音各別，周書收 $\text{ɛ}$ ，而客語收 $\text{ɛ}$ ，與周書江陽反同。

5. 客語，四聲有入，平入復分清濁，而周書則僅平聲分陰陽二類，無入聲。

6. 客語，韻部有（如羈已記激等字），周書無此分法。

7. 客語，韻部有（灰哈皆屬此），周書及今日國音無此韻。

這可知客語與第六期音韻的分野了，亦足以反證客家上世的遷移與其民系成形的相對年代了。

附註

- (註一) 此據趙虎廷等編校國際音標國語正音字典(趙元任教授正音)所載萬國語言學符號實式；該書並載廣式，用以標音，最為精確，惟符號較繁，印刷不易，故未採用。
- (註二) 王氏音說見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五期。所論述僅廣府本地系白話，廣西白話，及客話三種而已，三種話皆列紐表韻表。
- (註三) 客語韻部的，屬字極少，且皆不離ㄛ的本音，無須再與其他聲母拼合，疑其為聲母疑紐所演變，原擬不放入韻類，後經友人王士略(越)羅執青(煒)二兄再四學討，認其確為屬於鼻聲的韻母，近日檢讀顧剛師吳歌甲集見所附魏建功先生吳歌聲類類，其韻類亦列ㄛ母，據此則方音亦「德不孤必有隣」矣。
- (註四) 高本漢(B. Karlgren)唐韻分析字典例言及中國音韻學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於中國音學，頗有創發，於廣韻韻類亦有假定的讀音，惟其書頗不易得，我尙未見，此據昔年在清華大學肄業時錢玄同教授所翻譯印發的簡表而言。
- (註五) 等韻家所述影喻二母屬字，影紐全為元音，喻紐則據林語堂古音中已失之聲紐，謂「古讀」音：在隋唐之間變「音，與「於」母併合」，惟與寧客語則凡屬喻母屬字，皆讀如元音的「，沒有如「，或」的意味，廣西客語據王氏音說於等韻喻紐有讀如「或」者，是又客語之變例矣。
- (註六) 廣韻的聲類，據陳蘭甫(澧)切韻考外篇的考證，凡四十母，(陳氏泥於方音，未分明微，實則依陳方法可得四十一母)。高本漢漢復析之為四十七母，自濰州廣韻聲紐與韻類之統計與高說略同，惟曾運乾氏則謂可析五十一紐，(曾著切韻五聲五十一紐考，文見東北大學季刊第一期)，其說或病其過於繁細，大抵高白所說，最為可靠。



(註七) 見王氏兩粵音說，五，辨呼等。

(註八) 見陳氏韻考外篇，又林義園（義光）教授文字學講義第三章第五節呼等。

(註九) 見劉復四聲實驗錄。

(註十) 參見本章第一表又部內容。「顯」在模部，今讀如「ㄩ」，客語轉讀如「ㄩ」，非僅韻部旁轉，即聲紐亦已變易。按客語於「ㄩ」，二紐，每多變易，如稱安樂曰「on no」，是即由「來」變「泥」，又如稱雞為「lan vi」，是即由「ㄩ」變「ㄩ」，特性如此，全不足怪。

(註一一) 糟麻的麻爲「母」的轉音，可謂已成定讞。按「母」在韻書虞部，據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韻考（文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期）的研究，魏晉以前，魚虞模三部皆收音於「ㄩ」，則「母」之讀麻，固爲古音。客語凡稱母性的動物，或當牠爲陰性的物件，皆直曰「ㄩ」，（書麻，或媽），如母雞曰「gai ㄩ」，母牛曰「ni ㄩ」，粗繩曰「索 ㄩ」，「菜刀曰「菜刀 ㄩ」，諒亦循「母」古音；又凡從「母」的字，亦多仍舊讀「ㄩ」者，如寬大的田塆曰「大坵 ㄩ」，（據羅氏客方言所考定），精明敏慧的敏曰「ㄩ」，又「ㄩ」，撻戰裕拳曰「ㄩ ㄩ」，凡此皆是古音尙多遺傳的證據。

(註一二) 以上所引客語辭類，表面皆采自羅氏客方言，然羅書實即根據黃氏石窟一微方言，溫氏嘉應州志方言，楊氏客語本字，章氏嶺外三州語，增訂而成，援引羅書，即無異兼引其他各書也。

(註一三) 參考高郵王氏遺書古韻譜及經義述聞通說上。

(註一四) 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註一五) 見國故論衡上成均圖說。

(註一五) 此據錢玄同教授昔年在清華大學所發的古韻三十三部及其假定的讀音而言。

(註一六) 見上述國學季刊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後面錢玄同教授附記。

(註一七) 見同上國學季刊一卷三期林語堂讀歌戈魚虞模古讀考書後。

(註一八) 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一號唐鉞歌戈魚虞模古讀的管見。

(註一九) 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羅常培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

(註二〇) 見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卷五，頁二十五以下。

(註二一) 見同上，頁十四以下。

(註二二) 見章氏國故論衡上。

(註二三) 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友人王越魏晉南北朝之脂支三部及東中二部之演變。

(註二四) 此據陸法言切韻叙所述。又日人滿田新造譯 *Karl Ben* 中國古韻研究之根本思想 (文見東洋學報十三卷四號，十四卷一號)，亦

頗言陸法言切韻與當日實際通行音韻的異同，其文頗可參考，將來撰客語研究時，自當將隋唐實際通行音韻之可得而考知者

，抽釋出來，與客語相較，又宋代音韻，亦當特別注意，蓋宋代為過渡時期，一方承襲中古期音韻，一方又開啓現代的國語

音也。

## 第五章 客家的文教上

所謂文教是指文明和教化而言。文明和教化，雖性質不同，然其間盈虛消長，息息相通，不給他聯結討論，到底於二者蘊義，了解不了。

文教是民族或民系爲求滿足個己唯生慾望而努力創造或活動的結果，也是民族或民系爲求實現個己理想境地而努力創造或活動的結果；牠是民族或民系至可寶貴的靈魂，也是民族或民系所以資養無形的財產；牠是推策或範圍人類生活的一種勢力，也是人類所以度活所以行動的一種工具。

要想了解：客家民系的所以構成，客家民系的活動景況，客家民系的將來趨勢，都不能不注意客家文教的研究。我本來很想將客家文教分十四項討論，十四項者：一，社會組織，二，人民行業，三，一般風俗，四，愛國與保族的思想，五，普通信仰與特殊宗教，六，氣骨與體面的觀念，七，屋宇與祖墳的建築，八，技藝與械鬥，九，學術，十，文藝，十一，藝術，十二，科名，十三，人物，是也；後以編纂客家調查報告書，覺最前三項，皆屬實地調查範圍內基本要項，當歸給報告書詳細敘錄，這裡無庸分割，致嫌複沓，而科名人物二項，亦因其中有種種問題須待將來撰客家文教分析一書時，始能連帶解決，這裡暫無急爲敘述的必要，所以這章關於客家文教的階段，只好以第四項至十一項爲主要對象了，項的位數，亦只好給他變了。

第一爲愛國保族思想的表現：客家民系最富愛國保族的思想，這因他們先人，昔年，曾受北部異族，強烈壓迫，向南遷徙，非出已願；當其輾轉達至大江南北岸時候，已不知經了幾多流離，幾多顛頓，而後九死一生，幸存着一部分系裔，追懷往痛，舊恨難消，父以傳子，子以傳孫，一種嫉憤外族的情懷，遂致歷久不釋

，這許就是他們民族思想來源罷！

自遼金元相繼侵寇宋室以後，至恭帝德祐二年（西元一二七六），臨安陷落，蒙古兵由贛浙，趨閩粵，宋室君臣，流離奔避，閩贛粵客家，迫於義憤，奮起勤王，與元兵鏖戰於東南各地。徐旭曾豐湖雜記，關於此事，頗有記述（註一），文云：

「迨元兵大舉南下，……沿途據險，與元兵戰，或徒手與元兵搏，全家覆滅，全覆族滅者，殆如恒河沙數。天不祚宋，崖門蹈海，國運遂終。其隨帝南來歷萬死而一生之遺民，固猶到處皆是也；雖痛國亡家破，然不甘爲田橫島五百人之自殺，猶存生聚教訓復讐雪耻之心。終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義之後，其孰能之？……」

而民十客家聯合大會記錄，饒英裳演說詞，亦云：

「元初，兵由贛州趨潮，梅縣及大埔，應文信國之募，起而勤王，與元兵鏖戰，不利，奉駕南行，梅口鎮（今松口）卓姓，全族八百餘人，竟隨至崖門，至帝昺沉海，仍無一降元者。」

宋末，客人勤王抗敵，可說是一種普遍運動。因外患，而遷徙，而勤王；因勤王，遷徙，而死亡，而散亂，一切文獻，也就緣之而難得保存了；又以元時，客家學子，大多不肯應試服官，修宋史時，無人採送資料，所以傳至今日，國內重要文籍，都不見有甚關於客人抗驅金元史事的記載，所得約略窺見當日背景的，只有流行民間的傳說而已，只有潛伏在客人腦子裡的對於昔日北部異族的恨意而已。可是，話雖如此，而各地志書亦不無當時史實些許馬跡可尋，如道光陳觀西纂贛州府志卷五十三人物鍾克俊傳云：

『鍾克俊龍南人……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勤王，知勢不可爲，……遂赴龍頭江死。』  
又崇正同人系譜卷十人物五邱必明傳云：

『邱必明南雄保昌人，德祐丙子，元兵迫梅關……城陷，必明被執，不屈，殺之。』  
又同書卷四黃瑄傳云：

『黃瑄字靖護，南雄人，高宗南渡，與金將黏罕戰，有確山之捷。……』

又光緒劉國光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人物忠節鄭立中傳云：

『鄭立中字從之，……金人南侵，……募福民兵，得數千人，轉戰而前，收復光蔡等州，金人再犯，遂被害』。

又王德欽傳云：

『王德欽……帝昺沉崖山，殉難』。

又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卷二十三人物蔡蒙吉傳云：

『蔡蒙吉程鄉（今梅縣）人……德祐二年，昺正大陷梅州，蒙吉被執……蒙吉罵曰：吾知盡忠報國耳，寧肯從人奴苟生哉！爲一元所殺。……』

這可說是客人民族意識第一次的表現。

自西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削平群雄，定都南京後，元人退居漠北，中國地方，始復由漢族支配，漢人方慶國土自主，而不久又以內亂關係，致爲滿族所算，西元一六四三年，北京陷落，明室君臣，輾轉閩粵滇桂，

終以無法抗清，卒為所滅。客家士夫，痛國家驟然易主，咸思出而復明，如寧化李世熊，上杭劉坊，曲江廖燕，寧都魏禧兄弟等，便是其例。明季，節義人士，南方各省，所在有之，本不僅客家為然；惟客家以外諸義士，大抵皆曾於晚明服官受祿，因思念舊主，感懷身世，故於清人稱制，憤激特深，欲乘機舉義，光復舊物；至當日客家義士，則大體屬未經受祿的書生，其出而反清，或無可如何而退隱山林，皆由受民族意識暗中驅使，於國君個人恩愛，關係較輕。茲將清初，客家誓不仕清，或欲起而覆清的義士，就個人已知的（註二），列表如下：

明末清初客家節義忠逸表					
姓名別字籍貫	明末身分	民族思想的表現	歸結	所根據文籍	備考
李世熊元仲寧化	神宗末年，議生食。疏。	明亡，避跡入山，作反恨賦，抒排滿思想，又作狗馬史記，諷視顏事清之士子，都守重幣招之，不出，日惟結。內義七，抵觸氣節，危誓書自遺。	康熙二十五年卒，李寒支先生歲紀。	寒支二具卷首	據邱荷公（復）先生的推測，狗馬史記，李生前實未完全脫稿。
雷羽上扶九寧化	崇禎壬午舉人。	明亡，隱不仕清，欲圖大舉，卒之志與時違，才與勢格，僅其朋輩受其抗清思想的影響而已。	順治壬辰疾卒。	李世熊寧化縣志卷四雷傳，及寒支初集。	
劉坊龍石上杭	布衣。	劉父之謙，永曆狩緬時，全家八十口，除劉氏母子外，皆死難。劉長，有復明志，奔走海內，與諸遺臣遊，欲有作為，卒不得一試，僅於詩文見其民族思想。	乾隆五十二年疾卒	天朝開集卷首 丘復作年譜。	

李魯得之上杭	明李兵部 職方司主事。 唐王即位閩中，李特為規劃大計，事敗，歸隱，會清兵被汀杭，李大哭氣絕。	哭死。 寒友二集卷四 李職方傳。	
邱義明大寧化	明李諸生 為清除名，不得應清考試。 明亡，滯遣學使試汀士，邱應考，於考卷大書清人強暴，與事清者的無恥，因被除名，遂隱不出，戒子弟輩從，不得應清考試。	年近五十 寒友二集卷四 邱明大傳。	道光陳觀西纂 同隱易堂的邱維屏，字邦士，為禧 濟州府志卷三 姊妹，似亦各籍，但無別種證據， 故未列入。
魏禧叔子寧都	明李諸生 南昌彭士望，林時益等，同隱翠微峯，以文章節義為天下倡，不肯應舉赴博學宏詞科。 明亡，從兄禧，隱翠微峯，旋出訪賢豪，欲有作為，卒不得發，與兄禧，皆僅以詩古文詞，寄其種族國家的思想。	康熙十九 年暴卒。	道光陳觀西纂 同隱易堂的邱維屏，字邦士，為禧 濟州府志卷三 姊妹，似亦各籍，但無別種證據， 故未列入。
魏禮和公寧都	布衣。 明亡，抗不臣清，與釋澹歸善，欲同出鐵表，將有所圖，不果，乃走中原，結交古俠異人，以詩古文詞寄其思想。	年六十六 疾卒。	全上。
廖燕柴舟曲江	布衣。 明亡，憤士子頹頹事清，遂辭去諸生，求英傑博聞慷慨之士，欲有作為，不果。	康熙四十 四年卒， 壽六十有 二。	二十七松堂集 卷首本傳。
廖如彭佛民曲江	諸生。 明亡，憤士子頹頹事清，遂辭去諸生，求英傑博聞慷慨之士，欲有作為，不果。	或云天歿 知所終。	二十七松堂集 卷六佛民傳。
胡海葉舟曲江	布衣。 清初出遊四方，求舉事，不得志，雜髮為僧。	疾卒羅浮 山，年四 十有二。	二十七松堂集 卷六胡葉舟傳。
鍾丁先後覺紫金	崇禎壬午 舉人。 李自成陷京師，丁先募民兵數千，謀恢復，明亡，散兵為僧，平靖二藩，招之不出，以入臣大義，昭告海內。	卒於潛金	鍾義士集本傳

林際亨 丹九蕉嶺	明季舉人 出，所答書，大義凜然，旋投崖死。	投崖而死	林丹九先生文鈔，及溫著明季潮州忠漢傳卷一林際亨傳
石道野 隨園 興寧	明季布衣 明亡，抗不仕清，隱不應試，惟與巖穴異人，各地僧侶，節義相激厲。	疾卒。	隨園叢書（希山書藏所藏舊鈔本）。
楊開 今泰 大埔	明季湘陰 張獻忠被岳陽，迫湘陰，楊與抗戰，不濟，被執，拒受賊官，自躍湘水沉死，妻子僕婢同沉者六人。	自沉湘水	溫著潮州忠漢傳卷一楊開傳
譚經 綱	豐順 甲申變作，與其子侄數人，同時殉難。同邑有吳萬雄吳廷楨者，歷任總鎮，鼎平時殉難，事蹟未詳。	殉難。	全上，譚經綱傳。
張景 梅縣	明季慶生 隆武時，景於螺築寨防敵，與清都督許有信戰，兵敗被執，不屈而死。	殉難。	全上張景傳。
張玲 台玉 梅縣	崇禎時選 明亡，與張家玉韓如珠等起義師於東莞，初勝後敗，玲戰死東門。	殉難。	全上張玲傳。
王興 電輝 大埔	明季擢亂，起兵恩平，奉唐王其謹。尙可喜屢攻之，不能克。後默察明室大勢已去，乃命妻妾懸梁，自即焚死，義烈炳動天下。	殉難自焚	全上，王興傳



郭輔畿 杏曙 大埔	崇禎十五明末欲爲家國報仇，志不獲伸，旋爲吳六奇部將某所殺害，年三十三。	全上，郭輔畿傳。	
黃一淵 積水 大埔	明末，在鄉設關保守，並存省李極家人，俾其得出長征。隆武被害，遂隱居不出，抗不仕清，惟以詩文發其氣。	爲仇家路殺。全上，黃一淵傳。	
楊士蔚 大埔	楊素懷明室，陰結家傑，圖恢復，康熙十三年，劉進忠在湖，應耿精忠起兵獨立，用永曆年號，楊謀應之，事洩，爲邑宰所害。	謀起義，全上，楊士蔚傳。	
賴其肖 未若 蕉嶺	天啓末諸生。甲申變後，與鄉里義勇結寨自衛，與清兵戰，復擁明宗室朱慈睿主軍政。應張家玉陳子壯諸人，舉義師於鎮平，規劃復明大計，兵敗，不知所終。	不知所終。全上卷二賴其肖傳。	
羅萬傑 貞卿 豐順	明崇正間進士。明亡，與李士淳賴其肖謝文沐等，陰圖恢復，志未得伸，遂隱不出。	全上，及崇正同人系譜卷八人物三，羅萬傑傳。	
謝元怵 平遠	明亡，舉義於平遠，與賴其肖爲犄角之勢。	明季潮州忠逸傳卷二賴其肖傳。	
李士淳 二何 梅縣	崇禎戊辰進士。甲申國賊陷京師，李被執，潛遁歸里，清兵陷粵，李與賴其肖等，起兵於湖，事敗歸隱，欲纂成宗實錄，寄其氣。	年八十一。同上，卷三李士淳傳。	二何好友，牧原和尙，似亦當日義士之一，但今日所存牧原認堂餘稿，未嘗提及，故弗列入。

韓元助	奕侯	平遠	崇禎丁丑進士。明末，隆武立於福州，韓為擊劉復與國家事，迨隆武殉國，遂歸里逝世，不復出。	溫著忠逸傳卷三韓元助傳。
楊宮柳	生	大埔	大啓七年舉人。楊心傳同室，永曆六年授兵部主事，與諸縉紳聯絡，陰圖起義，應邵之奇，事敗，歸隱。	全上。
蕭壇	坦	梅縣	崇禎癸酉鄉荐。明亡，隱居，誓不應清試。	全上。
張瑠	居	玉梅縣	崇禎己卯明亡，瑠兄珩殉難，乃一意泉石，逝迹不出，以詩文寄舉人。志。	全上。
廖衷	赤	蓋孟梅縣	隆武乙酉明亡，食貧力學，誓不仕清，以詩文寄其故國深思，讀舉人。者頗感動。	全上。
饒希燮	彥	粹大埔	明末國子監學正。鼎革後，不肯雜髮，被逮入獄，以病釋歸，隱以終老。	全上。
饒球	廣	韶大埔	崇禎甲申明亡，誓不仕清，不就清徵知縣職，及山林遺逸職。歲貢。	全上。
林粵夫	粵	夫平遠	明亡，隱於鄉，每談忠孝，則氣見於鬚，義生於齒，同時平遠姚拂塵，亦誓不仕清。	全上。

戴冕	晃伯元	大埔	明季廩生	明亡，挾圖書，潛林藪。	年七十九 疾卒。	全上。
廖曇	解乙	大埔	諸生。	明季入吳六奇幕，後吳降清，遂解職歸隱。		全上。
李以貞	石塘	梅縣	布衣。	明亡，不樂仕進，唯以詩寓其故國不黍之思。		全上。
藍嗣蘭		大埔		明亡，隱居不出，大吏饋之金帛，不受。	無疾而逝	全上。
沈殿一		梅縣		崇禎時，任大埔城守，隆武立，統兵勤王，明亡，遂隱不出。		全上。
曾捷	第	聞奇	梅縣	隆武時投連城知縣，明亡，隱於浮屠，不仕清。	年八十二 疾卒。	全上。

上列忠逸人士，除未知身分的不計外，最多的諸生，其次舉人；他們本來，未受明室深恩，忠義氣節，繫於民族意識的策動者多，繫於國君眷愛的感應者少，這一點是很可注意的。又上表諸人，民族思想的表现，以隱居山林抗節不化，藉詩文寄託偉志，冀後人得感懷興起的為最多，以身殉國，或遁往空門的似稍少，這亦是

極可注意的一點。

清初，凡明季遺老，皆欲「反清復明」；但能力不充，不得已乃創立三合會（又稱天地會）等秘密團體，將反清思想，灌注下層社會，故歷屆各省會匪作亂，皆帶幾分復明意味。三合會的創立，雖未必始於客人，然其活動的經過，則與客人關係頗鉅；前年我在興寧，獲天地會秘密文件一冊（註三），其文詞構造，極饒客語色彩，所述天地會緣起，亦與客地有相當關係，其冊首所載西魯序（即該會緣起）云：

「……福建省福州，九連山，少林寺僧人……登卽化開一條火路，求到二位老仙名朱光朱開，帶我兄弟十八人出來，走到潮州府長沙灣口木楊城大埔縣，兄弟又走到海山寺菴，……後面官兵趕來，兄弟又走，走到贛州府石城縣，又被他殺死十三人，……兄弟又走到龍虎山，有莫左天，方惠成，張敬招，楊文左，林大綱，一走走到岳神廟修行。……兄弟全過此橋，來到寶珠寺，……後來有和尙陳近南提起明朝一事，兄弟尊他爲先生，插草爲香，……兄弟拜朱光朱開二位神明，看此『報仇復明』之意，到寶珠說及千洪大歲得知，就拿義旗掛起，招集天下英雄，意欲起兵報仇。衆兄弟曰：古人道：學三十六名天罡星，七十二名地黑星。」

上述大埔縣爲純客住地，石城縣爲非純客住地。天地會最初的會員（即創立人），依上文考之，當是先由福建，走入廣東，而後，再由廣東北上江西。其經過地域大半屬客人居地，與客人，不能說，沒相當關係，這是不難推證得知的，後來，到了清末，客家青年，加入該會的，一天多似一天。同時又以清政日非，西來宗教，復從旁激盪，以是而花縣客人洪秀全等，遂得應運而興。他們一面沿襲會黨故智，一面加上西教色彩，與朱九疇馮

雲山等合立上帝會一團體，分向兩廣宣傳，恰巧廣西，群盜蠶起，秀全乃與廣西客人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石達開等，構合丁壯，設保良攻匪會，收復人心，爲舉義張本，道光三十年（西元一八五〇），遂於廣西桂平金田村，誓衆舉義，翌年，攻克永安（今蒙山縣），建國號太平天國，發表討清詔書，揭示他們狹義的民族主義（註四），文云：

「朕祖洪武，掃蕩群夷，克服中原，……不幸至我懷宗，闖賊猖獗，……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數萬。……爾祖逆賊，我誓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膻之氣。……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假託的）。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發暴。……興兵進討，問罪燕京，共梟胡逆之頭，以洩呼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寢其皮！……」

可見太平諸人，對滿清政府痛恨的深了。這類詔書，在今日看來，自屬「一無是處」，然在當時，則確是一種「反清復明」的口實。

自太平天國爲曾（國藩）李（鴻章）諸人平滅後，殘餘黨羽，或逃亡南洋群島，從事工商業經營，或散伏東南各省，暗以會黨思想，繼續運動；不三十年，而香山孫公中山，遂以受時代及環境影響，不顧個人安危，毅然鼓吹民族革命，客家子弟，至是奮袂群起，思爲再度革命，其最著者如鄭弼臣，陳敬嶽，溫生財，廖仲凱，鄧鏗等等，皆能不顧性命，爲民族求解放與獨立（註五）。弼臣惠陽人，初爲三合會首領，後入孫公興中會，光

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始於惠陽，構衆千餘，攻擊清兵，卒以外援不至，無法持久，不得已，逃南洋，旋氣憤身死（註六）；生財梅人，初在南洋爲苦工，後感民族國家的危殆，乃毅然以革命黨敢死隊自任，隻身奔返廣州，擊斃滿洲將軍李琦，從容就義（註七）；觀其寄給同志李孝章等短信（註八），一種熱心家國的情懷，沉雄悲壯的氣概，實足代表客人的民族意識，文云：

「孝章，源水，螺生三老兄鑒：弟別後返省城，在友朋處暫住，先尋頭路棲身，然後緩圖心事。看滿賊種太無人道，恨火焚心，時刻不能忍。自從徐汪二君事失敗後，繼起無人，弟欲步二君後塵，因手無寸鐵，亦無鬼砲，莫奈何暫忍！能得手有鬼砲時，一定有好戲看！弟心已決，死之日，卽生之年，從此永別矣！望君等盡力進行，違目的而後止，勿學我溫某有頭無尾也。順請俠安！弟溫生財頓首。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元月十八日。」

至於廖仲凱鄧鏗二氏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那更不消說了，凡此皆是客家人士民族意識的表現，不能不特予注意的。

抑尤有更可注意者，卽客家數十年來的抗日運動，是也。客家是一種堅苦耐勞不屈強權的民系，於東西洋各強國的侵略中國，尤抱絕大憤慨，如道光二十一年（西元一八四一），廣州附近客民及番禺東北六社客民自動抗驅登陸滋擾的英兵，奮勇格鬥，不顧死生，並且特爲結社團練，鞏固粵垣（註九），便是其例；但此尙屬短期表現，非若他們在臺灣數十年來抗日運動的能持久，悲壯，茲將牠前後情形提要述之：

按客家與日軍抗爭，雖爲近數十年的事實。然他們的歷史前例，則已於晚明遠助朝鮮，大破日軍一事見之。

萬曆二十年（西元一五九三），日本關白大將軍豐臣秀吉，會諸將侵擊朝鮮，揚言「朝鮮征服則明室可定」，卽簡浮田秀家任元帥，小西行長，加藤清正任先鋒，率兵十三萬先行；時朝鮮承平日久，上下無備，明廷先後遣祖承訓，李如松，邢昫，楊鎬，率兵赴援，雖互有勝負，而形格勢禁，終覺不支（註十）；惟客人陳璘，所率廣軍五千，與韓將李舜臣獨當水路，大挫日軍，收最後勝利，稍可爲華人吐氣。陳璘字朝玉，翁源人，少儻，好任俠，膂力絕倫，所識多豪敢義士，璘與之治劍術，習鈴韜，旋任指揮僉事，以平定粵內土匪，大破羅旁獠賊，置羅定州，遷副總兵，署東安參將，尋被劾褫職。萬曆二十年，韓日事起，明廷以璘熟悉倭人情況，命添註神機七營參將，旋爲石星所劾，罷官歸里。二十五年，明廷復議派兵援韓，璘至是始得與所部廣軍（當然亦以客人爲多），略顯身手（註十一），明史陳璘傳云：

「……二十五年（萬曆），封事敗（指詔封豐臣秀吉事），起璘故官，統廣東兵五千，援朝鮮。明年二月，擢禦倭總兵官，與麻貴劉綎，並將部卒次山海關，……尋令提督水軍，與貴，綎，及董一元，分道進，副將陳璘，鄧子龍，遊擊馬文煥，季金，張良相等皆屬焉，兵萬三千餘人，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尙諸海口。初，賊泛海出沒，官軍乏舟，故得志；及見璘舟師，懼不敢往來海中；會平秀吉死，賊將遁，璘急遣子龍偕朝鮮將李舜臣邀之，子龍戰沒，璘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鬥志，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死者萬計。時綎方攻行長，驅入奉天大城，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殲其徒三百餘，賊退保錦山，官軍挑之不出，已渡匿乙山，崖深道險，將士不敢進，璘夜潛入，圍其巖洞，比明礮發，倭大驚，奔後山，憑高以拒，將士殊死攻，賊遁

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論功：璘爲首，繼次之；貴又次之，進璘都督，同知，世蔭指揮僉事……  
這可知陳璘所給日軍的創痛了。喻政撰陳太保傳（註十二），有較詳記載，更可看出璘等抗戰精神，茲節錄如下：

「……未幾東封計左，島酋敗盟，……二月，公奉命以原官充禦倭總兵，改領水兵，自鴨綠以南，惟公制之。公慷慨擊楫，所領樓船咸以「忠心報國」旗其上，……公曰：大海無邊，非倚險附阨，何以成功，卽賈勇先登，一戰奪其鹿島竹島據之，……倭奴失險，復列營順天曳橋等處，……旣而復列陣露梁，舳艫數十里，公令諸將卒，五鼓喇叭以進，……鄧子龍居左，朝鮮大將李舜臣居右，公居中，……鄧李二將皆中彈死，公聞之，略不動色，徐以大發煩鎗擊之，……酋大敗，……遂生俘倭帥平正成，平秀政等以獻，倭酋石曼子，最強悍無敵，亦授首。……戡科楊，叙公功第一，其畧曰：陳璘報國，誓捐七尺，摧鋒□□，力敵萬人，自攻打倭巢，及蕩滅群倭，血戰無慮數十番，而露梁昆陽昌善之役，從昏逮明，連晝復夜，毀舟七八百隻，斬溺二萬餘名，石曼函首，正成等受俘，天日爲昏，海波盡赤，史冊所載，未能或加！……」

日本軍人，素來抱侵寇中國的野心，非遇素以「忠心報國」的客家，給他一種相當阻遏，相當創痛，其毒焰也許比今日還要高些。陳璘等耀兵鹿島，只是客家和日本競爭生存的序幕罷了，往後的苦鬥，未來的問題，也許還多着呢！現在進言臺灣客家的抗日運動。

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清政府，因藩屬朝鮮，東學黨爲亂，與日本正式宣戰，海陸兩軍，相繼報敗。翌年，清政府與日議和，將台灣澎湖，割與日本（註十三）。台灣華民，聞耗大震，尤以各粵莊客民，憤激爲



甚。守南澳總鎮劉永福（淵亭），及台灣文豪邱逢甲（仙根）（皆客人），咸勸巡撫唐景崧反日獨立，永福更矢志「與台存亡」。是年四月，逢甲率全台民衆，上景崧以大總統印章，定國號爲台灣民主國，建元永清；以逢甲爲副總統，署兵部尙書，兼大將軍，又委各屬軍民長官，規模略具，惟鮮實際經驗，日本政府復派大兵相壓，景崧不能支，旋內渡，（註十四）；惟永福堅主抵抗，衆推彼繼景崧爲總統，日本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營移書勸永福解甲，永福覆書拒之（註十五），然亦卒以國內無人赴援，至九月，兵盡器窮，不得已，泣歸；而臺灣客人主持下的建國運動，遂慘遭失敗！

台灣民主國，雖說，僅如曇花一現；然其地客人，及其他華人之繼永福遺志，起而抗拒日人的，爲數尙多。光緒二十一年冬（西年一八九五），東港客家，聯合平埔番族，起而抗日，推林大北林李成爲領袖，十二月，圍攻宜蘭，各地義民，聞風響應，全台震驚，日人紛紛走避；日當局令山口少將，發兵殺慘，革命軍以組織不密，器械不精，終以失敗（註十六）；而林大北亦被擒，被殺；惟其革命思想，則已深入全台華人心坎。

自林大北首倡革命慘遭屠戮後，西元一八九六年有劉德杓革命，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有陳發革命，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有詹阿瑞革命，一九〇七年，有蔡清琳革命，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有劉乾革命，黃朝革命，陳阿榮革命，羅福星革命，一九一三年，有張火爐李阿齊賴來革命，一九一四年有羅阿頭革命（註十七），一九一五年有余清芳羅俊革命（註十八）。前後不下十餘次，其中主動人物，雖不盡皆爲客人，然而每次戰役，多少總有客人，攙和其中。一九一二年羅福星革命，更爲顯著，其組織亦最嚴密。福星本梅縣客人，一九〇三年，始從祖經商於臺，憤日人壓迫，奔回故里，旋走新架坡，於爪哇晤興中會諸要人，一九一二年，再

赴台灣，結合同志，實行革命，一九一三年，秘密舉行全台革命同志代表大會，發表革命宣言，懸舉日本虐辱華民殘酷事蹟，凡十一條，並泣訴所以革命諸原因，詞意迫切，足代表彼輩民族思想；惜大業未成，福星爲日警所獲，當時日政府盡蒐黨人，華人因是而並羅極刑的，竟達三四千人（註十九），就中尤以客籍子弟爲多，這可知客家士子在台抗日的經過了。

很奇怪的，就是去歲一二八（二月二十八日）中國十九路軍在上海抗驅日軍一事，亦與客人民族意識，似有關係；十九路軍內部組織，本與任何民系沒有關係，不過事實上，其部隊，上自官長，下至士卒，大抵皆是南粵產人，其激昂慷慨，不畏強敵，沈着應戰，堅勞知機的精神，亦與全粵人士精神相合，其主腦陳真如（銘樞）爲合浦客人，所部中下級官佐，及士兵，亦多客籍中人，（如最勇敢的翁照垣將軍便是其例），他們在上海，以孤薄的軍力，又舊式又短缺的兵器，竟能與野心勃勃，器械精備，接濟豐盈的日本軍隊，血肉相搏至一月之久，這不能不令人發生無限的敬佩，無限的同情，這不能不令人聯想到他們和客人民族意識的關係，因爲他們抗日的精神和客人在台獨立革命的精神，或陳璘遠援朝鮮的熱誠，很像是有關聯而一貫的呢！中國國民黨，最近重要黨員，亦多客籍中人，他們對外政策：都主張澈底抗日，寧可玉碎，不願瓦全，如中央委員鄒海濱（魯）先生，其堅卓精神，決絕態度，便是最顯例子。這是研究客家文化的人所宜注意的一點。

客人尙自重，喜自尊，無論走到那裡，都不肯捨棄固有的語言和習慣，國內如閩贛粵桂川湘等省，固無用說，就在國外，如南洋群島及安南暹羅台灣北美洲等地，亦莫不然。往往足跡所至，卽有其特別村舍，一切習俗，不肯與外人同化，昔時甚且不肯與外族或外系通婚，不肯學習外族外系的語言，這確是一種特殊現象

。日人山口縣造，謂客家原有一種自信和自傲的氣質，再受海洋交通環境的影響，遂養成一種島國人民的熱血與精神，這一點很和日本人性質相似（註二）。我看，這倒是一句很可玩味的考語。

因爲客家富有狹義的民族思想，所以，做生意的，無論走到那裡，都有會館一類團體的組織，有時爲謀保持旅外系衆的安全和利益起見，且有類似英雄一類的人物，發現於他們工商階級，明清二代，中國人曾在海外自稱王霸的，統計達十餘人，就中如羅芳伯，吳元盛，葉來等輩，則爲客籍中人。羅芳伯，梅人，十八世紀中（清乾隆），居婆洲坤甸，性豪俠，善技擊，得衆心，「時土蠻竊發，商買不安，芳伯率兵平之，華人敬畏，尊爲客長」（註二）；吳元盛，亦梅人，乾隆末，寓婆羅洲戴燕國，嘗因順從民意，殺戴燕土王，「國人奉以爲王，華夷皆取決焉，元盛死，子幼，妻襲其位」；是時婆羅洲有薩拉瓦地方，今隸英領，嘉慶初，有梅人某，稱王其地，惜姓名事蹟，無考（註三）；葉來惠陽沙坑鄉人，乾嘉間，客人多營鑛業於新架坡及檳榔嶼，嘉慶末，柔佛王令逐華商，葉與同族約三百人，共議抗拒，推爲統帥，旋遣人歸鄉，購械募勇，先後與柔佛相持八年，平定其地；是時檳榔嶼土人，虐待華商，葉氏提師直之，復平其地（註三）；惟英人亦方於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購新架坡港於柔佛土王，「愾我軍威，如鯁在喉，以威相恫喝，以利相誘脅」（註四）；葉氏無祖國援助，不能久與英抗，而二地主權，不久遂概歸英有；又同治末年，沙刺我土王，禁客人在吉隆坡開採錫鑛，客僑大憤，至光緒元年（西年一八七五），梅人某（姓名失考），統率華人，戰得其地，而英人乘客商無備，遽置更吉隆坡，客人與抗無效，吉隆坡卒歸英領（註五）。凡此皆客人在海外團結系衆，抗拒外侮的表現；動機純在保僑，原無領土慾望，故不克與英人久抗，寢假反受英人掣肘！

以上所述，似爲客家團體活動的歷史，然而究之實際，則無一而非由他們愛國保族的思想表現而出，這是研究客家問題的人，所當注意的事例。

第二爲一般信仰與特殊宗教：客家普通信仰，與一般漢人無異，如對於祖宗的崇拜與信仰，對於神鬼的傳說與迷信，對於釋道二教的信仰與儀式，對於占卜相命的迷信與影響，雖程度，深淺不同，然性質，到底還沒兩樣，所以這裡只是提而不述了。

客人頗迷信風水，這雖然亦是漢族固有的遺業，然其在客家社會，實較其他各地爲尤甚，且似乎與客人上世遷移的歷史，亦有相當關係，所以這裡不厭煩地爲說幾句。陳觀酉纂贛州府志卷五十八人物志藝術僕都監傳云：

「僕都監，逸其名，官司天監都監，黃巢之亂，與楊筠松避地虔化，遂以青島術傳中壩廖三傳，三傳傳其子瑀，瑀傳其婿謝世南，世南傳其子永錫」。

楊筠松卽客人所常稱的楊公先師，其遷居虔化（今寧都）的時代，與背景，與客家第二期的遷移運動，完全相合。考客人向南遷徙，每負祖骸俱行，當其初達比較安適地方的時候，感懷世運，祈福心長，相度地基，實至切要；而先人骸骨，又不能久暴不藏，以是而專門爲人們相地吉凶禍福的堪輿先生，便應運誕生，久而久之，遂成一種別特風氣；以爲凡人的成功失敗，均定於他的相格命運；而相命好壞，又與屋場祖墳的風水有關；家裡有好的屋場或墳塋，則雖如何困頓，亦會有發迹一天；沒好的風水，則子孫，相固不佳，命亦決不會好。他們對於地方風水的好壞，有三個普通標準，或條件：其一爲龍（卽山嶺的脈絡），發脈要雄壯磅礴，要奔騰有勢，

落頸要俊秀，要靈活，結基要豐，要做；其二爲局（卽對景），自總脉分出的支派，要重重圍繞，能成基地拱衛，基地對景，須灣環廻托，羅列各峰，要各有格構，或旗或鼓，或印或案，總之要爲基地用臣；其三爲水，基地前面，最好能逆大江，但水不宜直冲基地，水口要廻環，最好有種種關欄水口的山嶺或沙洲，立在基地以看不見水的出口爲佳（註二六）。他們通義，以爲龍主人丁，局主功名，水主財路；所以得一好地，不但可獵取功名，而且可多男，多金。客人除少數學者不算外，無論幹何事業，均喜企求急效，苟成績不如所期，則怨風怨水，以爲自己的屋場或祖墳，其風水或不如人；往往有年輕時，思想極清，絕不信風水謬說，但一至中年，稍受磨折，便又不知怎的，今天捉龍，明天看地，忙個不了，這真是一種好玩的現象！普通漢人，雖亦信仰風水，但其程度不若客人那麼厲害，其居地附近的山嶺或郊原，亦決沒像客地那麼多或大或小藍藍白白的墳墓。

客家普通人，對於宗教，雖無深刻信仰，然而，亦有其特殊的現象，卽其人每有絕喜融會各種其前固有宗教，而別標名義，別事宣傳的運動，是也。上述洪秀全等混合天地會手段及耶穌教普通含義，另立上帝會一教團，其作用及目的，稍有常識的人，都可意會而得，這裡無庸更爲喋贅；惟此外尙有一種似乎不帶政治企圖而又頗合革新意味的宗教，這就是那雖產生未久，而傳播極速的真空教了。因爲外邊尙少人知牠內容，所以，這裡不能不提幾句，這許於客家的文教問題也有關係！

真空教又名空教或拜道教，據雲淨子編真空祖師全傳（註二七）看來，牠是前清同光間（西元一八七五左右），才產生的，創立人爲江西尋鄒廖帝聘。廖字達群，號兆空，道光七年，四月九日，生於尋鄒桂嶺水東村，年三十一，出家參禪，越六載，悟儒釋道短長利弊，以爲人世本原，不離空真二義，人生的追求，當以空真爲依

歸，旋辭禪返鄉，開壇設教。徒黨頗多，惟著名的僅其弟帝佐，帝召，同邑賴仁章，同里凌邦璧，零都張聲見等五人而已；他們自稱五叔，廖死後，頗能努力傳教，不三十年，已盛行贛南各縣及廣東東江各地，近且及於廣州香港等地，甚至南洋華僑，亦有信奉之者，不過大抵還是以客家中下級社會人士為多。

真空教，據雲淨子全傳序文，謂其實「治儒釋道為一爐，而以一空字了結之，其義濶大無倫，發亘古未發之秘」；然今觀其所傳教義，及無字真經，三教經卷，報恩真經，無相經卷，首本經卷，以及無為論（註二八）等等，皆無若何精義，統括言之，不外以「復本還原，歸一歸空」為主旨，以「五皈」為修道標準，「四考」為入道法門，「接清化濁」，「日裡空裡坐，夜裡空裡臥」為治理教外衆生疾苦的方案。所謂「五皈」者：

「一皈依，謂心與道合，須臾不離，即是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二皈中，謂不偏不倚，無大過，無不及，允執厥中也；三皈正，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故動必以正也；四皈一，謂純一不二，無錯無雜，不被旁門所迷惑，外道所牽引也；五皈空，謂渾忘色相，無我無人，直看到過去現在未來之事皆空，毫無掛礙也。」（見全傳行道）。

所謂「四考」者：

「一考真，謂達本明性，葆守真元，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二考直，謂道若坦途，其直如矢，絕無邪曲，表裡相符也；三考願，謂一心向道，毀譽由人，逆來順受，犯而不較也；四考捨，謂超出凡俗，不戀塵緣，斬斷牽纏之鎖，解脫羈絆之韁也。」（見同上）。

至於「歸一歸空」，「接清化濁」，「日裡空裡坐，夜裡空裡臥」的方法，則比較「具體而微」。他們對於「空」字，有

二種不同解釋：第一爲抽象的「空」，精神的「空」，牠是萬事萬物的起源和終止，牠是絕對的道理，牠是超乎一切的法則；第二爲物質的「空」，具體的「空」，牠是一種光線和空氣的湊合，牠是一個爽朗的場所。所謂「復本還元，歸一歸空」的「空」，就是屬於義理方面抽象方面的「空」，所謂「日裡空裡坐，夜裡空裡臥」的「空」，就是空氣的物質的場合的「空」。他們修煉的方法，最初步而又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具體的「空裡」坐着臥着，一方由此受自然界的陶冶，自然界的感化，一方由此以體驗義理的「空」，抽象的「空」，其替衆生醫治疾病，也是純用這法。

真空教有一種「無字圖」，與他們主張和信仰頗有關係。其圖，正中上端大書無字，下端大書空字，兩旁各書三排每排十六行的短句，讀時每句以大無字冠首，大空字殿後。其最足令人注意的，就是所列：「無輪迴」，「無生死」，「無上下」，「無閻君」，「無地獄」，「無定相」，「不問卜」，「不算命」，「不燒紙」，「不執着」，「不論破戒」，「不用講經」，「不用藥方」，「不用戒律」，「不求神佑」，「不求名聲」，「不求顯達」，「不執我相」，「不執因果」；「不執語言」，「不執聖語」，「不執佛言」，「不執陰陽」，「不執成仙」，「不執禪定」等口號。這些口號都是礙對着釋道二教和儒術流弊，及社會惡俗而發的。他們雖然也有法壇，但却不用偶像，雖然也要讀書，但却不看重學問，他們沒有跳出儒釋道的範圍，但能不受儒釋道末流種種表現的拘束，這是真空教的優點，也是牠革新的地方。

真空教，最反對「繁文縟節」，無意以文字勝人，故其所傳經典，皆俚俗淺文，普通文人都看牠不起；但研究社會人類學的人，却不能因牠「言不雅馴」，便摒棄了，不探究。

第三爲氣骨與體面的觀念：客家是一個急於事功進取，而又最重視先人禮俗和倫理的矛盾的民系，故於漢

族前代倫理觀念，如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族戚，男女，等等相值關係，與禮法，大體都遵守謹得非常牢固，這層無庸細述；惟此外尚有一種崇尚氣骨與體面的觀念，與客人生活的表現，頗有關係，不能不提錄幾句：

客家男女，最富氣骨觀念，雖其人已窮促至於不可收拾，然若有人無端的藐視他或她的人格，加以無禮舉動，則其人必誓死抵抗，或者竟因是便發憤自立，終以挽弱為強，轉衰為盛。前清末年，南洋群島，有幾個極為富有的客商，據說，他們小時，在鄉里原都是「窮極無聊」的光棍，因為曾受人無禮奚落（客家稱打落），始憤然隻身出國，悉力經營，果然，不久，也就發達起來，耀武揚威地返到家鄉以濶綽氣人了。此外還有一個在晚近中國革命過程上很有點要功勞的烈士，據說，當他少時，在家鄉真是潦倒極了，一次有位鄉紳，疑他偷牛，怎樣，分辯不得，不得已才賣豬仔到南洋去，立志做個好人，後來受孫公影響，於民國前一年，終以行刺滿吏，以身殉難，震驚了滿清朝廷，促進了民國成立。這種崇尚氣骨的觀念，直到現在，還是盛行着的。他們最齒的為「風吹竹」；所謂「風吹竹」，是指任人支配，「任人欺凌」，「朝秦暮楚」，「出爾反爾」，「左右逢迎」，「阿媚取容」，「視顏事仇」，毫沒氣節，不能自立，不知自重的糊塗脚色。客人，多數表面看去，似乎極其傑傲，極其剛愎，極其執拗，極其方板，極不知機，其實這正是氣骨觀念所範成的脾氣。

客家男子，最講究體面，日常待人接物，總有體面與否的觀念橫梗腦中。所謂體面，實含「冠冕」，「鄭重」，「地位」，「人品」，「字墨」，「聲名」諸義，她是真的實的，不是偽的；所謂「字墨」，是指普通應付世事的文字與智識，非指純粹的學術。客家社會，凡年富力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最為朋輩或尊長所不齒；但有錢而沒



「功名」，「地位」，和「品格」，亦不能見重鄉曲。滿清末年，功名可以捐納得之，客家，普通人們，得此機會，都大捐特捐；不過這類功名，實際上不爲社會所重，故必，有真字墨，能做詩做文，能講幾句起碼經史，至少也要進學遊泮，到了相當年紀，纔得稱爲紳士，才有資格於春秋祭祖祠或祖墳時，列名與祭，說起話來，才有斤兩。科舉廢後，他們知道秀才舉人不中用了，以是乃換個方面，群起，而鼓勵子弟出就新學，沒在中學以上學校畢業的人，簡直沒人看得上眼，就是有錢有勢，也還是銅臭，不爲社會所尊；反之，苟其人文墨程度，在鄉人眼裡認爲有點不錯，那就貧苦一些，亦無傷其人的社會地位，反正要做紳士，還是他們纔有分兒。因爲他們都講究體面，注重文墨，所以讀書的人，也就特別多了，無論家裡有錢沒錢，有了子弟總得叫他上幾年學。到了現在，標準更提高了，以爲士子非在專門以上的學校畢業，或有過一官半職，簡直也沒什麼社會地位可說了，族中或村中，苟無若干士子曾在專門以上學校畢業或肄業，簡直是一村或一族的耻辱，同族的人只好趕緊設法了。客家識字的人（單說男子），大約在百分八十以上，在中國內地而論，也許最普遍了，梅縣一地，每年肄業專門以上學校的青年，通常總在七八百人以上（已畢業者不算），（註二九），這在中國，許居第一位了；可惜北江一帶，以及贛南閩南等客地，却沒這樣進步。

上述氣骨體面二觀念，於客家向上活動，關係至鉅，客家種種重大事業，差不多都是從這觀念出發的。客人迷信風水相命，本不易振作有爲，然因其有這類觀念，足以發生絕大勢力，推遷他們，向上進展，所以還有一種蓬勃新興的氣象，不然，亦不成的。

第四爲屋宇與祖墳的建築：客家因受禮教影響，於族統最爲注意，南來後，又以與主戶或土族，不相融

洽，時起糾紛，以為非族大人衆，互相守助，不足抵抗外侮，競爭生存；唯其有此環境，故於居室及祖墳的建築，亦不能不特別考究。其經營屋宇，地基必求其敞，房間不求其多，廳庭必求其大，牆壁務極堅固，形式務極整齊；其著名的，往往有鉅至內容有房子四五百間，能住男女四五百人；求之其他各地，真不易看見這類大屋。客人屋式，有圍龍，棋盤，二字，四角樓，圍樓，五棟，枕頭檯，茶壺耳等名目，每式以正棟及橫屋為主體。正棟或稱正廳，制如宮殿，橫屋制如宮殿的廡。客人屋宇，多由創業的人，一手經營，而分給於衆多子孫，但無論分遺至如何繁細，其正廳仍屬公有。與寧東門羅氏族譜卷八禮俗，有居室一篇，雖所標為一族屋制，然實際即各地客家普通的屋式，茲節錄一二，以示梗概：

「……屋之中有龍廳（屋之後一層，自花胎前起，左右房間，暫次斜轉，圍至龍廳，或一層或二層，

**因地形而定，稱曰圍龍房屋**），圍龍房屋之中心一間，正對祖祠龍神箱，化胎龍廳以下，祖堂以上，填其地為斜坡形，意謂地勢至此，變化而有胎息。上堂木箱以

奉歷代祖先神主，故通稱祖堂，歲時具三牲，以祀祖，遇有吉凶事，以牲牢享其先人，均在於此。中堂較上下堂更為寬廣，兩邊立柱以架巨木，曰官廳架，有六柱者，有八柱者，其柱皆多用木，近多以石為之，屋中人大喜慶事，行禮謝客，均在於此。

**下堂**前為大門，為公共出入之地。天階上堂中堂及下堂之間，均有之，謂之天階者，以其上不覆瓦，能受天陽，而四週均為階也。南北廳兩南北廳者多在上天階左右，四南北廳者，則上

**花廳**兩花廳者多在下堂房間相連之左右，四花廳者，中堂下堂之左右，均有之，此為屋人應酬賓客之所，故屋中房間可分為私有，而花廳必歸於衆，廳中有通透房間及捲屏與否，因屋制而定。門廊戶門內騎馬廊橫屋與正堂

圍龍屋與橫屋之間，上起橫棟，後廊後棟正屋與橫屋最後二三間房位相對之處，伸手廊左右橫屋各伸出二間或四間，其中正堂間上中

堂相連房屋，俗呼為正橫屋，有兩層橫屋者，曰內層橫屋間，外層橫屋間。圍龍間有兩層圍龍者，曰內層圍龍間，外層圍龍間。枕檯間上堂後面一排橫屋，呼為枕檯檯，圍龍屋

屋，或呼為正堂間。橫屋間，外層橫屋間。圍龍間，外層圍龍間。枕檯間，鮮有為枕檯檯者，惟橫檯屋，則多有之。

**老人間**

凡男婦年老病，至彌留時，其子孫即擡於是，以俟其終，此無特別建築之房間，或以上堂正間爲之，或以南北廳及其他一間爲之。

**浴室(與)廚房**

初造時常以花廳附近，擇其地，爲特別之浴室，左右橫屋之餘內，

選出一二間爲合式之廚房，及後丁口浩繁，各擇便當房間爲之，不能限於一處。

**角樓**

於左右橫屋之角，築高樓，或二座，或四座，此爲防匪劫掠而設，故上下均開炮眼，以便施放擊敵。

**樓棚**

角樓之棚，不許私人住

眷，及安放家私，以便有事時，衆人得以登樓禦敵。

**房棚**

各房均以木板棚其上，以安置家私或稻穀，及其他雜物。

**屋以外有禾坪**

大門戶門以外，別地爲長方形，糊以碎石，舖以灰沙，澆爲平地，收穫時，於此打稻晒穀，俗呼爲禾坪。

**池塘**

禾坪以外，別地若干畝，掘爲深池，以供洗濯，並養魚類，俗呼爲門口塘。

這是廣東東江一帶客人，最普通的屋式，客家以外的地方，似乎不易看見。南雄始興一帶的客家，其正廳與上述大畧相同，惟無圍龍一式；正屋附近，或村的逕口，往往由村人，或居人，合資建築一座或數座不與正屋相連的鉅大圍樓，每樓高三四層五六層不等，中開天階，每層除四週近外牆處關道行人，並資向外瞭望及守衛外，裡面仍有無數房間，可住人或藏物，樓的四隅，有向左右或前後橫突張鑿的炮孔，可迴旋放炮，分途擊賊，工程很可佩服。客家各地，頗多專門爲人建築屋宇的舊式工匠，能自出圖稿，雖不若近世建築學的精明，然亦，有其運用的妙法。中國舊時建築，講究的，先以泥土或木屑製爲樣子（如北平昔日承造宮室的樣子雷是），慢慢修改，滿意後，始依樣建築；惟客家工匠，則不如此，無論任何建築，皆僅先劃平面圖形，及建築物天面斜度深淺的片面圖形而已，方法粗疏多了，然其所建造的屋宇，往往亦有極堅固而中看的，這許是他們技巧的所在。

客人於祖墳建築，與外地亦微不同，最普通的爲人字墳式，其制於死者壟時，砌磚爲槨，納棺(或骨罈)其中，上壘以土，前築降階，中立石碑，旁護面匡，上築墳頭，橫平而方正，惟兩端略垂(亦有作半月形墳頭者)

，面匡兩旁，分築擺手，望之適如人字，擺手外邊向左右接築矮小而向內拱的圍牆，稱曰蝦鬚；聯二擺手，圍一環形，平實環形內地底，稱曰墳堂；堂內降階，下首兩旁，各築方臺，稱曰羊臺；墳頭後面，築一護榔平蓋，稱曰寶蓋，若長而拱，前方後環，則曰捲蠶；外繞矮牆，則曰交椅；墳堂以外，略高其土，成半月形，繞以矮牆，則稱拜壇；拜壇以下，略低其土，砌以矮牆，稱曰墳脚；拜壇兩邊，有功名的，便豎華表，或其他甲石；墳山高處，築立墓表，或君主誥命，則稱誥封；墳的四周，配以相當泥土，則稱土法。這是廣東東江客家普通築墳的規制。始興一帶，其墳式雖大致相同，然其墳頭面匡及立碑部位，則微覺不同；其制多喜砌磚爲雙槲，或三槲，（夫妻合葬，或一夫多妻合葬，或兄弟合葬），前端各開方門，以備推納棺木，上築月形門頂，二月形間，豎立石碑（三槲者則立於正中門頂），納棺以後，卽塞其門，其法雖似較東江壘法爲簡。

家家地方有一種專門爲人建築祖墳的泥水工匠，其技術，亦可注意。與寧東門羅氏族譜卷七職業譜土木工條云：

「……泥水如大塋裡一屋，專替營葬者築墳爲業，……然考其築墳之法，實別具匠心，以山水之結構，而定其配土之高低，築墳之大小，陽陰離合，悉有法則，墳式亦隨嶺勢局勢，有各種工作體格之不同。……」

築墳而至於講究土法的高低深淺，吞吐浮沉，陰陽離合，亦可說是畸形發展了。

第五爲技擊與械鬥：徐旭曾豐湖雜記云：

「客人多精技擊。客人之技擊，傳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相率練習拳脚刀矛劍槌之術，卽昔人農隙講武

之意也。」

客人技擊，是否傳自少林寺僧？那是另一問題，此刻未能考定；惟客人好講武術，則是不可否認的事，三十年前，客家地方，男子中，學過武術的，差不多可占百分七十，農工商賈，固然不用說了，就是念書的儒生，有時也於晚間兼習武事，他們有個理想的境地，就是「寫得打得講得」，單是寫得講得，還不算什麼回事。他們日常所操的武術，雖亦沒甚驚人的表現，然其性質普遍，別的地方，恐怕再找不着。客人武術，派別極多，各稱爲教，如吳家教，刁家教，朱家教，李家教，……等等便是；但普通亦只分高馬派低馬派二大類，所謂馬，是指練習拳術時，兩腿分開，用力跼立，如騎射時坐於馬背一樣的意思；無論學習何種武術，均由坐馬練步學拳起首，因爲拳術實是各武術中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一種，客人習武的，亦以練拳的爲多，其次爲棍，爲雙刀，爲鈹頭，爲鐵尺，最特別的爲旗槍，爲凳板（註三〇）。聽說客家武術，清初以前，只有低馬一類，只長外功，後來到了乾隆時代，五華興寧地方，出了三個武術怪傑，一鍾路古（興寧人），二李鐵牛，三朱阿南（均五華人），同以武術著稱，且爲好友，初習客家舊傳各種技擊，已極其妙，意猶未足，乃同赴山東臨城少林寺，及瓦崗寨等地，苦習多年，盡得少林精秘；復與客家舊傳武術，參合融會，兼內外功，創立新教（有李家教，鍾家教，朱家教之稱），以高馬教人，不二十年，遂盛行粵贛二省（即非客家中人，亦多傳習）（註三一）。三教中，以李教爲最精絕，其著名拳術，有催步插手等譜，催步五十二段（客人稱一段曰一下手），插手七十二段，此外如吊馬插箭等法，亦極有名。李氏門徒最盛，著名的如五華徐阿妹，興寧黎繞四羅被婆等。繞四傳其族人黎君鎮賓，嘗應民國十八年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國術比賽大會（十一月在法國公園舉行），初試列甲等，次試

與山東大極派(內功)鉅子馬金榮對擊，雖結果未分勝負，然觀衆悉謂評判員實不公允，馬術遠不如黎；即大會所發特刊(註三)亦謂：

「四十五組馬金榮與黎鎮賓，比賽時，精神抖擻，一見英武，惟黎係粵人，擅長內外功，馬數次痛擊其腿，黎竟聽馬任意揮拳，毫不畏懼，兩臂有銅筋鐵骨之藝，誠所謂廣東人實行硬紉紉者。黎頃間，改守爲攻，結果二人平均，不分勝負」。

黎在李家教中，自云，還是第二三級的教師，然其技術，已爲國人所嘆服，這可知李教武術地位的高下了。鍾教拳譜，以三步箭最著名，以陰陽四板力爲依歸。鍾氏最喜比武，四方來角力的，日不暇給，大體皆給慘敗而去，所以聲名最大，徒衆亦多；惟晚年竟爲閩人某氏所算，(某氏父，先與鍾比武身死)，論者惜之！朱教，拳術較活，惟功力不如鍾李精深，其拳譜以三步搖手，最有名(註三)。

客人習武，大祇以數人，或數十人，組合爲館，幣延教師，蒞館指導。每日晚上，各館友都集館學習，或拳，或棍，或刀，隨己所好。新年將近的時候，則多兼習舞龍舞獅的技術；元旦日始，由教師領導出發，至各村，挨屋張舞；舞終表演技擊，或單演，或對擊，或跳桌，或穿飯甑，應有盡有，任人觀賞，較之別的地方，單是舞龍舞獅，而不較武的，真是有意思多了！

然而，天下事，有利的卽兼有弊，客人講究武事，自是一種所以保持他們獨立精神與個己氣骨觀念的善法(只要能將武術的內容或對象依時改變)，然而流弊所在，就是容易因牠而發生系內或系外的械鬥風潮；前此客家之所以會與主戶發生或大或小的械鬥，或同系中各姓各村會常有或小或大的鬥案者，雖說原因多極，然其

青年男子之各恃自己武術，各以己身長於應戰，以爲對方不足有爲，而不肯存些讓意，亦是一個絕大引因。客人一方面對於外族或外國的無禮侵犯，不肯輕以屈服，似無怯於公戰的罪咎，惟另一方面，同在一族，或一系一邑以內，竟亦每因小故，群起鬥爭，這却未免有「勇於私鬥」的嫌疑了！

## 附註

(註一) 見和平徐氏族譜卷一頁二十五以下。

(註二) 客家明末清初的節義之士，是非常多的；惟當時士大夫多懼君主淫威，恐與文字大獄，不敢將其節義事實，載於文字，日子一久，便沒法考證了。這裡所述三十九人，是手頭有書稍可考索的。將來再加考訪，當然還可補充。

(註三) 天地會秘密文件鈔本，是在表兄鄧錫朋家翻出的，內容多爲歌訣；雖魯魚亥豕，錯字滿紙，然欲研究中國會黨問題，則不能不重視此類材料。據該文件的記載，謂康熙時，西魯入寇，少林寺僧，挺身救國，擊破西魯，復歸少林。時有好臣，進謁寺僧，康熙乃遣人賜僧飲酒，圍焚少林，獲逃的僅十八人，後復被殺十三，餘五人，四處尋訪英豪，卒遇陳近南，爲策劃復明報仇事，即插照爲會。將來必將該項文件，校釋印行。

(註四) 見凌善清 太平天國野史。

(註五) 見鄒海濱 (魯) 先生著 中國國民黨史稿 第一篇組織，第二篇革命。

(註六) 同上第一篇第一章與中會。

(註七) 同上第三篇第二十二章。

(註八) 溫氏寄孝章等短信，初存怡保華僑李孝章家，今春廣州市展覽會特闢至長革命物品紀念館，李藏溫信，曾送館陳列，英氣躍然，余親見之！

(註九) 去春余在廣州測驗人種，於沙河保生堂，得見番禺東平總社公社簽捐簿一冊，冊首載：1. 番禺東北路六社客民稟督署請准建東平公社文，2. 督憲批示，3. 奉批擇日建公社，稟4. 督憲祈再批。內容所述，皆於道光二十一年各家抗拒英兵一事，大有關係，其後，復於廣州市文德路冷攤，找到無名氏手鈔雜文一冊，中有盡忠報國全粵義民論英兵書，及三元里等鄉痛罵鬼子詞，文中所述，亦與客人抗英事蹟有關。

(註一〇) 見陳恭綸編日本全史第五編中世紀之武人時代(四)三雄平亂。

(註一一) 見同治軍興詩纂韶州府志卷三十四人物陳璘傳。

(註一二) 同上陳璘傳注引。

(註一三) 參考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第八第九章。

(註一四) 參考連雅堂臺灣通史，及民國十九年廣州越華報一月分雜錄欄百傑作丘逢甲先生傳，及廣東通志館欽縣第十七次徵訪冊賢士劉永福事略。

(註一五) 樺山資紀書及劉覆書，見吳桐林著軌道人自傳，及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拙作王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註一六) 見彭子明著台灣近世史中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之台灣革命第一章林大北之革命，及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誌第四章其六其七。

(註一七) 見彭子明台灣近世史中篇。

(註一八) 同上，及臺灣民主黨宣傳處出版臺灣第二期漢平著余清芳先生革命史(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版)。

(註一九) 同上台灣近世史中篇。



(註二十) 山口原文見一九三〇年東洋雜誌(東洋協會發行)，節譯文見民國二十年二月二日南洋南僑日報副刊。

(註二一) 見胡炳熊著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一九二八年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出版)，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下卷雜傳。

(註二二) 同上，及謝清高海錄(潘氏海山仙館叢書本)。

(註二三) 見宣統元二年廣州時報消閑錄廣東大殖民家葉來傳。

(註二四) 同上，及胡氏偉人傳八，殖民馬來半島者，(此云葉爲嘉應州人，與消閑錄異，似以消閑錄爲是)，梁啓超飲冰室文集第二集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以及溫氏通史雜傳。

(註二五) 全上。

(註二六) 關於填輿的書籍，本極繁多，此據客人一般口頭所述者而言，與填輿書是否相合，不復具論。

(註二七) 真空祖師全傳一冊，雲淨子(興寧人)著，民國十三年出版。雲淨子亦真空教徒。其書雖無精彩，然真空教的普通性質已略可窺，其他各經，反支離蕪雜，無此典要。

(註二八) 真空教各經典，據雲淨子全傳，謂廖仙伯自作，惟無爲論爲興寧李偉民所述，李素學醫，又信真空教「空坐空臥」的義法，謂能補醫家的不及，其書未刊，即空教中人，亦多半不知其詳。

(註二九) 梅縣每年肄業於專門學校以上學校的學生，雖自來無人爲之統計，然據民國十三年余在上海肄業時的觀察，單在上海一地，梅縣學生，已達二百餘人，單在復旦大學一校，已達六十餘人，若合廣州，武漢，南京，北平，日本，歐美等地計之，至少在七八百人以上。興寧肄業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近數年來，亦驟暴增，杭州國立藝術學院，全校學生僅百餘人，然興寧籍的，已二十餘人。

(註三〇) 此據興寧黎鎮賓先生的講述。

(註三一) 同上。

(註三二) 民國十八年，上海舉行的國術比賽大會，由李景林主持，應試的以山東人爲多，原講用逐次淘汰法比賽，後以馬黎次試，判爲平均，引起羣衆憤意，遂致未及決賽，即告閉會。此段特刊消息，純據黎先生背念錄出，黎先生，平日爲人，至誠不欺，其言當屬可信。

(註三三) 同註二十七。

## 第六章 客家的文教下

「創造生於有餘，發明寓在閑暇」，這是就社會上層的生活說的，就智識階級的活動說的。這定義，在相當條件下，可用以解釋各民系所表現於學術，文藝，藝術等方面的成績，及其所以盈虛消長的機樞。客家居地，大祇皆屬崇山峻嶺地力棉薄的邊地，經濟上的有餘，生計上的閑暇，比較不易建設起來；所以上層社會的生活，智識階級的活動，每每不能與宅處平原沃壤諸民系，並駕齊驅，同其形態；至少，所表現其學術文藝的著作，量的方面，不能與宅處平原沃壤各民系相等。

復次，文物之所由發生，一半繫於自創，一半繫於傳佈；自創的，一半基於人地的大力，一半受制社會的遺勢；而傳佈景況的構成，則十九繫於地形的阻夷，交通的便否；地形夷的，交通較便，文物易於傳播，進展較速，變化較易；地形阻的，交通較滯，文物不易傳播，進展較遲，變易較少；不過，地方的險阻平易，却非如吾人日常所想像那麼簡單，牠與時代變遷，功令規制，工具改變，人事牽涉（指人工的開鑿與人爲的阻梗），實有絕大關係；時代變了，政治的經界變了，用以交通的工具變了，人事的關係變了，則阻的可以爲夷，夷的亦可爲阻，因此，而論述文物的傳播關係，亦不能單看自然地形的險易。客家居地，雖說大部分都是山多田少的邊地，然其交通狀況，亦每每緣着時代及人事的變遷而變遷，故其文物如何傳佈的狀態，亦不能一成不變。以上二端，是論述客家人上層社會的生活和智識階級的活動時，所當先爲認識的前提；茲於尙未討論客家學術，文藝，藝術以前，且就兩宋以後，閩贛粵交界地，交通上，可能景況，及其變遷大勢，略爲說明。

幾句。

按交通條件，最基本的爲河流，爲平陸，河流利於舟楫，平陸利於車馬或步行。昔時，人們未知利用汽機，水運沒有汽船，陸行也沒鐵路，航空飛機，更不用說。那時凡能繁榮發達的地方，大祇非因本身曾爲重要的政治區域，卽因其地，幸有長江大河或平原濶陸種種交通的要件。閩贛粵交界地，本來不是平原，又沒極便行舟的大河，本來交通，是不便的；然而，却因有國家功令，及人事關係，尙不至完全沒交通路線。大祇自兩宋以至滿清初葉，客地交通，可能路線，可分下列各點（註一），（那些地方，趙宋以前的文物，不在本篇範圍，故那時的交通景況，本章亦不具論）：

1. 自贛州經萬安泰和吉安吉水，至南昌，出鄱陽湖，沿長江，至南京，或取道運河，而至北京；或渡淮河，至開封，達洛陽，或長安；
2. 自贛州至南昌，經貴溪弋陽玉山，出浙江常山蘭谿，至杭州，沿太湖至蘇州揚州，依運河至北京（註二）；
3. 自贛州經南康大庾，入廣東南雄始興曲江英德清遠，至三水南海，達廣州；
4. 自贛州經信豐龍南，入廣東連平，至龍門增城，達廣州，或至和平河源，達惠陽；
5. 自贛州經零都瑞金，至閩長汀上杭，入粵大埔豐順；
6. 自贛州經安遠尋鄔，入廣東興寧五華龍川，至惠陽；
7. 自長汀經寧化清流，至永安沙縣平南閩清，達福州；
8. 自長汀經上杭，入廣東大埔豐順，至潮安潮陽，泛海至廣州，達雷州，至安南暹羅緬甸，達南洋群島；

北京：

9. 自長汀經寧化清流，至永安沙縣平南建甌浦城，出浙江江山蘭谿，至杭州，渡太湖，至揚州，依運河達

10. 自梅縣經興寧五華龍川河源，至惠陽，達廣州；

11. 自樂昌出湖南宜章郴縣，經耒陽衡陽湘潭，至長沙，出洞庭，溯長江至四川重慶成都；

12. 自長汀經上杭龍巖，至漳州廈門，泛海至臺灣澎湖或非律賓群島。

以上十二路線，是指當時可能的交通說的，至於實際景況，則以各有特殊關係，尙有暢滯，難易，及重要與不重要的分別。五季，時間短促，姑不去論；宋興，循梅二州，每爲汀虔鹽寇所擾，上列第四，第八，第十，三路，影響最鉅；寢及有元，寇猶未熄，溫氏嘉應州志卷三十一寇變鹽寇條云：

「案李忠定公中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云：契勘虔賊，舊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仗廣東，販鹽圖利，後來漸次於循梅等村落間劫掠，巡尉不敢誰何，徒黨漸衆，遂犯州縣。……郭閩傳云：汀贛丁壯，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鬻爲事。紹定間，緣征權激鬥，合江閩兵，乃克靖亂，朝旨免權四川鹽，職此之由；繼又權之，悍民遂挺爲盜，閩又奏罷之。楊沅曰：據食貨志，則梅患鹽寇，北宋已然，不自周十隆等始也；據郭閩傳，則淳祐以後，仍復如是，不自紹定止也；宋時梅變，賊寇爲多，此亦有可考者。仲和案：元至元間，長汀涂某，以鹽徒聚衆；據有上杭金豐三饒程鄉等處歲賦，傳弟涂僑，三十餘年。由此觀之，鹽寇不特與宋相終始，至於元世，其亂尙未息也。」

因此遂致有宋一代，循梅文物，無甚可觀，即汀虔本身，亦頗受影響；惟第三路線，則因有官兵重鎮，地方粗

安，交通尙好，其文物，亦佔當時首位；明初，循梅嶺寇盜未息（註三），直至正德十三年，王守仁平定贛南各賊，潮梅循惠，地方始靖，第四，五，六，以及第八第十各路，漸趨平暢；以是，而惠州理學名儒，亦遂隨王氏軍功的完成，學說的傳播，而驟然顯露頭角，大埔梅縣的智識階級，亦漸呈活躍狀態；清初，南韶連惠的文物，猶佔客地優勢，後以嘉道後，海運漸興，舊日入都，必須取道第一，二，三，四，各路線的，至是改由潮汕，廣州，廈門，泛海北上，先至上海，天津，或南京等地，而大埔梅縣永定上杭等等客縣，以比較易從潮汕，廈門，泛海遠出，其智識階級可能活動的範圍，在客系遂驟升優越地位。

現在進言本題，看看牠是否與前提暗合？惟有一點，須先聲明：現存客人的學術文藝，本章概不敘述。

#### 第一爲學術：分五類來說：

其一理學。宋明二代，閩浙粵，理學最盛，客家學子，雖大體無意以純粹學術自見，然爲潮汕所激，其因興趣所近，出而研治理學的，殊不乏人；不過終爲地方交通諸條件所限制，沒卓然成家的大師吧了；其比較著稱的，在宋有長汀楊方，寧化張良裔；楊方字子直，號淡軒，宋隆興元年進士，嘗入武夷山，從朱子（熹）受學，贊朱子與白鹿洞，朱子訂濂溪通書，楊出藏本相校，朱子語錄，亦載淡軒學語（註四），楊晚年歸里講學，高足如邱麟叔姪，亦以理學著稱（註五）；良裔字景先，宋紹興五年進士，爲人崇向正氣，宣和三經義行，良裔獨宗承程學，屢躓不變（註六），惜著述今佚，無從徵引；在明則有惠陽葉春芳，葉天祐，葉時，葉春及，葉萼，楊傳芳，楊起元，駱鳴雷，信豐俞溥，龍南月華，南康劉昭文，王事聖，翁源李輔，興寧張天賦，長汀楊昱，鄧向榮，沈士鑑諸人；春芳，字應元，游南監時，值湛甘泉爲祭酒，「一見甚相得，遂學焉，……甘泉稱其學

問純正，遣二子師之（註七）；天祐，字克常，「爲學一稟程朱，不隨不謝，教人必先孝弟，自灑掃應對，至於性命之際，學者翕然從之」，所著有問月解，正統論，文論等書（註八）；葉時，字允中，「少師南海龐弼唐嵩，後揭陽薛中離侃至，時與謝憲，迎而館於西湖禪林，……自是篤信良知之學，述遺旨（指薛）作大學解」，又著陽教書訓男，陰教書訓女及婦（註九）；春及，字化甫，號綱齋，「其論學恪守程朱，計偕時，過吉州，賦詩贊羅文恭，居旬日，舉凡心性，知行，博約，忠恕，中和，道器，天人，有無，鬼神，格致，敬義，慎獨，一貫之旨，無不辨論，念庵稍異，竟不北面，而去石洞，以後，所造益深」，「春及剛方廉介，學行表表一時，所爲文高古雄偉，出入左史秦漢，在惠安著政書，在崇文，著權書，皆厝注經畫，詳察不苟」，隆慶初，嘗「上疏請於纂修正史之日，檄至倭國，搜尋三代前古書，或猶有什一之存」，持議尤高人一等（註一〇）；葉夢，字輝夫，號浮谷，薛中離講易疏魯論及各經釋義於西湖禪林，浮谷爲之訂正，晚年主講惠州天泉書院，「當時碩彥，莫不禮廬師事，著有合圖易疏，詩書精義，四書合註，方壺漫述，廣莫遊草，七子真宗等書」（註一一）；傳芳，字體晉，號肯齋，「嘗從甘泉遊，聞白沙陽明之學，恒以無成爲愧，作讀易銘，置座右，嘗曰：聖訓如醫方，隨病增減，不可泥，惟執中二字爲固本丸，著白鑑錄，又性理五經子史摘要，著爲四字七字經，行世，今不存」，又與葉允中同於鄉講學，與南海龐嵩相應和（註一二）；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嘗「遊金陵，邂逅盱江黎允儒，聞羅近溪（汝芳）之學，中大契之，登進士，官編修，冊封崇藩，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復參證，大悟性命之宗，……因次先生語爲答問，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篇，日諷誦之，並示學者，……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心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視共聞

，卽不視不聞之本體，……其言取成之心，非世儒矯強義襲者比也，所著證學篇，楊子學解，論學存稿，白沙語錄諸書，又嘗答友論心性之學，謂：「識心，識聖天矣」，「識士心，識真士矣」，「能信自己是真士，則聖天在我」矣，（註三三），可說是他的特解；鳴雷，字乃震，嘗講學西湖（惠州）之濱，四方負笈者日衆，魏章陳芳皆其高足，……著有四子尙書解義，獨得朱程蔡沈微旨（註三四），俞溥，字德洪，陳獻章弟子，生平以立身行道，表彰絕學爲己任，至疾革，猶肅衣，與學者講尊德性一章（註三五），足徵他生平於理學的努力；月華，少以經學著名，後從王陽明，受良知學，日坐一室，超然默悟，造詣頗深（註三六）；昭文，字汝簡，嘉靖十七年進士，從湛文簡（甘泉）受理學，所著求正集，多見道精語（註三七）；事聖，字忠卿，羅念庵高足弟子，惟著述無考（註三八）；李輔，字芝松，陳獻章弟子，立品甚高，臺省咸重，所著芝松詩集，多性理精語（註三九）；天賦字汝德，「少負才名，遊湛甘泉先生門，聞性命之學，卽毅然自立，邑令祝枝山，謂天賦淵淳虛白，似黃叔度，英秀朗察，似楊德祖，時魏莊渠督學粵中，一見，奇其才，檄取講學於崇正書院」，所著有葉岡詩集四卷，「理窟中寓風流之致」（註四十）；楊昱，字子晦，號東谿，自少潛心理學，得程朱薪傳，學者翕然宗之，嘗結廬講學，稱東谿先生，所著師鑑三卷，牧鑑十卷，自驗錄四十卷，偶見錄四卷，崇文本義四卷，爲學宗旨四卷（註四一）；向榮字元植，東谿弟子，嘉靖間進士，所著正學準則，太極通書，惜陰考等書（註四二）；士鑑，字若水，號未空，崇禎己卯賢書，「未空於書，無所不窺，又深知古人心事直捷簡易之旨，故其學一以王氏（陽明）爲宗，常爲文，輒不避嫌忌，凡西方化人之言，五宗圓頓之教，楊歸善周剡溪猶隱躍者，獨明眸吐膽，一一於四子題中達之，謂文足繫道者，必如是而後無愧，……所著四書參註，理題藏稿，孔廟從祀源流，論語要篇」（註四三）。



閩南言理學的，自來以程朱爲主，至未空，以王學能知古人心事，探究至力，學風一變。

以上，凡十九人，就中除楊方，張良裔，楊昱，鄧向榮，駱鳴雷，葉天祐及其子春及等七人，所學，秉尊程朱外，其餘皆接近陸王陳湛，這是很可注意的事例。此外還有另一事例，就是客家學子，往往不諱言宋明理學的接取禪宗思想，這事今日看來，自極平常，然在當時却不是沒勇氣的人所敢言的，楊起元嘗爲釋德清（憨山太師）編曹溪通志做序，於宋儒接取佛說，直言不諱，文云：

「盧祖之學，以見性爲宗，……學佛者自此始識宗趣，法弘化闡，薰及儒流，若周子得之壽厓，程子又得之周子，其名教雖遵六籍，其密義實取壇經也；其書具存，要不可掩，然則我盧祖豈特有功於釋，抑亦有功於孔矣」。（見馬元修曹溪通志卷首）。

楊氏此言，已極明顯，而沈士鑑猶謂其隱躍不顯，欲爲進一步的吐露，這可知客人論學的精神了。楊書在清初，很受人攻擊，四庫提要於楊著證學編及所編識仁編，均加不滿意考語，其證學編提要云：「……其援儒入墨，誣誕實甚，……然則起元變亂先儒，其流毒且及於經義矣」！又識仁編提要云：「然是書提倡禪宗，恣爲幻杏之論，特假程子以爲名耳」。楊氏已遭人如此攻擊，則沈氏又不知將怎樣了。清代，國人對於理學，忽然起了反動，客家學子受時代影響，向這路進行的，也無形少了不少；不過興味未消，到底，還有好幾個人，在撐持殘局，如寧化雷鉉，梅縣楊仲興，信豐曹宣光，黃文澍，南雄曹慎，龍南黃英鎮，便是其例。雷鉉，字貫一，又字翠庭，雍正時進士，其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方宗程朱，於象山陽明，辨之甚力，所著，有經筵堂集，自耻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聞見偶錄等書（註二十四）；仲興，字直廷，號訥庵，雍正初

進士，雖長吏治，而對於理學，亦頗究心，所著，性學錄一卷，讀史提要四卷，觀察紀略二卷，四餘偶錄文集二卷，其性學錄自序，謂：「性卽理也，知其理則知性矣，知其性，則持源以往，他岐不惑」，總其所錄，不離周，張，程，朱，諸儒舊說（註二十五）；曹宣光字三德，性端直，自王守仁鎮虔，虔之士，講陽明學，最盛，宣光獨出己見，於朱陸異同處，反覆詳辨，折衷至當（註二六）；文澍字雨田，號石畦，嘗講學于贛縣之冠山，龍南之陽方，大祇皆以求仁主敬躬行實踐爲主，……著厚載志，禹貢輯覽，左傳杜林續注，桃毅志，敬義錄，童子問，石畦集，聖學淵源等書，考其主旨，亦是反王學的（註二七）；曹儼字萬爲，號柱峯，聰穎力學，以躬行實踐，爲士子倡，所著四書詳說，十三經解等書，大旨推宗程朱，義精細而不鑿，理正大而不膚（註二八）。凡此五家，皆似徧尊程朱，薄視陸王陳湛，這是，王學在明，過度發展的反響；惟龍南黃英鎮，主張調和朱王，不以門戶自限；英鎮字海帆，光緒壬午解元，管於鄉，闢蓮塘精舍，聚徒講學，教人以識仁爲先，無欲爲至，以朱子格物爲體用具備，以陽明良知，爲指點親切，又以聖道高妙，無可致力，必有術焉以輔之，乃取陰符經，逐節詳解（註二九），謂循是修練，自可達於聖人；其解釋人類與自然界「賊」與「盜」三義，每有可喜見解，如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一句云：

「天者陰陽而已，陰陽皆有五行，其順而推之，則爲善，所謂賊也；見之者，知順行之爲善，而逆而制之，故聖功生，而神明出」。

又如解「天地萬物之盜」一句云：

「天地生之，而復殺之，故爲萬物之盜，萬物生人，而復殺人，故爲人之盜，人受萬物之生而不受萬物

之殺，故爲萬物之盜；要之，順行造化，則天地萬物皆足盜人，逆行造化，則人且足以造天地萬物；逆非聖人不能，故天地宜之，而要之，……

陰符本道家書籍，從前儒者，看他不起，而黃氏竟欲取之爲儒者致道要術，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創例。

其二爲經訓學。客家學子對於訓釋古經的學問，頗感興趣，關於經訓的著作，據崇正同人系譜卷十四藝文記載，單在惠陽大埔梅縣三縣已達三十二種，且尙有漏記，若合其他各客縣一併計算，至少當在三百種以上；不過這些書，強半皆沒刊刻流行，外間不易看見，欲爲校錄，一時尙辦不到，茲爲節省篇幅起見，只就比較重要的數家，稍爲叙錄：1. 長汀羅孔裔，清初人，植節厲行，好學深思，研究諸經，尤濳於易，……著有四書裁述四卷，五經裁述六十八卷，九疇河洛解（若干卷），小學洪範大極西銘反正說（若干卷），集漢唐諸儒說，訂其駁踳，以求貫串，當世宗之，……晚號青巖居士，其周易裁述，熊爲霖嘗爲之序，謂青巖道文明而遺隱，故結想微，立義諦，以我注易，卽我卽易，卽易卽我，其天完而相息以神，虛無不析力，亦不遁於所大，……吾幾無以測其所存」（註三十）；觀此，知羅氏裁述，實頗撻他個人意想，不僅訓釋古經已也；2. 梅縣李翻平，翻平字繡子，嘉慶間進士，授庶常，著易刊誤二卷，毛詩紬義二十四卷，爲阮元所嘆賞，後阮總督兩廣，創學海堂，特聘繡子評定課藝，後復薦主東莞寶安書院，培植文風，教育士類，番禺劉熊，順德梁廷楠，李清華，尤得其傳」（註三十一），毛詩紬義，阮氏曾爲刊入皇清經解；3. 梅縣溫仲和，仲和字慕柳，光緒十五年進士，入翰林，初從番禺陳蘭甫治群經，尤精三禮，游大學時，翁同龢潘祖蔭盛昱諸朝望，皆器稱之，後返潮州，主講金山書院，又與丘逢甲於汕頭辦同文學堂，提倡新學，所著，有三禮經纂，春秋三傳與廢

考，求在我齋集等書，雖篇目無多，然於古經每有精新創發（註三二），如百兩篇考，謂古書本百二篇，不能因張霸偽造百兩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遂謂古書原不過百篇，而不承認百兩篇的客觀事實，實能發前賢所未發，（據溫氏考證，史記殷本紀明言古書有大茂篇，而百篇序無其目，是即古書原不止百篇的明證），（註三三），其他精卓見解，不一而足，溫書具在，儘可覆檢。

其三為史地學。客家學子，於史地一學，雖似乎著作較少，然而，亦有數家，其成績至足敬佩，茲略述之：  
 1. 曲江余靖，靖字道安，宋眞宗時進士，仁宗時授秘書丞，遷兵部尙書，工文史，嘗上書論國子監所收史記漢書的謬誤，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叔，宋祈，與靖泊直講王洙，於崇文院讐對，悉取三館諸本，及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尤爲精備；靖等又自錄其讐校之說，別爲刊誤四十五卷（註三四）；靖嘗三次出使契丹，熟於外國大事，歸著隆興奉使審諭錄，亦屬可貴史料，惜其書除武溪集二十卷風行海宇外，餘皆早已散佚，所可借以考測其史學端倪的，惟崇文總目數行提要而已；  
 2. 寧化李世熊，世熊字元仲，號寒支，明末清初，以節義著稱，所著有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四卷，錢神志七卷，寧化縣志七卷，史感一卷，物感一卷，本行錄三卷，經正錄三卷，狗馬史記若干卷，文得管韓莊屈的神髓，史翁斑馬諸家的所長（註三五）；狗馬史記，雖純爲發表李個人種族思想的作品，非純粹史書，且以清初文網煩密，秘而未傳，然今觀其集內所存序論，亦自有不可菲薄的價值，如初集卷四史記序下云：

「史之有例，自釋春秋者始也。是將爲例乎？曰：何爲其無也；人形有志，折謀有傳，名士畸人有傳，排難報怨有傳，前乎史者，未聞也。是亦例乎？曰：變也；世變則例變。」

所謂「世變則例變」，在當時不能不說牠是一種可貴的史識；至於他的「文筆史才」，那更非淺學的人所能企及；錢神志，雖命名，或病牠不經，然索支作此，實有高人一等的深意，華亭黃之雋管序是書，於是書用意，有簡賅敘述，文云：

「元仲若曰：錢者，經世之大務，上自軍國經費，下逮闔巷匹夫匹婦，不能一日闕盡，……錢者，人之利害存焉，網羅舊聞，不可不鑿也；於是賅貫二十一史，諸子百家，旁及稗官野乘，仙釋鬼神之事，自后王君公；以至氓庶，鉅而理財，經國俸餉課稅之典，細而負擔販鬻之業，源於鑛產冶鑄，而極其流於窖藏銷毀，間繫以論斷，咸公正中庸，指切事理，言之無罪，聞足以戒，……元仲蓋以經史利病告君子，而以稗野禍福警小人，……可資而通，不可狎而滑，而後為人心世道有用之書，非以誦博物，叢諸臆夷堅者也！」

觀此則錢神志一書，實為中國的經濟史說，宋支以前，雖魯元道（晉人）先有錢神論的著作，但性質不同；中國學者，自來鮮人研究關於公私財政及貨幣流通的歷史，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始有人注意這類材料及問題，李書前無所因，純為創例，這是值得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人引為百年同道而肅然起敬的；寧化縣志，雖表面看去，亦僅文字堅實簡勁，並沒什麼高深理想，然其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部，及其注重一方的物產，則是寒支首創的志體；3.南康謝啓昆。啓昆字蘊山，清乾隆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生平好學不倦，無論經史及小學金石諸學，皆深造有得，任廣西巡撫時，嘗主修廣西通志，自訂敘例二十三則，編徵晉唐宋明諸舊志門類體例，舍短取長，說明所以因革之由，「認修志為著述大業，自蘊山始也；故其志為省志模楷，

雖以阮芸臺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繼此更無論<sup>註三六</sup>；蘊山又著西魏書二十四卷，粵西金石略若干卷，勝朝殉難錄若干卷，皆爲有功史學的著作，此外尚有樹經堂文集及咏史詩等書，亦頗負時譽<sup>註三七</sup>；4. 梅縣吳蘭修。蘭修字石華，嘉慶戊辰舉人，工詩文，精攷據，兼擅數學，阮芸臺總制兩廣，於廣州創學海堂，課通省舉貢生監，以詩古文詞及樸學，特選石華爲學長，（學海堂無山長，置學長六人，終身職），「其品學已可概見」，所著有南漢紀五卷，南漢地理志一卷，南漢金石志二卷，方考一卷，端溪硯史三卷，宋史地理志補正若干卷，荔村吟草若干卷，桐華閣詞鈔一卷，<sup>註三八</sup>，其南漢紀及地理志「仿前後漢紀之例，年經事緯，輯爲此書，各注書名，……至於輿地沿革，考覈精詳，尤非任臣（吳任臣曾著十國春秋）所能及矣」<sup>註三九</sup>，石華嘗「構書巢於越秀講院，藏書數萬卷，枕經薛史，自云：喚作詞人，死不瞑目」<sup>註四〇</sup>，這更可知他是有意要做個樸學大家的；5. 梅縣黃遵憲。遵憲字公度，光緒二年舉人，「性沉毅，閱覽劬學，長於詩古文詞，留心經濟之學，於歐洲，亞洲，美洲，官轍所經，洞達形勢，歷充出使日本參贊官，……復充美國金山總領事官，……調充英國參贊，新架坡總領事，……尋授湖南鹽法長寶道，……光緒二十四年，復以三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日本大臣，……嘗於任使日參贊時，「以日本維新後，國勢日強，先受其衝者爲吾中國，乃采日本風俗政教，編日本國志一書，原原本本，殫見洽聞，書凡四十卷」<sup>註四一</sup>；按公度是書，詳於地理刑法，而忽於歷代大事，未免美中不足；然反觀中國其他史家，掣討日本史的，則至今尙未能有超越黃書的著作，這是黃氏料想不及的事例。

其四爲語言文字學。客家學子，治語言文字學的，似乎比較少些；據崇正同人系譜卷十四藝文的記載，康乾間有連州廖文英（官南昌知府）著正字通十二卷，嘉應溫定潤（字魯麓康熙壬午舉人）著韻學經緯五卷，大埔張

對嵬（字丹崖乾隆戊午舉人），著韻學釋同廣義六卷，嘉應余效班，著諧聲表十六卷，說文經字考證一卷，但其書似皆不易獲見，（不知曾否付刻），內容如何，不得而知；道光初，興寧有王璣（字曉園，舉孝廉方正），積學祇行，老而彌篤，……向隅翻切之學，南中頗少師傳，因發憤取百數十種韻書，鈎稽排纂，閱三十寒暑，積二十餘萬言，定爲切韻條貫審體，正編，發用三卷，（今所見刻本僅卷首二冊），鄉先輩楊掌生（懋建）孝廉，宿究韻理，其跋是書，謂先生（指王氏）精思卓見，於亭林慎修東原若膺諸賢，若舍符節，且方以……錢辛楣宮詹之亞，許爲必傳，……然今觀其卷首二冊所論聲紐及韻部的原理及中國音韻沿革，實亦無甚精到見解，極其量亦不過可望與清代諸等韻學家相抗視罷了；不過聲韻一學，本爲一種艱深難治的學問，王氏，少長鄉邑，無名師大儒相商討，乃能自精心悟入，發其秘奧，而曲暢旁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可敬佩的成績；抑尤有更可注意的，客家治小學的學者，雖說人數無多，然如南康謝蘊山氏小學考五十卷，精深博大，實爲中國極可寶貴的大著，凡欲治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欲治中國古代文籍學的，都不能不先讀是書；其書分四類：一訓話，二文字，三聲韻，四音義，凡前代關於這四類問題的重要著作，大祇皆有敘錄與考證，每一卷之下，詳載其原序，及各史著錄，諸家評論之語，……實自來言小學者之鈐鍵，……不過這書並非純由謝氏一手完成，其相助輯錄的有桐城胡虔，及海寧陳鱣，這是我們不可不知的事實；此外，客家學者，尙有一種關於自身方言的研究與敘錄，最先倡導此學的爲蕉嶺黃釗，釗字穀生，號香鐵，道光初，以諸生，走京師，獲解爲校官，以能詩鳴於時，尤留意經史百家之學，……所著石窟一徵（即蕉嶺志稿），特闢二卷（全書九卷），敘錄客家方言，間加簡要考證，可說是方志學一個創例；其後溫仲和修嘉應州志，方言一篇，即以黃書

爲粉本；同時而梅縣楊恭桓（字樛吾），亦作客話本字二卷，以相發明，雖說「疏瀹涼駁」，得失參半，然總算一種專門學問。

其五爲其他學問。客人亦有於曆法或數學頗具專長的，如梅縣吳闕修，張其翮（彥高），便是其例。吳在學海堂，嘗致力「算數之學，曾序李雲門侍郎輯古算經考注，立言無多，要能直揭王氏之旨，非深於古法者不能道；又撰有方程考，皆有功於九數」，（方程考一卷載學海堂二集卷十）（註四十六）；張氏，於曆數，造詣更深，他是道光甲午舉人，「生平讀書，有專功，藏書甚富，皆經校勘，……所著有春秋三統朔閏表，前漢三統朔閏表，後漢四分朔閏表，兩漢日月微信，算法統宗，難題衍術，方程正負定式，量倉八法等書，其餘說經訂史之書，有兩漢提要劄記，三國志討論，南樓讀書雜記，星學入門，軍帳從事，入陝歸田記，及辯貞亮室文稿賦稿雜體文諸編」（註四十七），像他這樣努力實學的人，在那時，是很少的；此外如興寧西河羅氏的編製曆書，亦頗與曆法及數學有關。據一般人傳說，羅氏曆學，其先傳自陳氏，胡曦粉榆碎事卷一隨筆通書條云：「乾隆間，邑人陳德碧者，精天文七政，凡三角八線中西合一之旨，靡不剖元析奧；所撰通書，取證欽頒曆，無不契合，死後其法轉羅姓，至今，代必有數人，歷年刊造通書，往售各路，然祇循成法推之，固不如前代究心也。又羅姓惟家邑南墨池者精此，人目爲通書羅氏」，因編製曆書，而致被人目爲通書羅，亦可知他那推算的不錯了。

客家亦有兼通佛學的學子，如上述理學名家楊起元，及上杭劉坊（磴石），興寧何南鳳，便是其例。起元嘗刪纂諸經品目二十卷，雖所採兼雜道家經典，然楊氏思想，實與禪宗接近，四庫提要謂「是書卷目，乃自題曰比



丘，尤可駭怪，不知楊氏雖名為儒家，而其實際則兼通禪學，不承認儒釋道有何軒輊高低的，觀其送壇經與友人書有云：「佛，周初人也，從西方入中國，其言與六經相發明者多矣，……其辭而闢之者，心不虛，而好名之爲累也，非反本復始，好古君子不足以語此矣。」（註四八）！又與慈山大師書云：「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聖之聖，老子天乘之聖，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註四九），可知他論學的態度了。客家學子於人生或世事，一般是非觀念，似乎非常執拗，惟於儒釋道三者的是非短長，却往往有持平或並蓄兼包的意味，如何南鳳氏把儒家「格物致知」「平治天下」與禪宗「明心見性」「普度衆生」的學說，認爲表裡相關，絕分不開，的確是極可注意的事；何氏爲明萬曆四十三年舉人，初字道見，出家名覺從，字知非，或稱詡堂老人，又號牧原和尚，所著，有藏書論斷，詡堂語錄，詡堂餘稿等書，其學說或思想，大祇與禪宗相合，惟其對於爲人的態度，則每有特別主張，舉例言之：「一者，謂參禪不必拘於儀式與禁戒之欽持」；「二者，謂參禪習儒本無二致，僧與俗可相通也」；「三者，謂積極救衆與自立，非僅以清淨寂滅爲高也」（註五〇）。這樣一來，禪與儒，簡直就沒什麼兩樣了。至於劉坊的佛學造詣，雖今日已以文獻不足，無從論定，然觀其三十七歲那年（康熙三十三年）給黎婉曾（士宏）的信，謂：「坊向客衡嶽，見釋長菴天曙二公，頗得其宗旨，獨怪其世外之人，無言之教，而吾宗聚訟紛紜無已，故集釋記一部，四十餘卷，上刪七佛，下刪五宗，始於瞿曇，終於近代，惟論年代出世之後先，不分門戶之彼我，是亦坊折獄之書也；此皆坊之見於天下者也，政不知彼造物者究當於坊何如耳！」則其嘗潛心佛典，自是不可辱沒的事實。

客家學子，普通均受交通及地理二條件的限制，不能盛藏古今四方的書籍，藏書風氣遠不若蘇浙皖魯豫及廣府本地系的濃厚，然亦非絕無可述的名家，如豐順丁日昌，所藏各書，正亦不俗（註五十二），日昌字雨生，中國藏書家考略，謂其「藏書極富，校讎尤精，官上海道時，宜稼堂郁氏宋元舊本，皆歸所有，有持靜齋書目五卷，其尤精者，景祐本漢書，世綵堂昌黎集，及宋刻禮記要義，禮記集說，兩漢會要，東都事略，皆至寶云」，惜其書今日大祇皆已散佚；此外如吳蘭修氏，昔年亦頗藏書，海康陳觀樓（昌齊）謂其「四部之書，無不富有」（註五十三），然以之比較蘇魯各大家，却遜色多了！

第二為文藝：客家的文學潮流，亦與中國一般文學潮流無異，自始至終，即有言志的創新的，與載道的擬古的，二大派別，在互為起伏，或平行發展；不過其間起伏先後，及二者所表現的情態，則因環境不同，不能與中國一般文學潮流，完全應合，如宋人言志的或創新的文學，為詞，為平話，而客家在宋，却無詞與平話的誕生，元人創新派的文學為戲曲，明人創新派的文學為長短篇小說，但客家，元明二代，已沒戲曲專家，亦沒小說專家；明末清初，閩贛客家，盛倡專以表現氣節風誼為文章主體的文學，而其他各地文士，當時倒鮮是類作風（北平王崑繩，則稍稍近似）；道咸時代，太平天國盛行一種夾雜俚語，已非古傳文言，亦非通行國語的平民式文學，然當時國內大部分，只盛行桐城派古文；光緒中葉，客家黃遵憲諸人，盛倡「我手寫我口」的解放式新詩，而當時國內大部分盛行純摩宋詩的同光體詩。這不過就其大概的情形稍為說說而已，而其不相符應，已至於此，若就各個作家分析對照，則其間，不相應的，恐怕還不止此。不過，這時說的是導論，沒法為比較或對照的敘述，這是無可如何的。

宋初，客家文士，最著名的爲寧化鄭文寶，河源古成之；文寶字仲賢，初仕南唐，後歸趙宋，成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淳化二年拜殿中丞，嘗從徐鉉學文，尤長於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三卷，談苑二十卷，皆軼勿傳，惟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志三卷，行于世。其詩最爲晏元獻歐陽修司馬光諸賢所贊賞（五四），雖原集今已失考，然其見於宋文鑑，及楊文公談苑，古今詩話等書的，尙有數篇，如題綠野堂有句云；

「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

歐陽文忠謂其「風味不減少陵摩詰」，又如送曹緯劉鼎二秀才云：

且夕春風老，離心共黯然；小舟聞笛夜，微雨養花天；手筆人皆有，曹劉世所賢，彬侯重才子，從此看鶯遷！」

又如赴關過中州經石子鎮驛云：

「得罪先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深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坐時！」

此外流傳斷句，如送人知韶州云：「碧落春風老，秣陵古渡頭」，屏南行云：「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于人」！都是絕好的碎玉；古成之字亞爽，端拱初進士，嘗結盧維浮山，力學不怠，淹貫群籍，時或吟咏自適，出語驚人，文譽動四方（卷五十五），所著易疏刪定十卷，古成之集三卷，皆佚，其見於各地志書或詩文輯錄之類的，多非古氏代表作品，茲據鄒崖通者所輯嶺南詩存轉錄懷石樓友人一律見卷一，以見古作大概：

「相思天一邊，知在石樓間，高臥客稀到，數峯人共閒；仙方新更試，易疏舊曾刪；好探鰲頭信，時應

有鶴還！」

大抵鄭氏作品，猶純帶唐音，古詩則已與一般宋詩，氣息相彷彿。

亞爽以後，接着有曲江余靖，尤以詩古文詞名於時，其文「以方駕歐梅，固爲不足，要於北宋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隊也」(註五十六)，最著名作品爲大宋平蠻碑記並頌，氣息微近昌黎平淮西碑，然工力不及，無韓文雄渾古勁；至其詩，則以清婉勝人，如子規云：

「一叫一聲殘，聲聲萬古冤！疎烟明月樹，微雨落花村；易墮將乾淚，能傷欲斷魂。名韉慙自束，爲爾憶家園！」(武溪集卷二)。

又桂源早行云：

「聞鷄已行邁，策馬更徘徊。月色依山盡，秋聲帶雨來；自堪悲玉璞，誰復築金臺？薄宦空羈束，西齋長綠苔！」(武溪集卷二)。

又山館云：

「野館蕭條晚，憑軒對竹扉；樹藏秋色老，禽帶夕陽歸，遠岫穿雲翠，畬田得雨肥。淵明誰送酒，殘菊繞牆飛。」(同上)

論者，謂「粵詩，張曲江後，繼之者，襄公(靖諡襄)矣」；但自今觀其遺集，所長皆五言絕律，古體及七言，無甚出色，這不能不說是道安憾事！

元代，客家學子，鮮出應試服官，文名不顯，著述無可徵考，今不具論。明初，客家地方每爲寇盜所困，

學子不能肆情文藝，故那時作家無甚可述，正統後，一般學子又以競向理學，所爲文藝，質直而少風趣；比較可稱述的，唯惠陽葉春及一人而已！葉氏天資高明，好讀先秦名書，尤肆力左傳離騷，故作品不同凡流。楊起元嘗謂春及的「文，如春蠶作繭，遇物卽成，如化甫（春及字）者，代不數人，豈獨惠人而已哉！」（卷五），這並不是阿其所好的說話。葉所著石洞集十八卷，中多痛論時政文章，詩不過二卷而已，據朱彝尊明詩綜評論，葉詩實「宗杜陵，不落程邵門戶，故音節亦殊清亮」；然今觀所遺作，究亦難繼唐音，如送孫使君請告歸構李云：

「卽令耽臥病，何事薄滄陽？伏枕春雲過，開門碧草長。世情增澁懣，吾道付滄浪；卻恨維浮郡，無由卜鳳凰！」（嶺南詩存卷一引）。

又如出白雲洞別何子朋云：

「古洞何年闢？長留宿白雲；江山一榻盡，風雨半天聞。芝朮堪時采，壺觴入夜分；倏然乘月去，猿鶴惜離羣！」（同上）。

這在葉集，已是有數作品，然其表現，仍不能如葉氏自期。

然而到了南明，氣象便不同了，便有所謂氣節文章出來了。從前客家學子，很少擅古文的，（余靖的古文，當時雖說頗有聲譽，然究非國內第一流文豪），這時却不同了，差不多普通讀書人，都有些古文家氣息了；其中造詣最深的，有李世熊，黎士宏，劉坊，廖燕，魏祥，魏禧，魏禮等七人，他們都是明末學子，不過文名，却是到清初才建立起來吧了，就中除黎士宏一人在清會應試服官外，其餘皆放迹山林，不願出仕，而且抱

復明偉志，就是黎氏，也還崇尚名節，與錢謙益一輩文人，到底有別；現在略就七人文節概述如次：

1. 李世熊。寒支少好管轄莊屈，「其文得秦文氣多，漢文氣少」；據寒支自述，他的文章「凡三變：少時不蹈繩檢，好爲馳騁無涯涘之文；已又一變爲沉深官渺之文，方是時世未嘗讀繁，露，太，黃，管，王；郭，諸書，則莫不以某（指李本人）文爲妖妄，後又變爲縱橫曲折之文，間取唐宋大家敘事議論之法，行其臆見，自謂淋漓適志矣」（註五八），卽此可知李氏文章的大概；蓋李氏懲於家國淪亡，有所悶，有所恨，有所激，有所厲，故其文唯一特徵，就是「情勢劇變」，長文不可具舉，且錄一二短簡證之：

「息交以來，意緒窘澁，念與叔亨復欲何言乎！所聞不可道，所見不可道，所傳不可道，惟閉結鬱瞽而已！……來書以所南相况，謂筆落憤隨，某則安敢！卽所南未足當也；埋函智井，與埋諸血坎何異，烏在其爲憤耶！王季重云：欲嘆則氣短，欲罵則惡語有限，欲哭則近婦人；今所苦者，亦欲憤末由耳；審能憤者，雖懸國門可也；何爲幽蔽智井，虛購身後名乎？某以爲天下無健者，直淹淹如泉下人，不知吾叔亨所命曰憤者何也？」（寒支二集卷二答徐叔亨）。

愁坐山中，耳目昏塞。蒙示邸抄新異種種，始知蒼翁不樂安靜，往往捏怪示人；顧蒼翁老矣，正如嬰兒好弄，啼笑取予，都無憑準；今復佯啼強笑，詐取僞予，以狎弄嬰兒，正是爲嬰兒所狎弄耳；而世咸謂之弄兒，不已惑乎！莫若聽其自啼自笑，聽其無憑無準可也。兄以爲然否？（寒支初集卷七與伍象新）。

短簡尙且充滿着「氣節」情懷，其他大文，不消說了。

2. 黎士宏。士宏字媿曾，寧化人，寒支弟子，明季諸生，清順治十一年舉人，官至布政司參政，清初文名甚

藉，所著，託素齋詩文集十卷，理信存稿四卷，仁恕堂筆記四卷，西陲聞見錄一卷（註五九）。其文絕類長公，較寒支冲遠，寧都魏禮嘗序其文集，謂：

『長汀黎公魏曾，以詩文章名天下，爲閩南首出。予讀其文，光明俊偉，有千里浩瀚之勢，而矩度不失古，嘗私擬之子瞻，視其筆記諸小品，亦大相類；詩則有魏晉四唐之遺，則似又超子瞻而出之。烏乎此豈由外至者哉？蓋公宅心樂易，一以古處，與朋友能久要。……（劉國光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黎士宏傳引）。』

魏氏又嘗寄書魏曾，論魏曾古文：

『緝誦大集，燃膏繼晷，益嘆諸葛君真名士也。子瞻有言，行乎其所不能不行，止乎其所不能不止，軒豁瑰璋，隨手皆成妙緒，自蘇文忠來未能多有。……（同上引）。』

魏氏自視甚高，平日不輕許人，而其推尊魏曾，竟至於此，則魏曾詩古文詞在清初的位置，可想而知了。

3. 劉坊。坊初名琅，字季英，又號齋石，其詩文自謂『一無倣效，意到則書，唯所欲言』，『以爲自有文章以來，唯一劉齋石而已』（註六〇）。所著除上述釋記四十餘卷外，有三才指掌二十四卷，古詩吟二十八卷，八家翼四卷，天潮閣集六卷，就中除天潮閣集詩文鈔爲周維慶所輯刊，幸得保存外，其餘『今皆散佚，無復存者』（註六一），然就此僅存的天潮閣集而論，亦可知齋石確是氣節派中鉅子，吳江柳乘疾（亞子）嘗序重印的天潮閣集（註六二），頗述齋石文章風節，謂『唯以嶽崎磊落之才，遘晦盲否塞之秋，國恨家仇，耿耿胸臆間，吐之不能，茹之不忍，於是發爲文章，噌吰鏗鏘，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斯其遇彌窮，而其詣乃益工矣；知此者可以讀上杭劉齋石先生之天潮閣集』，茲試錄卷三哀龍江一篇，畧示其概（詩序甚長，未錄）：

『危峯拔空三萬疊，洪波怒濤魚龍穴，古木蕭蕭日晝昏，白骨無聲天雨血。憶昔玄黃未判時，天狗嘅日魑魅啼，九重倉皇反袂走，百官揖讓豎降旗。中原萬里無寸土，禮樂文章奉新主，可憐高皇百戰勞，書生談笑輕尹呂。將軍本自綠林客，倘有肝腸貫金石，大廈雖非一木支，揮戈直挽虞淵日。水濱由來不可迴，天心人事兩相猜，知□都尉皆迎款，入幕佳賓尙愛才。興亡萬古無全局，一敗誰云定天祿，登壇自是少淮陰，野戰何人追武穆？高梁突兀負江起，羅穿天牢差可擬，馬陵已定伏龐涓，司馬豈期生渭水！沈沈煙霧鼓聲寒，血洗松林白骨斑，虎豹凋殘騃駭盡，長教狐兔泣空山！哀哉赤社竟枯朽，誰是功魁誰罪首？但將白刃謝生前，寧記丹青在身後！我來正值秋風高，秋霖淫溢奔洪濤，十六年間陵谷變，碧燐落盡長青蒿。平生極有癡情淚，不恨天公恨人事，詩成酌酒奠江神，他年莫誤南征記！』

讀此詩，直可以看出『孤臣孽子，淚盡而繼以血』的沉痛概況。這類作品，在鼇石集中，佔最多數；惟鼇石詩文，亦殊多變化，不能以一格繩之，其擬古諸作，如塞上曲等篇，亦極高妙。塞上曲云：

『明月下孤城，寒光凍四野；半夜逐莎車，飲馬陰山下！』

百戰奪樓闌，長歌入漢關；請辭酒泉郡，願賜燕支山！

朔雪覆廬龍，萬里寒無草；丈夫七尺軀，竟爲封侯老！

割鮮邀火伴，酣呼酥酪酒；昨得左賢王，其頭大如斗！（天潮閣集卷二）。

鼇石近體，亦另有意境，如過蓮華峯訪人不遇云：

『野寺斜陽裡，修林澆碧溪；竹籬時吠犬，茅屋午聞鷄；書靜風敲葉，庭閒鹿臥墀，伊人去何所？惆悵



碧雲低！』（天潮閣集卷四）。

隨石散文，亦與詩相似，無往不流露孤芳熱烈的人格，這裡惜限篇幅，不及具引！

4. 廖燕。廖字人也，號柴舟，曲江人，康熙元年，補邑弟子員，旋即棄去，高隱自守，尤肆力詩古文詞，造詣甚深，清初粵人言古文詞者，咸莫能先（註六三），所著二十七松堂集十卷，日人鹽谷世弘，謂其爲明季文章大殿（註六四），其言曰：

『朱明之季，制義敗才，闖豎敗政，黨禍敗人，而闖賊韃虜，遂敗國矣。士生乎斯際，抱負器識，而不得其位者，不能釐革敝制，以養天下之才，不能誅逆奄，以培國脉，不能揚明哲保身之訓，以矯僭妄詭激之失，不能麾三軍之衆，以殲流賊驕虜，其忠肝義膽孤憤深慨之氣，鬱積磅礴，久而不洩，觸境而發爲文辭以自憲，若侯朝宗，魏冰叔，廖柴舟是已。……邵子湘有言，朝宗以氣勝，冰叔以力勝，余則謂柴舟以才勝，蓋明季之文，朝宗爲先驅，冰叔爲中堅，而柴舟爲大殿矣！夫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以柴舟之才，鳴覺羅氏之盛，綽綽乎有餘，覺羅亦非不欲用之，而不肯爲用，獨爲湖潯澤涓娛憂抒憤之文，然則其所自憲者，將有不堪自悲者焉，其文之尤奇，不亦宜乎！』

觀此可知柴舟文章所行之遠了。大祇柴舟散文以『質與奇峭淹博』爲主，而不斤斤以追縱唐宋大家爲能事，觀其集內所載與魏和公（禮）書云：

『……八代之文弊，韓歐起而救之，今日之文弊，吾黨起而救之；救之當必有出於韓歐之上，推而極之於三代太古，皆可自我另闢一天地，渾渾然，噩噩然，而爲質與奇峭淹博之文，使學韓歐者尙不得望其

涯矣，况王李耶！……」（二十七松堂集卷五）。

這是柴舟的抱負；又柴舟論文亦有比較清新的見解：

「凡事做到慷慨淋漓，激宕盡情，便是天地間絕妙文字，若必欲向之乎者也中尋文字，又落第二義矣！世人有題目始尋文字，余則先有文章，偶借題目耳，猶有悲借淚以出，非有淚而始悲也！

唐詩無自用註者，杜老間於題內用之，非詩也；蓋詩爲性情之物，人人可曉，若自用註，則爲記事錄耳，豈復成性情語哉！

詩道性情，彼此移易不得，方謂之真詩，如晉之陶靖節，唐之杜工部是已；若明王元美李于鱗輩，則集天下韻語，偶以王李出名耳，而遂謂之詩可乎？雖然不獨王李矣！」（同上卷七）。

其實這也是氣節派公同的見解；因爲要講氣節，故不能不看重真性，不能不趨重奇質。廖集傑作甚多，不及具舉，茲錄短文二篇，以見其概。小品自序云：

「已未春，余僦居城東隅。茅屋數椽，簷低於眉，昂首過之，則破其額。一卷深入，兩牆夾身，而臂不得轉，所見無非小者。屋側有井一，環養狹淺，僅可供三四爨，天甫晴，則已竭。井邊有圃，雖稍展，然多瓦礫瘠瘦，蔬植其中，則短細苦澀不可食，余每太嚼之，不厭。巷口數家，爲樵汲藝圃與拾蕪賣菜傭所居，其家多小雛，大亦不至，五六歲時入嬉戲，或偷弄席上紙筆畫眉頰戲者，余頗任之。門外有古槐一株，頗怪，時有翠衣集其上。旁有小石墩數塊，客至則坐其下，談笑居多，鄉市雜豎，所談皆米鹽菜鼓，無有知肉食大言者，余雖欲大言之，而客莫能聽也。以故凡筆之於文者，皆稱是。辛酉七月日

，偶搜破麓舊稿，得文九十三首，類多短幅雜著，零星散亂，因稍爲校次，付奚錄過，目爲小品，附二十七松堂刻之。時余適改燕生單名燕；燕小鳥也，古燕從鳥從乙；或曰，胤，蓋得天地巨靈者。越一歲爲壬戌，春正月刻成。是歲德星見於北。（二十七松堂集卷四）。

又選古文小品序云：

『大塊鑄人縮七尺精神寸於眸之內，嗚乎盡之矣！文非以小爲尙，以短爲尙，顧小者天之樞，短者長之藏也；若言猶遠而不及，與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及者無繁詞，理至者多短調。巍巍泰岱，碎而爲礪礪沙礫，則瘦漏透皺見矣；滔滔黃河，促而爲川瀆溪澗，則清漣激澗矣；蓋物之散者，多漫，而聚者尙斂；照乘，粒珠耳，而燭物更遠，余取其遠而已；匕首寸鐵耳，而刺人尤透，余取其透而已；大獅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粵西有修蛇，蜈蚣能刺之，短不可輕也！（同上）。柴舟兼喜爲詩及傳奇，然皆不及其文，『質與奇峭』未能如所自期，不具引。

5. 魏祥。祥字善伯，一字伯子，爲諸生改名際瑞，明季寧都人。甲申世變，與弟禧等，避居寧都翠微峰，倡易堂學，後以舊友范承謨出撫浙江，從之官所，代司幕事（註六五）。其文以嚴飭勝人，毘陵陳玉璣，謂『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麗之作，無不精妙，而其文尤能用法于無法之先』（註六六）。所著，魏伯子文集十卷，雜俎五卷，茲錄感興詩序一篇，略示其概：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歐陽永叔謂凡詩詞之作，必達者而後意工。予友邱邦士又謂必怨者而後辭工。吾以爲苟無達人，則又惡可以怨乎！吾嘗讀書螺山，據高巖而朗誦，覺星斗乍

動，風雨欲來；而其繼也，錚鏘啞嗒之聲，亦聊以答吾響，是亦歌咏之豪也；而忽然而感生，而忽然而起興；斯時也，汨汨沒沒，杳杳茫茫，亦安知其言之出于舌，而措之于手者耶？而子遠氏忽以其詩進，曰：此吾感興之所由作也；夫有爲而爲，與無待而興者，皆謂之感，感之爲言，撼也，我撼乎物，而物無撼，則溫柔敦厚之意，或形于嘻笑怒罵而不能已者，蓋亦得性情之正焉。風之號于空也，水之激乎石也，調調刁刁之發乎簾也，其皆所以爲詩，其皆所以爲感者乎！今以聖人而下，至于螻螻，莫不有其自鳴之意，苟爲達者，其視螻螻也無不如其視聖人，嗟乎則吾于子遠之詩，又安能無所感哉！」

6. 魏禕。禕字冰叔，一字叔子，明季諸生，少以奇慧得名，甲申世變，結廬翠微峯，躬耕自食，束修砥行，讀書論古，遠近宗之，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咸慕義同依，互以文節相勵，稱易堂九子，共以叔子爲領袖（註六七）。叔子文章，「最辨古今得失，指陳時事，廉利透闢，獨出手眼」（註六八），而於故國故君，尤念念不忘，在在表露孤芳人格，所著，魏叔子文集三十卷，左傳經世日錄若干卷，清初言古文的，無不奉叔子爲圭臬。茲錄冰叔高士汪風傳一篇，以見其概：

『魏禕曰：余癸卯游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唯汪風不至。風，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風故城居，母老思得一見，時兄澄弟澤，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風間來定省，然風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卽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澤，使道意，久之，風不出，微聞風到湖上，予乃寓書澤以告風，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願以常客遇我，足下可謂失人。風得書，輒走舍館相見，自是

常出就余，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鷄數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愚庵僧明孟，兩浙所稱三宜和尙，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余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床，吾不來溷也，闔戶去。初，泓爲諸生，試輒高等，爲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泓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泓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嫗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泓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泓私爲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嫗欲強泓試禮部，出千金視泓，泓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爲泓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遊，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遊。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泓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遵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泓與予既相見，以齒序爲兄弟。予嘗私問泓曰：兄事愚庵，豈有意爲弟子耶？泓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削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魏禮曰：泓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蓋熱中人也，惜哉！

7. 魏禮。禮字和公，一字季子，嘗從兄禮，隱翠微峰，刻苦勵學，其文以清瘦勝人，近歐陽文忠。既棄諸生，乃日事遠遊，所至必交其賢豪，尋訪窮巖遺佚，一時名士，皆欲一見季子爲榮（註六八），所著魏季子文集

十六卷。廖柴舟嘗寄書季子，謂：

「……今讀先生父子之文，庶有以委其責焉；文之質與奇峭淹博，上之可敵周秦，而下亦不失韓歐，數百年來，古文之衰而忽盛於此，豈地勢使之然歟？……」（二十七松堂集卷五）。

柴舟說話，雖似過譽，然在當時，季子文名之盛，那是事實。

以上七子，是氣節派中造詣最深的健者，除鼈石一人外，大祇皆文勝於詩。當時客家學子，其卓然有志文節的，尙有李士淳（註六九），黃一淵（註七十），李棟（註七一），魏世倣（註七二），魏世傑（註七三），魏世儼（註七四）……諸人，所作與七子微近，惟功力不及，故弗悉述。

乾隆以後，客家民系，詩人輩出，其最爲時論所重的，有宋湘芷灣，伊秉綬墨卿，李輔平繡子，王利亨竹航，黃釗香鐵等五人，五人中又以宋伊爲最著。黃氏一字穀生，蕉嶺人，嘉慶乙卯登賢書，所著讀白華草堂詩集，才力雄駿，生氣滿紙，跌宕淋漓，動與古會（註五七）。鎮洋盛大士嘗選香鐵詩七十一首，入粵東七子詩，稱道不釋口，而包世臣梅曾亮爲香鐵詩集作序，亦謂「黃君，詩名滿宇內」，這可知當時香鐵聲譽非小了，茲錄香鐵入藍坊夜投保慶寺借榻不得復行至龍潭村宿南碧堂古體一篇，以見其概：

『破寺黑無燈，一僧衣敝垢，荒厨齋粥冷，壞榻塵土厚，投宿不敢留，夜色已深黝；出門向叢莽，循徑入林藪，枯藤常礙頭，仄磴不容拇，深山足妖魅，昏暗難疾走，紅燈弔虎眼，黑路遮鬼手。老鶴如人咳，怪風作牛吼，林鷗似相逐，十步九回首。同行只三人，一人瞠乎後，汗急已浹背，氣喘復嚙口。行盡密箐中，下坂級尙陡，似到龍潭村，林舍聞吠狗；急叩南碧堂，且喜懸榻久，稍定扃烟扉，始覺見星

斗！〔粵東七子詩卷六〕。

王利亨，字壽山，號竹航，嘉慶辛酉進士，性樂易雅淡，擅詩文書畫，時稱三絕，又善操琴，精篆刻，所著琴韻閣詩鈔十八卷，養粹功深，憂憂獨造（註七六），黃香鐵管摘竹航警句，入詩韻。茲錄他捉船行及桃源口二篇，略示其概。捉船行云：

「長官十日不出途，手排雙陸口呼虛，駟僧無門進竿牘，橫生一計飛朱符。燈籠煌煌寫公務，云是上流接大府。大索橫搜到江頭，拋擲帆檣遍蘆浦；小船避城如避浪，大船畏吏如畏虎；吏似鷓鴣船似魚，不索連亡索苞苴；手欲操來心欲縱，轉恐船人賴亡逋；船頭封鎗尾受賂，睨而送之佯不顧；餘船涕泣向誰訴，悄悄典盡簪與布；中有無布亦無簪，戩楫年來換米鹽，腹枵足疲不能走，殊修封住大書衙；書衙數字亦奇絕，模糊不見日與月，雨灑風飄紙破爛，此船亦虞朽且裂！吁嗟大府之來來何日？等待終年無消息！」〔梅水詩傳卷一〕。

桃源口云：

「幾家盤谷口，一路折山腰，隔岸鶴臨水，荷鋤人過橋；樹聲含雨壯，灘勢挾風驕。何必武陵去？桃源竟未遙！」（同上）。

李氏繡子雖以經術著稱，然於詩，亦深造有得，其詩大祇「情以爲根，文以爲華，禮義以爲實；更能得古人聲韻之微於不言之表，故絕於等倫；自謂平生爲詩，以示人多不喜，惟故友葉石亭解元，吳蠡濤方伯知之云」（註七七）。茲畧錄二首，藉示梗概；李少府虞山煙雨圖歌云：

「昔爲琴河宰，一歲兩入山：橫空標奇秀，幽處龍所寢。春秋秩祀不辭遠，停策多在雲霄間。高崖蕭瑟樹擁腫，侵曉無人心自恐，日馭翔空海水立，雪山捲地江波湧。采旄絳節朝玉臺，四面煙霏靈雨來，鴻濛一氣發空翠，但聽巨壑松聲哀。爾時拂衣踏泥滓，自愛綠山摘蒼耳，旁人看我笠屐歸，至今寫向屏風裡。少府新來自山麓，曾倚籃輿上鳥目，青猿叫嘯元熊啼，不見山人昔騎鹿。偶逢妙手圖此幅，遊將慧車同結屋，舊遊指點忽大笑，峭壁無梯路猶熟。敵岸側拂出水巖，百道淋漓練拖瀑，廻均左翳破山寺，萬個陰森風折竹，杳然如坐煙雨中，昨夜夸蛾徙吾谷：崑之丘，陟西極，蓬之島，下東溟，此山不同大荒經，已並五嶽留真形；元和塘上尋粉本，秋霽三峯天外青。」

又聞笛云：

「高館夜涼生，天風笛數聲；煙花三面水，鐙火兩層城，客有懷歸者，聞之無限情，王門書未上，何處曳裾行？」（吳門集卷七）。

文家所謂「合才人學人爲一手」者，繡子詩近之。

黃，王，李三家，造詣雖不錯了，然到底不及伊宋二家，伊字組似，號墨卿，寧化人，乾隆末進士，嘗知惠州揚州，力持風雅，絕無時吏習氣。工隸書，好善古書畫，尤喜爲詩，「少作多幽潔之篇，官西曹多雍容之什，居粵多峭厲之詩，溯源於溫柔敦厚，託意於忠孝節廉，境屢變，詩亦屢變，而有不與俱變者，所謂道也」（註七八）；長沙余正煥（伊弟子，翰林），嘗爲墨卿留春草堂詩鈔（七卷）作後序，謂墨卿詩，「標峻旨於風騷，齊逸軌於鮑謝，涉李杜之堂奧，扶歐蘇之根柢，雲霞蘊其內心，丹青表其真色，方古作者，其端人而爲昌



言者乎」——這雖屬不很切實的考語，然大概亦可看出伊詩在當時的地位，茲略錄數首，藉示梗概。收帆云：

「帆轉青溪曲，山山啼鷓鴣，經時思弟妹，垂老在江湖！茗戰回甘處，琴心入淡無。收帆知不遠，何必問岐途！」（詩鈔卷六）。

同年陳梅垞周蓮塘兩編修李龜塘中允招遊遺光寺次韻云：

「半灣流水起棲鴉，鴈齒鱗鱗映淺沙，秋浦漁閒紅葉艇，晚山僧指白雲家；驂停初地塵新浣，磬落中天月正華。誰信蓬壺仙島客，共扶禪榻對黃花！」（詩鈔卷一）。

對酒行懷故學士竹君先生云：

「長空歲星復，大廈環材失，北邙醉詎知，西州獨銜恤。椒花吟舫花欲開，一日或過三四回，一飲能傾三百杯。人摩人風詩爲藪，明月金樽此間有，迴車不揖衛將軍，執簡惟箋許祭酒。及門山谷一詩孫，清才八斗長年貧，話來殘月如新月，坐看今人成古人；賤子當時尙年少，漫許鴛鴦能遠到；豈期十載長安城，路旁騏驎鹽車情；有時買醉春風陌，天橋東邊樓百尺；百尺高樓柳乍黃，濃雲醞雨苑西牆，武夷仙人渺何處，笛聲入破長歌狂；市人來看狂生醉，那知獨立蒼茫意。天上琅函玉檢泥，腰間寶劍春坊字。嗚呼生不成名知己死，腸斷朱門雙燕子！」（詩鈔卷一）。

同雲谷宿雨山樓話別云：

「昔別聯床風滿樓，今別扶筇白雲麓；十年心事燈熒熒，一枕松聲風謾謾；百蟲響斷孤月出，如練珠江繞山曲，扶胥口直黃木灣，一氣蒼茫動遙矚；開門聽泉落脩澗，掃石驚禽宿深竹；飄來清磬各無言，坐

到天明意良足。人生幸免七二鑽，處世難圓三十幅，山川重結詩酒緣，歲月不待蕭間福，日歸日歸山下，滿城曉夢猶樵鹿！（詩鈔卷五）。

客人能詩的很多，但能如此『溫婉清拔』的，却不多見。至於芷灣可說是那時的詩傑，客家裡頭沒人趕得上他，不消說了，就是國內，也難得可相頡抗的對手。他是嘉慶初年的翰林，做過好幾省主考，詩才，詩學，詩情，都是一時無兩的。古先生客人對嘗綜合前人批評芷灣的考語，謂：

『嘉應宋芷灣先生，襟抱豪邁，下筆磊落，縱橫流漫，自成方圓，淋漓元氣，充塞高厚，哀樂無端，飛行絕迹；波濤同乎蘇海，雲雨荒於夢思，陶鈞李杜，神骨俱化，往古少聞，今世未見！』

這不是誇飾的話，且舉實例證之。如答贈李繡子孝廉兼東乃兄和甫解元云：

『前年客潮州，大李與我成綢繆，今年客潮州，小李亦至復何求？我輩萍蓬俱艸艸，世間萬事那足道！只有文章一寸心，千秋四海同懷抱！我從前年別帝京，眼中名士落風塵，據鞍上馬向東去，要窺闕里搜周秦。泰山之雲東海水，一口吸到腰腹裡，翻身散作霞滿天，元氣淋漓五色紙。誰謂龍身翻久藏，娉婷不嫁琅琊王，媼母連朝去衣錦，羅敷歸來還採桑。我有一樽酒，此酒名招魂，自來不得意，曾醉屈靈均；我有一張琴，此琴名知音，自來少同調，挂在高山岑。潮州城南江水深，潮州城北千松林，携琴呼酒彈復酌，古人何古今何今？不然短衣馬匹射虎吾亦得，二李但來莫默默！』

岳陽樓題壁云：

『纔吹黃鶴樓中笛，又醉岳陽樓上來。作客百年人易老，防身一劍我何才；乾坤風月爭漁艇，今古功名

借酒杯。滿地江湖滿眼夢，登樓那得不頭回！」

這可知芷灣詩才的奇特了。他的詩所以能高妙自然，就是因他能參破古人長短，純用「自家曲子」的緣故，觀其說詩篇云：

「三百詩人豈有師，都成絕調沁心脾；今人不講源頭水，只問支流派是誰！」

學韓學杜學髭蘇，自是排場與衆殊；若使自家無曲子，等閒饒鼓與笙竽。」

這明明是主張自抒性靈，不必墨守前規了；詩至芷灣，實已漸漸趨向解放的路數。

昔黃公度序梅水詩傳，謂「嘉道之間，文物最盛，幾於人人能詩」，這雖是單指嘉應本州說的，然而以牠去形容整個客家的詩風，似乎亦很恰切；乾嘉道三朝，客人以詩名的，大小不下百家（註七九），然皆沒芷灣才力，此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具舉。

道咸時代，客家民系，發生一種形似俚語的文章，這就是太平天國諸王創倡出來的通俗文學。太平諸王，如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等等，皆於中國舊式文章有相當素養，「其所以出此者，蓋有深意存焉：一曰愚敵，軍中文牘，廋詞隱語，至難索解，（但他們軍民却是很通曉的），蓋防清軍得之，悉其軍情也；二曰示異，太平朝以宗教立國，是以故作詭異之言，以示人以不測；三曰通俗，太平諸王，鑒于歷代士民之分，皆艱深之文字，有以限之，故躬自提倡俚文俗字，務使人民均得了解，因以灌輸其宗教及新知識也」（註八十）。這種俚語文學，很為普通學人所鄙視，其實方言俚語未嘗不可為高級文學，高級文學亦未嘗拒絕方言俚語的使用，不過初用以撰作文告，看上去未免不很莊重罷了；如果用以敘事或為純文藝作

品，我想一定比古文還多精彩。太平天國，俚語文件，因為還是初創，技術不很純熟，所以不免還有生強平庸，或淺薄粗疏的毛病，假如太平國，不是如此短促的話，我想那種俚語文學，發展下去，一定很可觀的。現在且錄幾首他們文件，看看牠風味怎樣；勸人戒煙詔云：

『天王詔曰：高天燈草似條箭，時時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鎮，無心天救何新金。吹去吹來吹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戒煙病死勝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並欽此，年月日』（太平天國野史卷十）。

這是以客語爲質體的文告，『燈草』謂『心』，客語稱『燈草』曰『燈心』，故以『燈草』隱『心』，山歌裡，很多此例；『眼針針』謂『無時無刻地不直對看着』；『咁蠢』，謂『如此的蠢也』，咁音『*jan*』。又真天命太平天國燕王秦諭陳玉成文云：

『爲誨諭殿右叁拾檢點陳玉成弟，暨指揮將軍總制等官知悉：茲於八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申稟各件，俱悉一切；但圻州地方，現下雖有些少殘妖，不時前來作怪，俱仰弟等在彼堅築營盤，約束兵士，小心靈變，嚴加防範，毋使妖魔攔入！並將天情道理，時時宣講，令衆兵士放膽誅妖，萬事總有天父主張，天兄擔當，不用慌也；其餘軍務一切，仍要凜遵東王誥諭而行便是！爲此特行誨諭，諭到亟宜凜遵毋違！誨諭。年月日』。（同上）。

這文雖說俚語較少，然如『作怪』，『靈變』，『擔當』等詞，仍是客家慣語。此外如天父下凡詔書一篇，更多客語成分，因爲文字太長，沒法引述；總之太平天國的俚語文學，是很可注意的。

客家，俚語文學，因種種緣故，未達成熟時期，便隨太平天國消亡終止；然而不久而梅人黃公度等爲環境

及時代所影響，又盛倡一種「我手寫我口」的新詩。客家平民，原來有一種好歌的風氣，山顛水涯，牧童樵女，以山歌相唱答的，從前，確是很平常的。山歌本是一種方言文學，民平文學，其藝術且多文人莫及的地方。客家文人，無形受牠影響，以為詩的工巧，首貴自然，典瞻與否，還是次要，故操筆為詩，往往好以白描見勝；公度少年，亦似頗受民歌影響，觀其光緒十七年在倫敦使館寄給興寧胡曉岑（曦）的信（註八二），有云，

「十五國風，妙絕古今，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學士大夫操筆為之，反不能爾；以人籟易為，天籟難學也。余離家日久，鄉音漸忘，輯錄此歌，往往搜索枯腸，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岡頭溪尾，肩挑一擔，竟日往復，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這可知他少時與民歌的關係了；他一方因為生長歌風極盛的梅縣，作風原已趨向自然，一方又受西來學術的影響，思想活躍，所以對於詩的見解，能有比芷灣「自家曲子」更進一步的精語，他少時曾作雜感五首，第二首有云：

「……俗儒好師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所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年前？明窓敞流離，高爐熱香烟，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若古爛斑！」

公度對於作詩，一方主張掃除舊日雕辭琢句的惡俗，代以「我手寫我口」的寬法，一方則主張以古文家抑揚變化的法則作古體詩，取騷選及樂府歌行的神理入近體詩。這樣一來，便可使詩作「情理雙融」，且可任展施為，要怎樣，就怎樣，要多長，就多長，絕不受體制拘束。他一方又主張以時下中外新思想新材料咏古人未咏

事例，關古人未闢境域，以建立一種形質豐富的新詩（註八），這思想和主張，與晚近言新詩運動的倒極吻合。

公度詩，曾刊行的，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日本雜事詩一卷，其他散在各地尚未輯刊的，還不知究有多少。就其已刊的來論，如都踊歌，赤穗四十七義士歌，番客篇，嶺將軍歌，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今別離，送女弟等篇，都能代表他的主張，就中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一篇，尤為梁任公（啓超）所敬佩，謂是「千古傑作，孔雀東南飛後，一篇而已」！茲為轉錄如次：

「鬱鬱山上松，呀呀松中鳥，松有蔭孫枝，鳥非反哺雛！我生墮地時，太婆七十五，明乎阿弟生，兄弟日爭乳；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親手裁綾羅，為兒製衣裳，糖霜和麵雪，為兒作饅餠；髮亂為梳頭，腳膩為暖湯。東市買脂粉，積面日生香；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瑤，紅裙絳羅縐，事事女兒妝。牙牙初學語，教誦月光光，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畏怯，戒師莫嚴莊，將出牽衣送，未歸倚閭望，問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春秋多佳日，親戚看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渠父，因裙便惜帶，將縑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畏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相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脚，偷芋信手爬，昨日採鷓巢，一跌敗兩牙，噴血噴滿壁，盤礴畫龍蛇；兄妹昵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附我語，勸婆要加餐，金盤脰鯉魚，果為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劍兒大父旁，一語三摩抄：此兒生屬猴，聰明比猴多，雞鷄比老鷄，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

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年上我墓，相攜着宮袍，前行張羅繖，後行鳴鼓簫，豬鷄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語；子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大父迴顧兒：此言兒熟記；一年記一年，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那知大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記一二：太婆每出入，籠東挂一杖，後來杖挂壁，時見垂帷帳，夜夜攜兒眠，呼娘搔背痒，展轉千搥腰，殷殷春雷響；佛前燈倚明，窻隙見月上，大父塞簾來，歡笑時鼓掌，瑣屑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太婆悄不隱，便知婆欲睡，戶樞徐徐關，移踵車輪曳。明朝阿娘來，奉匜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羹娘進匕；大父出迎醫，靦縷講脉理，咀嚼分膏藥，斟酌共量水。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幾年舉場忙，幾年絕域使，忽忽三十年，光陰迅彈指；今日來拜墓，兒已鬚滿嘴，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頗聰強，容顏類如舊，週山看松柏，不要携杖走，跪拜不須扶，未覺躬偃僂；挂珠碧霞犀，猶是母所授，繡補炫錦鷄，新自粵西購，一手牽領髭，一手振袍袖；打鼓唱迎神，紅氈齊泥首，上頭爇紅香，中間酌黃酒，青箬苞黍粽，紫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後，森森排竹筍，依依伏伏柳；新婦外曾孫，是婆定昏媾，阿端年始冠，昨年已娶婦，隨兄擎腰扇，阿和亦十五，長樛次當孫，此皆我兒女；青青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捧觴前拜手，次第別後先，捉抱集賤幼；一家盡偕來，只恨不見母；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靈魂，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草長春不留；世人盡癡心，乞年拜北斗，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亦奉養久；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

尙不得憐，那論賢不賢；上羨大父福，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者蒼天！」

公度已懷抱一種文學革命的主張，同時又欲輯錄客家山歌，光緒十年七他在倫敦使館給胡曉岑的信並云：

「……僕今創爲此體（指寫錄山歌），他日當約陳雁皋，鍾子華，陳再薌，溫慕柳，梁詩五，分司輯錄，我曉岑最工此體，當奉爲總裁；彙錄成編，當遠在粵謳上也！」

可惜那種計劃，竟沒實現，只黃氏個人錄了十幾首罷了。

與公度同時，亦嘗有志新詩創作的，有興寧胡曉岑氏，胡名曦，號壺園，幼秀敏，韶齡能詩，同治十二年拔萃，屢困場屋，乃一志改治樸學，發憤著書，間爲詩古文詞，與黃公度鍾子華諸人相酬唱（註八三），所編著，有讀經劄記若干卷，讀史劄記若干卷，興寧圖志十二卷，興寧山志若干卷，王御史遺事考略三卷，羅學士遺事考略三卷，梅水滙靈集八卷，梅水分類文鈔若干卷，枋榆碎事四卷，鄉哲良規若干卷，鳴盛先聲錄若干卷，藝文今話若干卷，栢塗剩語二卷，隙駒誌餘四卷，懶猿記若干卷，咫聞類纂若干卷，樵笑篇一卷，嶺雲師友錄四卷，梅水摘句圖一卷，停雲摘句圖一卷，若餘雜記四卷，一家草若干卷，壺園賦鈔若干卷，十五家賦鈔若干卷，蘊白集二卷，雪泥模範若干卷，貫申瑣編若干卷，壺園試律若干卷，質語若干卷，湛此心齋文集若干卷，湛此心齋詩集十二卷，湛此心齋駢文鈔二卷，卅六鱗留瀝二卷，散花餘瀝四卷，十丈藕花吟舫若干卷，鶯花海四卷，總計殆達百數十卷，在晚清可說著書最多的了。鶯花海一書，性質與山歌相仿，格創調逸，最爲公度所服，可惜當時沒有刊刻，曉岑死後，原稿不知落到誰家去了。湛此心齋詩，當時亦僅刊好一卷，其餘十一卷，興寧地方，尙有鈔本，十丈藕花吟舫未見，也許原稿已失掉了。現在所能根據以論胡詩的，只有載在枋榆碎事的寧江竹



枝詞一卷，及已刻未刻的淇此心齋十二卷而已。這些都是屬於舊體的詩，可以看出胡氏功力，不能看出胡氏主張，現在略錄數首，以見其概。歸舟次博羅云：

「篙工牽纜返，殘照薄林隈；斜嶺穿城出，孤雲挾鳥回；添衣新病覺，賣餅小舟來。微月荒蘆雜，寒蟬兩岸催！」

舟過青溪云：

「溪水繞青山，青山送客船。遠人高樹外，獨鳥淺沙邊；竹臥根支石，橋危覓接泉。濁醪荒店問，舟子早攤錢。」

游麻石巖云：

「靈巖前代闢，曲水話流杯；裙屐枝山往，鐘魚梵宇開；花含厓乳漱，雲抱磬聲回。文苑尋佳傳，公魂可再來？」

花洲曲三首云：

「春花洲上開，秋花洲上謝；花謝更花開，明月花洲夜」。

「洲吐百花新，花醉百年春；春來又春去，愁煞渡江人」。

「洲冷百花愁，洲前劫水流；行人不同首，血碧草痕秋」。

就在這一期內，台灣客人邱逢甲（原藉蕉嶺），亦以能詩震動海宇，與黃胡適成三傑雄峙的局勢，邱字仙根，（一字仲闕），號滄海，「幼負大志，無書不讀，一時名宿咸遜其淵博，所為文章，凌厲雄邁，可稱古今作者

。尤善於詩，恒寢饋於李杜蘇黃諸大家，去其膚而攝其英，凡見其詩者，無不嘆爲異才」（詩六四）。台灣民主國失敗後，含哀返國，感懷時世，情不自遏，悲涼慷慨，一一發之於詩；因其抱負高人一着，故所作皆「天風海濤，氣象壯濶」，雖沒芷灣灑落豪放，然却比芷灣更蒼涼，更悲壯，所著嶺雲海日樓詩鈔十二卷，恰與公度人境盧詩草相輝映；雖說二人作風，根本不同，然同是客家詩人後勁，又同出一隅，（梅縣蕉嶺，舊統隸嘉應州），更是難得盛事；所以，有人說：客家嘉道一期的詩，實不如光緒一期，從質的方面來講，也許這話對的，現在且錄幾首滄海詩如下。秋懷次覃孝方韻（八首錄二）云：

「萬里風雲願竟酬，軍前歌舞作春秋；黃金鑄闕開藩部，碧玉通江建節樓；十道分封諸將爵，五湖歸老美人舟；年來此意成蕭瑟，匹馬西風莽浪遊！」

斜陽圍聽說場詞，我亦曾驅十萬師，破碎山河開國史，飄零風雨出軍詩；海中故部沉蒼咒，雲裡殘旌失素蜺；歲自週天天自醉，紅墻銀杏隔秋思！」（嶺雲海日樓詩鈔卷九）。

送頌臣之臺灣（八首錄三）云：

「涕淚看離棹，河山息戰塵，故鄉成異域，歸客作行人；鯤海三更夢，鷓天萬里春；分明來路近，未信遽迷津！」

小別寧須惜，天涯嘆此行，家書沉遠道，兵火脫餘生；東渡龍無氣，南飛鷓有聲。送君惟夢寐，同到刺桐城。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臺；全輸非定局，已溺有燃灰；棄地原非策，呼天儘見哀；百年如未死，捲土定重來！」（鈔詩卷二）。

重送頌臣云：

「惻惻復惻惻，行人適異域：華夷忽易地，何處爲鄉國？車馬多離聲，川原帶行色，同來不同往，欲語涕沾臆：論交本世好，古誼君所式，結髮論文字，廿載忘形迹；海氛忽東來，義憤不可抑，出君篋中符，時艱共戮力，書生忽戎裝，誓保臺南北；當時好意氣，滅虜期可刻；何期漢公卿，師古多讓德，忽行割地議，志士氣爲塞，刺血三上書，呼天不得直；北垣遽中亂，滿地淆兵賊，此間非死所，能不變計亟？親在謀所安，况乃虜烽迫！乾坤已中變，萬怪競荒惑，人情易翻復，交舊成鬼域，君亦挈家來，航海期不忒，得君意中慰，歸粵途始卽。卜居家再遷，山中事稼穡，與君此借隱，山水况奇特。君言暫歸視，尙有舊廬室，來如潮有期，信在期不失。聞君言未畢，哀淚弗能拭：翹首滄海東，蒼波渺無極，昔時乾淨土，卵育長鯨匿；吾兄去秋往，三春阻消息，因君速歸駕，異類安可懼？願君信如雁，勿竟嘗成鯛！歸途逼炎景，珍重慎眠食，到時常寄書，千里若門闕。書來君不來，累我長相憶！形影爲君單，語言爲君默；我欲從君往，天不假羽翼；時因西風夕，吹夢到君側。送君詩盈幅，難展腸結轡！詩成復自寫，不辨淚和墨；願君置懷袖，長鑒此悃幅！」（嶺雲海日樓詩鈔卷二）。

滄海詩，幾乎沒一首不帶家國盛衰的感慨與鼓舞，沒一首不帶「自強不息」的暗勁與遐思，他可說，是愛國詩人，是民族詩人！

清代，（乾嘉以後），客家文人，大部分努力於詩，於狹義文章，較不注意，然亦非絕無可述的人，如始興林明倫（註八五），梅縣楊仲興（註八六），大埔何如璋（註八七），林達泉（註八八），五華溫訓……諸人，所作古文，皆爲時

賢敬服；就中尤以溫訓造詣特深，可以桐城諸子互相抗庭。溫字伊初，其文「瀨瀚汪洋，若長江大河，茫乎莫測其岸崖也。議論敘事，兼擅其勝，敘事則樹骨左韓，以簡勁生動爲主；議論則兼取歐蘇，馳騁而仍謹嚴。……伊初之文，高者入秦漢，次亦不失爲北宋」（註八九），所著登雲山房文稿四卷，梧溪石屋詩鈔八卷，粵人言古文的，皆以伊初爲式，其文最著稱的爲觀運觀民及陳觀樓先生傳等篇，但皆篇幅甚長，不克轉錄，茲摘短文白龍窟記一篇，以見其概：

「白龍窟梧溪之奇者也。其形如牛鼻者數四，水瀉其中，白波若霜；於是與二三好事者咸往遊焉。比至，皆赤足走亂石中，或攀厓而俯觀者，或踞磴而仰矚者。其大凡則空山風雷，變幻無常，激如矢，旋如輪，沸如鼎，懸如布；隔石不見人，對語不聞聲。二三子咸色然駭，余坐石厓下；飛濤瀆人。觀乎水影，見于石之陰，其靜者爲鳥卵蝌蚪木葉之形，其動者如電光倏忽，目不可視注，蓋因水之靜激而異。石皆孔穴相通，大者爲池，周二丈許，圓如盤，其深不可卽；小者如甕如缶。有鳥下石梁，大如鷹，嘎然而去。於是日沒于西，月沒于東，二三子咸欲歸焉。同遊者余兄紹德，弟純德，族兄纘榮，弟定元。」

（登雲山房文稿卷三）。

客家女人，從前很鮮讀書機會，其賢勞，雖甲於天下，而不學少識，亦不能無憾；然而却亦未許一概而論，蓋往往以個人特殊關係，不但可在家讀書，而且所作詩文亦有竟可與名公鉅卿相抗視的，如大埔范菑淑，梅縣葉璧華，便是其例。菑淑字蕙香，父引頤，舉人，任廣州三水訓導，嘗教蕙香苦讀。嫁後，四年夫死，家貧無子，抑鬱憂傷，滿腔傀儡，盡發於詩，後復託足空門，年八十餘始終（註九〇），所著化碧集，不分卷，菑塘夜

雨，林葉秋風，猶恐不足喻其蕭瑟。如子夜四時歌云：

「春蠶吐愁絲，裏就重重繭；憐爾雪中蕉，歡心不得展！

柔腸似柳絲，難縮離人足；絲斷有時生，腸斷何時續？

西湖種白蓮，蓮實大如斗；花時不見君，苦惹君知否？

簷角初停溜，雲頭又勃生；薰風時送雨，何事大無晴？

秋意淡如烟，秋庭涼似水；驚夢落琴床，西風打松子！

難成寶婦詞，易怨班姬扇；棗樹裏重皮，赤心君不見！

孤眠床翡翠，獨擁被鴛鴦；十月陽春暖，無寒那得霜！

風緊歲寒時，林巖俱凜冽；郎憐桃李花，儂愛松筠節！」

葉氏造詣，比蕙香更深。她父親葉曦初，原是有名文人，後來嫁給同里李氏，也是書香人家，所以她能一志於詩。她字潤生，別號婉仙，所著有古香閣集二卷，黃公度謂「其詩，清麗婉約，有雅人深致，固女流中所僅見也」（註九）。茲略錄數首如次，舟行雜咏（八首錄二）云：

「淺水出魚叉，矯松傍山麓；樵夫荷篠來，一嘯應山谷。

炊煙起極浦，古寺濕霜鐘；啾啾投林鳥，瑟瑟蘆花風！」（古香閣集卷二）。

題僧院云：

「尋真偶入蓬萊島，攀籐踏遍寒雲道；寂寂松風枕韻傳，孤僧開對山猿老！」（古香閣集卷一）。

以上已將客家各時代的文學，說出了一點，大概趙宋一代，客人文才，表現於詩歌的多，表現於古文的少，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並沒很高位置；明末清初，則適與相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亦驟然重要許多；滿清一代，則可析為三期，第一為嘉道期，第二為太平期，第三為光緒期，就中除太平一期，未及成熟，即告運終外，其餘二期，亦以表現於詩的創作者多，表現於狹義文章的創作者少，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天重要一天，尤其是光緒一期，無論從那一方面去看，都有其不可辱沒的真值。

其三為藝術：客家文士，昔時沒什麼奇特的術藝，其比較可稱述的惟伊墨卿宋芷灣胡曉岑三家的書法，及曲江邱天民的繪畫，與寧羅東岱的篆刻而已。墨卿精隸法及草書，風神筆力，塵寰無匹，茂藏家得其一帙，便如獲着拱壁，持以傲人，其價值可知；芷灣長草書，章法磊落，筆緻瀟灑，往往一紙書出，輒為時賢所顛倒（註九二）；曉岑善用腕筆，其書一方如天馬行空，絕無拘滯，一方又復嚴整峻潔，百變不離其宗，故論者咸奉為清代客家書翰的大殿。天民號獨醒，明末清初，隱居不出，「工畫，善翎毛枯木，野仙人物，皆用廳腫怪筆；尤善畫虎，管結屋深山中，觀生虎形狀，得其神，倉忙返舍，取筆就粉壁圖之，犬一見皆驚仆，為之遺矢」（註九三）。他一生以畫為性命，故所作皆精絕無比；東岱名均裕，嘉道間以篆刻著名，「嘗以讀書暇日，摹仿先代縮文篆隸，寫成莊子逍遙遊一篇，蘇子瞻赤壁兩賦，膽石刊刻，鑿鏗發幽，精奇奧妙，宜與文鱗變格，玉筋流峙，並驅藝林翰墨之間；鑑賞家視如拱壁，重若南金」（註九四），所著篆章圖譜，其自序云：「……繼念篆文之奇，千態萬狀，世稱黃帝雲篆，如百卉露垂，少昊鳳書，若千章樹蔭，顓頊蟲篆，儼若龍蟠，唐帝龜文，宛如度雁，此其姿勢，為何如者，……因不惜巨資，博採古碑，原刻真本，日夕研究，心追手摹，久之竟有

所得；中年以來，嗜古之心益篤，屏棄百事，專習篆章，每以六體篆文，磨石雕刻，一印之微，管雕至數百顆，不計年月，不憚煩苦，務求所爲石章，髮髮無憾，而後止……」（註九五）。他那專一不移的精神，真是難得的，他所作石章，可說是他生命和人格的結晶，將來有機會，還想替他做篇評傳！

近日，客家民系，很出了幾個藝術大家，如林風眠，劉既漂，李金髮……等等，但非本章範圍所宜兼及，故不具論。

## 附註

- （註一）這就是客家居地的自然地形，並參考同治單興詩纂韶州府志與地略，道光陳觀西修贛州府志與地志，光緒張聯桂修惠州府志與地，光緒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圖說沿羊疊度山川等篇，乾隆李紱纂汀州府志建置疆域等篇而斷定的。
- （註二）同上，並參考翁源張叔未進京日記，（張書無刻本，此據友人清水君所藏鈔本而言）。
- （註三）參考張聯桂修惠州府志郡事，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寇變及山川篇案語。
- （註四）見光緒劉國光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理學楊方傳，李紱纂汀州府志卷四十一藝文黎士宏撰邱二先生書院記。
- （註五）全上，邱二先生書院記。邱麟字啓潛，其姪方字正叔，同受業淡軒之門。
- （註六）見廉縣李世熊撰寧化縣志卷四張良裔傳。
- （註七）見張聯桂修惠州府志卷三十四人物林葉春芳傳。
- （註八）全上，葉天祐傳。
- （註九）全上，葉時傳。

- (註一〇) 全上葉春及傳，及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一文語日本遺書餘。  
(註一一) 全上，葉葛傳。  
(註一二) 全上，楊傳芳傳，及廣東新語卷十學語彌唐之學條。  
(註一三) 全上，楊起元傳，及崇正同人系譜卷六人物一楊起元傳，孫奇逢儒學宗傳卷二十六羅近溪汝芳門人楊起元附。  
(註一四) 全上，駱鳴雷傳。  
(註一五) 見陳觀西修贛州府志卷五十四人物儒林俞溥傳。  
(註一六) 全上，月華傳。  
(註一七) 見道光南康縣志卷八人物劉昭文傳。  
(註一八) 全上，王事聖傳。  
(註一九) 見崇正同人系譜卷八人物三李輔傳。  
(註二〇) 見咸豐張鶴齡修興寧縣志卷九人物張天賦傳。  
(註二一) 見劉國光修汀州府志卷二十四理學楊昱傳。  
(註二二) 全上，鄧向榮傳。  
(註二三) 見劉國光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儒林沈士鑑傳。  
(註二四) 見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一期梁啓超清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福建節。  
(註二五) 見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卷二十三人物楊仲興傳，卷二十九藝文楊仲興著作條。  
(註二六) 見陳觀西修贛州府志卷五十四人物儒林曹宣光傳。



(註二七) 全上，黃文對傳。

(註二八) 見道光戴錫綸修直隸南雄州志卷七辟舉曹慎條。

(註二九) 見陳昇瀛印黃英鎮編撰初集首載鑾鑾循例訪求人材奏摺，及黃著陰符經解。(此書未刊行，去夏余在北江調查客家文物，曾獲黃氏手稿，今所據者，即此)。

(註三〇) 見劉國光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人物文苑羅孔裔傳，卷二十八典籍羅孔裔著作條。

(註三一) 見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卷二十三人物李輔平傳。

(註三二) 見溫氏求在我齋集附載邱達甲撰柳介溫公墓誌銘。

(註三三) 見求在我齋集卷二百兩篇考。

(註三四) 見崇正同人系譜卷六人物一余靖傳，及卷十四藝文三史刊誤條。

(註三五) 見寒支初集二集各序文，及李紱纂汀州府志卷四十三藝文黎士宏撰前徵君泉上李先生墓表。

(註三六) 見道光南康縣志卷八人物謝啓昆傳，及梁啓超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方志學章。

(註三七) 同上，並參考謝著小學考首載各序。

(註三八) 見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卷二十三人物吳蘭修傳，卷二十九藝文吳蘭修著作條，

(註三九) 見吳著南漢紀江藩跋尾；南漢紀及南漢地理志，南漢金石志，端溪硯史，均見嶺南遺書。

(註四〇) 同註三八。

(註四一) 見崇正同人系譜卷七人物二黃運憲傳，及黃著日本國志首載序文。

(註四二) 見王著切韻條貫卷上所載胡曉序文。

- (註四三) 見謝著小學考首載俞樾序文。
- (註四四) 見小學考謝氏自序。
- (註四五) 見盛大士輯粵東七子詩卷六黃釗小傳，及黃著石簪一徵首載各序。
- (註四六) 見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卷二十三人物吳蘭修傳。
- (註四七) 全上，張其勳傳。
- (註四八) 見馬元修曹溪通志卷六。
- (註四九) 全上。
- (註五〇) 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拙著關於牧原和尚及其他答邱荷公(復)先生。
- (註五一) 見劉著天潮閣集卷一。
- (註五二) 見廣東通志館豐順徵訪卷丁日昌傳，及楊立誠金步瀛合編中國藏書家考略丁日昌條。
- (註五三) 見同上中國藏書家考略吳蘭修條。
- (註五四) 見李世熊撰寧化縣志卷四鄭文實傳。
- (註五五) 見崇正同人系譜卷六人物一古成之傳。
- (註五六) 見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武漢集條。
- (註五七) 見張聯桂修惠州府志卷三十四人物儒林葉春及傳，及四庫總目集部別集類石澗集條。
- (註五八) 見寒支二集卷一答陰元徵書。
- (註五九) 見劉國光修長汀縣志卷二十四人物名臣黎士宏傳及卷二十八典籍黎氏著作條。

(註六〇) 見丘荷公先生校印天潮閣集卷首所載新撰劉傳及年譜。

(註六一) 同上。

(註六二) 天潮閣詩文，上杭周維慶嘗爲鈔印，周氏本刻書家，非學者，與劉同時，所鈔未週。丘先生校印本，分量稍增。

(註六三) 見崇正同人系譜卷八人物三廖燕傳，及廖著二十七松堂集首載王崑繩撰廖處士墓誌銘。

(註六四) 廖著頗爲日本漢學家所喜讀，文久初，曾重刻，鹽谷世弘特爲之序。

(註六五) 見陳觀西修贛州府志卷五十二人物忠義魏祥傳。

(註六六) 見彭玉璽輯易堂九子文鈔卷首所載潘世恩撰總序，及陳玉璩撰魏伯子文鈔序。

(註六七) 見陳觀西修贛州府志卷五十七人物隱逸魏醇傳，及易堂九子文鈔魏叔子文鈔所載各家序文。

(註六八) 同上。

(註六九) 見溫仲和纂嘉應州志卷二十三人物李士淳傳，及溫丹銘(廷敬)先生著明季潮州忠逸傳卷三李士淳傳。李著有三栢軒集，燕臺近言，素言，逸言，質疑，詩藝及古今文範等書。溫志卷二十九藝文楊仲興著述條，亦盛稱士淳文章。

(註七〇) 見明季潮州忠逸傳卷一黃一淵傳，黃著黃處士集一卷，見潮州耆舊集。

(註七一) 見明季潮州忠逸傳卷三李士淳傳，賴著兩秘齋詩文集。

(註七二) 見陳觀西修贛州府志卷五十七人物隱逸魏禔傳，世儼著耕廡齋文稿十卷。

(註七三) 同上，世儼著梓室文稿六卷。

(註七四) 同上，世儼著爲谷文稿八卷。

(註七五) 見盛大士輯粵東七子詩卷六黃釗小傳，及黃著讀白華草堂詩集卷首所載各家序文。

(註七六) 見溫鑾嘉應州志卷二十九藝文王利亨著述條。

(註七七) 見同上卷二十三人物李輔平傳，及古先生客人三先生詩選新撰李傳。

(註七八) 見伊春留春草堂詩鈔卷首所載家古法式序撰序文。

(註七九) 乾嘉道三朝，客家的詩風極盛了，除本文所舉五家外，並負盛名的還有平遠林良銓，著嶺南林睡廬集，與寧羅學旦嘗為寫印

，甚精緻，後遭禁燬，故今鮮傳，余曾於書舖見陳謙近獲舊法時帆藏本，蓋亦用重價所購云，又蕉嶺黃觀清，著橫溪詩稿

二卷，與寧羅學旦著晉亭詩稿若干卷，大埔何探源著詠梅山館集詩三卷，曲江許炳章著幽秘閣北遊詩草一卷，河源蕭涵著

匠壘詩集二卷，皆為深造有得之作，又張芝田輯梅水詩傳，胡曉輯梅水雁靈集，所載作品亦以乾嘉道三朝為最多，但限於書

嘉應五屬耳。

(註八〇) 見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十文會。

(註八一) 見吾家守先閣所藏嘉應三詩人墨寶。

(註八二) 見入境詩草黃運楮跋尾，並參考胡適之先生著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註八三) 見胡錫侯著粵園文鈔卷上族父曉岑先生墓志，卷下族父曉岑先生誄。

(註八四) 見民國十九年一月分廣州越華報雜錄百隱作丘逢甲先生傳，並參連雅堂臺灣通史丘逢甲傳。

(註八五) 林明倫字禮，乾隆初翰林，宋仕嘉盛稱林於古文造詣極深，惜早卒，有澤山堂遺文二卷。

(註八六) 見溫鑾嘉應州志卷二十三人物楊仲興傳，及卷二十九藝文楊仲興著作條。

(註八七) 見溫丹銘(延敬)先生聯茶陽三家文鈔何文，冊首何傳，及溫先生序文。

(註八八) 同上，林傳，林文。

(註八九) 見登雲山房文稿卷首潘正理序跋。

(註九〇) 見化碧集冊首所載各家序文，范氏自述，及范雲撰莫香二姑生傳。

(註九一) 見古香閣集冊首所載公虔序文。

(註九二) 見黃偉鑾輯龍藏宋靈願詠。

(註九三) 見慶燕二十七松堂集卷六邱爾醒傳。

(註九四) 見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卷十雜錄譜書彙錄，所引陳三祝石印篆章圖譜序。

(註九五) 同上。

## 第七章 客家的特性

一民系有一民系的特性；所謂特性，與屬性不同，屬性是指構成民族或民系的種種規準，如語言，文教，地理，……等等便是；特性是指由各種屬性規範而成的慣例或脾氣與好向；屬性是母是體，特性是子是用；屬性是整個的，特性是片面的畸形的，不片面；不畸形，便沒什麼特不特了。客家特性，過細地分析起來，也許可以單寫成書，不過這是導論，只能畧舉幾項，做個引兒罷了。

其一為各家家人各業的兼顧與人材的並蓄。客人家，很奇怪的就是同一家內往往兼營農工商學仕兵種種不同的業務；他們度的是大家庭生活，一家中：普通總有多少田地（客家社會，很少純粹佃農），耕植的工作，大體由婦女或一二居家力練的男子任之；農隙無事，則在家從事普通工業，如織布製扇（註一），或其他手藝。農和工，簡直分析不開；二三比較精利的男子，則往往於所居縣邑，或國內各地，或南洋羣島，經營工商各業，就是資本短絀，沒一定商店，也必展轉負販，奔走謀生；其一二比較聰明的子弟，則必令之讀書成名，或叫他游宦各地，或操其他專門職業；近數十年來，各家家長，受着時代驅迫，往往於農工商學各業外，更使一二子弟離鄉從戎；因此遂致一家以內，各業齊全，諸色備具；不幸而敗於工商，仍可以農產補之，其或敗於仕學，則可轉為商旅，又或，敗於農工，仍可仰給軍糧。客人家，可說是複式組合，沒專一家業，要想找出一二純粹商家或工家，或仕宦世家，那是不很容易的。客人家，除掉兼營各業外，又必兼豢一二牛豬，若干雞鴨，或狗貓等類；秋收完後，各家必釀些米酒，以備一年飲用；他們真可說是自給人家；就是不和外人交易，也可稍為支

持。他們的家庭，就像國的縮影；他們的男子，活動不過；但家庭，却是穩穩固固，很可靠的，分工而又合作的。

其二爲婦女的能力和地位。客家婦女，在中國，可說是最堅苦耐勞，最自重自立，於社會，於國家，都最有貢獻，而最足令人敬佩的婦女了。只要這種精神能永遠發揚下去，我想客家前途，也就儘有可觀。最近婦女共鳴半月刊發表一篇署名心根的『值得注意的廣東客家女子』，於客家婦女的經濟地位，家庭地位，勞動狀況，婚姻狀況，教育狀況，及風俗習慣，都有比較清晰的敘述，茲摘錄一二（註二），用省吾言，並以表白客家婦女實際上的能力和事功：

「……客家婦女的生活是勞動的，他們的職業是生產的，他們的經營力甚大，而自身的享取却非常菲薄；他們不但自己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而且在家庭經濟社會經濟上，佔着重要的地位；常見一家男子遠出海外，十年八載不回，而他却仍安然度日；他們自己有田的耕自己的田，自己沒有的，則向人租種幾畝，以供一家全年的米糧。……在山地及阡陌間，則植雜糧爲家畜之飼料。……婦女在農忙時耕田，在農閒時，則日間替商店挑運貨物，……或向成衣舖定領零碎縫紉工作，夜間則多操紡織之業。……因是，一家婦女所得，不但足維持一家生活費用，甚而可供給子女受中小學教育；而男子在外地寄回之金錢，則涓滴不漏，儲積以生息，及購置田屋；故客家家庭之支柱是婦女，……而子女教育之得延續，亦婦女血汗交換所得之結果。……而其在社會經濟活動中亦佔一重要角色，如年節時之消費合作，肥料購買合作，農具使用合作，以及流通經濟或儲蓄性質的票會搖會等，他們都熱烈參加，而鄉村中之種種舊經濟組織內容，他們均能瞭如指掌，縷悉無遺，而對於農業經營的智識經驗尤豐，以此足見客家婦女之經濟

活動範圍的廣大和他們社會經濟的地位」。

「……婦女在家庭中是一家之主，主持家政，農事及家務，概由其包辦，而老弱之扶養，少長的教導，亦概由他們負責，其外還須應酬親朋，計劃充實家計之策。在家男子（指家長）雖然可以共同參加家事，但其最大職責不是處理家務，而是週旋於社會之中；至外出男子，一年居家一二月者，或數載始回家一次的，在家庭中則如處於客卿的地位，婦女待之如上賓，服侍週全，使男子之衣食住均能感覺舒適。男子因不明家事，多不欲過問，而家庭工作，婦女亦不願使其染指；因此男子見勞苦終日節衣縮食的婦女，禮貼入微地服侍自己，自己返優遊歲月，貽累家人，空囊回家者既覺慚愧，而衣錦還鄉者亦常生愛憐；故在舊曆元旦，回家的男子，燈節一過，即重登征途，餐風飲露於異鄉，求事業之成就，以慰藉家人；故客家婦女是家庭的重心，家庭組織賴之鞏固，子女教育賴之維繫，男子事業賴之鼓勵，而客族之光榮，亦賴之發揚！……」

「客家婦女，因工作之繁重，故均黎明即起，深夜始眠；竟日勞作不輟，日日若此，年年如是，及養成習慣後，則終生不能改；縱屆老大龍鍾之年，還是同樣操心家務，關懷農事，督責家人，以身作則，勞碌操作，一如少壯。……婦女早把工作當作權利，當作生活本質；他們識到勞動可充實人生，勞動可寄寓靈魂，他們的日常行動，既不（無須）受意志的推動，完全受勤勞習慣所支配，勞作是受苦，他們是夢想不到的。……」

客家婦女，表面上勞苦極了，然其內在的精神，確比外間婦女尊貴得多，幸福得多；她們從沒塗脂畫眉纏足束



胸以取悅男子，也沒故意擴大臀部的規模，增高兩乳的身分以誇耀人世；所以到過中國的西洋教徒，都口口聲聲說她們好！

其三為勤勞與潔淨。客家是最喜勤勞的民系，無論男女，皆以勤勞為做人唯一本義，遊手好閑不事生產（廣義的）的青年男女，雖就有錢有勢，在客家社會也是沒人看得起的。他們苟不幸罹着窮困的境地，往往能出人意表，運其過人的氣力與精神，負擔普通漢人所不易勝任的勞役，種田也好，做工也好，做買賣也好，當兵也好，……只要可以維持生活，他們都能甘之如飴，勤作不輟，勞而無怨；而且各各懷抱遠志，雖困頓至於不可名狀，也不肯遽自暴棄；因謀生無術，而結果性命的，在客家是難得聞的。他們賦性至悍，不肯終居人下，學徒初抵店門，工人初入工廠，便蓄意要節省銀錢，要習勞捱苦，冀將來能獨立經營，不致永為人役。常見客人出外經營的，初年為學徒，次年為小販，三數年後，獨立經營小舖，七八年後，便腰纏萬金而為小當店或小工廠小公司的老板了。此固由於他們善於小本經營，然亦非平日勤勞，不克臻此。又他們最愛潔淨，雖以經濟限人，飲食居住，不能純合衛生原則，然其對於身體及衣服器用的洗浣，實較一般漢人為留意。他們每天必洗澡一次，雖在隆冬，亦無少間；衣服亦然，不論新舊，不乾淨，總不敢穿。每日早飯一罷，各家婦女，群至居室門前的池塘或溪畔井邊，浣洗衣服，而臥具的曝曬，家私的清除，亦較一般漢人有恆；他們從不隨處小便，這與通都大邑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偶過小巷，聞得到的總是尿味的，真有上下床分別；愛潔喜淨，是人類最要緊的美德，普通人，總以為這算不了什麼回事，不知其事雖微，而影響於他們的心性和身體的健康者，關係甚大，這是忽畧不得的。

其四爲好動與野心。客人生性好動，男子從不肯安閑地在家鄉住着，除非少數號稱紳士的人們（他們雖說是閑住，然亦是好生事端的）。普通男子，無論貧富貴賤，苟無家務拘束，大祇都欲及時出外，嘗嘗異地風光，或經營各業；幸而所營成就，則更以出外爲榮；不幸而所營不遂，則以爲將爲社會所薄，不敢輕以返里，故必百計以謀在外自立。客家村落看得見的皆屬婦女及老少，壯年男子，非至舊歷年終，比較少見，這是一個很好玩索的現象，亦是男子好動的結果。在他們那樣的社會，就是不得已而里居的男子，通常亦是好動不過的，許多有錢的人家，其男女尙是整日價在赤足操作；若問他幹嗎如此吃苦？他一定答道：『不赤足，不便做事，不做事手軟腳頑，不得舒適』；就是上了年紀的人，子孫多了，家檔也不錯了，他老人家還是好動好勞的。前幾年我在汕頭，遇着一位七十來歲的梅縣番客，他說要到吧城（巴達維亞）去玩，我勸他在家享福好了，他說：『在家裡，闲着太悶，不走走，要折壽的』，可見他們好動的脾氣，是至老不變的。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所載汕頭通訊，曾述一段關於梅縣李媪的趣事，很可看出客人好動的脾氣，文云：

『汕市當局，爲普及平民教育起見，特於各該公私中小學校，附設民衆半夜學校，……以十二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不分男女，均可入學聽講，以示普遍。現有老婦李義，年逾六十，籍隸梅縣，於去年間因地方不靖，偕其家屬逃汕，……婦有二子，一執教鞭於南洋，一隨軍勦匪，孫女成群，均已就學，婦感四代均識文字，惟己獨異，……乃就第十四民校報名，請準入學，該校長以婦年齡高邁，不合定章；無如該婦再三陳述苦衷，並願改作五十歲，該校長以婦志願堅決，老而發憤，甚爲可嘉，允其入學。婦眼花，略有不見，每晚上課，必戴放大鏡，慙勤辛苦，誠開女學生年齡之新紀錄也！』

這事看去似極平常，然在中國社會，六十高年，猶肯破禁上學，且又獨在晚上，自非生性好動，當不致此。客人多野心（註三），好出頭，種田的人，想做紳士，想做大婆（女神），小小學徒，想做老板，想做財主，甚至想做偉人，想做領袖，智識階級，更不用說；唯其人，個個都希望出頭活動，個個不肯相下，誰也不服誰管，所以往往同在一地以內，自相傾軋，自相火迷，弄到兩敗俱傷，不得好果。他們不是沒有團結，但團結以後，仍是不易治理，因為人人懷抱野心，人人想做領袖，所以往往百事不能進行。洪楊革命所以失敗，其毛病也就在此。其尤令人怪異的，就是與曾李諸人同以平定洪楊著稱的駱秉章氏，他本人亦是客家（註四），而且與洪秀全同邑，同村（花縣軍田村），他倆行為的相反，真不能不令人怪異！近日，客家要人，亦似乎還有這類好玩的事例，這是一個很可注意的問題。自吾人依客觀的態度來說，人們，懷抱野心，實為策動歷史不斷進展的要件，本來只可讚美，無庸非議；但是，同時亦貴能够服善，有野心不能服善，其失也，亂；有野心更能服善，其興也，必然！

其五為冒險與進取。客人生性冒險，只知進取，只知出路，至於前途危險與否？他們不太管的，所以他們當中，成功的固然很多，而失敗不堪的，究亦不少。他們有句說話，「情願在外討飯吃，不願在家掌灶爐」，他們的理由，以為外邊討飯，碰着了機會，還可成名立業，若老在家裡住着，那就一輩子沒出息了。唯其觀念如此，所以男子們一到了相當年紀，便欲冒險遠出。今日南洋群島及南北美洲等地，差不多沒一處沒客人腳跡，他們去的時候，多半都是一文不名，露天點火，一無憑藉的，然而却能安然到達，而且還要在海外握掌金融勢力，有時還要稱王稱霸，這不能不算是冒險進取的結果。客人冒險的精神，隨便什麼工作，都可表現出來，

帶兵的，當兵的，走小道，攻險境，打偏鋒，充便衣隊充炸彈隊更是拿手好戲；做生意的，販奇貨，入窮荒，更行夜走，亦所不惜；他們怕的是沒有路走，生死是不慮的。

其六爲儉樸與質直。客家可說是比較儉樸的民系，尤其是他們的婦女，真是節儉樸素極了。她們最喜儲蓄，最善籌劃，預備幾年要買屋若干，買田若干，凡百服用，皆以省儉爲原則；稍好的衣服，愛惜至極，不肯常穿，鞋襪亦僅於年節或出外作客時稍爲穿穿，平常總是赤腳磨沙或稍穿木屐的；日常蔬菜，大體以家產爲限，油鹽柴米，不肯稍多花消；男子們雖說沒像婦女們那樣講究經濟，然其算盤也是打得很微末的，無益的開銷，他們不幹的，化妝品，奢侈品，在客家社會，沒什麼好銷場的。又客人性較質直，待人接物，重真情，少粉飾；做事，稜角太甚，直白硬幹，不肯敷衍，表面看去，很像方板固執；然此正是客人精神的所在，其可敬重，亦卽在此。

其七爲剛愎與自用。客人最喜自負，往往稍爲有所見解，或感觸，輒爲死死爭執，不知權衡，或挺然奔動，冷靜不下，治學如此，從政如此，從軍如此，做人如此，交友也如此；不知這都是成見。客人行動的表現，往往有正負兩面各趨極端的常例，就其在學術上的見解來說，有的主張絕對地復古，有的主張絕對地解放；就其對於最近的政見來說，有的主張急進的共產主義制度<sup>註五</sup>，有的還主張找出個真命天子來統治<sup>註六</sup>；其他見於實際行爲的，也是如此。方面雖有兩個，然其同爲剛愎自用，那是無疑義的。自我們依客觀的態度來說，人們立身宇宙，無論做事治學或革命，主見實不可無，成見似不可有，主見是隨時代進步不倦的，成見是拒絕外緣而無可推移的，成見的表現爲剛愎，爲自負，主見的表現爲有爲，爲自知；有爲自知是善，剛愎自負

是偏；今後客家能否「日新又新」，其關鍵就在能否去成見爲主見，去剛愎自負爲有爲自知！

## 附註

(註一) 興寧一帶的客人，從前，扇業很是發達，所出扇子，銷行廣東、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二十年來，因種種關係，銷流已遠不如前了，不設法補救，不久也許要絕迹了！

(註二) 婦女共鳴半月刊，我手頭實無此報，這裡所述實據興寧時事日報本年五月三十一日以下的轉載。心根不知是誰的筆名，希望有人告訴我！

(註三) 野心一詞，自來沒絕對界說，此指不可抑制的求達個己福利事功的高度慾望而言，與左傳「狼子野心」，宋書王僧儒傳「野心素積」的「野心」，含義均不相同。

(註四) 駱秉章原籍花縣軍田，其地爲純客村落，駱爲純粹客人，(此據冠郭傑先生的講述)，惟其子孫多遷居南海佛山，已與廣府系完全同化。

(註五) 中國共產黨徒很不少是客家中人，他們根據地，大半是純客或非純客的住縣，這是無可諱言的；葉挺和鄧演達等左傾鉅子，是客人，他們並非絕無政治主張的，與一般土匪式的共產黨徒，實有分別。這裡所指的就是這些人物。

(註六) 我去年在北江調查客家文化時，於南雄遇着一位器識極高但却堅決地主張「要救中國非恢復君主集權制度不可」的紳士，據說他還著有一部中國長治論，發揮他君主集權的政見，可惜沒給他鈔了出來。這種見解，自然落伍的了，不過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客人的偏見。

## 第八章 客家與近代中國

民族民系的演進，與人們生命的發展，可以說一部分相殊，一部分相似；相殊的如誕生，如傳代，相似的如發育，如滋長；任何民族民系，和人們，自誕生以至衰老，均可析為幼年，童年，少年，壯年，中年，老年，衰年，等七個時期，以究其滋長演進的程序；各時期本體，雖說均以唯生機能和環境勢力為策引一切活動的要件，然其間所常表現的諸種特徵，則各期不同，不相淆混；幼年童年二期，其唯生機能似表現於體質內充者較多，表現於行為外擴者較少，其後各期，則不如此；大祇少年期活動，其特徵為嘗試，為急進；壯年期為開創，為進取；中年期為繼創，為賞鑑；老年期為繼賞，為保守；衰年期為繼守，為依戀。人們一生，其活動程序與特徵，大概如此，民族或民系，其各階段活動程序與特徵，亦似如此。

客家是五代後新興的民系，自趙宋至元，為幼年時期，自朱明至清初，為童年時期，自嘉道至現在，為少年初期。幼年童年的活動，本在充實質體，非所語於進取與開創，故自趙宋至清初，客家民系，並沒偉烈有力的團體活動，所可述的，惟居地的經營，系裔的繁殖而已；嘉道以後，世局日變，而客家民系，適屆發育漸充的時期，年少氣盛，情濃血熱，有動乎中，不能自止，於是而洪秀全楊秀清等，便以其最好嘗試的特質，奮起革命，太平建國，即無異為客家舉行了冠禮，自是，奔波起跌，屈伸往來，無日不與人海波瀾相激盪，而世人亦漸漸知道，他原來是一位斬新的少年，「後生可畏」，小看不得，而客家與近代中國一題，便為吾書重要章節。

茲分五節來說：

第一，太平天國的革命和影響。太平天國，雖說僅有十餘年歷史，然其治合狹義的民族主義與西來基督教義，以爲革命口號及手段，實開中國宿未曾有的奇局；而其革命經過，建國設施，內部訂鬥，又皆屬錯綜紛繁，不易爬梳的惡賬，欲爲治理，自非另寫專書，不克相副。茲篇意在表白牠和近代中國的一般關係，非即天國通史或專史可比，故所述僅及他們革命緣起及失敗後所留影響而已，其他各事，未暇兼及；這是無可如何的。

太平天國革命的由來，約而言之，可有五因：

其一爲官吏的貪污，人民的憤恨。滿人入主中國，本非一般國民所悅服事，徒以兵力不足，不克抗敵，故只好暫爲隱忍，靜待時會；而清初幾位君主，又皆畧能修明政治，崇文右武，故民族革命，尙不至一觸即發；其後到了乾隆中葉，君主得志而驕，漸習奢慢，滿洲官吏挾其貴族淫威，凌辱平民，漢籍諸臣，相助爲虐，丁差胥吏，乘機掠奪，尤以離京較遠的省府州縣爲甚，四民不堪其苦，咸以大小官吏及朝廷爲仇敵，故一遇機會，便揭竿而起，『以白布作大旗，上書官逼民變，或天厭滿清』等口號（註一）。伶俐（A.F. Lindley）太平天國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第一章云：

「余游歷汕頭，廈門，福州，上海，各處，……彼人民痛心疾首於虐政之下，身受其祖若父二百年來所受之痛苦。官吏恣睢，征斂苛刻。形骸則垂尾之奴隸，精神則委靡不振之病夫，其生命財產，幾視酷吏之喜怒爲有無。夫懦弱而恃欺詐，迫壓而爲暴戾，人之情也，於支那人曷怪焉？」（註二）。

「客家人，比城裡人勇敢，富有特立獨行的氣概，渴愛自由」<sup>(註三)</sup>。遇着這樣貪污的朝廷和官吏，又當着血氣方剛的時代，怪不得要出來幹革命工作了。

其二爲會黨的盛行和復明思想的普遍。朱明失敗後，忠明義士，迫於大勢，計無所施，不得已乃以所抱復明思想，灌注下層社會，使組織天地會（或稱三合會）等團體，結集實力，俟機大舉<sup>(註四)</sup>；清初，會黨勢力，頗爲澎漲，然室於時機，且無統一領袖，故旋起旋滅，終以寂然<sup>(註五)</sup>；嘉慶後，以滿洲官吏，貪污日甚，黨人知滿人已失統治能力，乃復四出活動，以是而復明口號，暴動行爲，便囂然莫可遏禦；客人富民族思想，其子弟之出而參加天地會等反清團體的，至是亦日益衆多；洪楊等受時代及環境高度影響，故能奮起草茅，毅然以革命大業自任。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一天王本紀云：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嗜史學，於古帝王之成敗興亡，論斷歷歷不爽，……觀清政之瀾亂，官吏之貪殘，民生之困蹙，遂隱蓄革命之志。時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之。……」

這可知太平天國革命與會黨「反清復明」口號的關係了。

其三爲西洋宗教自由平等思想的輸入。客家居地，雖大部分爲山嶺盤結不易接收外來文化的山地，然此實指純客住地而言，至於非純客住縣，如番禺，花縣，赤溪等地，固亦接近海洋；此等地域，以交通較優關係，於海洋思想，尙易接受；而基督教自由平等思想及口號，又爲困處君主淫威，官僚惡毒下的人們精神上所最渴望的飲料；故洪楊一起，便得以上帝旨相號召，而一般農民亦肯信賴相隨，民族革命，得與宗教運動相混合



，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轉移。日人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六十二章太平軍之大起云：

『洪秀全，……彼族實由嘉應州移來之客民也。頗信基督教，其後得香港美國宣教師羅把茲(Isaachar Roberts)之教訓，然尙未受洗禮。未幾，彼忽組織上帝會，其黨與爲馮雲山與洪仁。……』(註六)。

又伶俐太平天國革命史第二章云：

『秀全在村塾，日勸其徒崇信新教，事聞於隣里父老，大譁，斥爲邪說，秀全解館去。……』

『秀全是時作宣教文讚美詩等甚夥，後均刊入太平聖諭中。其傳教時漸有種族革命思想。嘗語洪仁玕云：上帝以大地分配各國，……中國屬漢族子孫，豈滿洲人所能攘奪乎！又嘗云：使上帝助我再造漢業，

當使世界萬國，各守疆土，以真理和平相交接，不相侵奪。……』

這可知洪楊革命和基督教的關係了。

其四爲科舉積弊，和文士憤恨。科舉制度，雖本身沒什麼毛病，然其運用方法，及考選標準，實當依時改進，方不致辜負真材，爲成法所束。清代科舉法式，大祇沿襲明制，應試文章，有一定程式，範圍狹隘，限制甚嚴，絕不足表現學術思想，故具真才實學的士子，每每惡其形式，不肯模擬，其能中式諸聞人，往往反有少中材以下的脚色；因此致一般懷才文士，憤恨不平；嘉道後，清廷復明詔許人民捐納出身；因此而各級科名，益爲志士不齒。伶俐太平天國革命史第四章嘗引塔朗脫氏一八六一年論文，謂：

『政府曰：來，張三，李四，中舉人，中進士！奉獻爾金錢，吾與爾官爵！舉人進士，一得官，則剝削聚斂；金多矣，再求升官，官升矣，再事剝削。官無大小，皆以是爲生活！……』

此語雖嫌過火，然謂當日科名官爵捐納的盛，實是一種事實。客家爲山居民系，遠出應考，間已不便，要捐個像樣功名，又往往爲資力所限，由鄙視嫉惡而生憤恨，由憤恨而反對不良政府，或轉入其他途徑，那是很自然的趨勢。伶俐太平天國革命史第二章引維多利亞主教說云：

『秀全因不滿意於場屋，憤恨不平，已有蔑視孔子教義之心，故基督教之言易入也。』  
觀此，可知太平天國的革命與科舉積弊的關係了。

其五爲農民的困苦與革命的要求。這是太平天國革命一個重要原因；滿清官吏，已橫征暴斂，剝削四民，而各地人士，又以困窮關係，不能預爲救旱避潦的方法，偶遇天時失調，水旱爲災，當地農民，飢寒交迫，沒有人恤視，窮愁之餘，遂思叛變。道光臨了的幾年，兩廣地方，連歲飢饉，會黨乘之，暴動遂起（註七）；洪秀全等復乘大暴動機會，糾合同志設保良攻匪會，一方救濟未暴動的農民，一方安撫或收容已暴動而爲官兵所擊潰的會黨及農民，以是而大革命序幕以啓。凌氏太平天國野史卷一天王本紀云：

「……是時廣西存饑，群盜遽起，慶遠則有張家福，鍾亞春，柳州則有陳亞潰，武定（疑是宣字之誤）則有劉官方，梁亞九，象州則有區振祖，潯州則有謝江殿，大股則數千人，小股亦數百人，四出擾民，焚掠甚慘；秀全乘之，與馮雲山楊秀清，創立保良攻匪會，練兵籌餉，而揭竿之勢以成。……道光三十年六月，……秀全始起事於金田村；金田村者，桂平縣地，西則武定（宣）貴縣，客民夙與土民難處相仇，村人韋昌輝饒於資，與秀全勾結，號曰十兄弟，……」

伶俐太平天國革命史第二章亦云：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冬，廣西內亂，其失敗之一部分人，均逃入上帝會，藉其保護，遠近亡命者，咸扶老攜幼，趨之若鶩，秀全見其黨分子複雜，而有一公共目的，即推翻現政府是也。……」  
又同書第四章云：

「太平軍進攻南京時，天王發出以下之告諭：太平天國大元帥洪，布告天下：方今全國貪官如盜賊，酷吏似狼虎，朝無賢士，賄賂公行，權貴高張，窮民無告，言之心警，聞之髮指，賦稅日增，民財將竭，猶欺我民，謂前皇三十年前，租稅一律蠲免；實則聚斂惟恐不速，征求惟恐不嚴，仁人君子，念之傷悲！……」

這可知農民困苦之確曾促進太平諸人的革命運動了。不但如此，即太平天國要人，亦有來自田間的純粹農夫，如忠王李秀成，便是此例。凌氏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三忠王李秀成傳云：

「李秀成……父世高，業農，……秀成年十歲，將畢童子業，世高以貧故，遽使輟學治農事。清道光季年，……有洪先生者，以傳天主教往來兩廣間，信之者率免盜禍，世高歸之，秀成因亦為教徒。……秀全起兵於金田，……世高執炊役，秀成時年二十八，發前敵為走卒，……」

這更可知太平運動與農民的關係了。

根據上述，可知太平天國的革命是反對滿清政府及其文武官吏以及同情滿清諸富商豪紳的一種運動。他們組織，以客家平民為幹部，為中堅，西南各省的平民為助力，為援軍；他們軍隊，以農民為基本武力；他們革命方式，不採取劇烈暴動，而採取軍事政治宗教同時並進的調協行動。有些人以為太平運動，是一種資產階級

的革命，有些人又以為牠是一種無產階級的革命，這都是不明洪楊起義的緣由，而徒為要名詞套公式的，十九世紀中期，客家社會，沒有資產階級的產生或存在，領導太平革命的洪楊馮韋，和跟着他們活動的民衆，也非全是無產階級中人，不過受了官吏壓迫，天災降臨，加以有一種民族意識在背後推動，不能不出來奮鬥吧了；如果一定要說出他們所代表階級的話，那末，我可說：太平運動是一種農民階級的民族革命；本來客人家是複式組織，沒什麼純粹農民階級；不過同時更沒其他純粹的職業階級，而他們舉義後所招的其他系外民衆，除農民或變相式農民外，亦很少其他職業階級中人，所以說他們是農民階級，比較還是荒謬較少。

太平天國首事諸人，受時勢和環境的推策，於道光三十年冬，舉義桂平金田村，翌年閏八月，克永安（今蒙山縣），建國號，定官職。又翌年（西元一八五二），經桂林，出湖南，克全州，五月取道州，六月得桂陽，郴州，安仁，醴陵，七月經長沙，十月克岳州，十一月克漢陽，十二月克武昌，旋治船，東下，不一星期，克九江，安慶，不一日克蕪湖，太平；咸豐三年二月，進據南京，開國稱制；旋取鎮江，揚州，並派軍北伐，以林鳳祥統第一軍，四月陷安徽鳳陽，五月取河南歸德，七月渡黃河，克懷慶，北出山西，九月陷平陽，下直隸，克平野，藁城，十月陷琛州，東取靜海，去天津僅十里，為清軍所圍，翌年二月，不得已，南退；又以李文元李開方等統第二軍，自安慶出發，咸豐三年十月，陷桐城，舒城，十二月陷廬州，六合，翌年四月，取山東臨清州，五月克高唐州，遇清將僧格林沁，苦戰不利，開方為清廷所殺（註八）。

是時，各地義民，多響應太平革命，滿清殘局，岌岌可危，非有一部分漢人，忽於此時，出為滿人效死，太平革命，也許可「嘗試成功」，亦說不定；無如時不湊巧，偏有不了解民族革命的湖湘子弟，毅然以平定太平

的職責自任，太平諸王，又以各爲其民系剛愎自用及領袖野心的根性所誤，互相攻擊，不能共治；雖其間，如翼王石達開，曾於咸豐六年，率軍據川，忠王李秀成，於咸豐十年起，擴土蘇浙二省，在上海一帶，與清廷所僱用的英軍相激戰，然而大勢已去，天王所據的南京，終於同治三年（西元一八六四），爲清臣曾國荃等所破，洪天王仰藥身死，李忠王慷慨就義<sup>（五九）</sup>；功敗垂成，徒爲讀史者，嘆息而已！

現在進言太平天國失敗後所留的影響。凌氏太平天國野史自序云：

『泰西之溝通吾華，實始自兩粵，而嚮時華人之具有世界眼光者，亦維兩粵之人惟較著。太平諸王，生聚於斯，習傳彼教，懲於鴉片之敗，創深痛鉅，於是協謀改革，揭竿而起；雖偏安之局，曾不須臾，而清季之廢科舉，尙新學，禁吸煙，重衛生，戒纏足，崇女教，民國之易服制，改陽曆，尊約法，提倡新思潮等等，莫不於是時曾爲一度之試驗；而棄帝稱王，模仿英制，以爲共主之預備，亦似有深意存焉；設天假之助，遂其初志，則今日之假擾，當已成陳跡，東亞大陸，吾黃帝之裔胄，或扶搖直上，駕日本而上之，未可知也。……』

誠然，使當日太平諸人，能保持初起時的邁進精神，統一中國，與國人更始爲政，其造就必極可觀，不致如今日內外交迫，若存若滅；然因此，以太平國運短促，所志未遂，遂謂其於中國會無貢獻，則亦殊不盡然；蓋吾人依客觀的態度言之，往往有其人工作雖敗，而其超乎現實的精神或思想，則長留人間，爲無形的勝利者；如凌氏所述清季及今日的崇尚新學，禁止吸煙，禁止纏足，更易服制，改定曆法等等，均以太平運動爲濫觴，固無用說，而除此以外，尙有關係極鉅，而影響極大者，如民族思想，田土政策，女子參政，平等精神，軍

國制度，……等等，與中國近世歷史，關係尤切，茲就個人淺見，畧述如次：

(一)，民族思想的遺留。太平天國失敗後，其殘餘黨羽，或則逃亡海外，或則散伏華南各省，鑑於宗教政策不合國情，大體皆除去昔日關於上帝教的儀式，而僅以宣傳反清思想為不忘舊業的尾聲，他們與三合會復相融合，或稱洪家，或稱洪門，或稱三點，隨在相機活動，在南洋則與英荷屬諸政府相廝擾(註十)，在國內則與官吏及富豪相抗視，官兵捕之，則化整為零，官兵一去，又鼓動民衆，破壞秩序；華南各地的青年，很受他們思想的影響，如近代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孫公中山，就在這種空氣裡長成。吳稚暉(敬恒)中山年系(註十一)有云：「戊寅，清光緒四年，西一八七八，十三歲，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講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旋赴夏威夷，入耶教學校」。吾人即謂孫公民族思想的泉源就是太平思想的演化，都沒甚不合理的；後來孫公組織興中會，實行革命，而會黨領袖鄭士良(弼臣)等，便替孫公策劃，謀在粵舉義(註十二)。其後滿清政府，卒為孫公及宋(教仁)黃(興)黎(元洪)等所推倒，這不就是太平民族思想的實現嗎？

(二)，土地政策的遺留。太平設施，最可注意的，就是處置土地的政策。他們很大膽地說要實行土地革命，要廢除財產私有制度。咸豐三年(太平癸亥三年)，他們頒行一種天朝田畝制度(註十三)，分田土為九等，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照人口分給，無論男女，十六歲以上，正式授田，十五歲以下，則給其半，按各家人口多少，多的多分，少的少分，如一家六人，則三人受好田，三人受劣田，餘的類推，以一年為限。他們分給土地的原則，謂：「天下之田，天下之人同耕之，此處不足，遷移彼處，彼處不足，遷移此處」，「凡天下之田，豐荒相通，此處若荒，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若荒，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

上帝之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使地無不均勻，使人無不飽暖」。當時，以尙在軍事時期，故一切土地分配，財政管理，司法審判，均由各級軍隊長官分別處理，其制，每人民二十五家，爲一公社，實爲組成共業社會的單位，無論生產或消費，均由法律規定，絕對平等，絕對合一；每季收穫完後，由兩司馬領着軍隊，到各家徵收穀麥薯豆棉麻鷄豬等物，送交國庫，銀錢也得充公，只留多少爲新收穫未登場前的使用。每公社必設出納庫及教堂，由兩司馬管理，人民婚娶拜壽的宴費，都由國庫開支，但不能超過定額，結婚和生子，照例可得津貼錢一千文，米一百斤，大家一樣，沒有等級。依他們政策，田畝土地，固不許私有，卽金錢貨幣亦不許私藏，私人藏銀十兩或金一兩以上，便是犯法，應受處分；這是一種很可注意的政策，可惜當時因爲種種關係，沒有把他們理想制度全部實行吧了。不過牠的影響，却亦不可小視；孫公中山的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爲方法，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土地和資本，皆歸社會共有」爲目的，一般人都說他是綜合西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定的執中主義，其實一大部分，據我看，還是無形中受太平天國田畝制度影響的，孫公「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也許就是太平天國「有田同耕」一義的化身。

(三)，女子參政的主張。太平天國的革命，最可注意的，也許還是女權的提高，和女子參政的實行。中國素來不承認女子可和男子平權，至於女子干政，那更認爲妖孽醜事，就是歷代事實上曾經專制朝政的皇后，或她有寵的女子，除了武則天外，也是偷偷摸摸，不敢正式出名的；惟太平諸王力反此弊，自廣西出發，卽有女軍組織（註一四），女人並得服任軍師，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卒長，管長，諸職，（其他與此等官職等級相同而名目不同的尙多），除了沒有封王外，別的都和男官相仿。至於解放奴婢，禁爲娼

妾，那更不用說了；這種開明政制實足令人敬佩！我們從這一點，亦可看出客人不纏足常健康的特色，纏足的，孱弱的，就不配任軍職了。近日受過新教育的女子，雖說也有多少在各級行政機關備員服務，然皆僅如花瓶清供，實際非參政可比；至於女軍，更是聞所未聞，就是給她們軍官做吧，她們也怕不肯去的；現在，男女教育，似乎已漸達平等境地，然此，亦當以太平天國開科考試分男女兩榜爲先例。

(四)，平等精神的遺留。太平天國的革命，是一種最富平等精神的運動，男女平等，不用說了，就是軍中朝中，各級官佐，或士卒，對稱起來，也概曰兄弟或姊妹，就是各人的消費，法律上也是一律平等的。至於政權更是不分男女，無論何人，均有保舉官吏，奏貶官吏，及被保舉爲官吏的規定，他們自上至下，做的工作雖各有不同，但向上的機會是一律平等的；這本是一般會黨同具的精神，不過太平天國發揮得比較深切罷了。清季及民國初年，革命黨人的平等精神，很受太平天國影響，這是無可疑的。

(五)，軍國制度的提倡。太平首事諸人如楊秀清，馮雲山，秦日綱等，或曾少習武術，或曾充當鄉勇，於行陣事宜，軍國制度，頗稱熟練，所定軍制，多前人所不及處。其制爲強迫徵兵政策，每家必出一人，服務國軍，每軍領一萬二千五百人，以軍帥統之，總制監軍監之，其下分轄五師帥，各領二千五百人，每師帥轄五旅帥，各領五百人，每旅帥轄五卒長，各領百人，每卒長轄四兩司馬，每兩司馬領伍長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每軍另有專司開掘地道等工事的土營，及其他木鐵等工事的匠營及典官，由本及末，頗得臂使指應的效果（註一五）；每家餘人，亦於暇日講習武事，故一旦有事，通國人民，除老弱外，皆可爲兵；且其軍隊，皆由各家徵調而來，流動無常，與由一二軍官招募家養的，不同，故不致爲私人利用，釀成軍閥專權的惡習。太平



出征，通例男女同出，分館宿營，不許混逸，違者處死。又擇矯健童子，編爲童軍，任前敵衝鋒，及包抄襲擊的工作，每出戰，踴躍歡呼，手足輕便，登高陟險，如履平地，倏忽而前，轉瞬他往，最爲敵人所苦；而在後大軍，亦以童子尙威猛如此，不敢畏縮示弱，因以相助成功；每追獲逃人，或敵人偵探，童軍必嚴詞駁詰，嚴刑不貸；而各館搜查洋煙黃煙，及邏察犯天條犯軍令各事，童軍亦較成人認真，絲毫不掩（註一六），如此隨軍訓練，膽氣日雄，能力日充，一至少壯，便爲國軍中堅，能任常人所不能任的工役。此種軍國民教育，確是一種拯救中國的絕好藥劑。此後中國，如欲：維持國家生命，發揚民族精神，解除列強壓迫，除仿用太平天國軍國民政策外，實無別路可走。如此說來，太平天國的真值，更是不可否認了。

（六），滿清軍權的轉移爲日後推翻清室的張本。太平天國雖以外遇湘軍，內遭訂殺，未直接把滿清推倒，然而清廷亦終爲漢人所困，關於此層，可分二項來說：一爲漢人反清思想的繼長與自覺程度的增加。太平運動，雖不久即告平服，然自經彼等大聲疾呼，並給清人以絕大打擊後，全國人民皆了然於滿人墮落無能，及中國民族革命的可能與必要；二爲國家軍權的轉移，朝廷改爲一部分漢人所操縱。清初一切官吏，雖說漢滿並用，然而軍政大權，則由滿人主持，漢人無得過問，自太平崛起粵西，不得已任湘軍自由施設，以是而朝廷軍權，改由漢人掌握，寢假至宣統時代，袁世凱以統轄北洋軍政全權，派使者與革命軍議和休戰，迫清帝自行退位（註一七），而東亞民主國，遂即誕生；雖說這種民主，亦只是就形式說的，然中國的統治大權，總算復由漢人主持；中華君主政體的推翻，雖說全由諸革命先烈不斷努力的所致，然太平運動，亦不無轉關環境，預開風氣的功勳，「莫爲之前，雖美不彰」，沒太平運動，亦未必遽有民國的誕生，這是讀史的人，所常說的。

第二，客人近代的對外抗戰。近世中國受東西洋各強國壓迫，迫不得已，曾與他們戰鬥數次；但說來可憐得很，每次鬥爭，中國官將軍民，強半怯弱無能，不能苦鬥，其比較像樣而不為國際所薄的，惟：（1），道光中英鴉片戰爭，粵省義民，自動抗敵，圍擊登陸滋擾諸英兵；（2），光緒乙酉，中法戰爭，馮子材扼守諒山，奮勇抗敵；（3），光緒甲午，中日戰爭，議割台後，劉永福固守台南，與日將樺山資紀，互相搏戰；（4），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底，日本寇取中國東三省後，在上海肆意攻擾，中國十九路軍，與日暴軍拼死廝殺。這四回抗驅強敵，都和客人有絕大關係，都是以客人為主要武力，或以客人為所以策動抗敵的原力。關於這層，本書第五章有多少已經說過，惟馮氏抗法經過，則以有別種關係，前未提及，現在補錄如次。

但在沒有說到馮氏抗法經過以前，須將馮氏系屬問題稍說幾句，古先生客人對曾統述馮氏功蹟，謂：

『欽州馮提督，厚養死士，以急國難，開關延敵，如牆俱進，追奔逐北，大破法軍，雪耻除兇，遂復諒山，則衛霍長驅匈奴之奇功也』。

因古先生沒註明所根據以判定馮氏為客人的論證，所以曾閱客人對的學者，往往仍有疑感。民國二十年五月，友人羅軟青先生，嘗和我函辨客家界說問題，他說：『如客人對拉入馮子材，不知如何！欽縣城內，皆講廣府話，不應馮家獨異』（註一八），這是最明顯的例子；其實馮氏之原為客人，乃是有客觀證據可引述的。按欽縣城裡，雖為廣府系人所獨聚居，然其所轄各鄉，則多客人雜處，這是一般粵人熟知的事；馮氏子孫，雖今日已全數城居，然馮氏本人，及其祖上各代，本居「城東鴻飛洲沙尾村」（此據廣州欽縣學會會刊第一卷第二期，林繩武馮子材傳而言，另據廣東通志館民國十九年欽縣徵訪卷馮子材條，則謂馮為欽縣中屯堡白水塘人，大概是一地

異名吧)，這可知軼青不應馮家獨異」一疑問，實際上，已是不成問題；近日晤友人謝君富禮（軼青弟子），他是欽縣籍廣府系人，在中大治史學，他對我述馮氏故實，謂馮氏確爲客人，其孫女某某，與彼相識，至今尙操正確客語。這可說是一種有力證據。爲彙列事例便利敘述起見，當可將馮氏抗法經過，附此提錄。

西元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中國以法人強佔藩屬安南，正式和他宣戰。是年三月，清兵二萬，與法軍二萬五千，於安南北寧，開始接仗，旋退回興安，據紅河上流。會稅務司德人德特林（Deitel），力任調停，清政府乃授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法艦長福祿諾（Fournier）議定五款；法人以中國易與，復以巡邊爲名，遽犯清陸軍所在地諒山，直薄廣西鎮南關，其提督孤拔（Couhe），復率艦隊襲福州馬尾，陷台灣基隆，大局岌岌，幸馮氏急率萃軍十八營，往桂防守，大挫法軍；倘當日滿清政府，稍知法人虛實，肯稍假馮氏事權，使乘勢規復安南，則今日法人，在遠東，未必能如此得勢。林繩武馮子材傳云：

「……時（光緒十年秋）法人已自谷松陷諒山，入鎮南關，桂將楊玉科戰沒，諸軍多潰。……公（指馮氏）始折回入關，衆心稍定，……乃親勘陣地，得距關十里之關前坳，……于跨東西兩嶺之隘，……興築三里餘老牆，外掘四尺深濠，以資扼守。半月而牆塹以成，又築五壘於關左橫坡嶺。萃軍全部均營牆內之半嶺，……法虜時屬聚文淵，偵知將以二月（光緒十一年）初八九日，大舉撲關侵龍，子材乃定先發制政策。……初五夜合孝祺軍直攻文淵州，……法虜已擬初七晨，悉起諒山之衆二萬餘，分三路併力來犯，萃勦兩軍，齊迎戰，……子材各軍，更番食飯，扼山據牆，終夜不得收隊。……初八晨法軍已復猛攻，……巨開花彈，數在子材身旁，幸不發。元春（蘇姓）怯敵欲退，挽子材表兄弟黃雲高，囑囑向子材言，子材以手

拔指揮刀叱之，……入夜元春親來，……子材曰：……我老矣，今決與此牆共存亡，君年較富，請速行，毋亂軍心也！……法軍狂悍，已薄長牆，間已越入，子材乃帕首短衣，草履，操倭刀一柄，親率大刀隊，大呼，一躍出牆外，其子和榮相華，隨之躍出，各軍將士，莫不奮感，齊開柵門湧出，肉搏衝敵，縱橫決盪；關外遊勇客民數千，聞子材親入陣，皆來助戰，伺便隨處狙擊；於是左右擊夾死鬥，火器短兵迸進，……千總黃輔成首斬法弁，大呼砍敵，大刀隊刀光破烟，頃刻，虜首紛紛，落地如果，橫屍枕藉，炮聲頓滅，割取三畫及一二畫法酋首級數十顆，教匪路熟先竄，法酋翻塞越澗而遁，少倖免者。……法軍乃全潰。……計自初六至初八，劇戰歷三晝夜。初九偵知法虜均退入文淵州城，一夕驚數，初十午，子材逕率軍出南關追剿，……遂克文淵州。十一日追攻距諒山十五里之界牌，……十二日黃昏，已散伏諒山城外，五鼓突起攻城，戰至十三晨，法官已紛紛潰退，……萃軍蟻附登城，劈開城門，兵刃交下，遂克諒，法軍悉向北寧遁，擒斬五畫法弁以下百餘，斃士兵千餘，餉械無算，法軍膽益喪。……十四日，梁管帶有才，馮都司紹珠，追敵至長慶府，……乃克府城，法潰軍向谷松竄去。十五日午，追敵至觀音橋法壘，又克之，生擒五畫法酋一，斬三畫法酋二，……陳嘉同時攻谷松，敵勢仍悍，德榜（王氏）力援，亦克之，斬三畫法酋一。子材復令克長慶諸軍，進兵出諒江府，令孝祺進兵貴門關。法潰兵返至東京，已作退出東京之預備。子材曰：不乘法人敗，待其增援繕守，成功倍難，以是畫定掃盪北圻之策，以東京爲目的地……子材遂決月之二十五日，親督全軍，進窺北寧；忽傳清廷停戰撤兵之令，子材以兵機方利，敵患正長，機會可惜，抗疑力爭，函電並馳，謂必須責法人將越地全還越人，方願班師。清廷停戰

旨發於二十二日，前軍馮紹珠麥鳳標等，於二十九日尙攻耶甲。撤兵之日，越民挽轡乞留，痛哭不舍。……」

是時「法軍已懾於諸軍諒山之威，復窘於驍將孤拔之死，又以國內新殘於德，萬難持久，頗有進退維谷之象」（註一九），奈清政府不悉其情，竟依英使巴夏禮調停，與法和議，認安南爲法人保護國，功敗垂成，勝而失地，這怎能令富有愛國保族思想的客人不慨然欲於國內謀民族與政治的革命呢！

第三，孫公中山的革命及客家民氣的激昂。太平天國失敗後的三年，中國近代國民革命的領袖，孫公中山，也就在廣東香山縣翠亨村誕生了。不久而中國局勢也就跟着孫公及其同志諸人的努力而轉變了。這是中國現世史上的絕大關鍵，除非不想過問現代中國各問題則已，不然，則於這個關鍵，總得加以注意，不能看輕；但於此，尙有一事，須得先爲解說，這就是孫公系籍的問題。古先生客人對自跋，曾云：

「此文成後，友人爲予言曰：孫中山先生，亦客人也，何以不及？予往閱林百克孫逸仙傳記，先生自言家廟在東江上，遷於翠亨，祇數代耳。夫東江者客人聚處之域，而先生兄弟平日善爲客語，又人人稔知，指爲客人，誠非無據，然予終以慎審，故不敢著錄。頃中史黨史編纂會，考查先生原籍，距石龍不過三十里，則益近實際矣！特書此，以待質定。」

這是還不敢十分斷實孫公系籍的言論，我在評古先生客人對一文（註二〇）曾稍論列，當時是這樣說的：

「愚按孫公祖先，確爲客籍。去年春，郭冠傑先生嘗爲予言：「光宣之際，有梅人某君，嘗以革命事，往謁孫公。初相見，某君強操國語，顧字音不正，出口維艱，孫公親狀，慰曰：聽君語，粵人也，盍以

粵語譚論可乎？某乃改操廣州白話，願亦不熟，所言多不達意。孫公曰：子殆客家人乎？吾當與子講客話也。某怪孫公能客語，叩曰：總理亦學客話乎？孫公曰：吾家之先，固客人也，安得不解客話？又聞之范捷雲（錡）師云：「孫中山，實客家人與廣府本地系之混血種，所居翠亨，原字菜坑，蓋客家移民，初以種菜爲生，故以菜坑名村也」。郭范二先生，學問爲時賢所敬，平日熱心是非之辨，茲所論述，當可置信。林百克（Paul Linebarger）孫逸仙傳記（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第一章謂孫公祖祠，在東江東莞（註二）。中央黨史編纂會，謂孫公原籍，距石龍不過三十里，按其地望，亦在東莞縣內，而東莞則固至今尙爲客人與本地系人雜居之地。夫孫公已自言先代本爲客籍，而原居東莞，又確有客家雜居，則孫公上代爲客家之一，不待辯而明矣！然而孫公本人，則不能因此遂謂其爲純客人也，何則？林百克孫逸仙傳記第四章，曾述孫公家庭，謂孫公生母，實曾纏足。考客家婦女，從無纏足之風，孫公生母必爲廣府本地系人，據此，則范先生之言，益爲不刊之論矣！

這是二三年前舊話了。爲着要澈底了解孫公的系籍問題，我會特地去翠亨調查過一回，在翠亨離孫公故居不過二十步左右的中山農事試驗場辦事處住過兩天。據個人調查觀察參合比證的結果（註三），昔年那篇短文論述各點，幸皆沒甚謬誤。孫公上代，原住紫金，後遷東莞，至十二世連昌公，復於康熙間與子迺千，遷香山縣（今改中山縣）東鎮（今稱第四區）涌口門村，與隣居不很融洽，故數傳又遷同鎮翠亨村，後來與本地系互通婚媾，至孫父達成（字道川）時，已是本地化了。孫母楊氏，及原妻盧氏，皆爲曾經纏足的本地系人，孫公的姊（適楊）妹（已故），亦曾纏足，孫公父子，尙能客語，但他姊妹，和母妻，則已只操本地系白話了。翠亨村距

石門坑凡四里，周圍凡二十四村，就中除翠亭及逕仔路村外，其餘都是純粹的客家村落，孫公上世，種種經歷，及其與客人和本地人的關係，各村老年人，多少還知道一點。據他們說：「客人和本地人，到現在還是不很和睦，惟翠亭孫家，則自來主張互相聯和，不肯排客」（註三三）。這亦足徵他家確是客家和本地二系互相混化的結果。經過了這次的調查，孫公的系屬問題，可說已解決着了。

孫公是兼具着客家本地二系特長的偉人，我在評客人對那篇短文並曾說過：

「……夫孫公，不世出偉人也。其賦性之堅忍耐勞，冒險進取，其氣量之恢宏廣大，善能容人，其識見之高超卓逸，不拘末務，實足以代表廣府客家二支漢族之優良族性，謂非廣府客家實行同化之一種善果，不可得也。依不佞愚意，以爲孫公人格，已超在客家廣府之上，已非純粹客人，亦非狹義本地，依實定名，似無庸復以客家或廣府諸名目以區別之！……」

但此實是含有幾分社會作用的言論，究之實際，孫公本人，雖非純粹客人，其事功或不宜歸於客家民系；然若依中國「子系從祖」的慣例言之，以其將孫公及其事功，給歸其他民系，似乎不如於敘述客家民系時，權且給歸並述，較爲合理。質之通人，亦當沒甚異議！

現代的中國，可以說，是純由孫公及其他先烈，所倡導所經營而形成的局面，這是讀史的人，週知的事；現代的中國，假如沒有孫公及其他革命先烈過去的種種努力，決不會有這樣的局勢；現代的中國，如果真的把孫公革命事蹟完全抽去，那簡直可說就沒什現代史事可言了。這事，說來話長，有中國國民黨各種史傳及主義，政策，言論，宣言等等材料存在人間，注意這類問題的人，隨時儘可找集參檢，這裡無用贅述，實際上裡這

亦沒如許篇幅可資贅述。

但另外，還有一事，須在此稍說幾句，這就是現代客家一般民氣的活躍。我們打開歷史來看，如辛亥（西元一九一一）那年廣東光復成功後，客家民系，便有姚雨平，林震，鄒魯，羅熾揚，吳雨蒼，陳銘樞等，很踴躍地招募了許多客家青年，組織北伐隊伍，與清廷所遣大軍，轉戰河南固宿諸地（註二四）；直至南京革命政府與袁世凱和議告成的時候，始停進擊；民二，宋（教仁）案揭發後，各省義士，以袁世凱禍國專橫，倡言討伐，李烈鈞於湖口獨立，而客人林虎即與袁黎（元洪）等所派李純激戰於九江沙河（註二五）；民五，袁世凱帝制自為，客人鄒魯鄧鏗等，即謀舉義聲討，而鍾明光則謀炸擊最為袁氏張目的粵督龍濟光氏，惜僅僅傷了龍氏左足，鍾氏反被捕受戮（註二六）；民六，張勳康有為等擁清帝（宣統）復辟，孫公中山號召國人，羣起護法，旋令陳炯明率師援閩，而鄧鏗等所率第一師精兵，獨蜚聲閩上（註二七）；民八，陸榮廷莫榮新等勾結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等），破壞護法運動，客人廖仲凱，柳孫公要命，令陳炯明回粵拒莫，鄧鏗等即率部屬，轉戰粵中，鄒魯等復以義勇軍名義，派譚啓秀蔣光第與姚雨平等，收復潮汕，旋會合諸將，逐莫氏出粵，而鄧鏗所部勁旅，尤足為軍人模範（註二八）；民國十一年，孫公督師北伐，廖仲凱鄧鏗等實為孫公運籌接濟，雖不久而鄧氏為反對者所狙擊，然所部各客家官佐，猶能保持鄧氏治軍精神，卒為後日北伐勁旅（註二九）；是年，陳炯明脫離孫公，兵戎相見，鄒魯乃與其他客人如范其務等，籌集鉅餉，並利用劉震寰楊希閔為粵垣守衛（註三〇）；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客人乘時努力革命大業的，更如雨後春筍，日異而月不同，後進如陳公博鄧演達等等，便一躍而為黨的要人；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大舉北伐，客家軍人如張發奎陳銘樞等，率所部大軍，與北洋軍閥轉戰湘鄂魯豫。凡此，皆



可說，是客人熱烈地拯救中華民族國家的表現，也許這就是少年期民系應有的狀態。

第四，海外客僑與祖國關係。客家旅居海外的僑民，雖說向無切實調查，人數多少，無從統計，而且近十年來，各國及其他殖民地政府，益限制華工，虐待華民，苛稅重重，不堪剝削，兼以受世界經濟不景氣惡潮的影響，實際上在海外亦無甚企業或工作可做，率眷內歸的，與年俱增，寔至現在，已成人數銳減，勢力迴落的惡局；然而約其人口，客籍僑民諒亦仍在百萬左右（註三），每年輸返金額，雖數目日稀，然無論如何，尙是客家一筆收入，多少總有用處。中國自道咸以來，因受列強資本主義的壓迫，經濟地位，非常惡劣，自同治三年，至民國十五年，六十年間，平均每年海關進口數目，超過出口數目，約達銀幣七千萬兩以上。這種鉅量漏卮，實爲中國致命創口；然而中國尙能僥倖殘存，這無他，因有海外僑民大批滙款以爲彌縫補救是已。這種鉅量滙款，雖說不僅爲客僑所有，然其屬於客家僑民的，諒亦非小，至少諒亦可佔百分三十以上。這是海外客僑接濟中國金融，補救中國經濟地位的一般事例。

客家海外僑民，其個人與祖國國家社會，有特別關係的，數目亦很不少，遠者如羅芳伯，吳元盛，葉來諸人，不去論了，近者如張弼士，張鴻南，戴忻然，鍾樂臣，胡文虎，謝碧田諸人，其關係亦不算小。張弼士，大埔客人，少以才略著稱，年十四，隻身往南洋群島，運其智慮，經營企業，先後以獨力組織各種種植公司，鑛務公司，墾荒公司，製造公司，釀酒公司，以及銀行等業，無不親見成效，積資至數千萬金。嘗欲爲祖國興辦實業，與列強資本主義者相抵抗，惜所僅成煙台張裕釀酒公司一所，克與洋酒抗行，稍挽回一部分權利。清季，朝廷以張爲實業界鉅子，特委他爲檳榔嶼領事，及新架坡總領事，賞頭品頂戴，授太僕寺卿，督辦閩廣農

工路鑛；至他對於教育的熱心亦足令人敬佩，他在檳榔嶼嘗獨力創辦中華學校，開華僑辦學的先河（註三二）；張鴻南號耀軒，梅縣客人，讀書僅二年，即與兄煜南，泛海出國，於棉蘭等地，經營實業，不二十年，擁資至七八千萬，嘗爲棉蘭瑪腰（Atjeh）頗能替僑胞保障權利，解除糾紛，（其姪步青，爲棉蘭領事），又以潮梅交通遲滯，特以獨力經營潮汕鐵路，開中國民間築路風氣（註三三）；戴忻然，大埔客人，年二十四，走南洋，以經營農鑛諸業，積資達數千萬，清季，國弱民愚，忻然以提倡新學爲己任，凡南洋各僑胞學校，以及粵內各校，其由戴氏資助成立的，指不勝屈。亦嘗任檳榔嶼領事，及新架坡總領事，能盡保僑職責，子培基，曾於福建任知府（註三四）；鍾樂臣，亦大埔籍，爲土生華僑，任檳榔嶼華僑銀行經理，於祖國及僑胞，倍極愛護，凡僑界公益事業，及改革或救濟諸工作，皆能熱心主持，一九二〇年，英屬殖民地政府，突公佈一種專以取締華僑教育爲職志的條例，華人接閱大譁，群請當地政府收回成例，卒不得直，樂臣憤然赴英，進行交涉，接見新聞記者，發表意見，雖交涉要案，爲英府拒絕，然其強毅卓拔的風度，已爲英倫一般人士所敬服，已爲各國輿論所同情（註三五），亦足代表一部分客家精神；胡文虎，永定客人，初於緬甸仰光經營藥材行業，後推廣至新架坡等地，性慈祥，好周急，所到必以獨力設養老院等慈善團體，以救濟年老失業的僑胞，凡無資而欲回國的華人，胡氏必爲備資登道，每次以百人或百五十人爲伴，船票用費，衣服藥物，概由胡氏供給，這在諸僑民中確是一個別開方面的善士，與祖國社會，關係頗鉅，（註三六）；謝碧田，梅縣客人，任俠好義，尤富民族思想，嘗於亞齊，辦圖強學校，辛亥，革命事起，碧田籌集鉅款，資黨人爲光復運動，各僑胞乃推他爲棉蘭亞齊代表，至南京與諸革命同志，組織共和政府，旋上書參議院，要求給各屬華僑以代議權，幾經爭辯，幸得勝利（註三七）。

，僑胞得置身議院，純賴謝氏努力；雖不數年而議會廢止，然華僑與祖國立法上的關係，原則已定，此後，如推行憲政，海外僑胞，即可以僑民資格，依成案參加議會，凡此都是海外客僑與近代中國的重要關係。

抑海外客僑，於祖國貢獻，尤在於國體方面的更定和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助力。溫生財，陳敬嶽，廖仲凱等自海外歸國的客家烈士，於祖國革命史上的關係，誰都知道了，不用細述；即如黃寵惠刁作謙等等於中國近代外交史上頗有關係的客人，考其來歷，亦大祇為海外僑民的化身（註三八），這可知海外客僑與中國政治又一關係了。清季比較諳曉洋務的外交大吏，如何如璋（註三九）黃遵憲諸人，亦與海外客僑不無相當關係，何氏籍隸大埔，黃氏籍隸梅縣，其地皆為盛產番客（粵人稱往海外經營實業的人曰番客）的縣邑，何黃等少受番客影響，習知海外各事，及僑胞痛苦，故一旦出膺使節，都能以保障僑民，締結隣好，運籌國是，為國人欽式。客家海外僑民，看去似與祖國沒多大貢獻，然若細加分析，則其間可令人敬佩的，正亦不少。

第五，客家現代的聞人。所謂聞人是指與國家，社會，民族，有關係的人物而言，不是單看他們地位的高下，資格的深淺，名望的大小而說的；地位高，資格深，或名望重的人，不見得個個都與國家社會或民族有重要關係，地位低，資格淺，名望不大的人，也不見得個個都與國家社會或民族沒重要關係；重要或不重要，不能單看他們行動的外表，而須究心他們內在的精神，實際的貢獻，與其所生的影響。

客家過去的人物，在這導論，實際沒法敘錄，這裡所能題名的，只是現在客家少數聞人而已，就是現在聞人，也只能舉些例子而已，不能說真的客家聞人，都已在此。同情這類敘錄的人們，如認這裡所述為多錯誤或掛漏，儘可賜函指正，俾另寫專篇，詳為論述。

其一爲純粹學者。客家純粹的學者，最重要的爲義甯陳寅恪師（註四〇），與寧曾覺之先生。陳師爲今日治東方學的大師，精深博大，於西人所治東方學的目錄學，中國古代的年曆學，古代與外族有關係各碑誌的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的研究，佛教經典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央亞細亞文的譯本，與中文譯本的比較研究，蒙古滿洲與歷史有關係諸書籍及碑誌的研究，皆有過人見解和特殊創獲，爲中西學者所敬仰；曾先生長文哲心理諸學，造詣極深，然猶終日乾乾於未能超出前此中外諸大思想家的思想爲大憾，所以聞其風者，都能卓然有邁進自立的偉志；曾先生治學的態度，看去似極平淡，然而究其實際，則實非常積極，非常向上；極其思想和態度的影響，必可使中國一般有志的青年，或則優游於世界思想的深圈，或則突飛於前此世界思想的圈外。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人！

其二爲文學家。客家現在的文人，最重要的爲義寧陳三立伯嚴老先生，陸豐溫寧源先生（註四一），梅縣張資平先生。伯嚴老先生（卽陳寅恪師的父親），號散原，以詩文，名海內，並世詩人，都莫能與他頡抗，這是一般人所知的事例；溫先生則長西洋文學，戲劇，小說，詩歌，無不高妙，現代中國言西洋文學的，雖人數不少，然皆莫能或先；張先生長於小說創作，雖所作尙多可指摘處，然在中國，已算是第一流作家，其影響，可更大呢！（註四二）。

其三爲藝術家。客家過去，雖非絕無藝術家可言，然其作品，實際沒甚偉大地方，惟現世，則人才輩出，最重要的，有林風眠，李金髮，劉既漂三家。林先生，梅人，他是「先樹了國畫堅實的基礎，而後從事於西畫之研究，最後遂貫通了東西藝術之方法與精神，而獨創一個性的新作風」的藝術家（註四三）；他的畫，最著名的有

「摸索」和「生之慾」二幅，看過的人，沒一個不動容，不遐思，不興奮，影響真不小啦！李先生，亦梅人，以雕塑著稱，其作品「形似」「神似」，而且還表現着作者高尚思想，看過他作品的人，誰個能說不偉大？劉先生，興寧人，他是美術建築家，中國，以前沒人講究美術建築，結實點的人，無論建築什麼，都僅以堅固為主，合用不合用，美觀不美觀，他們不管；浮華點的人，那就一味華彩，一味艷麗，美不美，適不適，他們亦不知管。劉先生，在中國，可說是「開風氣之先」唯一的美術建築師；除非建築可以不講美術，不然，自然會知劉先生的偉大！

其四為政治家。客家現在，很不少政治大家，如大埔鄒海濱（魯）先生，東莞黃寵惠先生，合浦林翼中先生，興寧羅翼群先生，始興陳公博先生，大埔范其務先生，梅縣曾蹇先生，平遠曾養甫先生，興寧刁敏謙先生，等等，都是和中國政局，關係極大的，他們行動的重要，一般人都很清楚，這裡用不着再錄。

其五為軍界聞人。客家現代軍事上的聞人，有梅縣黃慕松先生，合浦陳銘樞先生，防城陳濟棠先生，始興張發奎先生，惠陽翁照垣先生，龍川黃強先生，五華繆培南先生，合浦香翰屏先生，梅縣黃其翔先生，黃任寰先生，他們的行動，都是和時局關係極大的，明眼人誰個不知，這裡亦不用贅述了。

就客家現代聞人的類別及造詣來說，在中國，可說已一躍佔了最重要位置了，然而他們不足之點，仍舊儘多着的，就拿他們研究純粹科學的人來講吧，能有獨立創獲，特殊發明的，究竟找得出一個半個來否（註四四）？自然有人說，這不能過分地責備年輕士子，然而科學的研究，本來就是來日方長的少年人分內的事，來日方長的少年，倘不能努力於科學研究，難道「日暮途窮」的老年人，衰年人，又還能責成他們去努力嗎？

我們觀察上述，已可知客家與現代中國關係的重大了。現代中國，雖未嘗為客家民系所支配，然而却已

常常爲他們的行爲所牽動所推盪；這正如一個中國式家庭，雖說一切家事，都仍由上了年紀的人在主持着，然而一家大小的日常生活，則事事受家裡年輕男女的牽動，上了年紀的人，雖不肯給年輕人去操權或享福，然而一遇着大事，總須利用他們，總須叫他們效力，尤其是對外的角逐，沒有他們簡直不行！

客家是少年期民系，少年人做事，往往只有理想，只有目的，而沒週詳的方法，適宜的步驟，工作不專，性好遷異，成功的固然極多，而不幸，因方法步驟不宜不善，橫遭失敗的，亦殊非少；不過年輕人，到底還有一種『方興未艾』的景象，敢向着人海狂瀾不斷的衝激，這裡落了沉了，別的方面又跳出來了升起來了；嘗試失敗了，經驗也漸漸多了。客家民系，正亦如此；如此後能以其過去經驗，抱定宗旨，及時奮鬥，則將來他們的造就，正合古人說的一句：『足下春秋甚盛，事會之來，正未有極！』

現在的中國，誰都知道他是『山窮水盡』的中國了，是『一髮千鈞』不治卽絕的中國了，是欲滅欲亡而又心實不甘急待『復興再生』的中國了，這種處境非常的國家，正是需要一般血氣方剛膽大敢爲耐勞吃苦的青年，出來挽救！客家，假如可說，他是少年期民系的話，那末，這種『復興再造』的責任，他不能不出來肩挑，至少也要比一般歲數較大或較小的同命運人們奮勇百倍！

『復興再造』的工作，不外：1. 精神文化的擴充與常新；2. 科學文化的創立與邁進；3. 軍國文化的創立與厲行；4. 政治建設的有恒與不腐；5. 經濟建設的邁進與適時；6. 物質建設的適時與適地。客家，如果說他爲少年期民系沒有什麼謬誤的話，他當然能從這六個方面進展；客家民系，如果能積極地向這六方面進展，則其和現代中國關係的深切，更是不可思議了！過去對於中國的種種貢獻，只是『發噓之引』而已！

## 附註

- (註一) 見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六十二章太平軍之大起。
- (註二) 伶俐 (A. F. Lindley), 英軍人, 曾任太平天國名譽參謀, 歸英後, 不忘太平舊事, 特著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一書, 一八六六年於倫敦出版 (Day and Son [Limited] Lithographers and Publishers London 1866)。民國, 孟憲承譯爲中文, 商務印書館出版, 此章所引, 據孟氏譯文。
- (註三) 見潘譯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頁五一。
- (註四) 見陶成章教會源流考 (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史料叢刊之一)。
- (註五) 同上。
- (註六) 此譯文據上海中華書局所出版但霽譯本。
- (註七) 見上述譯本第六十二章太平軍之大起。
- (註八) 同上, 及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一天王本紀。
- (註九) 同上註。
- (註一〇) 見張相時華僑中心之南洋卷上第三章馬來之人口, 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第十四章天地會之南來及其騷擾。
- (註一一) 見吳著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基礎附錄, 近日坊間所出總理全書或中山全書卷首皆有附載。
- (註一二) 見鄒海濱先生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章與中會組黨, 第三篇第二章庚子惠州之役。
- (註一三) 太平天國失敗後, 其所頒各文件及書籍皆爲清吏所焚燬, 此據程演生在巴黎鈔回編印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 所載天朝田賦制

度而言，並參考稻葉全史第六十二章。

(註一四) 見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十八女官洪宣嬌傳及卷二十餘載女館條，卷二職官表。

(註一五) 見上書卷三兵制。

(註一六) 同上。

(註一七) 見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第三章清廷起用袁世凱。

(註一八) 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關於華南民族的通訊。

(註一九) 參見李泰蔡編北大中國最近世史講義第四編第五章安南事件及中法戰爭。

(註二〇) 文見北平北晨評論(北平晨報副刊)第一卷第十六期。

(註二一) Linebarger 氏謂孫公自述，祖祠在東江 Kung Kun，下一字爲「崇」對音，上字當是「Tung」字之誤，據其地望推之，當是東莞無疑，民十五開智書局譯本，誤作龔公，非是。

(註二二) 我另有翠亨鄉調查報告書，將在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

(註二三) 見全上報告書。

(註二四) 見鄒著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三篇第一章光復之役，並參考先君子希山文鈔雜著博行述(代姚雨平擬)。

(註二五) 見鄒著史稿第三篇第三章討袁之役。

(註二六) 見同上第四章洪憲之役及革命紀念會編紅花崗四烈士傳鍾明光傳。

(註二七) 見同上第五章護法之役。

(註二八) 同上。



(註二九) 同上第六章討賊之役。

(註三〇) 同上。

(註三一) 據張和時華僑中心之南洋上卷第三章馬來之人口的記載，一九二一年英屬馬來，有客家僑民二一七，八五〇人；荷屬各地，較英屬尤多，合計總在六十萬度，又據陳達著台灣之中國移民，在臺灣客家，凡五十萬人；此外如南北美洲，及安南，暹羅，緬甸，菲律賓等地，亦有不少的客僑，雖近日已有銳減趨勢，然無論如何，尙不止一百萬人，說他百萬左右，乃是就最小極限說的。客僑通常可佔華僑總數的四一，這是一般番客常說的。

(註三二) 見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卷下張弼士傳。

(註三三) 見梁紹文著南洋旅行漫記三十九，漂亮的棉蘭張領事，四十，雄視一方的張瑪腰。

(註三四) 見溫氏通史卷下戴忻然傳。

(註三五) 見同上鍾樂臣傳，及梁氏漫記，十二，十三，十四，紀英人摧殘華僑教育始末。

(註三六) 見宋適璞著南洋英屬海峽殖民地誌略第一編新架坡第四章名人胡文虎條。

(註三七) 見劉士木先生編華僑參政權全案(上海華僑聯合會發行)。

(註三八) 刁作謙的父親刁晏平，是檳香山華僑，我小時，值他返里，曾在興寧與民中學看見過他。刁氏小時即在檳島讀書，可說是純粹華僑。

(註三九) 見溫丹銘(廷敬)先生輯茶陽三家文鈔卷首何如璋傳，及何氏當時關於外交的文章。

(註四〇) 義甯陳寅恪師，其家上世自福建汀州徙贛，嘗聞師云：「子家血統，則自祖父以前，爲純粹客家系也」。師自少在外，未習客語，或疑此不應於這章敘錄，然據李濟之教授的講述，師頭部的特徵，猶與純粹客人相同，(李在清華做過測驗)，據此則本

章敘述，並無不妥。

(註四一) 此據友人曾紀桐先生的講述，我從前亦不知溫先生為客人。

(註四二) 本章所述學者及文學大家，本不過畧為舉例而已，其實客家與現代中國極有關係的閩人，實已不可勝計，讀者倘能依類推求，亦不必痛詈此章簡陋也。

(註四三) 見林風眠個人展覽會林文鏗林風眠藝術之演化。

(註四四) 客家，研究純粹科學的人，不是沒有(醫學最多)，在國內各大學任自然科學教授的，亦不可勝計，但到底不能語於世界發明家之林，這是無可諱言的。

## 第九章 客家一般趨勢的觀察

人類社會，一切行爲，一切制度，都是由環境勢力和人們唯生機能所推盪所支配而成的；任何民族，任何民系，一切史實，一切特性，也是由環境勢力和人們唯生機能所推盪所支配而成的。環境勢力，可分自然的人爲的二種；唯生機能，可與環境勢力互相作用，產生另一所謂「實際需要」的潛力（註一）。

唯生機能，自然環境，人爲環境（或稱社會環境），和實際需要，四者爲構成人類一切行爲的根本動力，也是各個民族，各個民系，一切史實演進的根本動力。唯生機能可說是這力的經，自然和人爲二環境可說是這力的緯，而「實際需要」則可說是這力的掣。四者互爲條件，相對成立，缺失其一，則人類的生活，民族或民系的史實，便將失掉牠存在的把柄。至於牠的連續，牠的進展，那更壓根兒談不到了。

客家是漢族裡一個新興民系，其唯生機能，大概不算很弱，這是從上述客家源流，客家文教，客家特性等等，可以推證出來的，這裡似乎，無庸再爲陳述。此刻所要討論的，爲客家環境勢力與唯生機能潛力的如何調節，如何折衝，如何形成種種制度，或種種行爲的問題，以及今後趨勢如何的問題。

客家民系，最足令人注意的，爲狹義的種族思想及由此思想所表現的種種活動或行爲。此種思想和行動的形成，除以環境勢力及唯生機能得爲分析說明外，別的方法好像都解釋不了。客家民系受有人爲環境的影響，一方被逐於北部異族，被擾於黃巢將卒，移入閩贛粵等省後，又復頻受主戶或土著的岐視；一方又爲本系傳統的信念，倫理，語言，習俗，諸社會遺勢所支配，發生一種狹義的團體意識，漸次趨於孤立狀態；而所值自然

環境，又復山嶺盤結，交通不便，外緣已少，進步不易。在這不其環境支配之下，本極容易使他日就消滅，然而客家人衆，却有一種特別優越的唯生機能，會因環境勢力，認識自己需要，更會利用自己唯生工具（註二），籌謀獲取自己急切需要的事物；以是而上述不其環境諸勢力，便爲此唯生機能所發生潛力所折衝，所調節，結果，遂生出許多爲民族民系而奮鬥的思想和行爲；我們打開客家歷史來看，宋末起師勤王，抗驅金元，清初抗節不仕，反清復明，道咸間建立太平天國，首倡民族革命；此外如臺灣客僑的獨立運動，新寧客人的抗土格鬥，那一種不是民族意識的表現？那一種不是利用唯生機能的潛力以與環境勢力相折衝的結果？那一種不是爲謀建所需要的事物而起的活動？

抑由此環境勢力與唯生機能所發生潛力的折衝或調協，又可形成各種社會的制度或組織。我們知道，從前客家社會，多少是帶點農村家族自治色彩的（註三）。佔據社會上層的，爲紳士，爲學子，其次爲財主，爲地主（相對的），又次爲商人，爲農人，（這是地位性質的分別，非絕對階級可比），各種等位，雖無世襲的關係，或其他法律束縛，農夫可變財主，農子可升紳士，但其間亦各有相當的立場和權義；各鄉中間，亦各有族長或老大，及約束子弟的方法；鄉與鄉間，各保境界，不相侵犯；萬一外鄉有不法行爲，加於本鄉，則由本鄉紳士或族長，與彼鄉紳士或族長，協議懲戒或解決的方法，如果對方答覆，不能滿足本鄉要求，那末，所謂紳士，或族長老大，便可呼喝一聲，聚集丁壯，與彼鄉或彼姓械鬥，必使彼方屈服或兩敗俱傷而後止。這種據地稱雄或分村自治的局面，可說是變相的農村家族封建社會，亦就是由他們傳統的環境勢力和他們唯生機能所生潛力所調協形成的結果；不過這是過去各時代的事實，至於現在，好像已是不能再事調協了，據我個人觀察，最近的將

來，客家的農村封建社會，必爲另一勢力所折衝，而流於崩潰敗壞或另闢途徑的境地。這怎講呢？有說如下：

封建勢力，宗法社會，在中國原有其客觀根據；但是，近一世紀以來，一般社會，因爲有西方文化的輸入，舊日思想，逐漸解放，而帝國主義者的資本侵略，又復與日俱烈，因此遂致中國社會，發生種種紛亂不堪，疾苦萬狀的現象。客家民系，雖說多數住於山僻地域，然其男子，旅外的多，新起思潮，還易吸入，而帝國資本主義者的勢力，又復無遠不屆，以是而客家農村家族封建社會，也就驟呈搖落崩析的狀態；扶其象徵，約有五點：其一爲家庭工業的衰落。客家農人，原多兼營手工業藝，如紡紗，織布，造紙等項，自帝國主義者，挾其取價甚廉的工業品，運銷華土後，客人家庭工業，遭他壓迫，每年生息，因而減少；而農田所收又不敷食用，以是漸有若干農民，流爲光棍；普通小商，則因農人購買力減少的緣故，亦常不能僅恃小商爲活，結果，亦有多少流爲光棍。此等光棍的生計問題，實有賴紳士或族長老出而周濟，而紳士或族長老，實際却沒備大能力，可爲解決，結果，亦遂無法約束光棍，而漸漸失去統馭鄉曲的能力；其二爲匪徒的日增。光棍爲物，雖一時可魚肉鄉里，然實際亦不能久居鄉間，以是乃入山爲匪，漸習打家劫舍的生活；近十年來，客家地方，又因兵爭頻仍，戰敗士卒，往往相率入山，加入匪黨；此外復有共產黨人，潛往指揮，挾之以擄勒小資產人家，鄉間紳士，多數被迫，避入城市，因此遂致劃鄉以治的舊局，爲所破壞；其三爲共產黨人的宣傳。近八九年來，所謂中國共產黨的，又復乘機於客家地方宣傳主義，鼓動山居農民，四出滋擾，農民不知共產主義，以爲一旦實行共產，便可不勞而食，故亦群事騷動，到處張揚，而朱德毛澤東等共產黨軍人，又復擁帶部衆，終年奔竄於福建汀州各屬，及江西贛東贛南等一部分純客或非純客的屬地，客家智識階級及農民階級，因

被迫，被誘，而加入彼夥的，據說亦日增加，到了今日已有「近朱者赤」的惡局，（廣東客家比較鮮此趨勢）；其四為農村的破壞。各村富農，或紳士，已逐漸走避，中等農家，則以中心惶惑，已不願加入匪共，又不能安心種田，政府軍隊，又因別有目的，或要務，往往坐視匪共猖狂，不欲痛勦，即勦，亦往往徒苦靠近匪共巢窟的良善農民，不能消滅匪共基本實力，這樣一來，你虞我懼，群不樂耕，而農村組織，便破壞了；其五為青年思想的解放。封建和家族勢力的興廢，與封建和家族思想的消長，至有關係，自近世西洋自由思想輸入中國後，客家學子，吸飲斯義，對於維繫封建勢力的思想，已由懷疑，進而攻擊，故客家家族封建社會的前途，即不有共黨和匪徒從中擾亂，亦恐沒法使牠永不發生搖動。凡此五端，雖現在非全數已普遍於各省客地，然如閩贛二省，則毫無疑問已十分顯露了。以上是就社會制度的變化說的，現在再就宗法崩潰的現象畧說幾句。客家父兄喜送子弟受新式教育，揣其用意，大祇皆在保持體面，冀能借此得一官半職，耀祖榮宗，然而，結果，則使固有宗法，反給他們動搖着了。宗法設置，雖在君主專制時代，有其客觀根據，然而到了近日，則已不能適應人民實際需求了，所以反對的人，也就一天天多了；三年前，我嘗集得客家學生辦的雜誌七八種，（如嘉應，寧潮，蕉嶺，新梅縣……等），見其一般社論，均以攻擊宗法設置及封建勢力為對象，可見客家青年，對於宗法，已經站在反對地位了；其二為離婚案件的日增。宗法設置下的婚姻，大祇總由家長主持，當事男女很少參加選擇的餘地，自宗法思想逐漸解放後，青年學子習於婚姻自由的學說，未婚的常依己意為選擇標準，已婚而不滿意的，則往往乘機說要離婚，近年來，我每到客家各地或向客家朋友訪問客家現況，所得答案，都是「匪多，離婚的案子多」，這是很可注意的事態，離婚和自由婚的普遍，結果，必使客家聚族而居，婦女

力田的成俗，漸漸毀了；其三爲祖管的銷沒。宗法維繫，於祠堂祖墓的祭祀有關，而祖先祠墓的祭祀，則多取費於祖管（註四）入息；詢之各地客人，其祠墓蒸嘗，皆以田地爲主，自近年匪徒共黨激增以來，各姓嘗田，多數以種種關係，收不着租，因此遂致祖管破產，春秋祭祀，沒法舉行，族人不聚會，尊卑無由定秩，而族長老，遂亦無由示威，所謂宗法，漸漸也就像「告朔餼羊」了。此種事例，雖亦非全部客地，所已全有，然而牠的性質，却是易蔓延的。

其次則當注意客人一般功名事業的出發及其婦女所以辛勤耕植與無暇讀書的緣故。客人倫理，極重視體面和氣骨，而一般社會，則重視仕學中人。唯其重視體面，故其人不僅以發財置產爲已足，而常努力於功名的建立；唯其重視氣骨，故能改頹唐爲奮厲，行健不息，自勉自強。這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文教，也是一種支配他們一般活動的強烈動力；這種動力，能推盪客家向前進展，而客人唯生機能的潛力，正亦與這勢力，形成一種調協狀態。客家男子教育之所以普及，青年少壯之所以勇以犧牲，以及近日民氣之所以活躍，等等，仔細考之，皆與這種環境勢力的推盪，有極大的關係。八年前，我在上海，曾晤留滬客籍大學生八九十人，詢其家計，強半皆極貧寒，然而，却因受地方風氣的鼓盪，一般父兄都以爲家裡沒大學讀書的子弟，總不體面，故雖如何窮困，都得想法子使子弟有讀書成名的機會，結果，名雖不可得驟成，而普通學識，却已進步多了。

客家已富傳統的倫理觀念，一般社會，咸認婦女僅可在家鄉勞作，不必出外經營各種行業，青年壯年的男子，又以經商或仕學緣故，多數不能在家安居，而其社會在過去各時代，又不能脫離耕織階段，以是一般婦女，便成爲無可推諉的農人。這是自然和人爲二環境交互支配的結果；此種制度的推行，與過去各時代客人唯生

機能的潛力，亦適可形成調協狀態；不過，因此便又產生一種女子難得讀書識字的惡果！客家民系，從前差不多家家都種田的，家家的女人都要做農婦的；他們家長，從前總不喜歡讀書女子，因為越是讀書，則越不能料理農事，而一般社會，除了耕田織布外，又沒別的可供女子選擇的職業，女子們想到了將來橫豎要替夫家耕田作地，便亦不想上學去了；所以，前此，客家婦女，十九是才有餘，力有餘，健美有餘，而智不足，識不足，溫婉不足的；例外的，很少。

又次則當注意客家向外移殖或經營的事蹟。客家因為受有自然環境的影響，一方面耕地缺少，謀食維艱，一方面又因佔着河流上游，易於出探平陸，以是乃根據他們唯生的願望，因環境勢力悟到有向外擴展的需要和可能；需要的對象已明，以是遂運用他們唯生工具，以支配自然環境諸勢力，沿着河流，逐漸移動。一方進而與諸平原民系，混雜居住，擴大了同系的住域；一方更四出經商，或泛海至台灣，安南，暹羅，緬甸，以及南洋群島北美洲等地，擴張了他們的經濟勢力。這是環境勢力與唯生機能潛力，所折衝，所調協，而形成的過去事實；可是到了現在，却又另有新的勢力給他推盪着了，其說詳下：

客家商業，在十九世紀末葉，以至歐戰期間，雖說極其旺盛，然而到了今日，却已受有新環境的壓迫而陷入疲弊不堪的境地了。舉其徵候，約有二點：其一為海外僑商的阻滯。客家商人，以番客為要角，而番客大營，則多在南洋群島。自美人倡華工禁約以來，效其法的，風起水湧；荷屬南洋，用其甲必丹（Captain）制度，部勒華僑，苛稅重重，指不勝屈，近者更定華人入境條例，不準新客入居；一方又頒佈營業條例，限制華僑的投資範圍；英屬南洋，近亦增加稅則，限置華商；其他安南，暹羅，緬甸，臺灣等地，近亦特設苛稅，抵制華



商；即南美各國，近亦排逐華僑，與日俱烈。這樣一來，客家番客，便與廣府福老二系番客，同一命運，一方人數銳減，一方資產日虧，年來客家社會，以難得番銀（客家稱南洋輸返的金額曰番銀）接濟，已日趨焦急恐慌的境地；其二為國內商業的滯阻。客家國內商業，多在兩湖，四川，福建，江西等地，年來此等地方，兵燹頻仍，匪徒日增，而所謂共產黨指揮下的赤軍，又復乘機在這些地方，或劃疆盤據，或潛伏煽動，交通已為梗阻，商貨難於運售，而一般人民的購買力，亦因種種關係日漸減縮；客家商賈，遇此景况，雖說善於經營，然亦沒法使不折閱。客人商業，如現在仍不設法補救，我想，他的前途，未可樂觀！

客家民系，因富狹義的種族思想，最好負氣，最不肯下人，所以每為隣居民系所嫉視，而不欲聽他們自由地擴展；近十年來，又因南洋各島，限制華人入境，客家海外出路，橫遭打擊；而粵，桂，閩，贛的平原，亦因人口已達保和狀態，不能供客人過量移居，因此遂致客家社會，發生一種人口過剩的苦况；年來客家青年之出而當兵去的日多一日，而山間匪共，據說亦與年俱增，所以然的，就是人口過密，謀食不易，四境受阻，出路無由的緣故。

以上說的，都是由他們所處環境的勢力，與其唯生機能潛力，所以折衝，所以調協，所以推盪而形成的重要情况；現在進言他們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據個人觀察，客家目前需要，約如下列：

第一，客家因為富有狹義的種族思想，一方面固可策勵他們養成一種堅卓無畏的精神，而另一方面亦每足範圍他們使不與國內其他系派互為混化，（宋元時客家與畬民的混化，自是另有原因，與後日種族思想，不相抵觸），結果，遂使一般系裔，血緣過於單調，所誕孕的文教，每每流於偏枯或畸形發展的境地。客家民系，

如果，欲使系裔越發繁榮，欲使系裔越發優秀，一方面要鼓勵系內人們，慎擇優良活適的配偶，防止不其系統的繁殖，以保持固有優性；另一方面，則當把前此菲薄國內諸民系或民族的狹隘心理，完全打破，積極地與國內諸另有優點的民系，互相混化，把他們優性，吸收過來，輔翼自己優性，擴大自己活力，這是一種造成民族或民系『年紀常輕』『精神常新』的方案，欲有所作爲的民系，是需要這種方案的實行的。

第二，客家人士，自來即富自尊自驕的習氣，所以不容易與國內諸族系合作，這是一個很誤事的脾氣；客家人士所以常陷於獨立狀態的，就是因他們賦性剛愎，不易得到國內諸族系同情的緣故。此後，客家，如果要恢復國內外的商權，要解決民生的疾苦，要建設理想的家邦，無論如何，總非先把舊日自負自驕的觀念即刻打破而多多的與國內諸族系相合作不可。關於這層，客家通人，有許多也已覺悟着了；民國十年，當粵省客家，正組織客系大同會的時候，留日客籍學生，便曾發表宣言（註五），反對客人那種不能得國人同情的運動，他們說：

「……誣人以非漢族，言之于口，筆之于書，以惑愚庸，而亂鄉國，固可鄙矣；但糾合同語之人，立會以資抵抗，則又時代錯誤矣！二者皆非，未明大道。……共和肇基，國人方秉親親之義，擴大其族，而吾同一漢族之粵人，乃必分而小之，其何以對國人乎？且當此國步多艱，強隣環伺，內政外交，措施正難，建設改造，需才孔殷；即群策群力尙虞不足，奈何互相排斥，而自取衰頹耶！此吾人之所以痛心疾首，奔走呼號而謀所以取銷客系大同會者也！……」

可見『與國內諸族系多多的，切實的，合作』，乃是客家一種很迫切的需要。

第三，今日中國之所以紛亂不堪，民生之所以日益塗炭，雖說原因很多，說來話長，然而，似近世帝國主義者的高度壓迫，亦可說是其中一個絕大因子；尤其是東隣日本，真可說是個不能與中華民族並存於世的隣舍，把中國藩部朝鮮，搶去了，不算，把中國旅順大連，強租去了，不算，把中國鑛權路權航權漁權，奪去了，不算，把中國各種工業給壓迫倒閉了，不算，把中國一部分女子給奸淫了，不算，把中國一部分人民給奴役了，不算，把中國台灣東三省搶去了，不算，把中國熱河又搶去了，還不算，極他們大欲大望，實是非把整個中國橫吞了去不可的，好在中國還有點兒民氣，好在中國華南民族，在上海還能給他們吃個創痛；尤其是這裡所述的客家，在明時能有陳璘其人，出來和他們豐臣秀吉所派小西行長曼石子等激戰於朝鮮海上，在清末能有劉永福其人，和他們角逐於臺灣南北，不然恐怕他們侵寇中國的膽子，更要壯了。今日中國，除非不欲再生存了，不然，唯一需要，就是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尤其是富有民族思想的客家民系，富有少年精神的客家民系，不能不出來領導和担任這抗日侵略的運動，担任這復興國族再造邦家的職責；抗日侵略，再造邦家，也可說是中華國族救亡的運動；這運動，如果要使牠達於成功的境地，當然需要下列各事：1. 國族思想的維持與擴充；2. 國民精神的訓練與長守；3. 國家生產能力的邁增和制勝；4. 科學文化的深造與制勝；5. 物質，工具，器械的日新與制勝；6. 國民教育的普及與提高。這是中國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也是客家民系目前最迫切的需要。

第四，客家女子，十九皆不讀書，因此遂致智識缺乏，不足應付世變，除耕織及小市場小本販外，可說已沒別的可操職業；今後，如果，農村組織發生了變化，此等婦女，勢必盡數失業；且世界愈益進展，則其有賴於智識或專門技術競爭的，亦愈甚，而智識不充，沒專門技術的男女，亦必漸趨消滅境地。今後客家，如

不欲保全自己的系裔則已，不然則於女子教育的推廣，亦是一種迫切極了的需要；不過客家社會，是有其特殊情形的，客家的生產事業，是要婦女負責的；客家女子教育，是不能與東西洋女子教育相仿的，是要以充實人民的生活，扶植社會的生存，發展國民的生計，延續民族的生命為目標的，是要偏重勞作實習，職業技能，以及協作精神的，是要刻苦自厲，學做合一的；如果不能實行這種特殊的教育，則必「非為無益，反又害之」，這是顯然的事。

第五，欲謀今日中國的解放，中國的自由平等，中國的長治久安，任何學子，都知他必需有一個革命的，能為民衆謀利益，能服從民衆公意的，強而有力的政府。這是中國一般人的需要；客家是組成中華民國的重要分子，當然也需要此！

第六，客家居地，地窄人稠，事實上不能不向外擴張，以容納過剩的人口；然而揆之現勢，長江以南的省份，似乎已沒再可擠居的餘地了，而海外各地，又多嚴禁華工入境，即不嚴禁，亦苛稅重重，插足不易；好在中國北部，如外蒙青海新疆等地，空隙尙多，只要客家人民居住得慣，要遷去墾殖，那是不會很困難的。這是客家滿足其擴張需要的大好機會；可是客家人士，並未識悟及此。

第七，客家地方，山多田少，勢不能純靠農商仕學，以為生計。近數年來，匪徒日增，尤足證明客家社會實有擴充各種工業，多立民衆工廠，以容納失業農民的需要。

第八，客家地方，已須擴充工業，而工業的擴展，則有賴地內鑛藏的開發；幸客家地方，適為錫鎳鐵諸鑛叢集的地帶。這種天然富源，正宜用以滿足客家目前的迫切需要。客人向來不知鑛學為何物，青年學子又

多不肯研究實用科學，故迨至今日，尙鮮能具充分的採鑛，鍊鑛，及製造，諸技術的專家。此後如欲利用居地的天然富源，至少必須選派若干聰明子弟精研冶鑛，地質，或製造諸學；不然，雖有寶藏，沒法利用。但有一層，須得明白，此等鑛產的開發，雖一方有賴於客人的覺悟和努力，然另一方面，尤須有革命的政府，能於節制資本一原則下，加以監督與補助。

現在進言客家最近的將來的一般趨勢。客家是富有唯生機能，常能及早發覺自己需要，而克籌謀所以滿足之法的一個漢族裡的民系。因為他們有此優性，所以，很可預說他們將來的進展，決不致完全爲惡的環境勢力所推盪。上述八種需要，大部分已給他們發覺着了，此後只要客家學子，能大聲疾呼，使全系人衆，都能了解自己迫切需要的所在，群策群力，以謀滿足，我想客家前途，一定好的趨勢多，不好的趨勢少。現在略就個人膚淺見解，稍爲推測如下：

第一是血統的日雜。客家人士，漸已知道他們實有一種多與國內諸族系互相混化的需要，而其人民的唯生工具又足供其利用，以求達其所需要的事物，故逆料最近的將來，他們與國內諸族系的混化運動，必日益激烈。其實這種運動，在廣州各屬的客家，當洪楊革命時期，早就漸漸開始了。潮梅各屬的客家，近來亦已漸漸與福老系互通婚姻，贛南贛西的客家，據說亦已逐漸棄其不與隣系通婚的積俗；不過從前的情勢，到底不能如今日自由，不能如今日適應，這就是纏足不纏足的作梗；我們知道，從前中國，一般女子，不纏足是不爲一般男子所歡迎的；惟客人則以種種關係，無論貧富貴賤，其婦女都非天足不可，纏足的倒不爲社會所喜歡，因此遂致系內女子，不能於系外尋夫，系外女子，亦不能輕易闖進本系，能够與系外男女通婚的，只是少數久

客他鄉的官吏或商人而已，到底不能普遍；自清季，全國上下，提倡放足以來，女子天足，認爲一種美的要件，以是而客家與系外男女通婚的障礙，也就漸漸的除了；客家已有與國內諸族系多多通婚的需要，而時勢又復給他們以這種解放的便利，我想不出五十年，客家的血統必可由單調而變爲繁富，而民系實際的能力與精神，亦必較之現在更爲活躍，更爲有效！

第二爲文教的變異。客家，自洪楊革命失敗以來，已漸知與國內諸族系切實合作的重要；卽就政治一端而言，亦有很明白的表現，清末凡客家人士之奔走於推翻滿清政府的，大祇皆能與廣府本地系，福老系，以及粵外各省志士，互相聯合；民國成立後，粵內人士，目觀北洋軍閥，禍國殃民，復受孫公指揮，繼起革命，一次不成，則繼以二次，三次，……其間從事軍事政治諸職務的，不僅客家，不僅福老，不僅本地，乃是三系混合的團體，就中尤以本地及客家爲最多；民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客人出而盡力於黨政軍各界的，人數日多，大祇都能與系外人士相合作；蓋客家富有唯生機能，能辨認自己實際需要，發出一種潛力以與環境勢力相折衝，故能改變昔日孤立態狀，形成今日能與國人切實合作的局勢，這可說是一種極好的趨勢；抑由此合作運動，又可使客家文教亦發生種種變異，蓋客家已將與國內諸族系爲劇烈的混化，及切實的合作，則其日常生活，亦必受對方影響，一切習俗與語言，皆將互相則效，形成另一複雜繁願的局勢，這是不難推知的。此後客家歷史，我信其大部分必爲客家與國內諸族系如何合作以抗拒外來壓迫建立新的邦家的記錄，其性質與過去的歷史，可不相同；這種性質不同的歷史，換言之，就是一部分文教的變異。復次，客家民系，已受時代驅策，不能不出其年少新興的精神，以負荷中華民族的復興重任；而復興運動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則爲物質文化及高級科

學的邁進與制勝；客家民系既已了然於自己責任的重大，又已了然於自己所需要的事物，自然必可出其唯生機能的潛力，以謀達到目的。今後客家文教，必能於科學方面，漸有異彩；不然那就不能滿足他們實際的需要了。

第三爲社會組織的變異。客家的宗法設置，已是日漸崩潰，而農村組織，又不能不因時改進；此後客家社會，將採取何種組織？這是一個至饒興味的問題；本來這類問題，亦可根據他的環境，及目前需要，以爲判斷；不過這裡，却另有一事，須格外注意，就是他和中國的整個社會，有絕大關係，所謂環境，不僅牽涉這民系的本身，而尤牽涉其他同隸中國的一般民系，在今日全國社會的趨勢，尙因種種關係，未能確實判斷以前，客家社會如何變異的問題，自亦不能單獨判定；但就他們局部的精神言之，至少他已不能復如昔日單純，工業一項，無論如何，勢必逐漸興起，冶鑛事業，亦必漸有相當發展；女子教育，亦必較有新的局勢，至少其實施方案，必與男子教育相殊，一般女子，雖不能如昔日的死守田莊，然亦不會即如今日通都大邑的女生競事虛文浮薄，只以消費取樂爲能事！

第四爲人民產業的變動。客家如果真的能開發所居地方的天然富源，則其產業前途，亦未始不可「失之東隅」而「收於桑榆」；復次，客家民系，本富有墾殖的技能，而今日局勢，又適爲人口過剩必欲尋求新的出路的時會，在此情形下面，如有幾片地廣人稀的荒地，給他們去墾，他們一定相率就道，不辭勞瘁。中國政府，如真，愛惜國土，顧念邊陲，自當以青海新疆及外蒙等地的空虛景象，告之客家，叫他們過剩的人口，成群北上，前往墾殖，一方可以減少客家內地的困苦，一方可以鞏固本國的邊陲，於民族，於國家，都很有效；如果

這事能够辦到，則客人財產之失於南洋各地的，仍可取償於西北，這亦是一種可能的趨勢。

其五爲政治革命的繼續。中國，很不幸，直到現在，還是政治不能清明，四民不得樂業，三數掌握國家大權的要人，又皆各有所忙，無暇盡其職務，處處給百姓們憂危失望；客家本是年少氣盛，血熱好動的民系，處此情形，當然免不了要出來自救自拔；中國政府，如不能及時整飭內政，及時拯救民生，及時抗拒強敵，不消說，客家是要起來繼續政治革命的，這是自然的趨勢，沒法遏的。

第六爲抵抗外國侵略的運動。客家是一個富有唯生機能的民系，愛自由，重氣節，能耐苦，敢犧牲，所以每遇艱危困苦的遭際，都能起而奮鬥，起而抗拒，以求解放，以爭生存，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我們從上述客家目前的需要上看，知道客家實深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尤其是東隣日本，簡直想把整個中國吞沒去了，這是最令客家憤恨難忘，覺得不能不出來死幹一下的刺物；逆料，最近的將來，客家民系，必有一天，猛然齊起，與國內諸民族，毅然與帝國主義者的代表——日本——周旋一下；這是事勢必然的，如果客家民系能盡他們少年期責任的話。

本來，民族或民系，其進展或活動的趨勢，是方面很多的，是可以視各人所根據不同的材料或看法而產生種種不同意見來的。以上六端，不過個人這時私見而已；假如，從環境勢力，及目前迫切需要，是可以推斷他們一般趨勢的話，我這私見，也許與客觀事實不致離得很遠！



## 附註

(註一) 這裡所說的需要，與一般經濟學家所說的需要，是稍微有點出入的，說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中大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註二) 唯生工具的含義，見拙著民族與民族的研究。

(註三) 客家社會的性質及其組織與實況，擬於拙著客家調查報告書詳細述之，報告書不久即可脫稿，將付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印行。

(註四) 『祖嘗』是一族的公產，普通用以生息祭祀，然亦有用以辦理義倉或社會以救濟一族一姓諸貧民的，亦有用以資助一族一姓諸士子膏火的，亦有用以開辦族立學校的，普通稱曰蒸嘗。

(註五) 留日客籍同鄉會反客系大同會宣言，為范捷雲(銜)師所草，已錄入客家史料叢刊第一集。

(完)

著者附說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日)

(一)本書引用書目，大半已於各章附註分別提及，不復於書尾製表另載。

(二)本書倉卒付印，校對未密，訛字脫詞，自屬難免，幸閱者諒之！

(三)著者已決定專其力以探究華南民族問題，甚望海內外人士藏有屬於此類問題諸材料者，肯惠賜拜讀！俾得悉心研究，奮炳燭之微明，冀嗣當之有作！

# 客家研究導論初版勘誤表

(頁數)	(行數)	(錯誤)	(更正)
二	十五	一等的王	重要的王
三	八	狹官	挾官
三	九	成形	形成 <small>凡本書別處誤印成形者照此更正</small>
四	四	春朝	春潮
四	十三	Bell	Ball
四	十三	德耳拜爾	拜爾德耳
六	九	民國九年	民國八年
七	三	民國四五年	民國八年
七	三	西元一九二五六	西元一九一九
七	十四	國步多難	國步多艱
八	十四	二九一三〇	二九——三〇
十一	四	亦嘗有	亦常有
十一	十一	客家音素	客家音系
十三	十二	曾三世紀	前三世紀
十四	三	習俗及歷史	習俗歷史
十四	十四	乃是的漸進	乃是漸進
十五	八	給牠一個有	給牠做個
十六	十四	相違之處	相違異處
十八	六	隋唐古音	隋唐以前古音
十九	十二	李黻平	李黻平
二一	五	精彩一種	精彩的一種
二二	十四	不敢斷定究有幾個屬於客家	屬於客家的到底很少
二四	七	材料不備	取材未週
二四	十	選述	撰述
二五	七	有白	有讀白
三〇	二	以卽歎絀	卽以歎絀

(頁數)	(行數)	(錯誤)	(更正)
三〇	八	Political	Political
三四	十六	永昌通判	永昌通判廷標之孫
三八	十四	還是不少	還有不少
四一	十	今日江蘇	今日江蘇
四二	十四	鍾遇	賴遇
四四	十五	亦可像	亦可想像
五三	二	華氏族鈔	華氏譜鈔
六三	七	別析一期	別析一期
六四	二	或者由	或由
六五	一	鐘氏	鍾氏
六八	一	次復	復次
七〇	十五	北都	北部
七二	六	Practically	Practically
七七	五	有或族的意邦義	有邦或族的意義
七七	十四	諸侯	諸侯
八二	十四	欽續通志卷定	欽定續通志卷
八四	十一	武平	永定
八五	五	而後入口	而後入粵
一〇四	十五	世界全人	世界全人口

(頁數)	(行數)	(錯誤)	(更正)
一〇五	九	糧缺之外	糧缺之外
一一八	九	殘破	殘破
一九	十三	下恭部	下恭部
韻類表開	第三格	3	c
口韻母			
一五五	十	大的田場	大的田畝
一五五	十二	根據	根據
一五七	八	十四	十三
一五八	五	全覆族滅	全族覆滅
一七三	六	居婆洲	居婆羅洲
一七八	八	有點要功勞	有點功勞
一八〇	五	衆多子的	衆多的子
一八六	一	關室長	關室爲
一八七	一三	專門學校以上	專門以上
一九五	一一	且及	且及
二二三	五	寸於眸	於寸眸
二二三	五	天之樞	大之樞
二三二	四	的地位	的位置
二五四	一	要名詞	要名詞
二七	十	惠陽	陸豐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客家研究导论

作者 = 罗香林著

页数 = 294

SS号 = 10329630

出版日期 = 1933年11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客家研究的发端

第二章 客家的源流

第三章 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

第四章 客家的语言

第五章 客家的文教上

第六章 客家的文教下

第七章 客家的特性

第八章 客家与近代中国

第九章 客家一般趋势的观察